

# 单口相声传统作品选

插图本

中国曲艺出版社

# 单口相声传统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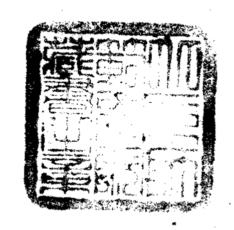
## 插图本

张寿臣等著

丁 聪插图




中国曲艺出版社



**单口相声传统作品选**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625　插页 32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227·005　定价 1.10 元

# 前　　言

由民间的笑话和故事发展形成的传统单口相声，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它是丰富多采的曲艺艺术遗产的一部分。

传统单口相声定型于中国从封建社会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它继承了我国自古代滑稽以来讽刺文学的优良传统，"憨而能谐，婉而多讽"；同时，它的形式也与以讽刺见长的特点相适应，形成为既不同于短篇话本、故事、笑话，也不同于对口相声的一种独树一帜的文学体裁。由于它的发展与正在变化中的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大多数作品表现了城市劳动阶层的思想倾向，有些作品讽刺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贪官污吏、地主老财，无情地揭露了那黑暗、腐败，尔虞我诈，趋炎附势，金钱万能的人间世。优秀的单口相声传统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经剔抉疏理，现在依然闪耀着它固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光辉。

可以说，传统单口相声的艺术遗产是由形形色色的风俗画和肖像画组成的一座画廊。这些传统作品，有的如《连升三级》、《珍珠翡翠白玉汤》、《刘墉参皇上》、《解学士》之类，巧妙地嘲弄了封建皇帝和朝廷重臣，蔑视了王朝统治的权威。有的如《属牛》、《日遭三险》、《糊涂县官》、《怯跟班》之类，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官吏的贪婪、昏聩和他们腐朽的寄生生活。另一类作品如《麦子地》、

《看财奴》等把财主们的自私、愚蠢暴露得淋漓尽致。《化蜡扦儿》、《五人义》一类作品则揭穿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描绘了封建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解体。还有很多传统作品是刻画小市民和游民阶层的，如《钢刀子》的理发匠，《渭水河》的艺人，《偷斧子》的和尚，《贼说话》的"贼"以及行骗有术的《小神仙》、《巧嘴媒婆儿》等等，五颜六色，光怪陆离，展示出贫穷、愚昧、腐败的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从这些人物的滑稽故事中大体上都可以发掘出一些朴素的道理。

单口相声传统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很有特点，它所不同于笑话者在于情节比较完整，人物比较丰满；所不同于故事者在于一定要有"包袱"（笑料），而且情节与包袱一定要紧密结合。它处处依靠情节与包袱的结合来体现主题，揭示矛盾，分析和评价事物。所以，它叙写人物多用白描，不拘细节；它的情节虽然连贯而且逻辑性强，却呈现着跳跃性，舍弃繁琐；它可以只有轮廓的勾勒而不用紧针密线来联缀，可以只预示结局而不求有头有尾。这都是由于演出单口相声时，听众要在笑中接受人物形象的感染，表演者也要在笑中完成人物塑造和结束表演，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在传统单口相声形成伎艺的过程中创造的，它的作品也就不能不由此而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

单口相声的历史虽不太长，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已经积累了一批传统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创作也在不断发展中，现在正以新的姿态步入中国讽刺艺术之林。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曲艺艺术遗产的挖掘整理工作。有关文化部门、曲艺团体在挖掘整理和上演优秀单口相声方面作过很多努力。张寿臣同志的单口相声，通过何迟等同志所做的大量工作，使很多节目得以保存下来。在侯宝林等同志帮助下，中央广播文工团刘宝瑞同志对发展单口相声艺术也作出了贡献。北京、

天津、济南、沈阳、武汉各地许多同志在挖掘整理单口相声传统作品方面也多所积累。现在我们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以单口相声传统作品为主，兼收几篇晚近流传较广的优秀拟作，编辑出版了这本《单口相声传统作品选》，并请丁聪同志精心作了插图，贡献给广大读者。

单口相声传统作品产生于旧社会，因此即使是优秀的作品，仍会带有某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小市民趣味的东西，虽经整理也难以完全剔除它们的痕迹，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和演出时是应当加以注意的。

中国曲艺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六月

# 目　次

# 连升三级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是明朝时候的事儿。

在山东临清有一家财主。家里有一个少爷，叫张好古，从小就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长大了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天天儿吃饱喝足，提笼架鸟，满街遛，因为这个，大家伙儿都管他叫“狗少”。

有一天，张好古走在街上，看见一个相面的，围着一圈子人。他想看一看，刚往那儿一站，相面的一眼就看见他了，知道他是狗少，想要奉承他几句，蒙两个钱，假装看了看他。说：“这位老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可做国家栋梁之材。看阁下印堂发亮，官运昌旺，如要进京赶考，保您金榜题名。到那时我给您道喜。”张好古要是明白，当时能给他一个嘴巴，因为他不认字啊，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上京赶考？拿什么考呀？可是他这狗少的脾气没往那儿想。他想：我们家有得是钱啊，要想做官那还不容易嘛。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挺高兴。说：“准能得中吗？”“决不奉承！保您得中前三名！”“好！给你二两银子。真要是中了，回来我还多给你。要是中不了，回来我可找你没完。”相面的心里说：等你回来我就走了！

张好古回到家里，打点行囊包裹，带了些金银，还真上北京赶考来了。他也不想想，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赶考？这不是胡闹吗！可是遇见那样社会，就有那样事情。他动身那天就

晚了，赶到北京正是考场末一天。等到了西直门，城门早就关了。事也凑巧，正赶上西直门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都讲究喝玉泉山的水，叫老百姓半夜里由城外头往进拉水，还得是当天的。水车一到，城门开了。张好古也不懂啊，骑着马跟着水车就往里走，看城门的也不敢问他，以为他是给皇上押水车的哪，就这样他进来了。

进了城，他不知道考场在哪儿，骑着马满处乱撞，走到棋盘街，看见对面来了一群人，当中间有个骑马的，前边有俩人打着气死风灯——这是九千岁魏王魏忠贤下夜查街。张好古这匹马眼神一岔，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这马正撞上魏忠贤的马，要搁在往日，魏忠贤连问都不问就给杀了，因为他是明熹宗皇上最宠信的太监，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今天魏忠贤想问问他，一勒马，说："你这小子，闯什么丧啊？"张好古也不知道他是九千岁啊，说："啊！你管哪？我有要紧的事。""嗬！猴崽子！真横啊！有什么要紧的事？""我打山东来，我是上京赶考的，要是晚了，进不去考场，不就把这前三名耽误了吗？""你就知道你能得中前三名？""啊！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来呀！""现在考场也关了门啦，你进不去呀！""进不去我不会砸门吗？"魏忠贤一想：他就知道他能得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吗？不能！这是大话欺人，他这是拿学问唬我哪。随着说："来呀！拿我张片子，把他送到考场去。"魏忠贤想要看看他的学问怎么样，可是魏忠贤也胡涂，你要看看他的学问，你别拿片子送他呀，你就叫他自己去得了。他这一拿片子，张好古倒得了意啦，本来他不认识考场，这一来有了领道儿的了。

差人带着张好古来到考场，一砸门，把片子递进去。两位主考官一看是魏忠贤的片子，赶紧都起来了。这个就说："这人是九千岁送来的，一定跟他有关系，咱们可得把他收下！"那个说："不

行啊！号房都满了。”“满了咱们也得想办法呀！你想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一定是他的亲戚。依我说，赶紧给他腾间房。实在不行，哪怕咱们俩人在当院蹲一宿哪，也得把他留下。”“好吧，那咱们俩人就在当院蹲一宿吧！”这叫什么事！两位主考官把张好古让进来以后，他们俩人又嘀咕上了。那个就说：“咱们给他送题去。”这个说：“别去！咱们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咱们给他一出题，他要是作不上来，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哪？”“怎么办哪？这不是有卷子吗？干脆我说你写！”嘿！他们俩人全给包办了！写完了一想：这要是中个头名那可太下不去了，得啦！来个二名吧！张好古一个字没写，弄个第二名！

到了第三天，凡是得中的人，都得到主考官家里拜老师，递门生帖。全去了，就是张好古没去。他不懂啊！两位主考官又嘀咕上了。这个说：“张好古太不懂人情了。虽然他是魏王送来的，要没有咱们哥儿俩关照他，说死他也中不了啊。怎么着？现在得中了，连老师都不拜，这也太不通人情了。”“别那么想，咱们得冲着魏王。你想魏王黑更半夜拿着片子把他送来，这一定是魏王的亲支近派。将来他要是做了官，咱们还得仗着他关照咱们哪。他不是没来吗？没关系！咱们不会看看他去吗？”这倒不错，老师拜徒弟，倒了个儿了。

两位主考官见了张好古，说：“那天要没有九千岁那张片子，这考场你可就进不来了。”张好古也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就含糊着答应。等他们俩人走了以后，一打听，才知道九千岁就是魏忠贤。心里说：哎呀！要是没有这张片子，考场就进不来了。他可没想他不认字！又一想：我得瞧瞧九千岁去！买了很多贵重礼物，到了魏王府，把名片，礼单递进去。魏忠贤一看，不认识。有心不见吧，一看礼单，礼物还很贵重。说：“叫他进来吧。”张好古进去一说：“那天要不是九千岁拿片子送我，我还真进不去了。

也是王爷福气大，我中了个第二名。"魏忠贤一听：啊！真有这么大的学问。怪不得那天说那么大的话哪！既然有这么大的学问，将来我要是面南背北之时，这人对我有很大的用处啊。当时吩咐设摆酒宴款待。张好古足吃一顿，吃饱喝足，告辞，魏忠贤亲自送出府门。这下子，北京城哄嚷动了，文武百官都知道了，大家纷纷议论："咱们不论多大的官，谁进魏王府拜见也没送出来过呀？怎么新科进士张好古去了，魏王亲自送到门口哪？"那个说："他是魏王的亲支近派。""看九千岁把他送出来的时候，还是恭恭敬敬的，说不定张好古许是魏王的长辈。""既然是魏王的长辈，咱们应该大伙儿联名上个奏折，保荐一下。将来他要是做了官儿，一定对咱们有很大的关照。""对！"大家联名保荐新科进士张好古，说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是国家的栋梁。皇上一听，说："既然有这样的人材，应该入翰林院啊。"他又入了翰林院了！

到了翰林院，这些翰林都知道他是魏忠贤的人，又听说他是大家联名保荐的，大伙儿谁敢不尊敬他呀？有写的东西也不让他写，不但不让他写，大伙儿写好了，反倒给他看："张年兄，您看这行吗？""行！很好！很好！"就会说这么一句。不管人家问什么，都是"很好！很好！"就这句话他愣在翰林院混了一年。

转过年来，魏忠贤的生日，文武百官都送很贵重的礼物。张好古除去送了很多贵重礼物之外，他打四宝斋纸店又买了一副对联，可没写，拿着就进翰林院了。大伙儿一瞧，说："张年兄，这是给魏王送的寿对儿吗？""是啊！"大伙儿打开一看。说："哟！没写哪？""可不是嘛。"大伙儿说："您来了一年多了，我们就没看您写过字，想不到今天我们要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不！你们写得很好，还是你们给我写吧。"大伙儿彼此对推，谁也不写，其中有一个人聪明，心里说："张好古别是不认字吧？"当时他眼珠儿一



## 连 升 三 级

不管人家问什么都是"行！很好！很好！"

就这句话，他愣在翰林院混了一年。



转，说："我写！"就编了一副对子，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写完了说："张年兄！您看行吗？"张好古一看说："行！很好！很好！"还好哪！

这一天，张好古拿着礼物，给魏忠贤去拜寿。魏忠贤把礼物收下，把对子挂上，还没看明白什么词儿哪，皇上的圣旨、福寿字也到了。魏忠贤摆香案接圣旨去了。所有来拜寿的文武百官都看明白这副对子了，可是谁也不敢说，因为魏忠贤这个人脾气不好，比如：有人骂他，你要是一告诉他，说："某人某人骂您哪。"他一听："噢！他骂我？杀！他骂他一个人知道啊，现在你也知道了，一块儿杀！"您想这谁还敢告诉他呀！就这样，这副对子溜溜儿地挂了一天，魏忠贤愣没看出来！

又过了几年，换了崇祯皇帝。在魏忠贤家里翻出来龙衣、龙冠。魏忠贤犯罪下狱，全家被斩，灭门九族，所有魏忠贤一党的人一律杀罪。就有人跟皇上说："翰林院有个学士叫张好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那也得杀！"旁边有一个大臣跪下了，说："我主万岁，张好古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怎见得哪？""因为某年某月某日魏忠贤办生日，张好古送给魏忠贤一副对子，那词我还记着哪。上联：'昔日曹公进九锡'，下联：'今朝魏王欲受禅'。他拿魏忠贤比曹操啦！说他要谋朝篡位，这怎么能是魏忠贤的人哪？"皇上说："那不是啊！""不但不是，这是忠臣啊！""好！既是忠臣，死罪当免，加升三级。"

（刘宝瑞口述　孙玉奎整理）

# 珍珠翡翠白玉汤

当年朱洪武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在北京，朱洪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大闹武科场。脱脱太师定计，在武科场埋下地雷，朱洪武、常遇春逃出北京，大家失散。朱洪武单身独马落荒而逃，一路上又冷又饿，人睏马乏，好容易找到一座小破庙，翻身下马，只觉得头晕眼花，昏倒在地。

过了好大时间，来了两个要饭的，一个挎着个破筐子，里面有几块干饽饽、剩饼子；一个端了半个破砂锅，里面盛了些剩菜汤子。到庙门口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长得象个猪八戒，一摸还有气儿，就把他搭到庙里去了。找了点树枝乱草，点着了暖暖屋子，然后就把朱洪武扶起来，给他盘上腿，让他好缓过这口气儿来。

朱洪武迷迷糊糊地被烟熏得苏醒过来了，还以为哥儿几个在一块儿哩："常贤弟!"他是叫常遇春呢！这要饭的一听："咦！我不认识他呀！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弟呢?"朱洪武那儿又喊："来!"那个要饭的一听："咦！他也知道我姓来!"——瞧这巧劲儿。这时候就看见朱洪武指指嘴："我饿啦!"这俩要饭的一听，这人没病，就是饿，心里说：这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我们哥儿们常跟它打交道，得啦，只当咱们哥儿俩今儿个要得少，匀给他点儿吃吧！当时就把剩菜汤子搁在那柴火堆儿上热了热，递给朱洪武。朱洪武是真饿极啦，端起来狼吞虎咽咕嘟咕嘟就喝下去了。没想到这半

锅剩菜汤灌下去，出了一身汗。好啦！也不饿了，也缓过气儿来啦。朱洪武就问两个要饭的："二位贵姓啊？""你不是知道我叫常先弟吗？"朱洪武一听："哦！你就是常贤弟啊！"刚要问他们受伤了没有，一琢磨不对，就问："你们刚才给我喝的那叫什么汤啊？"这俩人心说：什么汤哪，全是杂合菜。俩人一嘀咕："他要问咱们就给他起个名，叫'珍珠翡翠白玉汤'，怎么呢？你看这里头有白菜帮、菠菜叶，不是象翡翠吗，这馊豆腐白色的不是象玉吗，剩饭锅巴碎米粒就是珍珠。""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朱洪武点了点头说："谢谢你们。"他上马就走了。

后来朱洪武真把元朝推翻了，他在南京城做起皇上来了。也是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娶的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他要说西山煤是白的，谁也不敢说是黑的；皇上说："傻子好。"得！打这儿傻子就连升三级；哪怕皇上给大臣们一张手纸，都得拿黄绫子裱上，供在大厅里当增光耀祖显耀门庭的宝贝。

朱洪武当了皇上，享受了几年，觉乎着吃喝玩乐老这么一套也腻了，有几天心里憋得慌，老不得劲儿，身上懒洋洋，就跟当年在破庙里那个滋味似的。随传旨："来呀！叫御膳房给我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来。"太监一传旨，御膳房的人可吓坏了。张师傅问李师傅："您知道这汤怎么做吗？""不知道。""王师傅呢？""我也没听说过，我倒知道珍珠上蒸笼能蒸软了，那翡翠、白玉怎么下刀切？"这个说："叫咱们做要是不做是抗旨不遵，那活得了吗？"结果几个厨师傅一核计，好死不如赖活着，想法儿搪过去得啦，挑了几个大个儿珍珠上蒸笼蒸了足有半天，又找了几块薄薄的小翡翠和白玉，兑了点儿高汤，搁了点儿香菜，央告小太监给端上去。"在皇上面前给我们多说好话吧！"小太监就把这碗汤给端上去了。朱洪武一看，粉白翠绿倒挺漂亮，不但漂亮，用勺一舀还丁儿当儿

乱响，就是味儿不象，当时就火儿喽！就问："这是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胡说！珍珠翡翠白玉汤朕曾喝过。"小太监一听可吓傻了，赶紧跑回御膳房："这一下可出漏子啦！"大伙儿问："怎么啦？""怎么啦！万岁爷说他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汤不对。"大伙儿一听："得！玩儿完，这不但是抗旨不遵，还得加一个欺君之罪。"几个人一商量，怎么着也活不了，干脆实话实说，不会做，请万岁爷另找能人。小太监把这话回上去，朱洪武一想：这群人都是做山珍海味的，也难怪他们不会做，就不再难为他们了，可是汤总得喝呀！不但自己喝，也得让三宫六院、文武大臣都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于是就传下圣旨，到处张贴皇榜，找那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弟，那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圣旨一下，皇榜马上就贴出去了。单说朱洪武当年遇难的县城里也贴了好几张，这一天，那两个要饭的正在大街上沿门乞讨，看见衙门口对过影壁底下围着一堆人看告示，过去一打听，说是皇上找一个叫常先弟的，还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叫他们给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俩人一听："哟！庙里喝剩菜汤的那家伙做了皇上了，咱们得去。"过去就把皇榜给揭了。看榜的俩公差一看俩要饭的把皇榜揭了，抓住就要锁。这哥儿俩说："怎么着？给皇上做汤就锁着去吗？"俩公差一听："哎呀！二位老爷，小人不知，恕罪！恕罪！"俩要饭的说："那倒没什么关系。""二位老爷，请到衙门去吧。""车呢？""这儿就是衙门，我们哥儿俩把二位背进去得了。"老百姓一瞧："哟！往衙门里背要饭的干吗？"

公差把俩要饭的背进班房："二位老爷您先在这儿歇会儿，我们给您禀县太爷去。""胡说！管我们叫老爷，管他叫太爷，他是谁的太爷？……""喳喳喳，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您二位是老太爷了。""一块儿去！"俩人赶紧往里就跑，禀报县太爷。知县一听，这俩人找着啦，心想这回可该着我升官发财换纱帽了。赶紧

换上新官衣，撩袍端带毕恭毕敬到二堂相迎。俩公差往外就跑说：“二位老太爷，现在我们县太爷在二堂恭候！”“好，头前带路！”“是。”俩要饭的一嘀咕：“对！咱们架子端得越大越好。”到二堂，知县一瞧：“怎么给领进俩要饭的来？”就听公差那儿说：“跟县太爷回，二位老太爷驾到。”知县一听：“谁让你们给排的辈儿啊！再一瞧这俩要饭的，满脸油泥，一身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就问公差：“就他俩揭的皇榜呀！”“是，就是这二位老太爷。”俩要饭的问：“咱们几时进京啊？”知县这火儿大了，心说：这俩小子跟我开的玩笑可不小啊！就冲这模样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到那儿他说不会，得！我是欺君之罪。如果不带他们去见驾，皇上要是知道了我是隐瞒不报，也活不了。为他们俩丢官罢职我多冤哪！干脆这俩罪名我全不能担：“来呀！拿锁链子把他们俩给锁上，押解进京面圣。”

这一天，朱洪武接到了奏本，心说：还真找来了，传旨召见。县官锁着这俩要饭的到了金銮宝殿，知县跪在丹墀山呼万岁。这地方他可没来过，只吓得他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偷着一看：这俩要饭的冲着皇上笑嘻嘻地在那儿直点头。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皇上一瞧，正是当年在破庙里救他的那俩人，心说：这县官真糊涂，你怎么不给他们俩换件衣裳来见我呢！当着文武百官，我说跟要饭的认识那多寒碜哪！赶紧就说：“两位爱卿为何乔装如此的打扮哪？”俩要饭的说：“我们老这模样。”接着又说：“不过现在多混上一挂锁链子。”朱洪武赶紧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胆敢把朕聘请来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给上了刑具，真是胆大妄为，推出去，斩了！”俩要饭的一想，别那么便宜他呀！就跟皇上说：“万岁开恩饶他一死，把他留在我们哥儿俩手底下，当个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买佐料的小伙计得了。”嘿！

朱洪武一听就答应了，拨银三百两另设御膳房，叫他俩做珍

珠翡翠白玉汤二百份，三天后要大宴群臣。

三人领旨下殿，来到了新布置的御膳房，县官赶紧就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的救命之恩。""得了，甭谢了，拿钱买佐料去吧！""是，请您二位吩咐，我凭着圣上的旨意，二位的神威，下官这点儿小小的才能，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够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当好了这个差事，上靠万岁的隆恩再有二位老太爷的栽培，下官小小地升这么个四级五级的就行了。"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好！刚顾过命来又想升官发财啦："少说废话，赶紧买东西去。""是是。""去，买它四百块豆腐，五百斤菠菜要带根儿的，五百斤白菜帮子，三百斤糙米，十斤大盐，五斤砂土，半斤锅烟子，再来它二十挑儿刷锅水就够用的啦！""这……您买这些玩意儿干吗呀？""少说废话，让你买什么就买什么，少买一样儿不对皇上口味，拿你是问，滚下去！""喳！"

没半天工夫都买齐了，就是白菜帮子跟刷锅水不好买，没办法，县官就挑着桶，背着筐子到各饭馆捡白菜帮子，倒刷锅水。

两天，都办齐了，俩要饭的一瞧："这哪儿行啊，菠菜不烂，豆腐也不馊，皇上吃了不合口味，怪罪下来可唯你是问。"县官一听可吓坏了，赶紧跪下磕头："二位老太爷给想想办法吧！"俩人说："明天皇上就要大宴群臣，你买的材料不适用，咱们人手又少，怎么办呢？"县官说："不要紧，打原来的御膳房调过三个厨师傅来不就得了吗？"这三位厨师傅一听是调去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份儿高兴啊！有一个说："二哥，这回咱们得好好地学一手，别让这个手艺失传啦！"那个说："对！咱们得好好跟人家学一学。"

俩要饭的一看人都齐了，说："咱们一块儿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吧！"他就让两个厨师傅去焖饭："记住！米可别洗，焖得了上头饭不要，就要底下煳锅巴。"这个厨师傅纳闷儿："这干什么用啊？"那个说："少说话，咱们不是学能耐来了吗！"俩要饭的又跟县官说：

“你也别闲着，把这豆腐倒在刷锅水里头，你下手把豆腐都抓碎了，然后把它搬到太阳底下晒，晒冒泡了为止。”“是……”御膳房还有一个厨师呢！“你过来帮我们俩择菠菜，把好的全扔了，烂叶留下。”这一吩咐弄得这县官和三个厨师傅越听越糊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连夜加工，天也快亮了，这县官跟三个厨师傅坐在这儿看着这些个烂菠菜、煳饭锅巴、白菜帮子、馊豆腐直发愣，等太阳一出来晒得这儿桶刷锅水直泛味，三个厨子就问县官：“这位大人，咱们什么时候做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县官没好气儿地说：“别问我，去问那二位老太爷去。”俩要饭的一听就接过碴儿来了，一指这桶：“珍珠翡翠白玉汤不就在这儿吗！十成已经完了七成了，就等着皇上吃完了咱们领赏吧！”大伙儿一听，还领赏啊！不发配出去就是好事儿，就这烂菜煳饭臭汤还大宴群臣呢！好家伙，等着吧！碰巧了就许抄了家。

就瞧这俩老太爷一个从桶里舀了点汤尝了尝：“行，还差不离。”那个从桶底下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吧嗒：“好！够味儿。”拍了拍县官肩膀就说：“这豆腐是你的手艺，我们哥儿俩一定启奏皇上，叫你升官发财。”县官一听：“老……老太爷您饶了我吧！”

御宴时候将到，俩要饭的叫厨子跟县官把几桶菜重新回锅，把盐倒在锅里头，又掺上几把砂土，尝了尝不够牙碜，再来点儿。这个说：“颜色不够深。”那个说：“锅烟子哪？”对呀，一大包锅烟子就倒锅里了，俩人随添佐料随着尝，等锅开了，县官跟厨子都受不了啦，这屋子里又酸又臭。就听这俩要饭的说：“好啦，赶紧盛，往上端。”

这天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布置得是富丽堂皇。皇亲国戚、文武百官早在四更天就到了，净等着万岁爷赏赐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啦！这个说：“大人，这珍珠翡翠白玉汤非同小可啊！记得当年家

父受皇恩曾尝此味，回家时连连夸赞，今天我们受此隆恩，福分非浅。”那个说：“据小弟所知，此汤用龙肝凤髓，山珍海味，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熏九炼，才能制成，真是其妙无比呀！”

御宴开始，小太监排成一行，手捧描金朱盒，里边都是官窑定烧盘龙小碗，碗里面盛的就是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大家一瞧，这小太监真规矩极了，一个个都斜着身，扭着脸，不敢看这个汤。头一碗先端到皇上面前，朱洪武一闻，也仿佛有点儿恶心似的，可是这股子味儿使他想起当年在破庙里喝这个汤的时候，那是多舒服呀！所以老想再尝一次，怎么会天今觉着是这种味道呢？怪不得人说，“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那时候我是饿极了，近些年来是舒服惯了，可是我当初喝过它，今天应该也得喝，不但我喝，让大伙儿都得喝。朱洪武往四下一看，众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都是紧皱眉头，望着这汤发愣，朱洪武一看就恼了，心说：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得啦！今儿咱们一块儿尝尝吧！说：“众位爱卿，来！随孤家一同饮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憋气儿，咕嘟咕嘟就灌下去了。起先，这些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们见汤端上来，这个味是酸臭冲天，心想：甭说皇帝，连我们都不能喝，这俩做汤的非千刀万剐不可。可是现在一看皇上喝得还挺带劲儿，大伙儿吓愣了，赶紧端起来跟着也往下灌。有的就被这股子酸臭味勾得差点儿吐出来，可是当着皇上又不敢吐，怕有失仪之罪，没办法憋着气一口一口地往下咽。甭管怎么样，大伙儿总算把这一小碗儿汤对付下去了。

朱洪武一看，他们都喝完了，笑着就问：“众家爱卿，孤王找人做的这珍珠翡翠白玉汤滋味如何？”大伙儿赶紧起身谢恩，连声称赞：“味美，味美。”朱洪武说：“既然如此，来呀！每人再赐两大碗。”啊！？受得了吗？

（高炳华整理）




**珍珠翡翠白玉汤**

大伙儿赶紧起身谢恩，连声称赞："味美，味美。"朱洪武说："既然如此，来呀！每人再赐两大碗。"



# 曰遭三险

相声里最难不过的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大家都爱听什么，有爱听文的，就有爱听武的，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所以这是“说”最难的地方。不但喜好不一样，就是人的脾气秉性也不一样，就有的人暴脾气，说话就瞪眼，好话不得好说，叫人听着不顺耳。还有的人慢性儿，你多急他不急。要是暴脾气遇见慢性儿，这个暴脾气算倒了霉啦！他能把暴脾气给气死。慢性儿他没话儿搭理话儿：“刚来呀？”暴脾气从心里就不爱理他：“啊，刚来！”“嗬！干吗这么大的火儿呀？”“啊！我不愿意理你！我瞧见你就生气。”“你不会不瞧我吗？”“我理你来着？你要再跟我说话，我非打你不可！”“呦！打人？我倒听说过，我还没瞧见过哪！”“我今儿个就打你一顿，你信不信？”“我不信，你瞧这儿平整，你打一下儿试试！”他把暴脾气的火儿给暂上来啦，抡圆喽给了他一个大嘴巴。要搁着别人就打起来啦，他能让这个暴脾气第二下儿下不去手。他冲暴脾气一乐：“都说你会打人，我还不信，今儿个我这么一瞧哇，你是会打人。你这边再打一下儿，省得偏喽！”这个暴脾气举着手：“嗬！我真没见过你这样儿的人。”一赌气躲开他啦！

还有一种人，爱小便宜儿，买东西要是不饶点儿，他从心里闹得慌。他拿一个铜子儿到杂货铺儿买东西，能买走六样儿，别人连两样儿都买不了。他买东西进门儿先乐：“掌柜的，早吃饭啦？”站柜的瞧见他没有不烦的，又不能不理他：“买什么？”“今儿

个我吃面。""我不管你吃什么，买什么我给你拿！""您给我打半个子儿的酱油，半个子儿的醋。"人家给打好啦，"您拿那个油墩儿，给我滴答一点儿香油，我提提味就得。"人家给滴答了一点儿香油，这就三样儿啦；"您掐给我一点儿葱叶儿。"这就四样儿啦；"您再劈给我一点儿香菜。"这就五样儿啦；人家给他拿香菜去啦，没留神，他又抄人家两瓣儿蒜，整六样儿。就像这种人，谁瞧见不烦哪！

提起这些来，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新到任的知县，接了任以后，头一天升坐大堂，衙役三班垂手侍立，当时把二位班头叫上来问话，这位老爷说："地面儿上怎么样？""回禀老爷，地面儿上清净极了，贼匪盗案一概没有。"这位老爷说："好，我跟你们要三案。头一案，要个暴脾气的；二一案，要个慢性儿的；三一案，你们给我办一个爱小便宜儿的。给你们七天限，办着有赏，办不着我要重责你们。下去吧！"这二位头儿下来，越想越别扭，明火路劫好办，办有脾气的人，哪儿办去呀？也不能走到街上把人家拦住："站住，你暴脾气呀？""我暴脾气你怎么知道？""你慢性儿呀，""你才慢性儿哪！""你爱小便宜儿呀？""你才爱小哪！"没法儿办哪！七天过去了，没办着。每个人挨了四十板子；又给了七天限，又没办着，每人又挨了四十板子；又给了七天限。这二位头儿这个烦哪，出了衙门，这个叫那个："大哥，咱们这差事简直没法儿当，这会儿你要跟他告假不干了，他绝不准，咱们就跟他熬了，干脆咱们喝酒去。"两个人正在酒铺儿喝着酒，就瞧见街上的人缕缕行行地往西走，这二位头儿就问："掌柜的，今儿个什么事街上这么热闹？"掌柜的一乐儿说："好嘛，您二位还在衙门当差哪！人家在衙门递过公事，赶上西门外祭青苗神，唱谢秋戏，这都是听戏的。"这二位头儿一听，这个叫那个："大哥，走，咱们听戏去。"那个说："得啦，再过几天又揭嘎渣儿啦，还有心听戏哪？"

这个说："愁干愁的，乐干乐的，咱们是乐一会儿是一会儿。"两个人给完了钱出了酒铺儿，一边儿走着一边儿聊着就出了城啦。

那时候，乡下的野台子戏没有座儿，都是站着听，你要打算坐着，得由家里扛着板凳去，听完了戏，你还得把它扛回来。大伙儿都在那儿听戏哪，这二位头儿也到了，台上正唱的是《挑滑车》，高宠正挑车的时候，在人群里头有两个人打起来啦。前边站着一个慢性儿在那儿叫好儿哪，这个叫好儿的姿势，瞧着甭提多难过了，叉着腰儿，晃摇着身子，抡搭着脑袋："好，好……真好……"后头站着一个暴脾气，这一嗓子，差点儿没把他吓趴下。"好！"慢性儿一回头："你这儿拚命哪！好，不就完了吗，那么大的声儿干吗呀？""啊，我爱这么叫你管得着吗？""我是管不着，我躲开你成不成？"大伙儿这儿正听戏哪，由外头跑进一个小孩儿来，跑到慢性儿的跟前儿，揪着他手说："爸爸，爸爸，咱们家着火啦！""啊！着火啦？你先回去，我听完戏回去不晚。"暴脾气一听，火儿啦，这一个大嘴巴，把慢性儿打了一个跟头。"你是人哪？家里着火你不赶紧回去，听完戏再回去，要是把别人都连上哪？"这个慢性儿躺在地上跟他对付："烧我哪，你管得着管不着哇？高兴我听完戏回去，要是不高兴，过半个月我才家去哪！""喝！你可真气人，我把你打死你信不信？""那敢情好啦，您算积德啦，那我就不用起来啦！"两个人正这儿吵哪，旁边儿站着一位搭碴儿啦："你们俩人在这儿吵，别人还听不听啦？"一抬头，瞧见衙门这二位头儿啦："哎，头儿！您这边瞧瞧来吧，他们这儿吵起来啦！"这二位头儿过来一问："因为什么呀？"暴脾气说："您叫他说吧。"一瞧这个慢性儿还在地下躺着哪，这二位头儿说："你起来！""我不起来。""怎么？""我起来，他还把我打躺下。""不要紧，他不敢打你，有我们哪。"慢性儿爬起来，撢了撢土，头儿问："因为什么？"慢性儿说："我这儿听戏哪，我这个孩子给我送信儿来

啦，说我家着火啦，我说听完戏回去不晚，这个人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差点儿没把我打死。”“你这人也怪，家里着火还不赶紧回去？听完戏再回去，要把人家街坊连上怎么办哪？”“您不知道，我天生来就这么慢性儿。”这二位头儿一听，“好嘛，为你挨了八十板儿啦！”掏出锁链来哗啦一下子就把他锁上啦。回头又跟暴脾气说：“你也没有举手就打人的。”“我听着生气。”“那你也不应该打人哪！”“啊，我就这么个暴脾气。”这二位头儿把他也给锁上啦。“哎！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管啦，行不行？”“你不管了也不行，我们挨这八十板儿也有你的事儿呀！”这二位头儿拉着这两个人就走，心里说：这趟没白来，办着两个啦，不行啊！还缺一个爱小便宜儿的哪！走着走着，瞧见一个杂货挑儿，有两个人正在那儿磨烦着哪。买主儿说：“掌柜的，你这西瓜子儿是拿油焖的吗？”抓起两个来就搁嘴里啦，“你这是五香的吗？花生皮不皮？”样样儿他都尝尝。卖吃的说：“你甭买了，你这肚子里全成杂拌儿啦？”“你瞧，我怎么不买呀？你这糖怎么卖？”“一个小钱儿一块。”“一个小钱儿两块卖不卖？”掌柜的说：“不卖。”“不卖就不卖，你瞪眼干吗呀？他给了一个小钱儿，一伸手，用头里这两个手指头拿了一块，后头这三个手指头又勊了一块。你想，他在这儿磨烦了半天，吃了这个吃那个，人家早留上神啦，他拿起两块来，卖吃的一伸手，把他腕子给攥住了：“你拿两块可不行。”他一翻腕子，把两块糖全搁嘴里啦：“不成啊？我全咽啦。”“你咽了也得给钱。”“要命有命，要钱没钱，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两个人正磨烦哪，这二位头儿拉着那两个人正由这儿过，卖吃的一抬头瞧见了：“二位头儿，您这儿来吧！”这二位头儿走到挑子旁边儿：“什么事儿？”卖吃的说：“您瞧见这个主儿啦没有？任什么没买，他全尝到啦，临完了一个小钱儿一块的糖他给一个小钱儿吃了两块。”这二位头儿说：“人家小买卖儿，没有那么大赚儿，你拿人家两块糖，人家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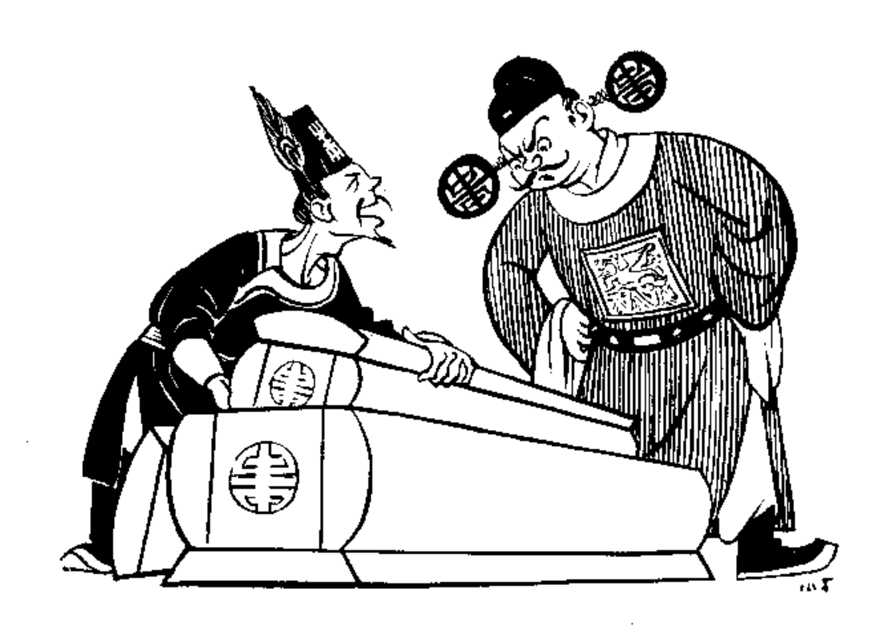
得出来吗?""告诉您说，不单是买他的,买谁的我也得饶点儿，不饶点儿我从心里那么别扭。""你怎么这么个人头儿呀?""我天生来的就这么爱小便宜儿。"这二位头儿一听，这份儿高兴，掏出锁链来把他也锁上啦。"头儿，明儿个我改了行不行?""你改了也不行，跟着走吧!"

这二位头儿拉着这三个人进城了，到了衙门，把他们押到班房儿，往里回话。老爷一听，赶紧升堂，衙役三班在两旁站立，老爷当堂一坐，说:"把他们都带上来。"有人把这三个人带上来往这儿一跪，老爷用手一指慢性儿:"你怎么回事呀?"慢性儿拿眼睛瞧了瞧老爷说:"老爷，我正在城外头那儿听戏哪，我那个孩子给我送信，说我家里着火啦，我说听完戏回家不晚，这个人他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差点儿把我打死。"老爷一听:"怎么家里着火你还不赶紧回去呀?""你瞧我就这么慢性儿。"老爷又一指暴脾气:"也没有你这样儿的人，有举手就打人的吗?""老爷，您想家里着火他还不赶紧回去，要把别人连上哪?""那你也不应该打人哪!""我这脾气就这么暴。"老爷又一指这个爱小便宜儿的:"你哪?""老爷，就我这毛病讨厌，买什么非饶点儿不可，要是不饶点儿，从心里那么不痛快。"老爷说:"好，我把你们三个人传来，知道什么事不知道?"这三个人异口同音说:"不知道。""你们三个人跟我这儿当差愿意不愿意?"这二位头儿一听这个气呀：挨了八十板儿，费挺大劲，好容易给他找着啦!好嘛，给他当差!老爷一指暴脾气:"你给我当随从，有什么事误不了。慢性儿，你给我看少爷，孩子怎么磨你你不着急。爱小便宜儿的，你给我买东西，买点儿再给我饶点儿。"大伙儿一听，敢情这位老爷也爱小便宜儿。

这位老爷把这三个人一留下当差呀，算倒了霉啦!有一天，老爷去迎接上差，叫暴脾气备马去，他拿着鞍子到了马号，怎么着也备不上，因为平常不是他备，这个马瞧他眼生，他从左边搁

鞍子，这个马往右边排步儿，他从右边搁鞍子，这个马往左边排步儿。他火儿啦："嘿！我倒瞧我备得上备不上！倒瞧你行还是我行！"他上草屋子把铡刀拿来啦，抡起铡刀对准了马脖子就是一刀，把马脑袋给砍下来啦，这个马一个卧槽就趴下啦，把马鞍子搁上勒好了，他乐啦："啊，倒是备上啦！"老爷换好了衣裳，到这儿一瞧："哎！你怎么把马给砍啦？""这个鞍子怎么也备不上，您瞧这不是备上了吗！""是啊，你备上啦，我骑它上哪儿去呀？你真是没用的东西，这要是把公事耽误喽，我得受处分，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嘛！""啊！我就这个脾气，你爱用不用，不用我这就走。"老爷这么一听啊："我算认啦，谁叫我今儿个用人哪，套车吧？"老爷坐着车，暴脾气赶着，一出城有一道河，这个骡子怵水，不往前走啦，老爷在车上直抱怨："你瞧，你够多么耽误事，要是那匹马就过去啦，这个骡子怵水，一绕就得好几里地，就许把公事给耽误喽。"暴脾气说："你甭抱怨骡子，它怵水我不怵水，我背你过去，你办公事去，呆会儿我赶着车绕过去，在那边儿等着你。"老爷说："好。"他往下一蹲身，背着老爷，蹚着水就走。正走到河当间儿，老爷一想：他怕我误事，不管水有多深，背着我蹚着水就走。心里一痛快，叫暴脾气："你砍马我不怪你，背我过河有功，赏你二十两银子。""谢谢老爷。"他一撒手，整个儿把老爷扔河里啦！差点儿没把老爷淹死。老爷说："哎！你怎么把我扔河里啦？""给老爷道谢。""你过河再道谢呀！""是啊，你不会过河再赏吗！"老爷心里说：我算认啦，公事也没办成，我成水耗子啦！"甭去啦，咱们回去吧！"

到了衙门，老爷进内宅换好了衣裳，出门来这么一瞧，慢性儿正坐在那儿晒太阳哪，老爷说："慢性儿！"他翻着眼睛瞧着老爷不言语，老爷说："我叫你哪，听见没有？""听见啦。""听见你怎么不答应？""我这不是拿眼睛瞧您哪吗？""噢，瞧我就算答应啦！少



## 日 遭 三 险

“你买两个来干吗呀?”

“是呀，闲来置，忙来用，等大少爷要是死了的时候咱们就甭买啦!”



爷哪?""您问哪个呀?""大少爷哪?""大少爷不是上学了吗?""二少爷哪?""掉井里啦。""啊? 多咱掉的?""一早儿就掉里啦。""你怎么早不说呀?""这是您问得急，您要问得不急，我过个三天五天的再告诉您。""嘿，真要了我的命啦，赶紧捞吧!"找人把小孩儿捞出来，老爷这个哭哇："就这个孩子机灵，就他会哄人儿。唉!买棺材去吧!"你倒叫别人买去呀，他单叫爱小便宜儿的买去。他到了棺材铺，全都问问："这个多少钱?"掌柜的说："这个一百六十两。""那个哪?""那个二百八。""这个哪?""这个八十。""那么这个哪?"掌柜的说："您那儿死了多少位? 怎么全打听啊?"他一指那个匣子："这个卖多少钱?"掌柜的说："这个卖二十两。"他一听："二十两? 这要约劈柴有多少斤哪?"掌柜的说："棺材跟劈柴不一样，你买不买吧?""你瞧，怎么不买呀? 给十两卖不卖?"掌柜的说："棺材铺不打价钱。""给十二怎么样?"掌柜的说："你上别处买去得啦。""给十三。""没告诉你不卖吗?""十四。""不卖。""十四两五。""没告诉你叫你别处买去吗?""干脆，十五怎么样?"他把掌柜的磨烦急啦："十五两，卖给你啦。"他拿出二十两银子来："找我钱。"掌柜的进柜房儿找钱去这么个工夫，他又拿了一个小的搁到那个大的里头啦，掌柜的找完了钱，他拿着钱，挟着一套儿两个匣子就回来啦。老爷那儿正叨唠哪："买趟东西这么磨烦，半天还不回来!"这工夫他由外头进来啦："回来了，回来了。"把匣子往地下一搁，老爷一瞧这气大啦："你买这么大的干吗呀? 这得楦多少东西? 这要不楦东西，把孩子的肉皮儿全蹭坏啦!""老爷你甭着急，这儿还有一个小的哪!"老爷一瞧更火儿啦："你买两个来干吗呀?""是啊，闲来置，忙来用，等大少爷要是死了的时候，咱们就甭买啦!"

（赵霭如口述　陈涌泉记）

# 糊涂县官

在旧社会有一句话："同行是冤家"，有些人就相信了这句话，吃了不少亏，上了不少当。同行与同行之间闹对立，连出家的和尚老道都闹别扭，古书里有很多和尚与老道互相争斗的故事，他们念的经就有矛盾。

谁家死了人，请棚和尚来念经，超度亡魂，叫鬼魂到西方去，因为西方是极乐世界，西方接引。

可是老道一念经，叫鬼魂到东方去，因为东方是白阳世界。

要是换尼姑念经，就叫鬼魂到南方去，南海大士不是在南边儿吗？

可是喇嘛来念经，就叫鬼魂到北方去。世界上没有鬼，如果真有鬼，这就麻烦大啦。怎么哪？要是请和尚、老道、尼姑、喇嘛在一块儿冲这死人念经，叫鬼魂也为难哪，到底上哪方好呢？听谁的对呢？这鬼魂没准主意啦，只好站在那儿转吧。您看马路上刮的旋风，大概就是他们念经念的，不！这不象话啦。

从前有这么一段笑话，有一个和尚，四海云游，到处为家，指着化缘维持生活，有一天在茶馆里遇见一个老道，两位一边喝茶一边盘道，每人都在夸奖自己，互相都有点儿看不起对方，谈来谈去就谈到经卷和学问上了。

老道说："出家最好当道士，打扮潇洒大方，我作一首诗，请你听听：头戴道冠，身穿蓝衫，手拿拂尘，亚似神仙。"

和尚说："你不像神仙，神仙没有像你这样的，你看我才真像神仙呢，我也作一首诗：吃斋行善，常把经念，身披偏衫，好像罗汉。我看你是：发长不便（就是说老道的头发太长不方便），每天打扮，非男非女，实在难看。"

和尚说老道不像女的，不像男的，老道不乐意啦。当时给和尚也作了四句："身披袈裟，头上无发，割掉耳朵，好像西瓜。"

嚄！这一句话可把和尚气急啦，俩人越说越恼，最后还真打起来啦。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发生，和尚抓住老道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大嘴巴。老道也抓和尚，抓了半天什么也没抓着，因为和尚没有头发，老道七抓八抓把和尚的耳朵抓着啦，往上一提，一张嘴，喀哧！把和尚的鼻子咬下一块来。这一下子可坏了！和尚弄得满脸都是血，茶馆里看热闹的人都围满喽。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

这个说："这是什么世道！"

那个说："出家人真不像话，他们要是这样，我们俗家人该怎么办哪！"

正在这个时候，地方来了一看，两个出家人打架，还把鼻子咬下来啦。见血就归刑事案子，不能私休，一定惊官动府。把和尚、老道带到县衙门，偏偏又碰上这位县官是用钱运动来的，上任日期不久，问了几件案子，一件也没问清楚，是一位糊涂县官；不但糊涂，并且还怕太太。

县官一听来了打官司的，马上吩咐升堂。三班六房齐声"威武"一喊，县官往堂上一坐，差人们列站两旁。县官一看堂下跪着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再看和尚满脸净是血。县官问和尚："为什么打官司？"

和尚说："他咬我的鼻子。"

县官又问老道："你为什么咬他鼻子？"

这个老道不承认，说："老爷，不是我，是他自己咬的。"

县官说："和尚，你自己咬的，为什么反告人家？"

和尚一听，心里这个气就大啦。我自己怎么能咬自己的鼻子？忙说："老爷，我自己咬鼻子够不着哇。"

老爷一听心说：对，对，对！自己是够不着咬。向老道说："他自己够不着咬。"

老道说："他站在板凳上咬的。"

老爷一听认为完全有理，自己咬自己的鼻子，如果够不着，一站高点儿，那准能够着。责问和尚说：

"好你大胆的和尚，站在凳子上把自己的鼻子咬下来，反要诬赖好人，来呀，拉下去重打四十！"

您看这和尚多倒霉，让人家把鼻子咬掉了，还挨了四十板子，挨了打不算，还给押起来啦，派差人跟老道上街找保释放，就这样马马虎虎退堂啦。县官回到内宅，太太就问：

"老爷，今天是什么案子，为什么这么快就退堂啦？"

县官说："太太你不知道，是两个出家人打官司，一个狡猾的和尚，自己把鼻子咬下来，不说实话，反告老道，愣说是老道咬下来的，当时我把和尚打了四十板子押起来啦，老道找保释放。太太，我今天这件案子审得不错吧？"

太太一听，就知道又弄错啦。说道：

"老爷，自己咬自己的鼻子，天大的本事也够不着哇。"

老爷说："我也是这样问的，可是老道说他站在板凳上咬的。太太请想，不论够什么够不着，一站高点儿，不就够着了吗？"

太太说："站得再高也不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呀。我给你搬个凳子，你站上去咬咬自己的鼻子，试试怎么样？"

老爷有点儿怕太太，他真站在凳子上，够了半天，张着大嘴，怎么样也咬不着自己的鼻子，可是他还不明白，又问道：




## 糊 涂 县 官

“好你大胆的和尚，站在凳子上把自己的鼻子咬下来，反要诬赖好人，来呀，拉下去重打四十！”



"太太，这个凳子是不是太矮啦？"

太太说："好吧，来，你上房去够够看。"老爷当时到了院里，登着梯子就上了房啦，站在房顶上够了半天，没够着，这才明白。

太太又生气又是乐，说："你快给我下来吧，赶快派人把老道捉回来，重新过堂。把老道得重重的打一顿，给和尚出出气。不然的话，老百姓也不服，说不定你这个官儿做不长啦。可是我又怕你问不清楚。这可怎么办呢？干脆这样吧！过堂的时候我躲在旁边，我跟你打哑谜，到时候听我的，叫你对老道怎么样，就怎样。好不好？"

老爷一听，太高兴啦：

"就这么办吧！"马上派人把老道捉回来，二次升堂，老爷早早坐在堂上，太太蹲在老爷身后，三班六房站立两边。把老道带到堂上往那儿一跪，老道心想：这回要倒霉。

老爷一拍惊堂木说："老道！和尚的鼻子是谁咬的？"

老道说："您不是问过了吗，是他自己咬的。"

老爷说："不对！他自己怎么能够得着？"

老道说："他不是站在凳子上了吗。"

老爷说："胡说，老爷我都上了房啦也没够着哇！"

太太心想：嗐！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呀！用手一拉老爷的衣服，冲老爷伸了四个手指头，这意思是打四十板子。

老爷回头一看："来呀，打老道四板。"

老道心想：老爷太恩典啦，闹了半天，才打我四板儿。自己往地下一趴，等着挨打。

太太心想：糟啦！我让他打四十，他怎么看成四板儿啦。噢，一个手指头算一板，要是伸五个手指头，那就是五板，要把手一翻，那就是十板，对。又一拉老爷的衣服，伸了五个指头，反来

复去，一五、一十、十五……四十。

老爷回头一看太太的手翻来复去的，当时吩咐："把老道翻过来打。"

老道一听，这个气呀。打人还有翻过来打的吗？这是什么老爷，简直是糊涂虫嘛。站堂的也觉得不像话，可是老爷传下话来，不敢不翻，一拧老道脚脖子，真给翻过来啦。

太太拉住老爷直摆手。老爷心想：摆手是怎么回事？噢！明白啦。"来呀，给老道揉揉肚子。"

老道心想：我肚子又不痛，给我揉肚子干什么？

气得太太冲老爷直咬牙，老爷一看，太太咬牙是什么意思？噢！"来呀，把老道的鼻子咬下来！"

太太急得都出汗啦，冲老爷又咬牙又摆手，又指自己，这意思是：我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儿。老爷更糊涂啦："来呀，你们别咬啦，让太太来咬吧！"

（张永熙口述）

# 属　牛

如今跟过去可大不相同，那阵儿老想这个："不劳而获"；如今以劳动为光荣，不劳动，不得食。这年月，升官发财的思想是没有出路啦！在旧社会，想发财的人都想做官，因为什么哪？因为一做官就发财。大人教育孩子，从小儿就给他灌输毒素。爸爸拍着儿子的肩膀儿："好小子，往后可做官哪，给咱们家里改换门庭。"您想，他要不拿着耙子搂，这门庭怎么改哪？旧社会有这么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三年官哪，要落十万两银子，这还是清官、清知府哪！这要是做三年赃官拿耙子一搂，还了得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怎么落的哪？是不是贪污哇？没贪污他就落十万两银子，知府是四品，他的俸禄不大呀，那这十万两银子怎么来的？有来钱的道儿。

知府管知县，这一个知府管几个知县。咱就拿知县说吧，都是知县，县跟县不一样，地土有薄有厚，有肥有瘦，要往远了说，有人没去过，就拿近的说，离咱们天津不几步儿有这么几个县，人人都知道，叫"金宝坻，银武清，不如宁河一五更"。您跟四十多岁的人一打听全知道，怎么讲哪？宝坻是个金缺，这宝坻县管一千二百多村子，是个金缺，这个知县进项大啦！武清县是个银缺，武清县管下是八百八十八个村，这要是一个好年月，好收成，多大的进项啊！这俩知县怎么样？不如宁河一五更，就五更天一早儿哇，宁河县知县的进项啊就超过武清县、宝坻县。怎

么？宁河就是芦台啊，出盐，就凭出盐这地方就是肥缺呀！这全属北京顺天府管。顺天府管这几个县："通（县）、三（河）、武（清）、宝（坻）、蓟（县）、香（河）、宁（河）、霸（县）、保（定）、文（安）、大（厂）、固（安）、永（清）、东（光）、大（兴）、宛（平）、涿（县）、良（乡）、房（山）、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北京是五州十九县。全一样吗？也不一样，有苦有甜。京南有个保定县，后来改名叫新津县，这个县管十八个村子，十八个村子的进项连人家那零头还不够哪，这个县进项小点儿，这就是知府生钱的道儿！知府不用去搂，叫知县搂去，给他往嘴里抹蜜。宁河县不是进项大吗，你要不运动知府，他把你调动了。这位知府把新津县调宁河县去啦，把宁河县调新津县来啦。新津县愿意啦，来个肥缺，那宁河县受得了吗？到这时候宁河县就得给知府送礼，可不敢送钱。一送钱落个贪脏，让御史一知道，全刷下来啦！怎么办哪？知府一年办两回事就得啦，办俩生日，他一个，他太太一个。到办生日啦，是他的属员都到班房那儿去打听：

"大人快办生日啦？"

"啊！"

"几儿几儿几儿？"

"啊，几儿。"

"大人想让我送点什么礼？""那我哪儿知道哇！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呀！"

"大人高寿呢？"

"五十六哇。"

五十六，送点什么合适呢？得想想，一想啊，五十六岁属鼠的，嗯，上金店给打个金耗子，金子是一寸见方十六两啊，这金耗子一尺二寸，这一根尾巴一根条子就不够，俩眼睛两块钻石，



**属　牛**

弄去吧！小一岁，属牛的，你给弄个金牛得多少钱哪！……



五克拉八一个，拿这个金耗子往寿堂上一摆，知县得在旁边儿盯着，好让知府看见他。这知府到时候得上寿堂里转悠转悠，理着小胡子，看看各样的礼物。一眼瞧见啦！理着小胡子，拿手掂掂。要是他一拿拿起来啦，那是分量轻，就是一层皮，就搁那儿啦！这一拿没拿动，看了看下款儿，一看知县在旁边站着哪，一拍这知县的肩膀：

“太好啦，太好啦，这个真可心，这个真可心！”

这就是告诉那知县：“你放心吧，你那儿坐着吧，我绝不调你。”又说：“这手工太巧啦！”

手工巧干吗呀，他说那分量太大啦！

“哎呀，你怎么这么用心哪，你就知道本府我是属鼠的！哈哈，就打一个金鼠。好！用心！啊，下月太太生日，太太比我小一岁。”

弄去吧！小一岁，属牛的，你给弄个金牛得多少钱哪！老百姓还活得了活不了?!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 怯 跟 班

前清的时候，北京东城根儿小哑巴胡同住着一位姓曾的京官，弟兄九个，他是老末，人人称呼他九老爷。曾九老爷平日讲究的是吃喝穿戴、规矩排场，那个派头儿就甭提啦。特别是对他用的跟班儿的，处处要规矩，半句话答应不好，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北京搞听差这一行的，都知道九老爷不好伺候，无论给多少钱也不愿意给他干。这一来，可把曾九憋坏啦。过去他出门，或是会客，或是玩儿，后面总得有两三个跟班儿的；如今九老爷成个光杆儿啦！

这一天是四月十三，他忽然想起，四月二十日是他的盟兄弟——住在西城根儿坛子胡同的闷三老爷——家里办喜事，他必须贺喜去。可是没有跟班儿的。叫赶车的拿着拜匣充跟班儿的？那叫人家看了还不笑掉牙呀！情急生智，曾九忽然想起在乡间给他看坟的赵二有个儿子，九老爷叫他，还敢不来呀。

这看坟赵二的儿子，乳名叫三儿，有十七、八岁，为人忠厚老实，不爱多说话，曾九看他那种老实样子，就管他叫"傻三儿"。其实三儿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赵二给曾九家看一辈子坟，种一辈子地，给累死啦。曾九欺侮三儿傻，就跟三儿说："三儿啊，你爹死了，我这坟就归你看着，地嘛，还归你种着；到秋后你交租的时候你就别交租价啦，交粮食吧。"三儿问："交多少粮食呢？九爷！"曾九说："把地皮上边的粮食都给我送来，把地皮下边

的你自己留着。"三儿点头说："好吧。"等到秋后收了粮，三儿就把地上边的用车拉着给曾九送来了。曾九一看，气得眼都直啦。原来三儿没种别的庄稼，全种的是山芋，他把山芋都留下了，把山芋蔓子都给曾九送来啦。曾九干生气，没说的，因为当初是他自己要地上边的嘛。曾九把山芋蔓子收下，又跟三儿说："过年咱们换过来吧，我要地下边的，你留地上边的吧。"三儿说："也好。"等到第二年秋收，三儿又给他用车拉来啦。不错，都是地下边的了，曾九一看，把鼻子都快气歪啦。这回三儿种的是高粱，他给曾九拉了两车高粱根子来。三儿走的时候，曾九又说了："明年我要地上地下两头的，你留当中的吧。"三儿又答应了。到了过年秋后，三儿又交租来啦，这回种的全是玉米，三儿送来两大车玉米根儿和玉米穗儿。曾九老爷真气急啦，跟三儿大吵大闹。他老婆九太太在旁边劝说："算了吧，他是个傻子，你这不是跟他白生气吗！"曾九说："他才不傻哪，我倒真是个傻子啦！"

这回曾九要给人家贺喜去，没跟班的，忽然想起三儿来啦。跟老婆一商量，老婆说："那怎么行啊，老爷出门带个傻子。"曾九说："那孩子脸上傻，心眼儿里可透着机灵，好好教导教导准行；自己家的看坟的，省了花工钱！"太太一听能省工钱，就再没个不同意的，这样就把三儿给叫来啦。

三儿来到曾府，见过了九老爷和九太太，行礼已毕，站在旁边，等候九爷的吩咐。曾九说："三儿呀，我叫你来，是想提拔你，你给我当跟班儿，放机灵着点儿，将来我上衙门给你挂个名字，比种地强。"三儿说："是！"九太太说："好好伺候老爷，手脚勤快点儿，别那么呆头呆脑的。去吧！"三儿住下来啦。一夜不提。次日清晨，曾九梳洗已毕，穿上马蹄袖的袍子，系着凉带，外罩红青八团龙的褂子，足登青缎官靴，头戴缨帽。顶子、翎子、朝珠、补褂，补褂上绣的是平金的麒麟，穿戴好了，把拜帖、礼单

放在拜匣里，又拿出出门用的烟袋。这烟袋是乌木的烟袋杆儿，白铜的烟袋锅，翡翠的烟袋嘴儿，这个烟嘴是水绿玻璃地儿，放到嘴里抽烟的时候，半边脸都让它照绿了，平常在家曾九舍不得用，非到出门的时候不用。曾九因为没跟班儿的，一个月都没出门啦，今天拿过烟袋一试，不大通气。便叫三儿："三儿啊，你把烟袋拿去通一通。"三儿接过烟袋问道："老爷，这怎么通啊？"曾九说："茶房门外墙上挂着有一根通条，拿它通通就行了。"三儿到了茶房门外，把烟嘴烟锅拧下来，放在茶房的窗台上，也没抬头看门外挂的通烟袋杆儿的通条，却看见了茶炉房的通火炉用的火筷子。他抄起火筷子就通烟袋杆儿，通了半天通不进去。一看，台阶上搁着一个砸硬煤的锤子，他就拿起锤子把火筷子往烟袋杆儿里砸。这回可省事了，没锤第二下儿，就"咯嚓"一声，烟袋杆儿劈成两半儿啦。三儿吓了一跳："呀！两半儿啦！"三儿站在茶房门口发愣，九老爷在上房里催他，正着急，忽然看见茶房窗户上挂着一杆秤，那个秤杆儿长、短、粗、细和这烟袋杆儿差不多。忙伸手把它取下来，摘去秤砣，解下秤钩秤绳，剩下一根光秤杆儿，这头安上烟锅，那头安上烟嘴，看去满好的一根烟袋，就是多了些秤星儿。他拿着进了上房。曾九骂道："怎么这么慢手慢脚呀？快放在烟袋荷包里，你带着。拿上拜匣，走！"赶车的早把车套好在门外等着啦，一见老爷出来了，忙把车凳子放在地下。曾九一蹬车凳，先把左腿跪在车上，然后弯腰，大低头，把翎子让过去，一矮身形，坐在车内。三儿站在车下问："老爷，我坐哪儿呀？"因为刚才三儿通烟袋手脚慢了些，老爷已经生了气，这时又傻问傻问的，老爷更气了，说："没你的座位，跟着车跑吧！"北京城由东城根儿到西城根儿，当中绕过紫禁城足有十五里路。等三儿跑到西城根儿闷三爷家，早累得连话都说不上来啦，净剩下喘气。曾九带着三儿到里边见了闷三爷，道喜已毕，闷三爷把曾九爷



## 怯跟班

……哟！烟袋杆上怎么有这些秤星儿呀？"三儿，这是什么呀？"三儿说："秤杆儿啊。"



让到客厅待茶。客厅里面坐着许多人，大家见曾九进来，全都起来拱手打招呼，有叫九哥的，有叫九弟的，把曾九让在上座，大家谈天。三儿也不装烟，也不倒茶，站在曾九身后张嘴喘气。别人看了都很纳闷，心想：曾九老爷平素都是带两三个跟班的，还都是手口相应，怎么今天只带一个二愣子？人家拿碗斟了一碗茶，送到曾九的面前说："九老爷，您喝茶。"曾九一见别人的跟班的倒过来的茶，就稍欠了欠身子说："有劳尊管。"可是不能立时就喝，这是派头儿。这时候，三儿跑得又热又渴，正想来口水喝。他见这碗茶曾九没喝，便伸手端过来说："老爷，您不喝，我喝了。"话没落音，一扬脖子把茶给喝了。曾九说："放下！"三儿说："放下就放下。"曾九一看剩空碗啦，心里火直冒，又不好在别人家里发脾气，气哼哼地说："来呀！装烟来！"三儿说："是！"拿出烟袋，装上烟，把烟袋嘴递到九爷口里，这头燃了根火纸捻儿给点烟。曾九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吸，越使劲越吸不出烟来，还直对三儿嚷："你点一点！"三儿说："我的火纸没离开烟锅呀！"曾九把嘴都吸酸了，也没吸出烟来，问道："三儿，这烟袋你没通吗？"三儿说："通啦！"曾九说："通了我怎么吸不出烟来呢？这是哪儿来的毛病呢？这……"说着话眼睛就往烟袋杆儿上看，大家也就随着往烟袋杆儿上看，哟！烟袋杆上怎么有这些秤星儿呀？"三儿，这是什么呀？"三儿说："秤杆儿啊。"这一来满屋子的人都笑啦，曾九又气又羞，脸都紫啦。大声喊道："滚回去！"三儿说："回去就回去。"三儿到大门外找着赶车的说："走，老爷叫我坐车回去。"赶车的刚把车卸了，听说老爷叫回去，心里说："也好，回家去睡它一觉。"于是套上车让三儿坐上去，一甩鞭梢儿走啦。

再说曾九在闵三爷家玩了一天，吃过晚饭，向主人告辞，闵三爷送到二门外，曾九回身相拦说："三哥留步。"闵三爷拱了拱手，转身回客厅照应客人去了。曾九走出大门一看，门外车马很

多，都是别家的，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车。他站在台阶上扯着嗓子嚷:“我的车哪？我的车哪?”有人应道:“九老爷，您的车回去啦!”曾九说:“啊？谁叫他回去的?”“您那位管家坐着回去的。”曾九一听，气得直翻白眼，没办法只好走着回去。那时候交通不便，没有电车、汽车，只有步行。曾九这一走，又受了罪啦。如果是穿便衣，无论快走慢走，走累了歇息歇息都行。如今他穿的是官衣，袍褂、靴帽、顶子、翎子，还挂着朝珠，这种打扮一定要迈方步才好看。穿着这一身衣服又不便歇息，跑快了点儿就成活僵尸啦。没奈何只得一步三摇晃地走完这十几里路，那个滋味儿就别提啦。等到了自己家门口，已经是弯着腰，弓着背，一步挪不出二寸远。九太太隔着窗户上的大玻璃看见曾九，走路哈巴哈巴地成鸭子啦，赶快走出上房说:“哟！老爷！您这是怎么啦?”曾九狠狠地骂道:“唉，别提啦！等到屋里再说。”九太太搀扶着他来到上房里间屋，曾九连嘘带喘地把前言后语讲了一遍，最后伸出脚来说:“太太，你看看，我这两只脚都磨成泡啦!”太太一看，可不是，两脚满都是大泡。赶紧叫老妈子:“张妈呀，你到下房喊三儿来!”三儿这时正睡觉哪。张妈叫醒他，来到上房，曾九一见，眼里出火，跳下炕就要揍人，没想到一欠屁股两条腿耷拉在炕沿子上啦，脚板上火烧火燎的，下不了地。太太赶紧扶着九爷对三儿说:“傻小子，你怎么把老爷的车坐回来了？你看，老爷走回来的，磨了两脚泡，我胆小不敢下手挑，你去到外边找个修脚的来，给老爷挑泡!”三儿说:“什么是修脚的呀?”太太说:“就是拿刀子割脚指甲的。”三儿又问:“上什么地方找去啊?”曾九真气急了，也顾不得脚痛啦，跳下炕，照三儿身上就是一脚:“混账东西，去找，到外面去找!”踢得三儿噘着嘴，一边走一边说:“找就找！踢人干吗?”

找修脚的本该上澡塘子里找去，或是到市场庙会上找去。三

儿刚进城摸不清，在马路上找起来啦。他走到哈德门大街，看见一个马掌铺，有两个人正在给马钉掌，一个人正用铲刀切马蹄子哪。三儿一看，心里说：嗅！修脚的在这儿哪。走过去说："喂！上我们那儿修修去。"马掌铺里的误会啦，认为是叫他去钉马掌。就问三儿："有几个呀？"三儿说："一个。"两下里搭话就是把个"人"字儿给忘啦。人家又问："闹手不闹手呀？它要是踢人，我们就拿着驴皮去，把它的上嘴唇拧上，它就不踢人啦。"三儿说："对，拿着吧，就是喜欢踢人。我临上这里来的时候，还踢了我一脚呢！"钉马掌的连忙拿着驴皮，带着铲刀、锤子、钉子、铁马掌，跟着三儿上曾府来啦。到了大门里，三儿说："跟我往里走。"来到二门以内，钉马掌的站在院里等着。这时九老爷隔窗户早就看见啦，拉着太太说："太太你瞧瞧，他把我当成畜牲啦！"话没落音，三儿进来说："老爷，修脚的来啦，您在哪儿修啊？"曾九也不答话，跳下床来照着三儿狠命地抬腿一脚，接着又踢了一阵，踢得三儿直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嚷："修脚的！快！快！快拿驴皮来给他拧上啊，它又踢人啦！"

（韩子康整理）

# 麦 子 地

今天我说一段儿我们那个村儿的事，逢是这种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村儿。那位说："你在哪儿住哇?"这您别管，我就这么说，您就这么听。其实，即便说出地名儿来也没关系，怎么哪？这是头五十年的事啦。光绪末年，那阵儿我九岁，在乡下住，有一家儿街坊是地主，我们那个村儿里就数着他财主，他一个人趁五十多顷地，净膘满肉肥的牲口就是二十来头。这老头儿五十多岁不到六十。姓窝，叫窝心，大家伙儿都管他叫窝老员外。这位窝心窝老员外从小没念过书，不认字。不但他不认字，他们家里一个认字的也没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没有识字的，打他往他上辈儿说哪，三辈儿没念过书，可就是趁钱。您可别瞧他没念过书，喘！对于算计上那可是算计得到家，对于长工、月工，哪个人使他多少钱，给他干多少活儿，他是清楚极啦，算盘子儿净往里扒拉，不往外扒拉。

这窝心跟前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十一岁，挺聪明。街坊里有人就劝窝心：

"员外，您这少爷多聪明啊，让他念几年书多好哇！"

窝心一答话就透着倔：

"念书？我们不花那冤钱。"

"好认得字呀。"

"认字有什么用处哇?"

"写个来往信。"

"写信干吗？我们家没人出门儿，我们念完了书，认得字，会写信了，不会写的都来求我们写，给别人写呀，犯不上！"

"不只管写信啊，还有好处哪！"

"一点儿好处没有！"

"有好处，你要赶上秋后粜粮食哪，他能帮助你算算，能记个账。"

"哎！"窝心一听这话，他这么一想啊：有用，往外一粜粮食记个账什么的，省得费脑子。又一想：请一位先生一年可得花不少钱，我得请一位有学问的，我得出道题考考来的老师。紧跟着跟街坊说：

"这么办，我出一个字，有人要是能认得我这个字，就教我的孩子，一个月给他五十块钱，一天管两顿饭，早晚有四个菜，大锅的饭，小锅的菜，晚饭还有四两酒，外饶一个汤。可得认得我这个字；要是不认得我这个字呀，他就是神仙来了我也不用。"

街坊听说只要有人认得这个字，一个月五十块钱，一年不少挣啊。就给找了一位老秀才。这个老秀才来到他这儿，他把这字拿出来啦，这老秀才看完了一摇头，走啦。秀才不认识这个字；不用说秀才，打秀才往上说，举人、进士直到状元也不认得他这个字。因为什么哪？字典上没有。

怎么个字啊？他为写这个字，特地买了枝笔，买了块墨，买了张纸，这纸不是仿纸，也不是信纸，是一张糊窗户纸。在这张纸上头写了这么大一个字：滴溜儿圆一个圈儿，当间儿点了一个点儿。没认得的！半年多的工夫顶回去十来个先生，也就没人上那儿问去啦，把这碴儿也就搁下啦。

事逢凑巧，离我们那儿十八里地，有一个姓假的，这人叫假行家，假行家嘛！你要问他什么事都是行家，其实哪样儿也不到

家。嘴里能说，无一不知，百行通，比老郎神多八出戏。嗬，这小子能聊，老百姓谁让他说服了他就吃谁，谁爱听他说，就坐在谁家里这么一聊，到饭熟了的时候他能走吗？把这一村儿都吃怕啦，谁也不找他啦。假行家在家里头哇越想越不是滋味儿：哎呀，我在这村儿里不灵啦，大伙儿净躲着我呀，干脆我得活动活动，常言说得好："人挪活树挪死"，别净在这儿死啃，听说离这儿十八里地之外有个窝心，他找教学的，一个月五十块钱，一天两顿饭，晚饭还有四两酒，我在那儿干一个月不就挣五十吗？我去教学去。假行家一天书没念过呀，一个字不认得，他上那儿蒙事去啦。

一叫门，窝心把他接进去啦，让到外头院儿客厅，说来说去说到教学这儿来啦，窝心跟他说：

"到我这儿教学呀，我这儿有个字，不认得我这个字，就是神仙来了我都不要。"

假行家沉住了气啦：

"员外，也不是我跟您说大话，有字您就写，没有我不认得的字，中国字、外国字都成，您写吧。"

窝心说：

"我写得啦。"

拉抽屉把那张纸拿出来往桌子上一铺。假行家就瞧了一眼，一眼就瞧清楚啦，纸上头画着一个圈儿，当中间儿点了一个点儿。他心里琢磨这个字，嘴里跟窝心聊天儿。嘴里净说这个：庄稼不错呀？种多少大庄稼呀？麦子怎么样啦？用多少长工啊？净这个。心里头想这个：这字念什么呀？这字我得蒙啊，这一句就得蒙对了哇，这一句要是蒙对了他就服了，他一服我打这儿就把他吃上，我吃他后半辈儿呀！这一句蒙不对，再蒙第二句就不灵啦。……想准了再说。这一个圈儿当间儿点了一个点儿，这圈儿



## 耍 子 地

“这个圈儿好比是个井，这个点儿是块砖头，砖头往井里一扔，通！”



比什么？点儿比什么？这圈儿好比是大盆，这点儿是块洋胰子；洋胰子搁大盆里泡着？这不对。这圈儿是个胰子盒儿，胰子盒儿又大点儿，没这么大的胰子盒儿。哎呀，这是个烙饼，像，多大张儿的烙饼都有，这点儿哪？烙煳啦。烙煳了不成啊，烙煳了是一片，这是一点儿呀！想了半天哪，假行家蒙出这么一句来：

“员外，这个字除非是我可没有认得的，这字念‘通’。”

窝心说：

“啊，啊啊，您说念‘通’，怎么讲？”

“这个圈儿好比是个井，这个点儿是块砖头，砖头往井里头一扔，通！”

窝心乐得蹦起来啦！

“嗬，念‘通’，我这才遇见高人！”

行啦，把孩子带过来拜老师，买了三本儿小书儿来。倒退几十年，差不多的人都念过这几本儿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假行家不认字他怎么给人家上书哇？他是蒙钱来啦，把书往那儿一搁：

“别忙，员外，我这个教书的可是有一样儿啊，得先给学钱，念一个月再给钱我可不干，我这是上打租。”

这会儿，他说什么是什么。窝心说：

“是是是，给拿钱去。”

五十块现洋拿来，给他啦，假行家把钱接过来，数了数，拿手绢儿把钱包好了，往兜里一装，说：

“员外，今天是初几啊？”

“是……初一。”

“到下月初一可想着给我学钱。”

“啊，是是是。”

“晚给我一天我就不教啦！”

"是，一定到初一给您钱。"

"可是今天、明天、后天我不教。"

"怎么啦？"

"我得歇马三天哪！你得请请老师呀！老师来了就教吗？不得歇几天吗？日子长着哪！"

"是啦，是啦。"

"一天吃两顿饭，一顿饭多预备四个菜，多来四两酒。"

窝心是全给预备。嗬，假行家就这么一吃啊，吃完了一睡，睡醒了还接着吃，吃完了还睡，三天吃了六顿，吃得胸口比下巴颏儿还高哪！都哈不下腰去了，还吃哪！

到初四啦，得给人家教学呀。他把窝心叫到跟前：

"今儿个是初四啦，开学啦。"

窝心说：

"哈哈，您受累啦，您教给孩子念书吧。"

"这个念书是你们孩子一辈子的事呀！"

"是呀，一辈子。"

"你得查个好日子，你知道今儿个什么日子？找本儿皇历我给你查查。"

"哎。"

窝心家里没有皇历呀，他没念过书，不认得字，得赶集买去。初八才是集哪，假行家打初一来的，整吃了七天哪！到初八一早儿，窝心把这个皇历买来啦。

"您给查吧。"

假行家接过来翻，他不认字，翻腾！他装模作样，翻了两篇儿。

"哎！"埋怨窝心，"耽误事啦！"

"怎么啦？"

"你早把皇历找来，那不早就开学了吗？误事就误在你身上！昨儿是好日子。"

窝心说：

"这个……把好日子过去啦？您再查一查，打今天往后，几儿是好日子？"

"打今天往后没有好日子！"

说完这句话他又后悔啦，打今天往后没有好日子怎么办？不用教啦！不教，下月的钱也别要啦，他要退这月的钱怎么办哪！

"嗯，有好日子，有好日子可就是远点儿，等不等在你！"

"是，几儿都等！"

"下月二十八是好日子。"

这一下儿一连气儿吃了五十七天哪，嗬，吃得这假行家肥头胖脑的。到二十八啦，得给人家上书哇，他又后悔啦：嗐，我要知道这么着，我多支他两天，明儿是二十九，小建，后儿初一，初一又要拿五十呀！我已经拿了一百啦，再来五十这不是……哎，蒙吧，蒙到哪儿算哪儿。

孩子上学来了，怎么着他也得给人家上书哇，一瞧《三字经》、《千字文》都挺厚，扔在一边儿了，就是《百家姓》薄，才几篇儿。把孩子叫过来：

"上书啊！"

"是。"

"我上书可上得少，为什么不多上书哪？怕你贪多嚼不烂。多念几遍，把它记住了，一边儿念去，回头背书，可不许忘，忘了可别问我，问我可不告诉你。"

那位说："这是什么规矩，问怎么不告诉？"他怕孩子忘了，一问他，他也忘啦，这不是要命吗！糊弄吧！指着"赵钱孙李"，他一瞧这窝心住的是四合房儿，他给上上啦，念："正房三间"。孩

子不懂啊！就念："正房三间，正房三间，……"念了一天"正房三间"。第二天念什么哪？"东西厢房"。这孩子就念："正房三间，东西厢房。"第三天上什么哪？门外头有几棵柳树，他给上上啦："门前有柳"。第四天哪？后院儿有几棵桑树，"后院种桑"。这本《百家姓》叫他这么一教是乱七八糟什么全有啊："正房三间，东西厢房，门前有柳，后院种桑。"

嗐！可惜这孩子这么聪明，让假行家给耽误啦。怎么哪？这孩子要是有明白人一教还真好。这孩子用心，他瞧着书本儿啊拿手指着念：

"正房三间，东西厢房，门前有柳，后院种桑。"

到第四天哪，这孩子瞧出这里头有毛病啦，也没人教给他，也没人告诉他，他们家一个念书的没有，十一岁的孩子就瞧出毛病来啦，要不怎么说聪明哪！瞧出什么毛病啦？头一句呀，"赵钱孙李"，第二句"周吴郑王"啊，这一行八个字呀，假行家教给他是"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啊，这两句呀就俩"房"。上句是"正房三间"的"房"，下句是"东西厢房"的"房"，他念哪可都念"房"，书上那俩字的笔画儿不一样，怎么哪？赵钱孙李的"钱"字儿多少笔呀？一个大金字旁儿，这边儿一个"戋"字，这个周吴郑王的"王"字儿是三横一竖儿哇，三横儿都那么平着，一竖儿两头儿不出头儿哇。这孩子瞧出不对来啦："正房，这房字儿事由儿多，厢房这个少。"

这孩子拿着这本儿书来问老师来啦！到这儿把书一放：

"老师！"

假行家说：

"怎么样，忘啦？"

"没忘。"

"没忘还不在那儿念书，干什么来啦？"

"老师，'正房三间'？"

"啊！"

"'东西厢房'？"

"对呀！"

"老师，这个念'房'这是正房；这个念'房'是厢房。正房厢房俩'房'字怎么不一样啊？"

按说，这不是让孩子问住了吗？可问不住，假行家有词儿呀，一瞧这俩"房"字不一样，假行家啐这孩子一脸唾沫：

"呸！正房、厢房能一样吗？正房多高多大，多长的面宽，多大的进深！你再瞧瞧你们家的正房！"他拿手指着"钱"字儿的大金字旁儿："你瞧，你们家的正房是不是起脊呀？"

他管这大金字旁儿呀叫"起脊"！

"你瞧一瞧你们家厢房，是不是平台呀？"

"王"字儿那一横儿敢情是"平台"。可巧他们那正房起脊，厢房是平台。这孩子说："对啦，对啦！正房跟平台不一样。"

打这儿也不敢问他啦。

这孩子刚问完了书，正念哪，窝心打外头进来啦，怎么啦？出事啦，这窝心跟人打起来啦。因为什么打架呀？他一早儿捡粪去，那位说："不对，他家里种着五十多顷地，当家的还出去捡粪去？"就这个，要不怎么叫看财奴哇！为一泡马粪哪他能跟出去四十里地，也不让别人拣去！你要问他干吗？他遛腰腿儿。这天他背着粪筐，叼着小烟袋儿，走到他们家的一片麦子地边儿上，过来一个放羊的，也是一个村儿里的，姓刘叫刘柱儿。这刘柱儿家里养了几只羊羔儿，刘柱儿的羊打他地边儿一过呀，吃了他家几棵麦苗儿，这窝心过来就骂街，刘柱儿不服他，俩人打起来啦。老头儿打刘柱儿哪儿打得了啊？刘柱儿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推了老头儿一个跟头。窝心打不过刘柱儿，自己做伤，把手里的粪

叉子一调头，尖儿冲脑袋上，叭，扎了四个窟窿，血呀，哗——就下来啦，把粪叉子一扔：

"哎，刘柱儿，好小子，你把我脑袋扎破啦！成啦，我写呈子告你！你等着吧！"跑回来啦！

这孩子正在那儿念哪：

"正房三间，东西厢房，门前有柳，后院种桑……"

老头儿喊："别念啦！"

假行家吓一跳！当着是"正房三间"犯了案哪！一瞧窝心，顺脑袋直流血："怎么啦您哪，怎么啦？"

"哎……哼哼哼，先生，咱们村东头儿的刘柱儿，放羊吃咱们麦子，我一跟他讲理呀，他把我脑袋扎了四个窟窿，你给我写呈子，我上县里告他去，这官司赢了，我谢你二十亩地！"

假行家这么一听：得，这算完，写呈子？这呈子没法儿写，一个字不认得，要跟他说实话——一个字不认得，他能把我也告下来，连我一块儿告，让我一退钱，这事我受不了。就得沉住了气，我呀，蒙他一笔钱我跑！冲窝心说：

"好啦好啦！哈哈，员外，您算找着高人啦，我有个外号儿叫刀笔，笔下生花。让我给您写，不用说您这官司还有理，您就是一点儿理没有，我给您写完了呈子递上去，这知县一看，您的官司占一百五十成儿赢！可得我高兴，不高兴写不好，今儿个呀您请客，告诉厨房多炒四个菜，多来二两酒，我这儿吃着喝着，您给我拿出半年的学钱来！"

半年学钱三百块钱哪，吃喝完了，拿上三百块，他好跑啊！

"您回头睡觉，我一宿不睡，我把这张呈子给您作得好好儿的，明儿早晨这官司准赢。"

明儿早晨？明儿早晨他跑啦！这老头儿不知道啊：

"半年学钱？一年我都支给您，那倒没关系，可就是明天不

成，明天这血干了就不好告啦，这是今天流的血呀，我这就进城！您当时就写吧，您就写吧！”

假行家这么一听啊，心说：“这三百块钱别要啦，饭也别吃啦，把他支走，我跑吧！”

“好啦好啦，我给写，您里头睡觉去。”

“我刚醒啊，一清早儿还没吃早饭哪，我不睏哪！”

“是不睏哪……您里边儿歇会儿。……”

“也不累得慌啊，您写吧，我瞧着您写。”

他不走。急得这假行家直跺脚：

“您瞧着我干吗？您瞧着我写不上来！您里边儿呆会儿不就完了吗？您瞧着，回头我写错一个字，官司输了赖谁？”

窝心不知道他要跑哇！作揖说：

“哎呀，是，您别生气，瞧着写不了哇？您写吧，我在门口儿等您哪！”

假行家一瞧，这还是跑不了哇。窝心出去啦，假行家赌气把孩子也轰出去啦！

把门关上。要命！写什么？一个字不认得！在屋里直转磨，急了一身汗。该着，他不是在开学的时候买了一本儿皇历吗？就是书房里有认字的呀，不能让窝心拿走，把它挂在墙上啦。他把皇历摘下来，来回翻腾。皇历上有什么哪？新皇历旧皇历都是一样，一年一本儿，一个月一篇儿，一天一行。旧社会的皇历事儿多，怎么？它有迷信事儿。一行儿是一天，分什么日子，有二十八宿哇，哪天谁谁谁值日，有什么黑道日黄道日。好比说吧，今天是好日子，今天这日子底下呀——一行里头都有字，满着：宜合婚嫁娶，动转挪移，出行动土，上梁，进人口，剃头修脚。……全在上头写着。今儿个呀平常日子：宜祭祀沐浴，就完啦，半行。今儿是坏日子：杨公忌日，诸事不宜，凡事不吉。他瞧了瞧，五

月、六月的字多，嗤嗤把两篇儿皇历撕下来啦！撕下来之后，把皇历还挂在钉儿上。一瞧，这样儿不能给他呀，一给他不看出是皇历来啦！窗台儿上搁着糊窗户剩下的半张高丽纸，这种高丽纸上有纸纹儿，可也是一行一行的，他把高丽纸铺在桌儿上，把两篇儿皇历搁到里头啦，四四方方，见棱见角儿的，这么一折一包，包完了他要是掖上那角儿呀，怕一递给窝心他就打开，一瞧是皇历一定捣麻烦，抹点儿糨子粘上吧！粘好之后，一拉门：

"老员外，写完啦！"

这窝心还真高兴：

"嗬，写得真快呀！"

那怎么不快，就撕了两篇儿还不快！

"您拿着啊，半道儿可别打开瞧，不打开瞧，这官司准赢，一打开瞧，可就不灵啦！"

"好啦！哈，官司赢了，谢您二十亩地。"

窝心把"呈子"带好就走啦。老头儿走啦，假行家也跑啦，怕回头这两篇儿皇历犯案！

窝心怎么到城里告状咱们先不管，咱先说说知县。这是清末的事情，他这个知县是三千块钱买的，捐班儿。这知县哪，也不认得字！知县不认字，有公事怎么办哪？有师爷呀！巧啦，正赶上师爷发疟子，这知县就怕有打官司的，嗯，打官司的就来啦，一击动堂鼓，老爷升堂，那阵儿打官司还兴跪着哪，把窝心带上来往前面儿一跪，知县皱眉：

"混账之极！单赶师爷发疟子你打官司来。怎么回事？"

窝心跪在那儿：

"老爷，我叫窝心，我们那个村儿里有个刘柱儿，养活羊，放羊啊不吃青草，吃我的麦子，我一跟他讲理，他把我脑袋扎了四个窟窿！您想啊，我们是庄稼人，麦苗儿都让羊吃啦，人吃什么

哪？我们拿什么纳粮啊？”

“啊，听明白啦，听明白啦，刘柱儿的羊吃了你的麦子，好吧，你要没状子我让你赢！”

没状子他就不用瞧啦，他不认字呀，他就怕打官司的拿状子。没想到这窝心快六十啦，耳朵聋。

“什么您哪？老爷，要状子？有。”

把皇历掏出来了，往上一举，当差的接过来递给知县，知县接过来搁在桌儿上：

“讨厌，混账东西！来呀，传刘柱儿！”

当差的去把刘柱儿传来啦。刘柱儿怕官，来到大堂一瞧，就知道是窝心把他告下来啦，一上堂就嚷：

“老爷，我放羊在地边儿吃青草，没吃他麦子，脑袋是他自己扎的，您派人上地里瞧去。”

“跪这边儿。”

知县一想：要是就这么问不像话，我要是不看状纸就这么一问哪，甭说别人，三班六房就得瞧不起我，回头到外头嘀咕，说我不认字。这状子我得看看，看是看，反正我不念，谁知道我认字不认字？无论如何也得让老头儿赢，说什么也是刘柱儿的羊吃了他的麦子啦，不就得了吗！

“你的羊没吃人家的麦子人家能告你？能够连呈子都写了？我看看。”

知县打开包儿一瞧头一篇儿：那是五月，初一到十五；一翻篇儿，十六到二十九——五月小建；又一看哪，看到六月十五，还没翻篇儿哪这知县气就大啦！因为什么生气呀？他不认得这是皇历，他拿这皇历呀当成麦子地的地图啦，麦子地不是一垅儿一垅儿的吗？皇历上不是一行一行的吗？

“把这个刘柱儿先打八十板子！”

当差的按倒刘柱儿，扒中衣儿，分两头儿，打中间儿，叭叭直打。这刘柱儿一边儿挨打一边儿嚷：

"老爷，您怎么没问明白就打人，这是怎么回事呀？"

"打完了告诉你！"

打完了八十板子呀，屁股都打破了，直流血，一掩中衣儿，当差的搀着他往那儿一跪，扶着地：

"老爷，您没问明白为什么就打人哪？"

"打你还屈吗？"

他拿着这两篇儿皇历往前一探身儿，他让这刘柱儿瞧皇历：

"你瞧！"

这刘柱儿趴在地下抬头看了看，刘柱儿也不认字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啊，老爷，怎么啦？"

"怎么啦？还嘴硬，你说没吃？你看看，这一垅儿给人家吃了多半垅儿啊，这一垅儿没动，这儿吃了两垅儿半，这一垅儿吃了一个头儿去，你把这二亩地吃得乱七八糟，我还不打你吗？"

知县一作威，一甩手，两篇儿皇历掉地下啦！低头一瞧手里这张白高丽纸，知县更恼啦：

"把刘柱儿打死！"

"老爷！您怎么打死人哪？"

"您瞧哇，那二亩地吃得还好点儿，这二亩地都给吃没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 看 财 奴

逢这种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那儿。我们那个村儿有这么一家子，这老头儿是个大地主，有仨儿子，三房儿媳妇。家里养活七十多匹牲口，种着八十多顷地，开着两个大粮行，可是家里吃饭老得掺糠，吃菜呀就是白水儿熬哇！一大锅菜，菜帮儿、菜根儿全有，搁一大把盐齁死爹！搁油的时候儿呀，得老头儿亲自搁油，别人搁油不成。上上下下五十多口子人吃饭，这一大锅菜呀搁多少油？搁四钱油。一天搁四钱，十天不就是四两吗？钱跟钱不一样，油罐儿里头搁一根筷子，筷子头儿上扎着一个小钱儿，开锅的时候儿当家的搁油，这手托着罐子，这手拿着筷子往油罐儿里一蘸，提溜起来往锅里一控，这叫一钱。您说也纳闷儿，大年三十儿打来四两香油，吃到过年大年三十儿，一约哇七两五，吃了一年倒多出三两五来，它为什么多三两五哇？为什么？他把汤带回来啦！

一家子都得跟着他吃糠，他这仨儿媳妇儿娘家都趁钱，享受惯啦！吃那糠窝窝成吗？谁吃呀！要不怎么叫看财奴哪，老头儿吃！一顿好几个糠窝窝吃得挺饱。儿子、儿媳妇儿、孙子在旁边儿举着糠窝窝也得咬两口，咬两口搁那儿就算饱啦！一剩剩一大笸箩，他看着还挺喜欢，说：

“我们起家运，都吃不多！”

吃完了饭他出去捡粪去，一出去就是二十多里，捡几泡马粪

来回四十多里。赶上他一出去，家里是刀、勺乱响啊，肉山酒海，想吃什么吃什么！等到他也回来啦，这儿也吃完了，连家伙都拾掇起来啦！儿子、儿媳妇儿还能都睡个晌觉。晚上啊，还吃糠窝窝，一人咬一口就完啦！

有这时候儿，夏景天儿，吃完了早饭他出去捡粪去啦，家里刀、勺乱响，儿子、儿媳妇儿这儿作饭。嗯！赶上阔天儿，老头儿回来啦，眼瞧就要进门啦！好，要是叫他进了门，一瞧肉山酒海，能玩儿命！这怎么办啊？不要紧哪，他绝对进不来，进了大门也进不了二门。哦，二门上着锁？没有！他这儿子、儿媳妇儿想出道儿来啦，这儿做着饭哪，要不正吃着哪，一瞧，阔天儿啦，出去一个人抓这么两、三把黄豆往门道里一洒就得，放心吃吧，老头儿就进不来啦！怎么？他揹着粪筐走到门道一瞧，地下净是黄豆，站在那儿就骂街：

"嗐！怎么这么糟践东西呀！啊？这是闹着玩儿的？"

骂一个够，没人理他，他蹲在那儿呀一个黄豆粒一个黄豆粒地捡。您算算，三把黄豆他一个不剩全得把它捡净了——里头连家伙都刷完啦！

后来怎么样哪？直顶到他死这钱不舍得花。临死的时候儿他不放心哪，怕儿子把家底儿给抖落了，把仨儿子叫到跟前，问他大儿子：

"我不行啦，我死之后你怎么料理我呀？"

大儿子这么想，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儿趁那么些财产，没吃过没花过，太冤哪！哥儿仨睛受这份儿产业一分……唉！心里难过呀！

"爸爸，您只管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您，您只管放心得啦！"

"不成啊，你们怎么个对得起我呀？怎么料理我呀？"

"怎么料理您的后事，都打点好啦，给您预备一个金丝楠的

棺材，咱们出点儿产业，可着那俩大米庄发送您还不成吗？铺金盖银，陀罗经被，给您七个金钱压土，身上给您带七颗珠子，咱们搁七七四十九天，念僧、道、番、尼四棚经，出殡用六十四人杠……"

这话还没说完哪，老头儿就急啦：

"放屁，放屁！不像话，不像话呀！咱们家里趁多少哇？俩大米庄也不够哇！这么发送我！金丝楠棺材不是埋到地下也烂了吗？七颗珠子，七个金钱那得多少钱？你这么糟践哪！哎哟，搁四十九天，亲友一来得多大挑费呀！用我的钱弄饭让他们吃，我心疼啊！哎，滚！滚一边儿去，不成！"

大儿子碰啦！问二的：

"你怎么办哪？"

二的一听，哥哥那个谱儿是大点儿。

"老爷子您放心吧，我哥哥那个谱儿哇是大，咱们是不那么趁，再说我们还得过哪！给您来一个杉木的，杉木十三圆儿，装裹呢，七颗珠子不用啦，七颗金钱给您哪！铺金盖银，陀罗经被满免。搁三七二十一天就成，接三念一棚经，平常日子不念经，也不办事。"

"不行，这也大，按你这么一说，哎，一个米庄也剩不了什么啦！不行，不行！三儿说！三儿，三儿，怎么办？"

他这三儿子聪明，知道他爸爸那个心思，心想：我说两句话呀，把老头儿骂死得啦，等他死了我们再慢慢办。

"您问什么，老爷子？"

"你怎么办哪？"

"我跟您的心思一样啊，我俩哥哥说的完全不对，他们不会过日子，您这一辈子克勤克俭来的钱，要这么一摆谱儿给花啦，多冤哪！再说，搁三七二十一天，亲友都来，天天不得给他们吃

吗？犯不上啊！我有个办法，说出来您准能放心，您死之后我们一个子儿不花，不但不花钱，还要赚俩钱儿！”

看财奴哇这一辈子也没想到人死了还能赚钱！

“我死之后还要赚俩钱？哎呀，好，小子，你说说怎么赚法？我得听听你这道儿，看你怎么把我料理出去！”

“是呀，不但把您料理出去，料理出去之后还得赚钱哪！您哪虽说病了这些日子，可是膘儿没掉哇，您骨盘儿又大，这身肉怎么也得有一百斤哪！就用二斤盐钱，来点儿糖色，把您卸剥卸剥拿糖色、盐水这么一煮，把五脏洗洗当杂碎，推着车这么一卖，满打跟羊肉、牛肉一个价儿吧！您这一百多斤肉我们得赚多少钱哪！这么着，把您也料理啦，我们还赚钱，您看怎么样？”

他大儿子、二儿子吓了一跳，准知道老头儿得急呀！嘿！你瞧怪不怪，不但没急，他倒乐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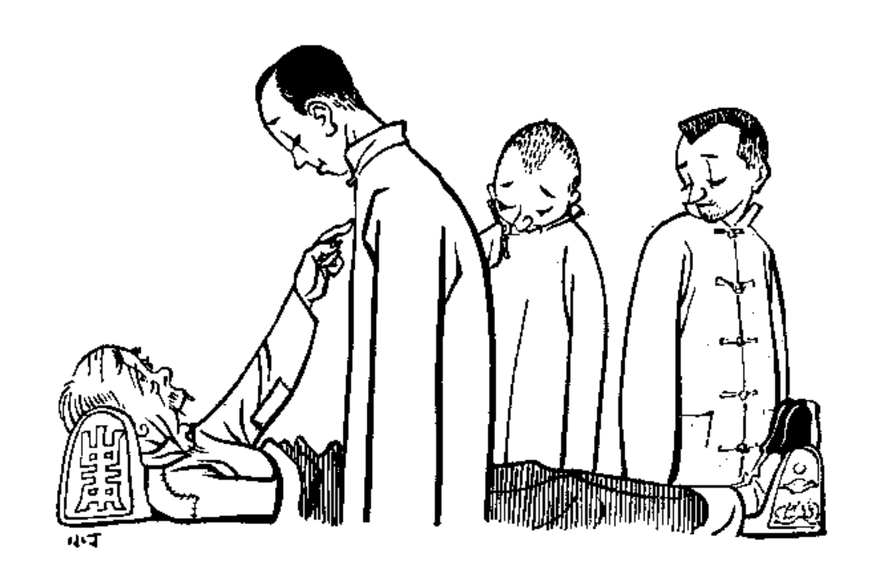
“好，好小子，哎呀，你这才对我的心思，应当这么办！好小子，好小子！卖肉可是卖肉哇，推车出门儿往南，千万别上北边儿去！”

“北边儿怎么啦？”

“北边儿那几家街坊啊他们爱赊账！”

全想到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埠记）




**看　财　奴**

“……卖肉可是卖肉哇，……千万别上北边去！”

“北边儿哪几家街坊啊他们爱赊账！”



# 化蜡扦儿

这是我们街坊的一档子事——凡是这个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的！那位说："你在哪儿住哇？"这您别问，我就这么说，您就这么听，"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这是前四十来年的事，我这家儿街坊是财主哇，富裕！站着房，躺着地，银行存着多少多少款。姓什么呢？姓狠。百家姓儿没有这个姓啊？顶好，没有顶好，回头遇见有同姓的他听着别扭！姓狠。这家子老夫妻俩，跟前仨儿子，一个姑娘。这仨儿子哪，是狠大、狠二、狠三啦！还有狠老头儿、狠老婆儿、狠老姑儿，这一家子狠到一块儿啦！这仨儿子都娶了媳妇啦，老姑儿哪？出阁啦。老姑儿出阁的时候儿，正赶上他们家那阵儿轰轰烈烈呀，聘这个老姑娘净嫁妆就六十四抬，樟木箱子八个，手使的家伙就够两堂。手使的家伙是什么呀？旧社会就讲究这个，茶壶、茶碗、撢瓶、帽筒，直顶到各式各样的磁器，完全是官窑定烧的。还有一套锡器，锡器是什么呀？茶叶罐啦，油灯啦，蜡扦子啦！油灯里头搁点儿蜜，洞房里点这个，"蜜里调油"嘛！净锡器就四十多斤，讲究！完完全全都是真正的道口锡[1]呀！什么叫道口锡呀？您要买锡家伙，您把它倒过来瞧，在底儿上有一个长方戳子印儿，是"点铜"两个字，那是道口锡，您这么一弹哪，当当……铜声

[1] 道口——河南省北部有道口镇，是卫河上游物资集散地。

儿！打聘姑娘之后哇，没有二年吧，老头儿死啦，老头儿一死呀，剩个老婆儿啦，这老婆儿从这儿起就受苦啦！怎么受苦啦？老头儿一死谁当家哪？仨儿子全抢着当家！这妯娌仨不投缘，厨房的火一年到头老升着！因为什么？做饭做不完。大爷早晨想吃捞面，二爷呢，要吃烙饼，不在一块儿吃，三爷呀要吃贴饽饽熬鱼，大奶奶要吃干饭，二奶奶就吃花卷儿，三奶奶要吃馄饨，这可怎么弄！吃完了饭哪，都坐在屋里骂大街，有孩子骂孩子，没孩子骂猫，吵得街坊四邻不安哪！一宿一宿地吵。原先街坊给劝，后来连架都不给劝啦！怎么办哪？过不到一块儿，分家。

这一分家呀，把亲友都请来了，这叫吃散伙面。分家怎么分哪？一人分几处房子，房子有值多值少的，少的这个怎么办哪？少的这个拿银行里的钱往上贴补。银行里剩下的钱再分三份儿，屋里的家具分三份儿，直顶到剩一根儿筷子也剁三节儿，煤球儿数一数数儿！分来分去剩一个铜子儿，这一个子儿归谁？归谁都不成！怎么办哪？买一个子儿铁蚕豆分开，一人分几个，剩一个，剩一个扔到大街上，谁也别要！连鸡、猫、狗都分；可就是这个——妈妈怎么办哪？跟谁过啊？没人管，没想到那儿！分了家呀，大爷还住这个老宅子，二爷、三爷呀搬出去。都分完了，门口儿拴大车往外装东西，二爷、三爷不等亲友走他们就走。

"众位亲友，我们先走一步，我们得拾掇拾掇去，新安家呀！"

他们这位老姑娘啊，别瞧这是女的，年纪不大，三十挂点儿零，嗬！心里有算计啊！打来到这儿，就笑呵呵地坐着，什么话也没说，等到这个时候儿才说话："二哥、三哥就这么走吗？"

"老妹子，你这儿坐着吧，我们不等吃晚饭啦，我们得去安置安置。"

"别忙啊，这儿还有没分完的你们就走吗？"

哥儿仨都愣啦，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没分完。

"哎哟，想不到啦，老妹子帮忙吧，你提个醒儿，还有什么？"

"这儿还有个妈呀！这妈是怎么分哪？你们是把她勒死了分三份儿是怎么着？还是活着剁呀？"

"那谁敢哪！"

亲友们都在这儿，听着这话有劲！老太太养活闺女没白养活，好！这哥儿仨半天没说出话来。大爷领头儿："对，对，老妹妹这话对。勒死谁敢哪？应当啊分四份儿，有妈妈一份儿养老金，可是妈妈有个百年之后，剩多剩少不是还得由我们哥儿仨再分吗？那不费事了嘛！今天一分就分完啦，省得费二回事。这个哪……妈妈怎么生活……这个有办法，一个月三十天哪，妈妈轮流住，今天不是初一吗？妈妈就在这儿，到十一呀二爷接，到二爷那儿去，二十一呀三爷接，到初一呀我再接回来。要送哪，逢十的日子晚上送，要送全送，要接全接。这怎么样？"

亲友们一听，这样儿成啦："就这么办吧！"

大家各回各家。

头一天什么事没有，头天老太太晌午吃的散伙面，晚上吃的折罗①。第二天早晨哪，老太太得吃大爷的饭啦！得，老太太从这儿就受罪了！您瞧那意思可真好。老太太起来坐在那儿，儿媳妇——大奶奶给倒碗茶，儿子在旁边儿一站。

"小子你坐下。"

"我不用坐下，我不用坐下，您这是疼我呀，可是跟您一块儿坐着，亲友来了一瞧不老好看的，不说我不恭敬啊，哈哈，说您没有家规。……我有点儿事情跟您商量，您今天要是喜欢呢我就说，您要是不喜欢呢，过两天说也成。"

老太太说："什么事呀？你说。"

---

① 折罗——吃酒席剩下来的杂合菜。

“您喜欢吗?”

“我有什么不喜欢的，说吧!”

“是，您让我说我就说。嗯——您愿意我露脸哪?您愿意我要饭哪?”

老太太说:“这是什么话呀?十个手指头咬哪个都疼啊，我愿意你们全露脸哪!我干什么愿意你们要饭!”

“是，是，您疼我呀，我知道，您也愿意我露脸，我也愿意我露脸，无奈一节呀，这个脸不好露。在一块儿过呀，不洒汤不漏水，他们哥儿俩都比我有能耐;那么分了家了哪，这就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他们都有事由儿，我可就这么点儿死水儿，怎么办哪?我就得口里省肚里攒，牙齿缝里往下刮，吃点儿不好的，吃点儿棒子面儿什么的!为什么跟您说这话?怕您难受哇!一个月您在这儿才住十天，这十天之内呀，您想吃什么给您做，给您做呀可就够您一人儿吃的，您可别给孩子他们分，我们吃半顿呀您也别管，我们喝粥啊，饿一顿呀，您也别难受;单给您做，您想吃什么呀回头您吩咐。”

老太太说:“这个不像话，不对不对，不对!干吗给我单做呀?你赶明儿个过好了还好;你有亏空了——让妈妈把你吃穷了!我可不落那个，我吃也吃不了多少，随随便便吧!一个月住十天哪，你做什么我吃什么，我最爱吃棒子面儿。”

“是，是，您最爱吃棒子面儿哪，就做您最爱吃的，您喜欢吃什么就给您做什么。大奶奶，做饭去!”

缺大德啦!他把这句话打老婆儿嘴里挤出来啦。大奶奶做饭去啦——棒子面儿，你蒸点儿窝头也好哇!窝头还软和，他贴饽饽!特意地多搁柴火，贴出来这么大个儿，这煳嘎渣儿倒有一半儿，连咸菜都没有!这老太太没有对口牙，她咬不动煳嘎渣儿呀，只可把它揭下来，啃那半儿软和的，吃了三分之一，这多半个贴

饽饽就吃不下去啦！馋？不是，人一到五十往外呀差不多都有这种现象："非肉不饱"，嘴里咽不下去啦，肚子可饿。怎么着哪？就算饱啦！把这饽饽搁这儿啦，心想：没饱哇，没饱不要紧哪，等晚上吧，晚饭他不得做点儿面汤吗！拿面汤泡饽饽也能吃呀！想错啦，晚上不用做饭啦，有饽饽哪！凉了，凉了给老太太烤烤哇！这一烤不更咬不动了吗？

他们这一家子可也吃，弄块饽饽头哇在老太太跟前举着，好歹咬两口就搁在笸箩里，不吃啦，饱啦！大爷呀带着俩大小子出去玩儿去啦，应名儿玩儿去，在外头不管哪个饭馆儿随便吃点儿嘛儿，吃完再回来！大奶奶哪？抱着小的带着姑娘上街坊家串门儿斗十胡[1]去啦！饿了哪？掏出钱来让她们姑娘去买呀！大饼、酱肉啊足吃，吃完了再回来！核着这饽饽就给老婆儿留着！打初二就吃起，直吃到初六，瞧了瞧这饽饽还有多一半儿！老太太一想！瞧这意思到初十也吃不了哇！上二爷那儿去吧！上二爷那儿去啦。临出门儿，儿子、儿媳妇都没问问上哪儿去，老太太也没提。

老太太到了二爷的家。一进二爷那个门儿，您瞧她那二儿子："妈，来啦！不是到十一您才来哪吗？怎么今天就来啦，要在我这儿住半个月是怎么着？为什么那天不把话说明白了哇？"

老太太坐在那儿直喘："哎！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吃了五天还没吃了，我肚子饿，吃不下去！"

"就这么着嘛！就这么着嘛！他倒有贴饽饽呀，我们连贴饽饽都没有！您到了这儿反正我们得给您吃呀，能让您饿着吗？贴饽饽挺好您不吃，我们想吃还弄不着哪！哎，给您做点儿软和的吧，给您熬粥。"

---

① 斗十胡——一种斗纸牌的赌博形式。

买棒子面呀熬了一锅粥，这倒好，省牙啦！那边儿吃完喽贴饽饽，这边儿拿粥一溜缝儿！半斤棒子面熬了一大锅，老太太喝了两天，一瞧，还有半锅哪！饿得眼前发黑，上三的那儿去吧！

一进三的门儿，她那三儿子就说："嗬！我说你怎么还不死呀？你死了不就完了吗？你死了，我们弄个白大褂儿一穿不就得了嘛！你这不是吃累人嘛！到二十一才是我的份儿，今天才几儿呀？还不到初十哪，这不是挤对人吗？"

老太太说："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我吃了五天，二哥那儿熬粥，喝了两天，还有一半儿，我肚子空啊，不饱！"

"就这么着嘛！他们有钱，他们不给你花，他们都抖起来啦，良心哪！你别瞧我分家的时候儿分钱分产业，都还了账啦，短人家的不还那成吗？人家起诉！这房啊，这房都使了钱啦，典三卖四！打昨儿我们就没揭锅！您来啦，我们能让您饿着吗？我们去要饭不也得给您吃吗！妈妈嘛！我是没钱，哎，三奶奶有钱吗？"

"我哪儿有钱哪？我没有钱！"

"问问，哪个孩子身上有钱？"

问了半天，那大孩子腰里还有一个铜子儿。

"一个铜子儿买什么？得啦，给奶奶买一个子儿的铁蚕豆。"

好哇！吃完了贴饽饽，弄点儿粥一溜缝儿，再弄几个铁蚕豆一磨牙！一天吃了仨，到晚上要睡觉啦，嘴里含了一个，睡着了差点儿噎死！老太太这么一想：就剩一个道儿，还有一个老姑娘，要是再不成啊，干脆跳河，没有别的法子！

出三爷门儿上老姑娘那儿去，走是走不了啊！没有劲啦，雇车。坐车到老姑娘门口儿下不了车——腰里没钱，告诉拉车的去叫门，喊老姑娘的小孩儿的小名儿，就说姥姥来啦！拉车的一叫门，老姑娘出来啦，一瞧妈妈这个样儿，抬头纹也开啦，耳朵梢也干啦，下巴颏儿也抖啦，七窍也塌啦，要死！瞧见老姑娘啊就

要哭！这位姑奶奶够明白的，一边儿给老太太擦眼泪呀，一边儿掏车钱。

"别哭哇，别哭哇，让人笑话，屋里说去。"连拉车的帮着，把老太太搀进屋来，往那儿一坐。拉车的走啦，老太太还要说，叫闺女把嘴给捂住了："您别说啦，让人家街坊听见多笑话呀！您的心事我全知道，您这仨儿子、仨儿媳妇是怎么档子事，我全知道。胆儿小的不敢让您进来，怕您死在这儿。您没有病，什么病也没有，素常体格儿也很好，就是饿的！来到我这儿想吃什么给您做什么还不行，饿肚子饿肠子，这一顿多吃一口就撑死！回头您撑死啦，我那仨哥哥来喽准得问我！我先将养您两天再说吧！"

头天，给老太太冲点儿藕粉哪，来点茶汤面儿啊；第二天哪，做点儿片儿汤啊，甩个果儿啊；第三天煮点儿挂面哪，包个小饺子啊；过了一个礼拜：熬鱼呀！过俩礼拜：燉肉哇！二十多天哪。将养得老太太恢复了原状，精神百倍。这阵儿老太太哪儿也不想去啦，就想在老姑娘这儿住下去啦！

这天她们姑爷有事儿出去啦，孩子也都睡着啦，夜里头娘儿俩坐在一块儿说闲话儿。老姑娘说："我有一档子事跟您提呀，您可别难过。人生在世界上，养儿得济，养女儿也得济，丈母娘吃姑爷呀，这有的是，不算新鲜；可得分怎么回事，没有儿子成啊，没有儿子能饿死吗？就得吃姑爷。有儿子呀生活困难也可以。您不价，您这仨儿子都有事，都挣钱哪！那还不算，都站着房躺着地，银行里一个人都存一万多呀！您在我这儿这么一住，我们两口子感情好，当然没有说的，夫妻之间啊没有盆儿碗儿不磕不碰的，往后有个抬杠拌嘴哪，您姑爷拿这话一刻薄我，这一句话，我一辈子翻不过身来！我这儿有一个戏法儿，这戏法儿是我变的，您在一边儿给拿着块注单①，只要这块注单不打开，打这儿

① 注单——变戏法儿时用来遮盖的双层布单子。

说起呀，儿子、儿媳妇超过二十四孝，大孝格天！孙男弟女呀，在您身边团团乱转，净是顺气的事；可是这洼单别打开，一打开，戏法儿漏啦！儿子、儿媳妇拿您不当人，孙男弟女躲着您，没人养活您，在街上要了饭，可别上我这儿来，那怨您把戏法儿变漏啦！”

这阵儿这老太太呀，闺女说什么是什么。怎么个戏法呢？如此如彼这么这么档子事。那位说：怎么一档子事呀？就是回头我说的这档子事。老太太说："行吗？"

"行！"

"好，咱就那么办，闺女！依着你。"

娘儿俩一起动手。家里有的是劈柴，到厨房先把大灶点上，娘儿俩把屋里所有的锡器家伙——就是出门子时候儿赔送的那四十多斤锡器家伙——完全提到厨房去，把锅烧热了，往里那么一搁就化了。化了之后，姑奶奶就拿火筷子在地下锄了些个坑——长的圆的都有，拿铁杓舀锡汁儿往里倒，凉了拔出来，再往里倒锡汁儿。半宿的工夫全铸得了，长的圆的都有，拿簸箕一撮，撮到炕上。又拿出一丈多白布，给老太太做这么一条斜襟褡子，裁好了斜着一缝，有这么宽，把锡饼子、锡条哇弄进一块儿去，把它扒拉到边儿上，四外一纳，再挨着来一块，一块一块，这么一排一排的都缝好。缝得了之后，把老太太上身儿衣裳脱了，把这条褡子往腰里给她这么一围，围上之后，系麻花扣儿，系上还不成，怕他们解呀！又拿针线都给缝上。往下出溜怎么办哪？又来两根细带子，十字披红这么一缝，把带子头儿密密地给纳上。把衣裳穿好了，这工夫儿天也就亮啦，给老太太买点儿豆浆买点儿果子，吃完了，老姑娘拿出十块现洋来，再拿一块钱换成毛票儿、铜子儿，给老太太往兜儿里这么一带，这才给老太太雇车。

"您就这么这么办啊，上您大儿子哪儿去。车钱没给，到门

口您给车钱。”

把老太太搀到车上，老太太上大儿子哪儿去啦！到大儿子门口儿，正赶上大儿媳妇在哪儿买鱼哪，一瞧婆婆来啦，没理。老太太掏钱的时候拿手指头这么一顶啊，嗬！掉地下两块现洋，当啷一见响儿，这拉车的把钱捡起来了："嗬，老太太，您钱掉啦，给您。”

“哎，好好，劳驾劳驾！哎，哪行都有好人，我没瞧见，换别人可就昧起来啦！得啦！谢谢你，啊……三十子儿雇的，给两毛钱不用找啦！”

两毛！那阵儿一毛钱换五十多铜子儿哪！

儿媳妇一瞧，嗬，这老婆儿开通啊！打腰里一掏钱哗楞哗楞直掉洋钱，三十子儿雇的车，给两毛钱甭找啦！这……

拉车的才要搀老太太，儿媳妇赶紧过来啦！

“我搀我搀，奶奶您哪儿去啦？我正要接您去哪！我搀您哪！”

搀！搀可是搀，这手抱着孩子，那只手往老太太腰那儿摸去。那位说：儿媳妇怎么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呢？您听啊！这老太太一边儿走，一边儿拿手直往上掂。那位说：干吗还掂？四十多斤哪，那玩意儿它沉哪！大奶奶瞧见啦！心说：嗯，腰里有东西。这手抱着孩子，这手一摸呀，硬梆梆地硌手。

“大爷！奶奶来啦！”

这大爷呀打他爸爸死之后没听过这句，光着袜底儿就蹦出来啦！

“啊，妈！您哪儿去啦？我正要接您去哪！哈！”

大奶奶说："你搀着，你搀着！”

“哎！”大爷手往胳肢窝那儿插，大奶奶一撒手，冲大爷一递眼神儿，朝老太太腰那儿努嘴儿，大爷也就明白啦！搀到屋里。

“您坐下，您坐下。”给老太太倒碗茶。“您哪儿去啦？正要接

您去哪！”

“接我干吗呀，我不是自己个儿来了吗？我的家嘛我不来！孩子，我告诉你呀！世界之上无论男女得有心，没有心可就坏啦！你就拿我说吧，这点儿心哪我算用到啦！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儿呀，我留了点儿心眼儿，这点儿东西在你老妹妹那儿搁着，现在我给带来啦！为什么哪？我告诉你，孩子，你可别瞧你给我棒子面儿吃，吃棒子面儿是没法子，那是你没能耐挣，那没有办法呀！棒子面儿倒管饱哇！我上你二兄弟那儿去，他给我熬粥！事由儿不好也得算着，熬粥，它也是粮食呀！三儿那儿给我铁蚕豆吃，想把我噎死，象话吗？得啦，我谁也不吃累，我把这点儿东西带来啦，谁待我好我找谁。我找你来了！你可听明白了，我可不吃你，你把呀……哪间房都成，你腾出来给我住，住可是住，我给房钱，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雇个老妈子服侍我，做点儿吃的够我们俩吃就成；孩子愿意上我那屋里吃去，我不能往外推，不上我那儿去我可不找。反正这点东西呀够我花的，临死哪，剩多剩少，把眼一闭就完啦！给我腾房吧！找老妈儿吧！”

这大儿子在旁边儿一听呀，乒乒乓乓，左右开弓给自个儿来了四个嘴巴：

“妈，妈！您别说啦，您别说啦！多亏这儿没有亲友，要是有亲友听见，人家还拿我当人吗？我还是人吗？您不如给我两刀哪！我不好，招您生气啦，我跪着，您打我一顿出出气，别说这个呀！您住房给钱，这像话吗？这房是您的，连我们的骨头肉儿都是妈妈的！老妈子伺候，老妈子伺候有儿媳妇伺候得好吗？爱吃棒子面儿是您说的，我们哪儿知道您说反话呀！您不爱吃棒子面儿您说话呀，这是哪儿的事？哎，给奶奶炖肉！”

嗬，炖肉啦，立刻就炖肉！炖得啦，老太太这么一吃，吃完了，领老太太到外头听戏去啦，买包厢！听完了戏，在外边儿饭

馆儿吃的晚饭，吃完晚饭回来，太阳还老高哪，这儿把炕铺得了！

"奶奶，您，您睡觉吧，您睡觉吧！"

"干吗这么早睡觉哇？"

"您早早儿睡，养神吧，早点儿睡养神吧！啊，早早儿睡早早儿起呀！"

把老太太搀在炕边儿啦，儿媳妇过来就接拐棍儿，老太太往炕沿上一坐，儿媳妇儿过来就解扣儿，要帮着脱衣裳。

"咦！"老太太站起来啦，一手拿拐棍儿："哎！儿媳妇儿，这可不成啊，你别动我衣裳！我知道，你是好心，你是服侍我，孝顺！衣裳我可不能脱，非脱不成，我可叫警察！一动我衣裳我就走！我告诉你们俩人，这点儿东西是我的命根子，谁动也不成！啊，反正够我后半辈儿花的，死了我就不管啦！动我衣裳，不雇车我也得走！"

大爷说："得啦，您不用着急，妈妈不愿意脱衣裳啊，比脱了衣裳睡更好，省得冻着，得了！"

这一宿哇，这两口子给老太太盖了七回被！那位说："盖被呀？"不是盖，是揭开。灯关了，大爷拿着手电棒儿："奶奶，别踹了被冻着！掖掖，掖掖。"

那儿掖，这儿把被窝掀开，用手电灯照着，摸老太太腰上，摸了半天，研究了半天，把被盖好，溜溜湫湫回到屋里。两口子小声儿商量："长的那些个，都是十两的金条，短的那都是五两的；圆的那是锭子，方的是方槽。瞧这意思啊，黄的多，白的少！……别让奶奶生气呀，奶奶要一走，咱们俩可玩儿命！把孩子叫醒了嘱咐嘱咐，小的不用叫，小的他懂什么呀，把俩大的叫起来！叫！叫！"

孩子们不醒啊！十五、六岁的孩子他跑了一天啦！

“他不醒，明儿一淘气，要把奶奶气跑了这怎么弄？挠脚心，挠脚心！”

一挠脚心，孩子醒啦！孩子才醒，他有个不冲盹儿吗？

“这不是要命吗！又睡啦！”

出去舀碗凉水，含一口，朝着孩子，噗！

“明白过来没有？”

“明白啦！”

“不明白，上院里去转个弯儿过过风儿再进来！”

“怎么回事呀？”

“怎么回事呀！告诉你们俩人，你们俩，不算这个小的，打明儿起，在奶奶跟前的时候，瞧奶奶喜欢，在那儿玩儿，奶奶不喜欢，赶紧走，你奶奶爱听什么说什么，不爱听什么，别说！打明儿起你们谁要招奶奶生了气，奶奶要是一走，不上这儿来啦，你可估摸着，把你们小猴儿崽子撕剥撕剥喂鹰！”

“知道啦，明白啦！”

头天夜里把孩子嘱咐好啦，第二天哪，老太太这两顿饭，点什么给做什么。

才住了四天，也不知道怎么这消息传到二爷耳朵里去啦！二儿子来啦，坐在老太太对面儿哭。老太太说：“你跟谁怄气？”

“我跟谁怄气呀？谁跟我怄气呀？我也不去欺负人，人家也不欺负我。外头谈论都骂我，一样都是您的儿子，您老在我哥哥这儿住着，不到我那儿去，那像话吗！您让我在外边儿怎么交朋友！”

把妈妈抢走啦！抢了三天去，大爷又要往回抢，到二爷那儿一看，没啦！一问哪儿去啦？叫三爷那儿抢去啦，又由三爷那儿往回抢。

简断截说吧，这三家儿呀——说一家儿就代表那两家儿

啦——全是想吃什么做什么，吃完了听戏呀，看电影呀，老早就睡觉，叫老太太脱衣裳，老太太不脱，要叫警察，到哪儿全是这一手儿。你抢过来，他抢过去，哪儿也乱抢，整整齐齐抢了有两年半。有一回哥儿仨凑到一块儿就核计这个事儿，大爷说："咱们别抢啦，这么一抢不是叫亲友们瞧着笑话吗！不就为腰里那点儿东西吗！打这儿起咱们别让您生气，老太太爱什么咱们就来什么，尽孝！等到老太太百年之后，咱们三一三剩一就得啦！谁要把老太太气着，老太太说了话啦，说这东西没有谁的，那往后可……可别红眼，老太太只要一有这话，说不给谁谁就完！"

这哥儿俩同意，此后老太太到哪儿哪儿就更孝顺啦。哥儿仨带仨儿媳妇儿，孝顺可是孝顺，就是一个心气儿，什么心气哪？盼这老太太早点儿死，一死一分就完啦！

这老太太不但不死啊，倒结实了。老太太怎么到七十多岁倒结实啦？这里头有原因哪！头一样七十多岁的人顺气，儿子、儿媳妇儿孝顺，孙男弟女全都围着团团乱转，她心里头痛快；第二哪，想吃什么呀，来啦，当时就能吃上，这是结实的第二个原因；第三哪，四十多斤锡饼子老在身上挂着，日久天长那也是锻炼哪！

究竟怎么样哪？"老健春寒秋后暖"，上年纪人过七十啦，处处得讲究卫生，处处得留神。正在二爷这儿住着哪，这天晚上老太太吃东西吃得不消化，又喝了两口温吞水，夜里就跑了三趟厕所。老太太心里明白：上年纪人一宿跑三趟厕所可搁不住哇！回头一躺下，这点儿东西照顾不过来，要是儿子、儿媳妇给弄下来一瞧是锡饼子，死在街上没人管！这老太太跟她们姑娘定规好了的，老姑娘二年多顶三年没上这儿来，老太太拄着拐棍儿一早儿就出去啦，打腰里掏出一块现洋来，求街坊小孩儿，上哪儿哪儿，门牌多少号，把老姑娘接来。

不到十点钟老姑娘就来啦，到这儿一看，嗬，大爷同着一位西医正在进门儿，二爷、三爷也正往外送医生哪，还是两位。怎么回事呀？两位中医呀，二爷、三爷一人请来一位，商量着给开的方子。大爷带着西医进来，看完了也开了方儿，走啦。大夫走了之后，老二就问："老妹妹来啦，咱们按中医这方子抓药哇？还是拿西医这方子抓药？我去吧！"

大爷说："别动，这不是老妹妹在这儿吗，正好，老妹妹不来，还得把老妹妹接来哪，有件事情咱们哥儿仨核计核计，你们哥儿俩无论如何得帮帮我的忙，咱们四个人，脚蹬肩膀来的，虽说分了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父之子，一母所生，你们别让我落骂名啊！我那儿是老宅子，咱们家多少辈儿在那儿住着；我又是长子长门，老太太病到谁家当然都是一样喽，那么要有个百年之后哪，要老在别处住着，我这骂名落得起吗？你们哥儿俩帮我个忙，我赶紧叫辆汽车，把妈妈背上汽车，你们哥儿俩哪，连她们妯娌俩，愿意上我那儿去全去，不愿意住我那儿呀！哪天去都成。"

这二爷呀坐在椅子上，理着小胡子，嗬，稳当。"大哥，您这话太光明啦，太磊落啦！可是有一样儿，哈哈，不行！变戏法儿的别瞒打锣的，告诉您实话吧！吃下去顺溜，再吐出来不成！妈妈病在我这儿，那是我运气好，凭天转，转到我这儿啦，打算接走那是不行！"

三爷也抢，老妹妹搭了碴儿："嗨嗨！这要是让街坊听见像话吗？人家不笑话吗？我说，我说。"

"啊，老妹妹说。"

"你们不就为奶奶腰里这点儿东西吗？"

"不能！"

"不能什么呀？我不瞒着，告诉你们实话，老太太腰里那点

儿东西原本在我那儿搁着，是跟着我那嫁妆过去的。”

对呀，实话，锡家伙可不是跟着嫁妆过去的嘛！

“原本在我那儿搁着，这一回老太太非带走不成，我要不让老太太带，是我贪图是怎么着？我不落那个，让老太太带着上你们这儿来啦！你们哥儿仨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老太太上年纪啦，来回一折腾，老太太受不了！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二哥呀给找个箱子，把空箱子拿过来咱们都检查检查，看箱子有毛病没有，没有毛病，咱们大伙儿看着，把老太太腰里这点儿东西解下来，搁到箱子里头锁上，锁上可是锁上，钥匙我拿着。你们要是不放心，你们哥儿仨每人再贴道封帖，老太太要是好了哪，咱们再给老太太系到腰里（还留后口哪）；老太太要是有个百年之后哪，这点东西呀，听我的吩咐。按规矩说，儿分家女有份，得有我一份儿，可我决不沾一分一厘，娘家东西我不要。那么怎么办哪，这主权可在我这儿，老太太百年之后哇，我瞧你们哥儿仨谁对老的好，谁孝顺，这东西就归谁；要是跟老的一不孝顺，一分一厘也没有他的！”

这哥儿仨一齐伸大拇指：“对！对！女英雄！比不了，比不了！咱们就这么办。”

找箱子，把箱子都看完了，老姑娘给老太太脱衣裳，这仨人足这么一忙合，拿小刀儿、剪子，喊哧咔嚓剪开身上的带子，老姑娘把褡子解下来也没让这哥儿仨瞧，呱嗒就扔到箱子里啦，盖上盖儿，锁上锁，带起钥匙，这哥儿仨每人贴上条封帖，接碴儿给老太太治病。

怎么样哪？四十来天，医药无效，这老太太死了！嘀！老太太这么一死呀，这大儿子孝顺！大儿子给老太太买的棺材，这棺材是八仙板金丝楠，五寸多厚，铺金盖银，陀罗经被，身底下压七个大金钱，七颗珠子都这么大，要凭他们家底儿，不趁，家里

没有现款哪！钱打哪儿来的呢？把房子卖啦，卖房发送妈妈，够孝顺的。这二爷哪，不能再买棺材啦，让大爷占去啦，能再买口棺材比着吗？搭棚，在二爷家里嘛！起脊大棚，过街牌楼，钟鼓二楼，一殿一卷，门口儿一个大明镜，立个大牌楼，牌楼上写仨大字，"当大事"。讲经呢，和尚、老道、喇嘛、尼姑四棚经，搁七七四十九天。二爷的钱也早就花没啦，也是卖房啊！这三的怎么办啊？这三的房早就卖啦，借加一钱，给老太太讲杠，六十四人杠换三班儿，打执事的拉开了走半趟街，金山、银山、烧活。嗬，借印子钱发送妈妈，您就说多孝吧！

不孝能卖房给妈妈买棺材吗？不孝能卖房给妈妈念经吗？不孝能借加一的钱给妈妈讲杠吗？孝顺！孝顺可是孝顺，就一样儿特别——这么大的白棚啊没人哭！除去烧纸的时候老姑奶奶哭两声，余外没人哭。街坊都纳闷儿，这家儿怎么回事？隔辈人——孙子孙女儿不哭是小孩儿不懂，儿媳妇儿不哭，究竟是抬来的，她跟婆婆不一个心；这儿子横竖是妈养的，他怎么不哭哇？一个眼泪不掉！不但不掉哇，您瞧她那仨儿子，虽说都穿着一身重孝，出来进去谈笑自若；就是胡子仨儿长点儿。走道儿腆胸叠肚，嘴里头嘟嘟囔囔，哼哼唧唧唱小曲儿，细这么一听，唱什么哪？《马寡妇开店》。这街坊里头可就有问的，要是问这哥儿仨，妯娌仨，就得问六回，咱问一回就表示全问啦！好比问二爷吧。

"二爷，这棚事办得露脸哪？"

一提露脸，二爷打心里痛快："哈哈，老家儿死了，罪孽深重，提不到露脸！"

"好！听说您不老富裕的，把房子出手啦给妈妈念经，真够孝顺的！"

"那应该应分，房子不算嘛儿，身外之物，再一说是祖产，凭着祖产过日子没有志气，给老的花，正当。"

"孝！孝！我可有句话，这嘴可太直，哈哈，您原谅！"

"什么事？"

"怎么您不哭哇？"

这一说不哭，当时变脸："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说这话像话吗？哭管什么，谁没有个死？我妈妈今年七十四啦，这不是叫老喜丧吗！我们哭？哭也成，我哭死，让我妈活了！不是我们哭死我妈也活不了吗？老喜丧啊，人早晚有个死呀！"

"你怎么乐哪？"

"我怎么不乐呀！不乐像话吗，喜事呀，喜丧嘛我不乐？没有那规矩，有那规矩我们还唱戏哪！您别说这个，您也有老的，他死了也按我们这么办，那就对啦！"

把街坊顶得一愣一愣的，谁一问那就是老喜丧，哥儿仨，妯娌仨一样儿毛病，直到出殡，摔盆儿都没人哭，到坟地下了葬，入土为安哪都没人哭！

埋完了，哥儿仨，妯娌仨就在坟地那儿把孝袍子、孝帽子一脱："老妹妹，老妹妹，上车吧，上车吧，回家吧，回家吧！"

嗬！他们这位老妹妹稳当，坐在坟地那儿："回家？回我们家啦！好几个月，我也够受的啦！"

"甭价，你先回去一趟——先上我们那儿去一趟，去趟啊有点儿事，回头办理完了你再回去歇着，过两天给你道谢！"

"不用，不用，不就是为箱子里那点儿事吗？你们先回去一趟，瞧瞧那封帖扯了没有？"

"我们出来的时候瞧了，封帖没动，封帖没动。"

"封帖没动我就不负责啦！这么着，把钥匙给你们。想当初哇，我有一句话，虽说是儿分产业女有份，我绝对不要那个，我有主权，这东西哪，你们哥儿仨谁对老的最孝顺归谁。到现在一看，你们哥儿仨对老的全孝顺，卖房子发送老的，借加一钱发送

老的，都孝顺，我能够向着谁？这么着，你们哥儿仨呀三一三剩一，把它分了，别给我打份儿，分厘毫丝我不沾。不是封帖没动吗！我没有责任，钥匙交给你们，哥儿三个分这个别打起来就得！”

“对！对！老妹妹，女中英雄，比不了，比不了！过两天给你道谢！哈！”

这哥儿仨回来啦，进门两眼发直，妯娌仨过来就搬箱子，一瞧，封帖没动啊，没人家的责任。

扯封帖，开开，把那个布褡子抱出来呀往炕上一搁，娌娌仨拿刀子拿剪子喊哧咔喳剪开了往炕上一倒，唏哩哗啦！这大爷一瞧，站在那儿直嘬牙花子："哎呀，黄的没有，就是白的也能打点饥荒，我我我……我说这是银子吗？"

那位三爷机灵："大哥，没错儿没错儿，银子咬不动。"

一听说银子咬不动，哥儿仨，妯娌仨一人拿一块搁嘴里咬，拿出来一瞧，四个牙印儿！

"锡饼子！哎哟，妈呀，这可缺德啦！这是谁的主意呀？这不是害人吗？妈呀，活不了啦！"

哭上没完啦！

街坊们纳闷呀！街坊们说："这家儿什么毛病啊！妈妈咽气没哭，入殓没哭，摔丧盆儿没哭，怎么完了事哭起来没有完啦！过去劝劝。"

过来一劝。

"哟，要了命啦，您别劝，活不了啦，妈妈死了死了吧，这怎么活呀？"

"不是老喜丧吗？"

"老喜丧，这账没法还哪！"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垿记）




## 化 蜡 扦 儿

“封帖没动我就不负责啦！……哥儿三个分这个别打起来就得！”



# 假　行　家

从前我们有家儿街坊，姓窝，叫窝心，是财主，房产多，有得是钱哪，那阵儿开了好几个买卖。家里有个孩子，特别的笨，念了二年半快顶三年的书啦，《百家姓》一篇儿没念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他老念一半儿，记住上句忘下句。老师都腻啦，这一天放学的时候儿把他叫到跟前：

“再念一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记住了没有？”

“记住啦。”

“再念。”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行啦，明儿早晨上学呀背这两句，背下来我给你上书，再忘一句就别来啦！知道的是你笨哪，不知道的说我耽误人家子弟！明儿要是忘一句就不用上学啦！去吧。”

这小孩儿还真用心，一边儿走，一边儿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

刚背到“赵钱孙李”呀，走道儿一拐弯儿，狗打架把他撞躺下啦，把“周吴郑王”又忘啦！回家哭啦：

“啊……”

“怎么啦，挨打啦？”

"没挨打。"

"没挨打哭什么呀?"

"老师给上书上得太多，赵钱孙李底下那句老忘，绕嘴!"

"不要紧哪，明儿上学问老师呀!"

"他说啦，再背不上来就不让去啦! 您告诉我。"

他妈是文盲，不认字呀。"等你爸爸回来再问吧。"

一会儿窝心回来啦，一瞧孩子直哭:"怎么回事呀?"

太太一说这档子事，"你告诉他吧，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

窝心直甩手儿:"我没念过书哇，我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呀! 明儿让他问老师去。"

"老师不让去啦! 跟外头打听打听，找一个念书的问问。"

找别人也好，对门儿住了一位，姓假，叫假行家，嗬! 嘴可真能聊，无所不知，百行通。别看嘴能聊，一个字不认得，瞎字不识。你要是一问他呀，他是支吾经，什么都懂。

窝心把假行家请来啦，告诉太太:"外头叫几个菜，家里有炖肉，炖小鸡子，烙几张饼，绿豆稀饭加白糖。"

预备好了，让孩子打酒，外头叫了几个菜，把假行家请来啦。这假行家不知道是什么事呀，假行家这么一看，连家里做的带外头叫的，嗬! 烙饼、绿豆稀饭、白糖、酒，这么些菜。吃得假行家胸口比下巴颏高起二寸! 沏上茶之后:

"您吃饱了吗?"

"吃饱啦。"

"您喝茶。"

端起碗来一喝。

"求您点儿事，把孩子叫来。"孩子来了。"给你假大爷行礼。"

孩子一作揖，往旁边儿一站。

"这是您侄儿，今年十一啦，就是太笨! 也不怨这孩子笨哪，

就怨这老师呀给上的书太多，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也绕嘴，他老记不住。这个老师说啦，明儿要背上来呀，还让念，要是背不上来呀，就不让去啦！您想，孩子他不念书不耽误了吗！没有别的，假大哥，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您告诉您侄儿，明儿让他上学呀，就接着念啦。”

要命啦，假行家也不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又不能说不知道——吃了人家啦——怎么样哪？就得蒙事。坐在这儿，反正沉住气啦，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摩挲胸脯儿：

“哎呀——‘赵钱孙李’底下那句呀，大哥，别忙，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念啦，我得慢慢想想。赵钱孙李底下那句是不是？反正我一说你就想起来啦。”

小孩儿在旁边儿：

“对啦，您一提呀就想起来啦，就在嘴边儿上想不起来！”

“嗯嗯，‘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人之初’吧？”

小孩儿说：“不是‘人之初’。”

“不是‘人之初’？要不是——‘子曰’？”

“没有‘子曰’。字儿多！”

“字儿多？‘赵钱孙李’——这玩艺儿三十多年没念了嘛，就差事啦！这几年脑子也不老好的。‘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理不通！”

孩子摇头：“不是理不通。”

“不是理不通，就是通天彻地！”

“不是。”

“地下无人事不成！”

“又不对。”

“城里妈妈去烧香！”

“不是。”

“香火庙里的娘娘。”

"不是。"
"娘娘长，娘娘短！"
"不是。"
"短剑防身，申公豹！"
"不是。"
"豹头环眼猛张飞！"
"太多啦！不是。"
"飞虎刘庆！"
"不是。"
"庆八十！"
"不是。"
"十个麻子九个俏！"
"不是。"
"俏皮小佳人儿！"
"没有那么多字。"
"人能治火！"
"不是。"
"火上熬粥！"
"不是。"
"周吴郑王！"
"哎，哎，周吴郑王！"
嗬，绕了一百八十多里地把"周吴郑王"逮着啦！
他逮着"周吴郑王"啊，了不得啦，窝心这两口子就拿假行家当圣人啦！可见着高人啦！这假行家呀这一跟头摔到皮袄上——算拽着毛啦！天天在这儿吃，在这儿喝，吃得挺好，吃到半拉多月，吃得假行家满脸油光的。
这一天俩人在一块吃饭喝酒，谈心，窝心问：

“我说假大哥，您天天不做事，您是哪行发财？”

他怎么样？哪行他都没做过！

“哪行发财呀，我跟您说，哪行都发财，就是这个，扎蛤蟆还得有根竹扦呢，扎耗子还得有纸捻哪，我不瞒您哪，我什么也没有，净有能耐不行，没人帮我的忙发不了财！有本钱就成啊。”

这窝心他钱多呀：

“那么，您领我个东，我这儿闲着搁着也没有用，咱们哥儿们越走越近乎，做个买卖，您瞧什么好您就来什么。”

“是啦，您交给我吧。”

有钱啦，假行家在街上这么一转悠哇，瞧什么买卖赚钱哪！什么买卖他都瞧着利小，他就瞧药铺有便宜。药铺这买卖叫一本万利，怎么哪？药铺哇，大秤抬来的呀，拿戥子往外戥啊，给多少是多少；要多少钱没有还价的，给多少没有争的。像买萝卜："多给点儿呀。"买白菜："约高着点儿呀。"买药："您给约高着点儿。"要不，“多抓点儿？”没那个事。跟买别的不一样。还有一样儿，到夏景天，药铺吃菜不但不糟践东西还要赚钱。就说冬瓜，一到夏天您瞧，熬冬瓜，氽冬瓜，面汤里搁冬瓜，吃饺子也是冬瓜，老是冬瓜，吃冬瓜干吗呀？白吃呀还剩钱，冬瓜霜、冬瓜皮、冬瓜子冬瓜瓤儿、冬瓜把儿，都卖钱哪。假行家一想啊，开药铺合适！

就在北京东珠市口路北，有三间门面一个药铺关啦，假行家一弯转哪把药铺倒过来啦。拾掇拾掇门面，再上点儿货，顶一万块钱，这药铺开起来啦。亲友们送匾挂红。药铺换东家、换掌柜的啦，假行家应当把前任掌柜的、先生都请来，还得请几位帮忙。他不请，因为什么？人家都内行，把别人都请来啦，怕别人瞧不起他。他完全不要，自己来。这药铺外行干不了哇，你一个人儿开这买卖也不成啊，他跟窝心商量：

“大哥，您也帮着忙合忙合。”

“我不识字！”

“不识字没有关系呀，我这一个人弄不了哇，您在柜里一呆，不是充个数吗？”

还得找学徒的。这个窝心本家有个侄子，十六岁，叫窝囊废；把窝囊废找来在这儿学徒。合着这药铺哇，东家是窝心，掌柜的假行家，学徒的窝囊废，就这仨人。

一早儿放了挂鞭，九点来钟，进来一个人，这人有六十多岁，连鬓胡子，穿着蓝夹裤蓝夹袄，系着一条带子，大包头的鞋。一进门呀，满脸陪笑就作揖：

“嗬，掌柜的，开市大吉呀，万事亨通！道喜道喜！”

掌柜的、东家都站起来啦：

“哦，您柜里边儿坐。”

“不价不价，给您道喜，还求您点儿事。我跟您是街坊，我姓陈，是皮匠，都管我叫陈皮匠，在您这门口儿摆皮匠摊儿，摆了三十多年啦，现如今换了掌柜的，换了东家啦，我还在这儿摆摊儿，求您照应赏碗饭吃。”

假行家倒挺客气：

“没有说的，还求您照应哪，咱们是街坊，您要是沏水呀，用开水上柜里头来，后院有火，多咱都行！”

“好啦，谢谢您哪，我可就挑挑子去啦。”

出去啦，把皮匠挑儿挑来啦，坐在那儿，一边喝着水，一边缝着破鞋。

也就十点来钟，进来一位买药的，打腰里一掏哇——那阵儿花铜子儿——掏出仨子儿：

“掌柜的，给包仨子儿的白芨。”

“好您哪。”

白芨呀，就是研朱砂那个白芨。假行家拉抽屉找。其实呀，哪个抽屉搁几味药有几个条儿。他不识字，就乱找，即便找着白芨呀，也不知道那就叫白芨。拉了四个抽屉找不着，赶紧叫学徒的，怕买主儿走了于他不好看：

“倒茶呀，来了买主儿不倒茶吗？把东家那茶叶沏上，倒茶，点烟卷儿！”

药铺没这么应酬过呀。倒了碗茶，点了烟卷儿，烟卷儿是老炮台，仨子儿不够抽烟卷儿钱。他把这买主儿先稳住啦，把学徒的叫过来，低声地说：

“去，到账房儿跟东家要两块钱，打后门出去，还从后门进来，别打前门儿走；上菜市儿买个小鸡子，白的，不要杂毛的。”

这孩子要两块钱走啦。

窝心一听特别呀：要两块钱买小鸡子干吗呀？

这买药的还直催：

“掌柜的，你快点儿拿！”

“您候一候儿，今天我们是刚开张，货不全，到堆房给您取去，哈哈，您这儿坐一坐！”

这个人有心走，这根烟卷儿比那仨子儿药贵，又喝了茶，等着吧。窝心在柜房儿里直嚷：

“掌柜的，掌柜的！”

假行家到柜房儿：

“什么事您哪？”

“您让孩子买白小鸡子干吗呀？”

“白鸡呀，人家不是要买白鸡吗？”

“噢，买多少钱的？”

“仨子儿的！”

“仨子儿？咱们两块钱买去，给人多少哇？那不是赔了吗？”

一说赔了，这假行家一摔脸，说：

“这可不行您哪，您要说赔了，这个买卖我可做不了啦！咱们这儿刚开张啊，不得把名誉卖出去吗！一伸手就赚钱哪，明儿人家不来啦，大药铺不全这么样儿开起来的吗?!”

窝心一想：别理他啦，他说什么是什么吧！”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学徒的转悠半拉钟头没找着白小鸡子。为什么哪？那当儿北京菜市上白小鸡子少，差不多不买，嫌它丧气，非得是起灵啊，棺材上头才搁个白小鸡子哪。买不到哪，回去又不好交代。他花两块钱买了个白鸡有两个黑膀子，打后门进来了。“给您，掌柜的。”掌柜的接过来呀，攥着鸡脖子，把学徒的啐了一口：“呸！”

“怎么啦？”

“怎么啦，学徒都不用心！让你买白小鸡子，这俩黑膀子怎么回事？”

“没有！”

“没有？像话吗？让人说咱们这儿货不真！哼！”

攥住小鸡子，拿牙薅这两个膀子，小鸡子嘎嘎直叫唤。药铺得给人包上啊，活小鸡子没法包哇！药铺栏柜上头挂着一溜儿药方子，“奔儿”，扽下一张来。他不认字呀，扽下来就包，什么方子呀？牛黄清心丸，使牛黄清心丸那方子把鸡脑袋一裹。

“您拿走吧。”

买药的一瞧，说：

“您等等儿，掌柜的，我买白芨呀！”

“是白鸡呀，有俩黑膀子不是现给您薅下去了吗！没错儿。”

这位一想：仨子儿买得着一只鸡吗？我拿走，回家宰着吃！这位走啦。




## 假 行 家

“……我买白芨呀！”

“是白鸡呀，有俩黑膀子不是现给您薅下去了吗！没错儿。”



这位刚一出门儿，又进来一位，搁这儿俩子儿。

“掌柜的，给我包俩子儿银朱。”

“买银珠哇？好好！”叫学徒的：“倒茶！点烟卷儿！”

这回他不拉抽屉啦，等学徒的倒完茶，点完烟卷儿，他低声儿告诉学徒的：

“隔壁首饰楼，越快越好，多加工钱啊，打个银珠。一两来重就成啊，多点儿少点儿没关系。”

东家不问他啦。俩多钟头这孩子回来啦，拿着一个包儿，底下有个条儿，这条上写着四块五——银珠手工。假行家接过来打开了，又换了一张纸，打上面又抻了一张方子——开胸顺气丸——包好了。

“您拿走吧。”

这位等了俩多钟头，拿到手里一掂挺沉，心说：“刚开张的买卖给得多！”出门口儿打开一看，“嗬！”这位不爱便宜，又回来啦：

“掌柜的，你拿错了，我买银朱！”

“是呀！错了管换，你拿夹剪把它夹开了瞧，绝对是十足的银子，银珠；要是洋白铜啊，您把字号给我们摘下来，没错儿！”

这位赌气把银珠往那儿一搁，拿起钱来走啦！

这位刚走，又进来一位，拿出五个子儿来：

“掌柜的，你给我包五个子儿的附子。”

附子、甘姜、肉桂呀，热药。

“父子呀？”

“啊。”

“东家！”

窝心说：“什么事您哪？”

“您回家把您少爷带来。”

“干吗呀？”

“应酬门市。”

“什么应酬门市？”

“卖啦！”

“把我们孩子卖啦?!”

“不是呀，连您都有哇！人家买父子嘛，您家里有父子呀，父子爷儿俩呀，我家里是光棍儿一个人哪，我要有孩子我绝不能卖您的！”

“卖多少钱哪？”

“五个子儿呀。”

窝心一听：“倒血霉啦！我们孩子今年十一啦，赶情是药材呀！连我也在数哇！好，等着，等着！”到家一看，这孩子下了学正吃饭哪，窝心脸都气肿啦：

“别吃啦！”

大奶奶当着是这孩子惹了祸啦：

“怎么啦？”

“怎么啦，卖啦！”

“哟！怎么把孩子卖啦?!”

“连我都有，我们爷儿俩一块儿。人家买父子，药铺嘛，我们是父子爷儿俩！”

这位太太说：

“那可不行，三口人儿，你们俩上哪儿我也跟着！”

孩子吓得直哭，这位太太呀，气得一边儿走一边儿骂。这位大爷带着孩子打前门儿进来啦。

“您把他们带走吧！”

买药的问：“我带什么您哪？”

“您买什么呀？”

“我买附子！”

“您买父子，这是亲父子，您打听，要是抱养的、过继的，您甭给钱，绝对亲父子！”

这位不敢要哇！

正说着哪，又进来一位，搁那儿俩大子儿：“掌柜的，你给我包俩大子儿砂仁儿。”

砂仁儿，豆蔻。

“仨人呀，哎呀，我们这儿连东家加我带学徒的整仨人儿。不成啊，买父子的买走了一个，剩俩人啦。哎，我们内东家来啦，合适啦，您把我们都带走得啦！”

这买药的冲着那买药的直乐。你瞧我也乐，我瞧你也乐！

这位太太直骂街，小孩子吓得直哭，把窝心气得脸都绿啦。门口儿围了好些人。这会儿陈皮匠进来啦，进门作揖：

“哎，掌柜的，我可多嘴啊，哈哈，您，这是您少东家？有什么事呀，家里说去，家务事要在这儿一吵一闹，让人家街坊一看，不用说这是头天开张，就是平常日子也不合适。”

窝心他这才发发牢骚：

“陈师傅，好，我算倒了血霉啦！这个买卖呀，一万多块钱，那倒不要紧，刚才有人买白鸡，我们两块钱买的，仨子儿叫他拿走啦！又有人买银珠，你瞧，那颗银珠还在那儿搁着呢，还没给人家首饰楼的钱哪！这都是小事呀，进来这个人买父子，要我们父子爷儿俩跟着走！这位买仨人儿，连买卖都归他啦！这买卖开什么劲儿?!”

陈师傅一听这个，没等说完，皮匠挑子也不要啦，抹头就跑。假行家把他揪回来啦，说：

“你跑什么呀？”

“我不跑？这回头再来一个买陈皮的哪，你把我也卖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 风雨归舟

在过去旧社会，那些大财主家里都有钱。他们那个钱哪，来得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您可别看钱来得容易，去得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听可乐不可乐。

民国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花二爷。名字叫什么？叫元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家趁那么些个钱，穷人打算要他一分都不能，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他出门呀，都在家门口儿或者院儿里头上汽车。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他花两万块钱买了四个蝈蝈葫芦。这钱他花，要不怎么叫花冤钱哪。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除非那样没用。

那时候北京有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五万块钱。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赁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里头古玩、陈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妈儿、丫环、太太、小姐也是花钱雇的，都是骗人。智多星就找了个熟人托人跟花二爷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结果呢，两人交上朋友了。

有这么一天哪，下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这个大骗子智多星坐着小汽车——其实都是租的——要接花二爷上他们家吃饭去："二爷，今儿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啊……好。"这花二爷就去了。

到家里这么一看哪，屋里的古玩、陈设，墙上挂的古画多少张。心说：比我还阔，比我还讲究呢，其实他都是租的。俩人说话儿，说着说着智多星就说："花二爷，我们祖上也是喜好古玩、陈设，喜好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嗜好，我家里有一张祖传的古画，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传的，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

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呀，风雨归舟。后面是山，前边儿是河，河里头有小船儿，有一座桥，在桥当中间呀画着一个小童儿。这个小童儿打着雨伞，画面上好比狂风暴雨的意思，这个小童儿打着伞过桥，好像很吃力，画得挺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也没什么名气。刚看到这儿，老妈子进来了："大爷，饭好了。""好，摆饭吧。"说着，就把这轴画儿卷起来，随手就放在架几案上了。八仙桌儿往前抬，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儿、丫环、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还挺多，这顿饭呀，就吃了俩多钟头。

吃完饭，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智多星说："二爷，刚才的画儿您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张画儿打开了，花二爷又这么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再看这下款儿画画儿人这名字也不出名，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嗯？"再往上一瞧，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上小童儿过桥是打着雨伞的，怎么现在这小童儿夹着雨伞哪？这是怎么个意思？"智多星说："二爷，要不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至宝啦！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儿的时候外头下着大雨哪！我这张画儿称为古画儿就在这儿，称为祖传传家至宝就在这个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画儿上这个伞就打起来了；雨要是一住，那伞就夹着啦。"

您说有这个事吗？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个宝贝。"他专喜好古玩、古画儿呀，心里头就想要这张画儿，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这张画儿，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隔（jiē）手说要十万块钱。十万块钱，花二爷就舍不得了，太多了，还个价儿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价五万块钱，算是把这张画儿买妥了。

买回来的时候，因为是晴天哪，没下雨，这小童儿的伞当然是夹着的了。花二爷挺高兴，卷起来搁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买这张古画儿。这请帖写得特别，多咱请客？没准日子，哪天下雨哪天来。他干吗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画儿。

结果有一天下了大雨，亲友们都来了。花二爷说："众位，众位，我这儿有一张人家祖传的古画儿，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外头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买回来的时候，桥上有个小童儿，小童儿这伞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儿这伞就打起来，要不下雨这伞就夹着。"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过来看。打开画儿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哪？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一下雨这伞就打起来吗？"把他问得脸通红。他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得还不太大，先卷起来，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这不是胡来吗？

又过了一会儿，嗄！外头那大雨，瓢泼似的，"哗"！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夹着呢。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都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人去了。

要是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有，还




**风 雨 归 舟**

“一套就是两张：一张打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张，不下雨的时候看那张。”



在哪儿等着呢，等着干吗？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

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哪！花五万块钱买这张画嘛！你怎么骗我呀？""怎么啦？二爷，哪点儿骗您啦？""哪点儿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儿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雨怎么还是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十万块钱，您非给五万？""怎么？差五万块钱就不灵了？""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十万块钱呀，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就是两张：一张打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张，不下雨的时候看那张。"

（刘宝瑞述　丹　蕾记）

# 小 神 仙

今天说的这段题目叫《小神仙》。这段儿《小神仙》哪，是咱们北京的事。民国初年哪，有个相面的在哈德门外花市大街摆摊儿，夏景天，支着把伞，摊儿上头搁着好些个硬木棋子儿，有一盘墨，一碗凉水，还有这么一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这干吗用？“圆黏儿”。什么叫“圆黏儿”？就是招人。拿这个招人，得在这盒子盖儿上画画儿。他因为什么画画儿呀？凡是在街上相面的，他别瞧谁，他一瞧谁，这人得赶紧跑！因为什么哪？都知道他这个毛病，他让谁相面谁也得相，谁要是不相，回头他说出话来转着弯儿骂人！可是又得有人围上他，他才能赚钱哪！怎么办？他嘀咕！他画画儿，拿这画画儿招人，画画儿不拿笔，拿手指头蘸墨，在这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上画。画个什么对虾呀，画个海螃蟹什么的。我学这个劲儿你瞧，他老低着头——一抬头人就走啦——低着头画，只要有人这就一聊，有十几个人这就说起来了。那位说：“他不抬头，有人他怎么知道？”往下瞧哇，往四外瞧，瞧腿呀！有六条腿，仨人啦！有十二条腿，六个人啦！二十四条腿，十二个人啦！没错儿。这时候他在那个盒子盖儿上蘸着墨画着，一瞧四外有八条腿，四个人，成啦！这就说开了：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天上难画仰面的龙啊，地下难画无浪的水，美貌的佳人难画哭，庙里的小鬼儿难画肉。”

一瞧四外有三十多条腿啦，十几个人，这就该抬头啦！这画

儿呀且不放下哪。怎么？一放下人家就知道他不画啦，就走啦！手里老拿着这画了一半儿的盒子盖儿，人们站在这儿为瞧他画画儿，谁也没想到相面啊，他往这相面这儿带。

"那位说：'你是干什么的？'"

其实谁也没说，他自个儿说。

"我是相面的。刚这么一提相面的，那位老兄把嘴这么一撇，撇得跟烂柿子一样：'二哥，咱们走吧，生意！'哈哈哈……小伙子，你是少见多怪呀！不错，相面的是生意，他们是生意。"

其实他煮在锅里一个味儿！

"他们是生意，你怎么不是哪？你也是相面的！我相面，我这相面的今天挣了一天的钱啦，前半天挣的钱哪，五天花不了。我也没事，怎么样哪？画几张画儿，人都围上我啦，咱们都算有缘哪！同船过渡都有缘，何况在这儿站会儿？每位我都送一相，不要钱。"

先拿这不要钱哪把人心稳住。

"这位老兄啊，我知道他有几个儿子，将来得谁的济，受谁的累！啊，这位老弟呀，我能知道他父母全不全，这位老弟有妻无妻，这位老兄啊现如今有事无事，就这四位，全送。一位对是蒙的，两位对算碰的，三位对啦是巧劲儿，四位要全对了，算我对相学有研究，你们四位也别花什么，我也不要什么，咱们是哈哈一笑，大家一散。还有一位，别瞧人不多，二十多位，内中有一位要发财。"

这叫什么哪？这叫拿发财把人心扣住，人们就不动啦！

"谁要发财呢？嗬！这人财可大啦！如今他还没有辙哪，打这儿往后说，七天哪，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可是内中有个小人暗算他，他不但不发财，而且要生气，回头我给他两句话，让他趋吉避凶。要什么不要？等他应验之后，买包茶叶瞧瞧我来，

我还许请他吃顿饭，交个朋友！还有一位呀要打官司，打官司啊，他可是败诉，我回头给他一出主意，几句话他就胜诉。"

再说几句就许有人抽签儿，只要有一个人一抽签儿，跟着就相好几面，算好几卦，一天的挑费就有啦！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最怕有人走，只要走一个人就坏，走一个人这一场子人全得散！那位说："不至于呀，围着好几十人，怎么走一个全散？"独单相面摊儿上到这时候儿走一个全散。为什么呢？走人跟走人不一样，好比吧，街上看见有变戏法儿的，唱曲儿的，不论干什么的，谁要是不爱看啦，不爱听啦，就走啦。走是这么走法，好比眼前这儿是场子，这位不爱看不爱听想走。回头："借光借光。"他正大光明就走啦。独单相面摊儿上没有这么走人的，在相面摊儿上他要是这么走哇，他怕相面的骂，他得慢慢儿往后退。好比这是那个摊儿吧！这位站在这儿，退了一步，他心想着往后一挤，后头的人往前一拥，不就走了吗？他忘啦，脊梁后头的人也憋着跑哪——我们瞧你画画儿，没瞧你相面哪——谁都想走，可谁也不敢走。怎么？回头一走，他骂街呀！这位往后一退，脊梁后头的跟他一块儿闪哪，旁边的人也跟着闪，这就成了一条胡同儿，再一闪哪，不就到便道上啦！到便道上，走道儿的一撞，呼啦！这边儿一散，他眼神往这边儿一瞧，那边儿全得走，一点儿办法没有！怎么办哪？这相面的厉害，他说两句话让谁也走不了，就仿佛用一尺多长大钉子把你的脚钉在地下，他多会儿钱挣够了数儿，你多会儿走！他这儿正在说着，有一位要动……

"嘿，众位，今天哪，你别瞧人不多呀，哈哈，齐全！内中还有一位特别，因为什么？他心里有难说的事情，这话不能见人哪，什么事情哪？告诉诸位，这人哪，他女人哪已经跟他变心啦！又有了情人啦！他现如今这么着……王八大爷。我指实了众位看哪，谁是王八大爷！"

大伙儿心说："这得瞧瞧啊，瞧他指谁。"

指谁谁打他。

"那位说：'你指。'指，一定指。那位说：'这可是危险，人有脸，树有皮，众目之下你这么一寒碜他，说他是王八大爷，他一恼就许给你俩嘴巴呀，你们打起来，你不怕他打你吗？'不怕，众位，绝对不怕。因为什么不怕哪？我说他是王八，他要敢翻脸，我给他指实了。我说出来他女人这个情人，多大岁数，什么相貌，跟他有什么关系，都给说清楚了！再不承认，我把名姓都给指出来，指实了他能打我吗？那位说：'你指。'一定指呀，指可是指呀，可有一节，人有脸，树有皮，众目之下我指明了他是王八，他一害臊，就许跳河、上吊，人命关天哪，虽然不用抵偿，我也缺德呀！你别忙，他这就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是谁。"

谁也别走啦，该走的也不走啦，谁走他说谁，受不了！这路生意人就这么厉害。再说几句呢，就有算卦的啦！就这工夫，卦摊儿前头瞧热闹儿的跟瞧热闹儿的打起来啦！

独单相面摊儿，瞧热闹儿的一打起来，他算枉费心机。怎么哪？大伙儿心里全憋着走哪！这一打架，呼噜！"不是我们不瞧你相面的，我们瞧打架的去！"这俩人一打架，警察一来，大伙儿跟着全走光了，这可没有办法！

打架跟打架不同，这回谁跟谁打起来了哪？一个老头儿跟一个年轻的。这老头儿七十岁，耳朵聋啦，这只耳朵还能听见点儿什么，这只耳朵放麻雷子都听不见！他在外头瞧先生说得挺有趣儿的，听不很清楚，他打算挤到里头，歪着身把他那耳朵搁在先生嘴唇那儿才合适哪！他往里挤。往里挤倒没有关系呀，他拿着的一个玩意儿讨人嫌，他爱，他爱呀，别人嫌。什么玩意儿呀？宜兴壶。怎么叫宜兴壶？出在宜兴县哪！旧社会里老头儿都讲究拿这个。嗬！镶着铜底儿，铜嘴儿，盖儿上镶着好几个铜玩意儿，

天天儿擦，用心哪，这把壶擦得锃光瓦亮。这老头儿七十来岁，这把壶在他手里用了就顶五十年啦！逢擦宜兴壶的主儿啊，壶里头都倒上开水。倒开水干吗呀？夏景天儿拿热水烫着它，越擦越亮。正三伏，老头儿使手托着可托不住，他把壶底下垫着寸数来的这么一个毡子垫儿，手托着，这手拿着块干手巾擦。往里这么一挤哪，头里站着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光脊梁。茶壶过来啦，正贴到他胳臂上，烫得小伙子直嚷："哎！"一回胳膊，老头儿怕把壶摔了哇，一抱壶。这壶把小伙子的胳膊粘下这么大一块皮去，立刻往外冒黄油，疼得小伙子直流汗！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烫人哪？"

这老头儿要是会说话哪，赶紧搁下壶，说两句好话，道道歉，不就完了吗？他不道歉，不但不道歉，还要找理由说你碰他啦！要不怎么打起来了哪！

"这小伙子，怎么这么愣啊？往壶上碰。这壶摔了哪儿找去？这是我爷爷的东西，在我手里就顶五十年！一百多年的壶，哪儿找？"

挨烫的这个人哪：

"哎，老梆子，我这胳膊没有你这壶值钱怎么着？"

"那是呀，你这胳膊烫坏了我给你治得好，我这壶摔了哪儿找去？找来也没有这年候儿，有这年候儿的没有这东西！"

小伙子过来就要给他一个嘴巴，这一个嘴巴要是打上，老头儿就得趴下，老头儿一趴地下，壶也摔啦，谁劝也劝不了，就得打官司。这一打官司还不把卦摊儿的买卖吵了吗？别人劝不了哇，摆卦摊儿的给劝开啦！他怎么劝？他拿这相面给劝开啦，劝开架不算，从这儿起他享了名啦。

摆卦摊儿的先说这年轻的，年轻的要打人哪！

"哎，老弟，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我送你两句话，你

可要忍。这忍字怎么讲，知道吗？上头一个刀刃儿的刃字，底下搁一个心字，心尖儿上搁着把刀刃儿，要不忍可就危险啦！你有牢狱之灾，刚才说要打官司的就是你。”

这年轻的慌啦：

“怎么样，先生？”

他小声儿跟他说，他小声儿说是怕老头儿听见哪！其实老头儿听不见，他耳朵聋嘛！

“老弟呀，你脸上冒暗气，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哪，晦气太重，哎呀！你可要忍哪！你跟那老头儿可不是现在的事呀，你们俩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哇。你把手一举，他可就躺下，他躺下你给抵偿啊！因为什么？那辈子他把你打死啦，这辈子你打死他，下辈子他打死你，你们俩一连气儿对打顶六十多辈子啦！你就挨一下烫不是？哈哈，得忍且忍，冤仇可解不可结！老弟，你给他作个揖，牢狱之灾可就躲开啦，过去这三天你交好运，要发财呀！道歉，作揖作揖，道歉！”

挨烫的一听这意思满对呀。过来就作揖。

“老大爷，您烫得对，应该烫，我这点儿倒霉劲儿您给烫没啦，哈！我现在没有钱，过两天有钱我请您吃饭，我走我走。”

小伙子一边儿去啦！摆卦摊儿的想算卦还算不了，怎么？老头儿开讲啦！抱着这壶说：

“我这壶值多少钱？五十多年的工夫，这里头有多厚的茶山……”

他还是算不了卦呀！两句话，又把老头儿说走啦！

“老者，别嚷啦，看您这壶吧，您这把壶出了古啦！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要碎呀，这三天要不碎您保存到第四天哪，跟和氏璧一样价钱——价值连城，赛过聚宝盆哪！可就怕您这造化压不住哇！”

这老头儿说：

“对嘛，对嘛！一百多年啦，可不是赛聚宝盆嘛，我走啦，我哪儿也不去啦，我看着壶去。”

他也走啦！

这件事呀，瞧热闹儿的半信半疑：

“真的假的？”

第二天这老头儿来啦，没容三天，当天晚上这壶就碎啦！那位说：“不对啦，怎么当天晚上就碎啦？”要没有他这句话呀，这壶碎不了，他这两句话说得老头儿回去睡不着，嘀咕哇，给嘀咕碎啦！老头儿怎么把壶嘀咕碎啦？嗐！这事太巧啦。这老头儿光棍一个人，没儿没女，有一个侄儿一个月给他几块钱，刚够挑费，自己住大杂院儿，一间北房。这老头儿是天一黑就睡，天一亮就起，天天晚上把这壶搁在八仙桌儿上。这天老头儿睡啦，睡到九点来钟啊，老头儿作梦，梦见什么啦？梦见这壶啊长翅膀儿飞！梦是心头想啊，这老头儿的心思全都搁在壶上啦，这壶过两天就是聚宝盆哪！一瞧这壶长翅膀儿飞啦，老头儿蹦起来啦！

“哎哟！”

一睁眼，没飞！还在那儿。睡觉吧，再睡睡不着啦，耗神啦，上年纪人就是这个样儿。坐起来：哎呀，这三天不好看哪，白天成，哪儿不去，看着它；晚上，可是天天得搁那儿，回头我要是睡着了，借因由它就许走哇！猫拿耗子就许给蹬到地下，我得搁一个地方——猫拿耗子走不到的地方。

他屋里又没箱子又没有柜子，搁哪儿都不合适。找了半天也没合适地方儿，一瞧东墙呀，砖活动——在北京啊，小房子都是砖头儿房。他拽出几块砖头儿来，扒拉扒拉土，扒了这么大一个洞，把壶往里这么一塞。

“正好，哈哈，猫拿耗子，说什么也走不到这儿。”找张报纸，

弄俩按钉儿一按!

“睡觉吧!”

他睡啦。东隔壁这家儿街坊是干吗的?拉房纤的。拉房纤这行是“十纤九空,拉上一纤就不轻”啊,拉着一纤就能吃一年半载的。这个拉房纤的半年多没开张,存俩钱儿都没啦,衣裳都当啦,现在,挺热的天儿就剩一套裤褂儿,穿得跟地皮颜色差不多,换哪,没有第二件,洗呀,没有法儿洗——大杂院儿,院里小男妇女多,脱了上身可以,裤子怎么办哪?可巧拉成了一档子,明儿早晨在茶馆儿写字儿,这一写字儿哪,他就把钱把过来啦,买房卖房成三破二,他一人靠两家儿。可就是裤褂儿挺脏的,怕买房的瞧着不信任他,定钱不敢交给他,怕这个。怎么办哪?洗又没法儿洗啊!想出一个主意来,早晨买来一块日光皂,顶到快黑啦;跟街坊借块搓板儿。街坊都睡啦!十点多钟啊,他这才把裤褂儿全脱了,脱下来呀怎么办哪,围着一个褥单子,拿裤腰带把褥单子一系,合着全光着,穿着一个裙子。把裤褂儿搁在脸盆里头拿水一冲,噗哧哗啦,对着搓板儿一揉,搓胰子,换了几盆水,洗得挺漂亮。

“行啦,明儿早晨穿!”

不行啊!湿的怎么穿啊?得把它弄干了哇,夏天夜短,说话就天亮。他有主意呀:找根竹竿儿,把小褂儿穿在竹竿儿上,头里弄根绳儿系个扣儿,这裤子哪,把竹竿儿伸进裤腰,穿上一条裤腿儿,也系上点儿,抡着竹竿儿呼噜呼噜一兜风,等干了拿进屋来,在凉席上摩挲摩挲,喷点儿水,一叠一折,在屁股底下一坐。

“得啦,明儿早晨一穿哪,跟新的一样,哎呀!还得把它晾起来……”

找绳儿,绳儿找着啦,没有钉儿,现找哇,找不齐全哪,找

着俩钉子：一个一寸的钉子，一个八寸五的大铁钉。拿大砸煤锤子在东墙上钉这一寸的，找砖缝儿，乒乓！钉上啦。西墙上钉八寸五的大铁钉——他这西墙就是老头儿那边的东墙。

“啊，找不着墙缝儿，就这儿吧！”

大铁钉往这儿一搁，大砸煤锤子，咔！

“这儿还是块砖头哪！”

叭！噗哧！壶碎啦！拉房纤的也没敢说话；那屋里老头儿蹦起来啦！

“哎哟！壶走啦！”

老头儿一宿也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儿抱着这碎壶找相面的来了，这先生啊刚摆摊儿。

“先生，哎哟，你还说三天哪，昨儿晚上就走啦！高低碎啦！”

那挨烫的小伙子不是也在那边儿住吗，全是那边儿街坊啊，胳膊上贴着膏药，过来一瞧老头儿的壶真碎啦，心想：哎哟，嗬！真灵，哎呀，昨天先生拦我打人，救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非得给抵偿不可呀！这我得报报先生的恩，没有钱哪，请不了客呀，给先生传说传说吧！

就这么一传说呀，大伙儿都管这算卦的叫小神仙，喘，红极一时呀！本来算一卦一个大子儿，谈一相五个大子儿。打这儿起涨行市，四个大子儿一卦，不多日子，四个大子儿改十个大子儿，改两毛，两毛改四毛，四毛改一块。直顶到：谈相啊，口谈就是五块，批八字儿啊，二十。这一下儿，五间门脸儿的买卖也干不过这个卦摊儿，一天哪老是一百多卦，风雨无阻，除非下大雨他算不了啦，刮大风人都围着他，他还没摆摊儿哪就有好些人等着，净等他一摆摊儿抽签儿算头一卦。您瞧这些人迷信到什么地步！不是一天、两天哪，这么一说呀就是十来年呀，小神仙发

大财啦！

他不是赚钱吗，有一个倒霉的生意人瞧着他有气。这倒霉的生意人是干吗的？卖野药的。在外头摇串铃啊，满市街卖切糕丸哪，赚了俩钱儿，他一想：五十多啦，还老在外边儿跑腿儿吗！安个桌子吧！

什么叫安桌子？就是开个买卖。他在花市大街这儿赁了一间门脸儿，四间一条龙儿，连住带作买卖，起个字号，上点儿草药，配点儿丸散膏丹，安个拦柜，门口儿是玻璃门，当中间儿一个风门，夏天挂上帘子，挺好。他心想：瞧个外科，又会下药，又会扎针，针灸也能来一气，花市大街这儿又繁华，这不比外头跑腿儿强吗！

倒霉啦！怎么回事呀？两边儿好几个大药铺夹着他，人家抓药全上大药铺，小药铺人家不去。丸散膏丹也卖不出去，丸药经了一个六月都酸啦！长毛啦！请先生啊，谁也不请他，你多好的能耐呀，没有名誉没人请！打四月开张，直到十一月，一个子儿没卖，他这个药铺里头一个人不进。原先有个学徒的，如今连学徒的都散了。你说关门吧，一关门儿账主子全来，倒哇倒不出去。这药铺掌柜的天天坐在拦柜里头生气：嘿……哎呀……我倒霉倒在小神仙身上啦，这小神仙堵着我门儿摆卦摊儿！嗐，我就纳闷儿人就这么愚！他一来就把他围上，一天一天这儿围着，一天一百多卦，把我这一间门脸儿全挡上啦，让他一挡上门儿我还卖什么钱？我想把他轰走又轰不开……生意人哪！是生意人的事我全都懂啊，他怎么能灵啊！不就两句话一说就一块钱吗？我这药铺是生意——卖切糕丸：切糕丸我也有本儿呀！切糕[illegible]是买的，多吃点儿不治病还饱哪！他这玩意儿我轰都轰不开，这不是倒霉嘛！

这位掌柜的老冲着小神仙鼓肚子。十一月天气刮大风，小神

仙总是顶十一、二点钟摆摊儿，今儿都一点啦还没摆哪，外头挺冷。药铺掌柜的这儿坐着，隔着玻璃窗户就瞧见啦，来了俩人，直要进他的药铺，心里痛快啦：啊，怎么样？小神仙没摆摊儿我这儿就进人嘛！都怨他挡着我的门脸儿。

一瞧，俩人进来啦。

“辛苦，掌柜的！”

他得欠身儿呀！

“哦，二位二位，请吧请吧！”

拦柜外边儿一边儿一条凳子，俩人坐下。

“喝茶！”

“谢谢，谢谢，不喝不喝！”

俩人坐在那儿呀不提买药。他半年多没开张啦，他绷不住啦，就问：

“你们二位打听什么方子？”

“不打听什么方子，我们没有病。”

没有病不买药。药铺掌柜的一听，心想：没有病！没有病上药铺来干吗呀？

“今天凉啊，小神仙没摆摊儿哪，我们等他摆上摊儿算卦，先上你这屋里暖和暖和。”

药铺掌柜的这个堵心哪！上我这屋暖和来啦！你说把这俩人轰出去吧，不知道这俩是干什么的，不敢得罪；把门开开冻冻他们俩人吧，自己也冷啊！没法子，等着吧，等到一点过去啦，小神仙才摆摊儿。小神仙一摆摊儿哪，这俩人也出门儿算卦去啦！

药铺掌柜的也没有什么可丢的，就这床被卧啦。他出来，站在小神仙脊梁后头，把这腔子火儿都搁到小神仙身上啦，跟他打架！一推小神仙肩膀儿：

“哎，小神仙，我说你干吗叫小神仙？你叫活神仙，真神仙，

神仙他祖宗！小神仙怎么讲哪？……怎么你算卦就这么灵哪！你要是真灵啊你给我算一卦，你算算我这霉倒到多会儿算完，倒到多会儿就倒死，算真了算对了给你传名，你算！”

小神仙知道：药铺掌柜的是穷急生疯带饿嗝呀！我跟他一打架，挺好的生意，一天二百多块钱没啦。他这药铺半年多没开张，你骂我我都忍着，忍财，穷不跟急斗，给你两句好话让你躲开，临完我还赚我的钱。小神仙满脸带笑：

“噢！街坊，小神仙这名儿也不是我自己起的，是算卦的众位送给我这么个外号儿。说算卦灵，我怎么就灵？别人哪，别人算卦有马虎的时候，我给人算卦的时候诚心，诚心给人算，按书上数，一个字一个字抠，上我这儿来算卦也没有取笑的，也都是诚心来的，两方面的诚心哪凑一块儿啦，这叫诚则灵。你要问你倒霉走运哪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哪，你要算卦我就知道啦，我按卦上给你断，算一卦一块钱，这么着，咱们是街坊，头一卦我送给你，谁也不给算，我先给你算一卦，看看多会儿转运。你抽根签儿，我不要钱，我送你一卦。”

这药铺掌柜的憋着打架呢，一伸手抽签儿：“好，要钱我也给，算，只要灵。”

小神仙把签接过来往那儿一放，大铜盘子来回这么一推，把方位对好了，硬木的大棋子儿，上边儿镶着铜片儿，一操仨，叭叭叭，拿起来往棋盘上这么一摆：

“哎呀，好哇，为什么抽签哪？先把这意思跟你说说。我这筒子里头哇是六十根签儿，按天干地支一个甲子，这叫占时，占个什么时辰，你看这根签儿，这两个红字认得吧？庚午，庚午的占时，今天这个日子还好啊，今天是庚子，庚见庚啊，逢庚必变，变；子逢午，子午相冲啊，这卦很有冲啊。这个冲卦有好有坏呀，分什么运气，好运气占这卦就坏啦，坏运气占这卦就好

啦，就仿佛那个太极图上的阴阳鱼转过来啦，这名字叫‘否极泰来’呀。逢庚必变，让庚不让金哪，打今天说你这倒霉的运气全没啦，往后啊，子后生，是一步比一步强。你问你的生意好坏，这个八卦呀，按开门看，你看这开字了没有？这念开呀，你再看底下，底下这四个字呀，是‘有贵人扶’，扶者扶助哇，有贵人扶助你呀，逢庚必变，两层庚啊，打今天说呀，一天比一天强，转运啦！”

把签儿往筒里一撂：

“得啦，你还不走吗？转运啦，好啦，不倒霉啦不就完了吗！”

他这套跟这位说不过去呀，这主儿也是生意人，全懂，这位掌柜的叉着腰：

“嗯，嗯，打多会儿转运？”

“打今天，逢庚必变，今天。”

“嗯，今天转运啦，我可没有别的，就这个药铺，我这药铺开张半年多啦，一个子儿没卖，今天我要是还一个子儿不卖，那就是不灵，没有冲。那么今天我能卖多少钱？你算算。”

“噢，卖多少钱呢？那根签儿也不用找啦，我还记得，这卦还这儿摆着，今天是个庚子，那签儿是庚午，两层庚，庚辛为金哪，两层金哪，卖两块钱哪，回去等着去吧，一会儿就卖两块钱。”

“众位街坊都听见了啊！我这药铺今儿卖两块钱。今儿要是卖两块钱哪，明儿你就别这儿算啦，到我屋里算去！我这个铺子归你，我不要啦，我连被卧都不拿，干出身儿，完全是你的。要是不卖两块钱，你怎么样？啊？灵啊，我这铺子归你；不灵哪？”

当着好些个算卦的，小神仙不能输嘴，一输嘴栽跟头啦：

“噢，你要这么说呀，两块钱往外，一万块钱也算我灵，十

方也对，许多不许少，要卖一块九毛九，那就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后半辈儿不算卦，哪儿算卦你哪儿给我砸卦摊儿——那还是日后的事；当时有你的便宜，要不卖两块钱哪，你瞧我这摊儿了没有？哪一天都是二百多块，这二百多块完全归你，不单这个钱归你呀，连这棋盘带签筒，连这棋子儿的铜片算在一块儿六十多斤铜，你拿走，暖水壶我也不要，全是你的！”

“是那么着，街坊可都听见啦？罄其所有。要是我卖两块钱我干出身儿。被卧都不要啦；不卖两块钱，这摊儿有什么都是我的。完啦，咱们晚上见！”

小神仙那儿算卦，这药铺掌柜的往拦柜里一坐：

“小子，今天让你栽跟头，豁着这倒霉的买卖不进人。即便进人，我这儿没东家，自己作主，该收一块钱哪，我收六个子儿，顶多不过一毛钱，一过四毛钱我就舍，说什么我也不让卖上两块钱。小子，你这摊儿不归我，咱们俩吵！”

在屋里一坐，人家作买卖都盼着进人，他不盼进人！十一月天最短哪，四点啦，他这药铺一个人没进。掌柜的心里痛快：怎么样，没进人！一个子儿没卖！小子，你这摊儿归我，反正我瞧着，今儿个连批八字儿够三百来块，得啦，钱归我！

他痛快啦；小神仙呢，堵心啦！这一天哪嘴里净吃栗子，什么叫吃栗子？嘴不利落，说着说着说错啦，说着说着说错啦！怎么回事？走心啦！他那心哪全在药铺身上哪，一边儿给人算卦，一边儿回头瞧，他这脊梁后头不就是药铺吗？一瞧，没有人！每天三点半就收，今儿个四点也不敢收，怎么啦！他一收，那药铺掌柜的就该问他啦：

“我可一个子儿没卖啊，你怎么样？”

这怎么办？他那意思是等着，哪怕进去一个串门儿的哪，回头我好跟他矫情矫情啊，我好有说的。连个串门儿的都没有，狗

都不上那屋撒尿去！四点啦！外头还亮，屋里都掌灯啦，就这个时候儿，他再不收摊儿，药铺掌柜的就要出来问他啦："你这儿还带灯晚儿吗？"就这个工夫，打东头儿来了一个老头儿，七十多岁，穿着大襟破棉袄，还戴着豆包儿毡帽，到这儿就作揖：

"先生，你是小神仙吗？"

"啊，是我！"

"对啦，对啦，找你来啦！小神仙算卦灵着哪，我们街坊都说你灵。"

老头儿抽了根签儿递给他，小神仙接过签来算卦，把签放在这儿，把盘子一推，棋子儿一摆："问什么事呀？"

"丢东西啦，问问丢得了丢不了，哪里找去？"

算卦的就是这样儿，你丢了东西他怎么能给断出来哪？拿话这么一带，丢什么东西他就知道啦。这回他走了心啦，没问这一句，短一句话就差远啦！

"丢不了，回家找去吧，屋里头哇，墙犄角啊，炕席底下呀，炉坑里头哇，水缸后头哇，小抽屉里头哇，你回去找一找就找着啦！""先生，我丢了个驴！"

水缸后头找驴？小抽屉里？瞧热闹的一听都乐了！他得把错误搁到算卦的身上：

"这个老头儿，说话不明啊，你丢什么我不知道，我按卦上给你找，你要丢个小物件儿，不就找着啦？驴不是东西呀，驴是四条腿的呀，是活物哇。哎呀，怎么丢的？"

老头儿说：

"我们两口子开个豆腐房，头年哪买的驴，三十块钱，新近哪又花了一块二毛钱买的笼头，夜儿后晌啊，也不知道是有贼呀，也不知道是溜了韁啦，到天亮要磨豆子啦，驴没啦，找也没找着，买卖也没做，找了一天也没有。我们街坊都说你灵啊，你

给算一卦，你知道这驴到哪里找去？”

“嗯嗯，噢，昨天晚上丢的，三十块钱买的，一块二毛买的笼头，嗯嗯，我按卦里给你断……我说话你听不听啊？”

“你看，不听你的话听谁的话呀？算卦嘛，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呀！”

“嗯，这驴你还要不要？”

“不要怎么着？不要怎么磨豆子？”

“嗯，好哇，你得吃药哇！”

老头儿一听：

“先生，我没病。”

“是呀，没有病也得吃药，你听我的话没有错儿，你拿两块钱买药，可还是当时就买，呆一会儿一掌灯可就不灵啦，你要没有钱，不用回家取去，我这儿给你两块钱。”

怎么回事呀？小神仙怕他回家拿钱，这儿关门啦。

“别的药铺不灵啊，得上我脊梁后头的药铺买去。进门儿给他两块钱，让他给你抓药，不论什么药，拿回去就吃，吃完了就睡觉，睡觉也别关门，把门对上，别扦着，天不亮驴就回来啦！驴回来啦怎么样哪？今儿这卦钱你别给，明天，你牵着驴到我这儿来给我送卦礼来，给我传传名。驴要不回来你也来，来到这儿呀，三十块钱买的驴，一块二毛钱买的笼头，连药钱三十三块钱，我给你五十块钱，让你有赚儿，听不听在你。”

这老头子听说驴不回去他这儿赔，希望挺大：

“好好好，听你的话，你这卦钱今天不给，我腰里还有钱，我也不拿你的钱，抓药去！”

老头儿进药铺啦，药铺掌柜的才要瞪着眼出来问小神仙：“你怎么还不收摊儿呀？”小神仙那儿来了个算卦的，药铺掌柜的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嗬！再一瞧，这算卦的真进来啦，他不能

出去啦，在拦柜里头这么一坐，故意不理他。老头儿从腰里掏出两块钱来往拦柜上一扔：

“抓药！”

“嗯，药方子哪？”

“没方子。”

“什么药哇，丸药汤药？”

“全行。”

“我说你没什么病？”

“丢驴。”

“丢驴吃药？老者，多大岁数啦？”

“七十二啦！”

“怎么活来着？”

“这是什么话？”

“哎，你活了七十二岁，见天都吃两顿饭，你就听小神仙那个胡说吗？他让你吃药你就吃药？丢驴你不找驴去？你赶紧找去，药是不能抓，这要吃出漏子来谁负责啊？出去出去，出去！”

他要把老头儿轰出去，这老头子不走，坐在板凳上冲着他瞪眼。

“我说，有你这样儿的买卖人吗？你这是什么买卖规矩呀？见财神爷往外推，像话吗？你抓药不就完啦？你管哪，你抓什么我吃什么，小神仙说的，小神仙算卦灵着哪，言必有中，你……你抓啊，驴不回来他赔五十块钱啊，你管哪，你抓药！”

药铺掌柜这么一想，这药不能抓呀，一抓我输啦！又一想：没有错，我不收他两块钱还有事吗？我这儿没东家，我收多少是多少哇！好好，我卖！

拿起一块钱来，拿这手指头扒拉这一块：

“哈哈哈，老朋友，把这块钱带起来，今儿你来巧啦，今儿是

药王爷生日……”

药王爷生日在四月，怎么会跑到十一月去啦？

“今天是大减价呀，二八扣，倒二八，一块钱只收两毛，你这不是两块钱吗？你把那块带起来，我找你六毛，你花四毛就是两块。啊！”

这老头子不明白呀：

“那一块多钱不能省，一省，驴回不来就麻烦啦！”

“哎，我这儿减价。”

“减价你多抓药不就完了吗？倒二八呀，你按十块钱的给抓呀，反正钱我不省啊，钱一省这驴回不来就麻烦啦！”

嗬！药铺掌柜的这个烦，心说：绝不能再进来第二个倒霉人啦，把他轰出去就上门！不抓不成啊，抓！抓什么呀？他没有病我给他抓什么呀？又一想：噢，老头子没有病，他一肚子净是大粪，七十多啦，小神仙说什么他信什么？我给他打打！

嗬！抓了一包：黑丑、白丑、紫花、地丁、鸡爪黄连、泻叶，余外搁上四个巴豆，一大包。

“拿走！”

他们这儿捣乱不提呀，单提豆腐房内掌柜的。豆腐房的内掌柜的一看掌灯啦，老头儿没回来，在门口等着他：

“哪里去啦，还不回来？”

一瞧，老头子提了包药回来。

“啊，怎么样，老头子？”

“丢不了，小神仙说的，吃药就回来，煎药吧！”

“吃药干吗？”

“你不用管，驴不回来他赔五十块钱。”

他这儿吃着饭哪，老婆儿弄来个小砂锅儿，在煤油灯底下打药包儿，一打包哇把老婆儿吓着啦！因为什么？这老婆儿娘家是

安国县人，她们家里开药铺，一瞧：泻叶、紫花，地丁、巴豆。心里犯怵：哎呀，老头儿到年七十三岁，大肠搁不住哇！吃完了巴豆拉肚子，它拉呀！你说不给他煎药哇，老头子又是这个脾气，回头打起来啦！煎药，没儿没女，老夫老妻，疼啊，哎呀！她背着老头儿给煎了一半儿，搁了俩巴豆，把那俩巴豆一包哇，搁在抽屉里了，要是一问就说"全煎啦"。顶十点多钟，老头儿吃完了饭，药也煎得了，一摸药碗呀挺温和，一对口，一仰脖儿这碗药就下去啦，直扎嗓子。嘿！连鞋也没脱，躺在炕上，头冲里："老婆子啊，你给我盖上被，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别扦着，你一宿看夜儿，天不亮驴就回来，明天咱也不作买卖，给先生传名去啊。我这儿睡啦！"

他那儿睡啦。老婆儿哪？给他盖上被卧，点盏煤油灯在旁边儿纳底子。十点躺下的，顶十一点钟，就听老头儿肚子里跟开火车似的，呼噜呼噜……十二点，一点，两点，到两点半，四个多钟头，这老头子打炕上平着就蹦起来啦，差点掉在地下，占便宜的是没脱鞋呀！

"不成！我去拉去。"

手纸也没拿，出门儿就往茅房跑！

说到这儿咱得说说他们家的方位。他这门口儿是南北的这么一个小马路，他这两间门脸儿在路东里，斜对过儿偏北路西就是个小死胡同儿。这个茅房啊在北口儿外头，老头儿出门往北跑，刚到小死胡同口儿就跑不了啦，再有两步就得来一裤子，解开裤腰带一蹲，哗！拉得老头儿的耳朵里直叫唤，眼前冒金花。两点半拉的，直顶到三点啦，冷啊，回家吧。站起来呀一提裤腰，不行，肚子疼，又来啦，又蹲在那儿拉，拉到三点一刻起来啦，又蹲下啦，十分钟一起来，五分钟一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下，二十多回；到五点还没拉完！

巧哇，该着小神仙出名。老头儿要是不闹肚子呀这驴丢啦；一闹肚子，驴回来啦！那位说："这话不对，这驴跟吃药跟闹肚子挨不上啊！怎么这驴就回来啦?"该着哇，他这驴前天晚上没拴好，溜了韁啦。夜里头一刮风啊，这风门子开了，驴跑出来了。它跑出来哪，一直进了街西这小死胡同儿啦。这小胡同里有个顶头门儿，就一家儿，是车厂子，有二十多辆洋车，两口人。这两口子好耍钱，两口子对着这么一耍，车份儿收进来胡吃海塞呀，家里不作饭净耍，输了他也亏，赢了也是亏，再置车置不了，越来越少，车也都卖没啦，如今没有辙。没辙，两口子怎么活着？这样儿好哇，赌友儿多呀，弄个小局吧，晚上抽个头儿哇，两口子对付着吃饭。前儿晚上打了四圈儿牌呀，有一个人家里有事走啦，剩三个打不了哇，他得找人去，找人找不齐全，这三家儿也走啦！赶等这三家儿都走啦，车厂子内掌柜的出来关门，把门往上一推，还没关严哪，外面一撞门，跑进一个驴来。嗬，车厂子内掌柜的把这驴耳朵这么一揪哇，拉着韁绳就把驴牵进来了，把门这么一关，叫他爷们：

"嗨，嗨，嗨！出来，出来，出来！"

他爷们出来一瞧：

"哪儿来的驴呀?"

"豆腐房的，豆腐房的，小白驴儿！"

"这可活该呀！啊，这两口子挺倔，赊块豆腐都不赊！拴到后院儿，别告诉他啊，明儿给卖喽！"

拴到后院儿啦。第二天哪跟口儿外头一个汤锅说好了，来人到这儿看了看，一看驴挺肥，十块钱讲定的，先给两块定钱，拉了去再给他八块钱。人家汤锅不拉，得让他们拉。他呀，没有后门儿，就这一个门儿，出了这门儿是挺长的胡同儿，斜对着豆腐房，怕豆腐房这两口子瞧见。就是瞧不见也不成，这两口子人缘

儿不好，豆腐房两口子人缘儿好，让街坊谁瞧见这也是漏子，这得晚上啊才能往外拉，白天拉不出去。还有个麻烦，这驴呀饿了它叫唤，它一叫唤挺大嗓子，怕豆腐房老两口子听见了要驴来，再一打官司，还落个偷他。买草料喂，一买草料得打豆腐房门口儿走，又怕豆腐房老两口子疑心：没有牲口你买草料干吗呀？你喂它得买去，不喂它它叫唤。没法子，喂了一个枕头，还有俩草帘子，对付着吧！整天老关着门，谁也不让进来。顶到后半夜四点啦，两口子一核计：

"成啊，这会儿街坊正睡得香哪，拉到汤锅去咱们就来钱啊！"

爷们牵着驴，贼人胆虚，告诉内掌柜的：

"你先牵会儿，我出去瞧瞧，咱们俩人缘儿不好，回头有小孩儿瞧见；明儿说破了可是麻烦，日后丢什么东西都找咱们啦！"

"不不，我出去，你牵着，你牵着我瞧瞧。"

男的牵着驴呀跟在女的后头，女的出了门口儿到死胡同里啦，男的往外迈步，这驴也迈腿儿，再一步就全出来啦，一瞧，女的打外边儿跑回来啦！

"拉回去，拉回去！"

这爷们赶紧拉着驴回来啦。这女的把门一关，拿屁股一倚门：

"坏啦，坏啦！"

"怎么啦？"

"坏啦！豆腐房老头子知道啦，老头子在胡同口儿蹲着哪！"

"不能啊！"

"不能？他在那儿蹲着哪嘛！"

"驴也没叫，他怎么会知道了呢？绷绷劲儿，绷绷劲儿！"

俩人心口直扑腾。

"这么着，我门口儿遛遛去，这老头儿他见着我要是骂街说

闲话，那是他知道啦，不说闲话那是误会，啊！”

说着，爷们出来啦。他要是上老头儿跟前去，就瞧见老头儿在干什么啦，可他不敢上跟前去，他贴着墙边儿溜——这要是白天呢，他也就瞧见老头儿干什么啦。他一瞧哇，老头儿站起来啦，又蹲下啦，站起来蹲下还不要紧，他说出话来吓人哪！一站一蹲：

“嗨，小子，我让你拉，拉到天亮吧小子！”

“要命！天亮，天亮也拉不出去！”

老头儿说的是拉肚子，他误会到驴这儿来啦！赶紧进来：

“坏啦，他骂街哪，他骂街哪！拉到天亮也拉不出去呀，这不是要命吗！咱们落一个偷他的驴呀！”

“这邪行啊，你看着门，我瞧瞧！”

女的出来了，女的出来也不敢上跟前去呀，也是贴着墙儿溜哇，一瞧老头儿站起来啦，又说了句：

“完得了吗？小子，天亮叫巡警，告你兔崽子！”

他拉得受不了啦，等天亮啊他要告小神仙。女的跑回来啦！

“了不得啦，天亮他要告哪！”

爷们说：

“这不是倒霉吗！”

“哎呀，给他轰出去吧，轰出去吧！”

“你说轰出去，这阵儿不能轰啊，他在那儿蹲着怎么轰啊？反正他得回去，他一回去咱就把驴弄出去，我也不能白喂它一天哪，凭什么喂它一个枕头，俩草帘子？把刀磨快了！”

“干嘛？”

“拉块肉，炒着吃！”

“你这可不成，回头你一拉肉，它这么一踢，再踢死你，这不是麻烦吗？”

"反正我也不能便宜他呀！我跟他一点儿交情没有，凭什么喂它哪？把笼头给解下来！""笼头咱们没有用。"

"没有用啊，铰碎了搪炉子，当麻刀，不能便宜他。揪着耳朵，把门关上，他多会儿进去，咱们多会儿轰驴，把驴轰出去，跑到哪儿去咱不管。"

把笼头给解下来了，揪着驴耳朵，趴门缝儿看，老头儿只要一进去，把驴轰出去就算完。

十一月里不是夜长吗，这老头儿直到五点半这泡屎才拉完，一披中衣儿，腿也木啦，扶着墙儿往家里走，一迈步，门坎儿一绊，呱唧摔了一个大跟头，老婆子过来搀着他靠墙一站，再一瞧可就不是样儿啦，腮帮子也白啦，眼也掉坑啦，抬头纹也要开，直抖下巴颏儿。

"老婆子，不行啦，你把大棉袄给我穿上吧，办不了啦，你可想着告那小神仙！"

老婆子说：

"你看，到年七十三，搁不住，不让你吃药……"

这时候驴进来啦！驴饿了一天，吃枕头不饱哇。那儿一把它轰出来，驴在这儿呆了一年多，它认得呀，呱答呱答跑回来啦，使脑袋一撞风门子，当！进来啦！呱答呱答往驴圈那儿跑。老婆儿正说到：

"不让你吃药……当家的，这药真灵啊，驴回来啦！"

老头子一听驴回来啦，嗬，这精神大啦，靠着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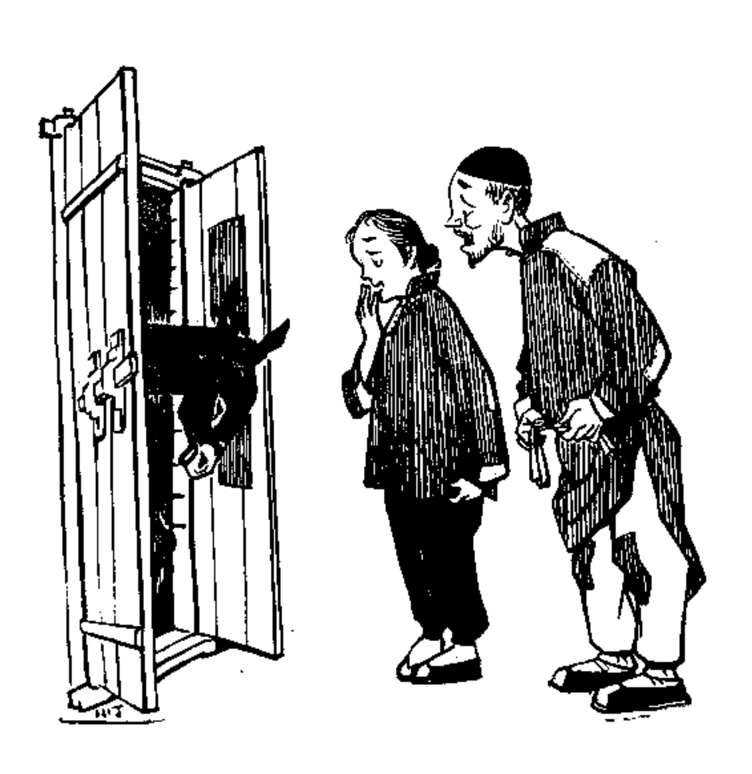
"好先生，给先生传名。老婆子，别管我，把驴拴上。"

老婆儿过去拴驴，一摸，光屁溜儿啦。

"哎，当家的，驴可回来啦，笼头没回来。"

"啥？"

"笼头没回来。"



小　神　仙

驴在这儿呆了一年多，它认得呀，呱嗒呱嗒跑回来啦，使脑袋一撞风门子，当！进来啦！……



“不要紧，你把药给我煎上，吃二遍，吃完了我好门口儿蹲着去！”

他还要吃二煎哪！老婆子问：

“你还要命不要？你呀，这药我给你煎了一半儿你就拉成这样儿啦，你要再吃二煎，还活得了哇！”

老头子一听煎了一半儿，过来给老婆子一个嘴巴，叭！

“这不是耽误事吗？你要是全煎上，连笼头也丢不了哇！”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 偷 斧 子

旧社会有人迷信和尚。其实，有的和尚表面吃斋，可背地儿，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就遇见过这么个和尚，人前连个小虾米都不吃，可背地里吃大河螃蟹，一斤约俩的大个儿团脐，活的！先拿小刷子蘸上水刷，刷干净了搁笼屉里蒸，他准备好了酱油、醋，来点姜末儿，再点上香油，净等着吃啦！可螃蟹是活物，上笼屉一蒸，它难受啊，拿爪子挠那笼屉，和尚在旁边受不了啦："哎呀！！这可不行，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螃蟹大小是个性命啊，阿弥陀佛！罪过！螃蟹难受啊！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可不熟了就好了吗！熟了他好了！还有死了人请和尚念经，说和尚能把鬼拘来，这也是瞎掰。其实呀，这鬼也不去，鬼要去，这和尚准跑。提起和尚拘鬼呀，我说一档子事，是天津的事。天津东马路哇，东门脸儿一品香点心铺的东家姓郑，有一年哪，他们家办白事，念经。正在夏景天，这经台呀搭在院里葡萄架底下，十三个和尚念经，正在夜里十二点钟嘛，召请亡灵。这和尚一摇铃铛，就把铃铛撒手啦，请亡灵嘛，把铃铛扔台上了！这和尚在台上乱蹦，脸色也变了，把东家都吓跑啦，当着鬼真来了哪！东家跑啦，和尚也跑啦，十三个和尚跑了十二个，剩他一人在台上折腾哪！工夫大啦，仗着人多呀壮胆子，门外瞧着："怎么那和尚直蹦哪？过去问问他。"过来一问这和尚才知道，怎么回事呀？打葡萄架上掉他脖子里头一个蝎子，把

这和尚给蜇坏啦！要真正能请亡灵他还怕蝎子？咱天津的和尚还好哪，到我们那儿，有的和尚念经带偷东西！那位说："哪儿的事情？我不信。"念经带偷东西可出奇，哪儿的事呀？北京啊。可不是北京城里的，我在西山住，我们那村呀挨着山，山顶有个庙，这庙离我们这村有二十来里地。那山顶的庙是和尚庙，老和尚在旧社会的时候扎吗啡、抽白面全来！把这庙的产业折腾没啦，临完他瘾死了。他死啦，剩七个小和尚，这七个小和尚都二十多岁、三十来岁，没有生活来源哪，产业都没啦，仗着这样好，山上的地没人管，有土有石头，耪耙耪耙种点粮食什么的。种什么哪？别的粮食种不了，种棒子，种谷子，掰下棒子磨了面，吃贴饽饽，砍下谷子来呀，碾成小米熬锅粥。能吃呀！你算，贴饽饽都这么大个儿，一个都半斤多重，一个和尚一顿吃仨！仨贴饽饽还不够，另外还得饶两碗小米粥！早晚饭这么大铁锅贴三锅饽饽，熬两锅小米粥，做五锅饭。那位说："我老爷，烧多少煤呀，"不烧煤。不烧煤？烧什么？柴火。柴火也不用买，山上头，山后头，庙后头有得是，山枣棵子，紫荆啊，荆条哇，弄些来就能烧哇。可就是不好弄，拿手撅不行啊，没有劲头；拿斧子砍哪，斧子让师父换白面儿抽啦。那怎么办的哪？拿切菜刀砍，切菜刀砍倒省事，一砍就砍下来啦！过两天不成啦，切菜刀净锯齿啦！不用说切咸菜，连豆腐也切不开啦。没法子，就这么困苦，慢慢凑合吧。这天，我们村死了一个老太太，他们和尚应佛事呀，去啦。他们念经叫佛事。哥儿七个来到我们村里，本家儿在院里给搭了一个经台。太阳一落山就上座，一上座，这个大帽哇在正中。什么叫大帽哇？大帽就是七个和尚当中间坐的那个，大帽儿，他的帽子不是大吗？帽子这儿有五张"扑克牌"的那个，怎么样，我学您瞧。在座儿上坐着，一眼瞧见了！院里头东家预备的小碗面，有桌子，打这边，一、二、三，第三张油桌，桌底下扔着一把斧子，这么大的斧头，这么长斧

子把。和尚一看：这合适呀，临走把它拿走，劈劈柴不是正好吗！他下不来桌怎么拿呀？他告诉那六个和尚。谁得手谁拿起来。那位说："怎么说？"这么说："师弟，那儿有把斧子，临走带着。"东家不就听见了吗？别人听见，告诉东家也麻烦啊，丢什么东西也跟他要。和尚这样高哇，他说出来就他们和尚懂，东家连他们亲友都听不出来。那位说："怎么回事？"他念着经告诉他们，你猛一听和尚念经哪，其实不是念经，是偷斧子这档子事。我学您瞧。还不能张口就念，万一和尚没听明白，再念第二遍别人听见就坏了。他先把六个和尚的眼神领过来，冲他们六个人摇铃铛，当啷当啷……东家不懂，和尚们都懂啊！两边儿的和尚都瞧他：怎么啦，吃多啦是怎么啦？贴饽饽撑的！还没到摇铃，你摇铃干吗呀？这不是眼神领过来啦嘛！眼神一过来，他放铃掐诀。别人瞧着和尚掐诀，和尚瞧着不是掐诀。这样儿一放铃铛（学动作），手是不是掐诀呀？这不手指头指那斧子了吗？手指头一指这经就来了啊："众位师弟，顺着我手巴呵呀。"什么叫"巴呵"呀？"巴呵"就是"瞧瞧"，和尚也说行话。"顺着我手巴呵呀，第三张油桌底下有把斧子，拿回家去劈柴火，你说得与不得？南无阿弥陀佛！"在犄角儿上坐的那和尚敲木鱼，一瞧铃铛，一瞧手指头，顺手指一看，瞧见那斧子啦。敲木鱼的明白啦：这么档子事，偷斧子，好，我偷。报告师哥，我拿。报告，不能明说呀！他也念着经告诉他，一边敲木鱼，一边念："交给我啦！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可不回头再说吗！不能马上就拿呀！那位说："张寿臣，你侮辱人家，胡说！他下不来台，台上坐着，他怎么拿去？下来拿完斧子，上台再念经去，像话吗？"您别着急，有工夫偷，趁着乱那阵儿，多会儿听茶房一嚷就可以偷啦。可是百里不同风，要是在天津哪，那叫烧门纸。它是在太阳落了的时候，东家、亲友、和尚都到外面转弯去。在我们北京啊，那叫"送三"，"送三"得定更来

天，都黑啦，茶房这么一嚷："亲友们，点香啦您哪，外请啦！"亲友们都点股香，这香都这么预这么长，点着了往外边这么一带，老远一看跟两条火龙似的。本家儿呀，是孝子们全穿着孝，长子扛丧门纸，捂着眼睛："嘿嘿嘿嘿……"男的搀男的，女的搀女的，俩人搀一个，全出来啦。和尚"送三"在最末，打木鱼这个打鼓，他这鼓这么大，鼓环子上拴根绳，一庹来长，绳子头上拴着鼓槌儿，干吗拴着呀？他怕夜里呀打鼓蹦出去。这一拴着，崩！鼓槌儿出去啦，你不用找哇！正走着哪，这还得够点儿呀。鼓槌儿出去怎么弄？他摸环，一摸环呀，一捋绳，找头儿，槌儿就来啦！要是借这个一哈腰，斧子就能拿走。他瞧一下桌子，手特别使劲，崩！鼓槌儿出去啦。捋绳啊哈腰（学拿斧子装袖子里），斧子哪？这儿哪。那位说："不对呀，他搁袖子里要是掉出来哪？"掉不出去，诸位，独单和尚偷东西，装袖子里掉不出来，他那衣裳跟我们不一样，他那衣裳肥，袖子都二尺来的哪！肥可是肥呀，它底下缝着哪，口袋式，你甭说一把斧子出不来，本家粮食要多，把他们搁到仓房里念去，他一边装一袋面，不带掉地下的。到空场上这么一烧纸，本家儿一磕头，茶房这么一嚷："本家儿磕头道谢您哪！"亲友们各自回家。和尚回来，本家儿给预备素面汤。七个和尚啊，回来六个。带斧子的那小和尚不敢回来，因为什么？那斧子没地方交代，手拿着犯案，掖腰里头，斧头冲上拉肉，斧头冲下掉下来啦！揣着手，冬景天成啦，这是夏景天！回来他也得甩着袖子进去，一边走，一边甩，本家儿亲友多，孩子乱跑，要是打脊梁后头来一孩子，他这手一回，咣！给那孩子开啦，那多麻烦哪！这小和尚想：跑庙里去吧！二十来里地，跑一身汗，跑到山门那儿，一看：哟！坏啦，山门锁着哪，钥匙师哥拿着哪！忘了跟他要了。他把斧子拿出来，推推山门，打算由门缝塞进去，塞不进去呀！斧子厚。搁台阶上不成，他们一念念

一宿，天不亮放羊的就过来了，放羊的就得把斧子拿走喽！得啦，扔庙里去吧！攥着斧子把，隔着墙一扔，咻——叭喳！哟，什么呀？方才阴天，这阵儿晴啦，月亮出来啦！隔着山门往里瞧，哟，坏啦！怎么回事呀？斧子进去把锅砸啦！就是他们贴饽饽那个。那位说："不对呀，锅砸啦，它在哪儿搁着哪？"锅台里呀！"锅上不是盖着锅盖吗？斧子进去怎么砸锅底呀？"他们出去那阵儿不是阴天吗，怕夜里下雨，一下雨，回头锅里头一锅水就糟啦，把这个盖拿下来，把锅扣着搁着，下雨不就流不进去啦！哎，斧子进来啦，正砸锅上，这么大的窟窿。小和尚一想：得！完！明儿早晨怎么吃饭！哎呀，等锔锅的，二年也未必来一个。再买，得多少钱？这棚经钱不够！回去吧！他不回去不行啊！一上座，这"大帽"啊一眼瞧见啦！斧子没啦，你们谁拿去啦？你们拿去得报告我呀，我是方丈啊，这是咱们庙里的公共财产哪，卖钱自己花可不行，我得问问。他问问，还念着经哪："众位师弟，细听我说，第三张桌子底下有把斧子，谁拿去了？快对我说，别让我着急，阿弥陀佛。"这小和尚气大啦，小和尚着拿木鱼：瞪他一眼，心说好小子，你还问哪？你这主意缺大德啦！赔了本啦！哎，告诉你吧，让你后悔去吧！敲着木鱼，念着经告诉他。噹噹噹噹……一大套哇，听着是和尚念经，其实是偷斧子的事，我要按他那么念哪，你们各位也听不出来，我把它慢着点儿念，把这个字呀摆清楚点儿，声音大着点儿，各位就全听见啦。这小和尚敲着木鱼，瞪了那"大帽"一眼，滔滔不断，这就来啦："不要说，不要说，还不是你，信口开河，妄嘴八舌，主意缺德，第三张桌子底下一把斧子，拿回庙里劈柴火，山门上了锁，钥匙你拿着，隔墙扔过去，砸了大铁锅。不能贴饽饽，粥也不能喝，哪个值得多！"全说出来了！

（张寿臣口述　笑眼、钟之整理）



## 偷斧子

“众位师弟，细听我说，第三张桌子底下有把斧子，谁拿去了？快对我说，别让我着急，阿弥陀佛。”

# 借 火 儿

这回我来说段单口相声，叫《无鬼论》。《无鬼论》就是说根本就没有鬼神。你要是说有鬼神，您见过？没有。过去有人家里供灶王爷，到了旧历的腊月二十三祭灶，给他买糖瓜儿上供，有这么副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让灶王爷上天净说好话。干吗给他买糖瓜儿呢？就是说你"吃人家的嘴短"哪，你接受了人家的供品，到了天上别说坏话。这是怕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那儿说坏话。还有人给灶王爷嘴上糊很多的糖稀，为的是把他的嘴粘住，就说不了坏话啦。可是这人也糊涂哇，坏话说不了，他好话也说不了啦。怎么？糖粘着嘴哪！

既然没有神鬼，为什么从前有人一听说鬼就害怕呢？这都是他小的时候听过鬼故事，鬼的模样非常可怕，红头发绿眼珠儿，锯齿獠牙。其实这是根据庙里的泥胎木雕想象出来的。从前还有人迷信，说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两个肩膀头有两盏灯。这位走黑胡同他害怕，咳嗽完了打脑袋，叭！叭！叭！你打它干吗呀？它老实巴交不招灾不惹祸的，你打它？这位认为脑袋一打一出火，就把鬼给吓跑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脑袋哪儿能打出火来呀！可也别说，打脑袋要是真能出火，可真有好处哇，您抽烟就甭买火柴了，在脑袋上就点了。"二哥，您抽烟这儿点。"（打头）梆！着了！能有这个事吗？

从前还有这种人，因为胆小害怕，疑神疑鬼，连走道儿都不

自然了。怎么呢？他恐怕火着不起来，灯倒了，鬼来掐他。所以他走路身子、脑袋、肩膀都这个劲儿的，这走法你看着别扭。他这样走（学僵身移步），您说谁这样走路哇？刚走到胡同的中间，打后边又来了一位，一看头里那个，吓一跳！心说：这是人是鬼呀？鬼吗？又不像；人？哪儿有这么走的！心说：小子！不管是人是鬼，你往前走我也往前走，你站住我也站住；只要你一回头儿，我就拿砖头砍你。后边这个人也是慢慢跟着他走哇，他听见后边响动，心想：麻烦了，鬼跑到我身后头去了。他打算回头瞧瞧。像这样回头一瞧——是人，搭伴儿走不就完了嘛！不价，他怕快转身肩膀上灯灭了，回头鬼过来掐他。他是连身子带脑袋还有脑袋上的"真火"、肩膀上的"神灯"，七零八碎一股脑儿转，就这么着一回头，把后边那个吓跑了。（学动作）"哎哟！是鬼！"砖头撒手了，叭！正打到这人的脑门子上，他也不那样走了，蹦起来就跑了。到家上了好些个药，拿纱布在那儿缠脑袋。他儿子打外边进来，说："可了不得啦，刚才我看见一个僵尸，我给了他一砖头。您这是……""噢！是你把我开啦?!"那你怨谁呀？有这么走道儿的吗？

过去还有这么档子事，也是误会。在城外头河边儿有一棵小歪脖儿树，有一个人上吊自杀了。为什么呢？您想解放前那个年头儿，是人吃人的社会，一团黑暗，倒真是鬼世界。这个人生活困难，借了一点儿印子钱（就是高利贷），利滚利越来越多，还不了啦。债主子找他逼命。白天债主子对他说："你穷骨头打算赖帐啊？甭说你活着，你就算死了，连你的魂儿都得还我的帐！"这个人被债主子逼得实在没路可走，就在河边儿上吊自杀了。这天天快黑了，地面上准备第二天再摘下来验尸，验尸以前应该是死尸不离寸地，这天晚上就归看街的王三看管。王三想：我得想个法子，别让走路的不留神给撞下来。他就在附近的杂货铺儿要了一



## 借 火 儿

谁黑更半夜的拿着香头儿在这儿站着？
“借光，我使使您的火儿。……啊?!”



根鞭杆香，点着以后给死人插到手里，心说：这回就没关系了，谁走到这儿一瞧，这儿有火亮儿，就不往他身上撞啦。王三自己弄了点儿酒，在对过儿一个大门道的台阶上一坐，手拿着酒壶自言自语："我说兄弟，咱们素常都不错，有什么事找找穷哥儿们哪，能叫你难住吗？你这么一来，谁心里好受？这才叫酒入愁肠啊！"吱！喝了一口。"你喝这个。啊，你不喝？我替你喝。"吱！又一口。王三把酒喝完了，也搭着心里烦，冲上盹儿啦。

打那边走来一个人，想抽烟，一摸，没带火柴。正好走到河边歪脖儿树跟前，看见火亮儿，他想跟这个人借个火儿使使。您看，借火儿抽烟也有个规矩。比方说，我要跟对方借火儿，先不瞧对方这人，多咱对着了以后，拿烟让人了，这才瞧对方哪："您抽我这个？"是不是都这样？我说的这个人也是这样。他先没抬头，直奔火亮儿走过来。他当时也蒙住了，谁黑更半夜的拿着香头儿在这儿站着？"借光，我使使您的火儿。(学对火动作，然后抬头）您抽我这个……（无声，惊）啊?!"心说：是你呀！一看那个人，敢情吊着哪。当时他的脑袋嗡一下子就大啦，头发刷一下子就立起来啦，腿奔儿一下子就直啦。为什么把他吓得这么厉害哪？原来这小子就是那放印子钱的。心想：哎呀！他真让我给逼死了，这他还能饶得了我呀！他的烟也扔啦！那只手的香攥死了把儿啦。敢情人要是真害了怕，你要跑都跑不动了，腿就沉了。他举着香噔、噔、噔往前走，这时候看街的王三迷迷糊糊睁眼一瞧，香火头儿突、突、突直往前走，心里说：哟！走了？你走了我怎么交差啊！这可不行。死尸不离寸地，你跑哪儿去我也得把你弄回来。王三在后头追，又正赶上他趿拉着两只鞋，在后边踢啦趿啦，头里那个一听更害怕啦，心想：我的妈呀！他下来啦！他以为上吊的那个人下来了哪，更跑不动啦，王三追到这个人身后一伸手，噗！抓住他的脖子啦。头里这人："啾!"吓死了！那还

不吓死！王三把他往回一带，这手一托他后腰，把他举起来啦(学动作)："好小子，你跑到哪儿去我也得把你弄回来，等着明天验尸，死尸不离寸地嘛！我还给挂这儿。(学动作)噢？这儿还有一个哪?!"

（郭全宝口述）

# 扎　针

新社会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凡事不能迷信。什么叫迷信哪？就是不求真理，迷迷糊糊地就信啦。这迷信可耽误事，不单是迷信神鬼；迷信个人，在某些事情上盲从，这也是迷信。比如，您走到街上，走着走着不走了，干吗？您往天上看，一边看一边点头，就这么一来，一会儿就站了十几位，全往天上看，陪着您一块儿琢磨。您还接着看您的，一边看一边咂嘴，也甭理他们。过一会儿您再看，又站了二十多位，都一块儿往天上看。这工夫您就退出来，回家吃饭去。等您吃饱了，喝足了，休息一会儿，出来到街上一看，足有二百多位，都一块儿往天上看。您装不知道过去问："喂，同志，你们看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凑热闹啊！所以说凡事不能人云亦云。对于医生也是这样。这个大夫真有能耐，您也信服他，一看病准能投簧对症，瞧好了一位，一传十，十传百，这位大夫就享名了。等享名以后，求医的人越来越多，进门就找某大夫，信服他啊！可是也许别的大夫比他本事还大。这就是冲着名气来——名气能治病吗？

过去有这么句话，"庸医杀人不用刀"。这就是说，要是遇上医道不高明、又糊里糊涂的大夫，他要杀人用不着拿刀，他一胡乱下药，这人就受不了哇！旧社会还有这么一种卖野药的，更是坑人害人外带气人。这种大夫专爱往乡下跑，那阵儿交通不发达，农村缺乏医院、药铺，请大夫、抓药都得往城里跑，来回一折

腾，这病满耽误啦！所以就有这么一种卖野药的，专门走村串户，这种人穿戴上挺讲究，长袍马褂，脑袋上顶着呢帽，脚底下是礼服呢的布底鞋，手里还拿着个大串铃，哗楞楞…… 身背后还跟着一个小徒弟，也就在十三、四岁，背着个药箱子，这一老一小，一进村口，哗楞哗楞地把人招来以后就白话上啦：（学方言）“千载难逢呀！万年不遇啊！可把俺盼来了！”有这么说话的吗，盼来你管什么用？“俺可是神仙一把抓啊，不亚于华佗再生，扁鹊还阳，外号叫天下第一针，我的针下去不论什么病都能治！”不一会儿人就围过来了，一听什么病都能治，这可太好了。可是能治好吗？他就不敢说了。有人过来就问：“先生，都能治什么病啊？”“能治的可多了：什么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什么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疾、吃饱拉稀……我是全治啊！”还真有倒霉的：“先生能治百病，那可太好了！快请进来，我们这儿有个病人！”“那没关系，病人碰上我，就算有救了！小徒弟，快跟我进来！”到屋里一看，这病人敢情是个小小子，得的是大肚子痞疾，孩子瘦得皮包骨，坐在炕上，两手托着个肚子，那模样真够让人腌心的。“先生，这病您治过吗？”“这个？我是保治不保好。”“哎呀！别不保好啊！”“跟他们不保好，给你这儿治就许保好。”“怎么？”“这叫‘弹打无命鸟，病治有缘人’，我一治管保让他下地。”“哎呀！能让他下地，那可太好啦！”还好呢，这是个双关语。这家的大人还真客气：“先生，您看怎么治啊？”“这个病啊，得扎针！”对啊！他叫“天下第一针”嘛！扎针一定有拿手。“那好，先生，您给扎吧！”他回身叫徒弟：“开箱子，把咱那个针拿出来！”徒弟打开箱子，这位先生从箱子里拿出个针来，这个针，好嘛！足够一尺二。那位说这是针吗？不是，这是自行车的车条，车条前边磨个尖儿。这针一拿出来，孩子他妈就愣了：“先生，您这是什么啊？”“不认识吧，这是我们祖传的妙法神针，你们就开开眼

吧！”这是开眼的事吗！人命关天哪！“哎呀！先生，这针要给孩子扎上那还活得了哇?!”“你懂什么。扎针扎的是穴道，只要穴道扎得对，准能治病。甭害怕，你们就睛好儿吧！”小孩他妈一听，吓得直哆嗦：“这……”她能不害怕吗！

那位说他这针能治病吗？赶寸了还真能治病。为什么呢？它刺激穴道，压迫神经，促进血液循环，暂时能止痛。可得分扎哪儿，要是腿疼扎下去当时就止痛，起针后也没危险，扎小孩的肚子可就不行啦，这地方能随便扎吗?!他本想比划比划，骗几个钱一走就完了，没想到他拿起针来冲着小孩肚脐眼儿一使劲，立时就扎进去多半截，小孩“哎哟”一声，把他吓一跳：“这孩子，给你治病还不老实点儿，是痛吧！”那能不疼吗！“我给你起针！”这是起针吗？往下一按，那头儿都露尖儿啦，他也是心慌啊！

从先生一拿针起，孩子他妈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可是过了十分钟，悬着的心放下了。怎么呢？听不见孩子哎哟了。孩子他妈放心了：“嗯，先生说得对，这针是止痛，看，孩子都睡着了。”过来一摸小孩这脑袋，他妈乐啦：“看，扎针以前烧得跟火盆一样，摸着烫手；扎针以后，马上就退烧，脑门冰凉。”可再摸手啊，也是凉的。“坏了！”撩开被一看，挺啦！“孩子！孩子！睁眼看看妈！你睁眼哪……啊！死啦，我的儿啊！”“别哭，别哭，不要紧，他那是晕针。”晕针？“一会就缓过来，你给开点马钱，我走啦！”“你还要钱，我跟你没完。你不是治病的先生，你是孩子的催命鬼！你过来看看，他是晕针，还是死啦？”“你别闹腾，我天天在外边治病，治好了无其数，还没有扎死过人，我倒要看看！”过来这一看，他也傻啦！小孩没气了！“嗯，沉住了气，这孩子大概缓不过来啦，他这是跟我没缘哪！‘弹打无命鸟，病治有缘人’嘛！得啦，死了死了，死了拉倒！”“拉倒？你这话可太可气了，我们这孩子能白让你扎死吗？”“嗨，人活百岁难免一死，死了倒

好，省得活受罪啦！”这叫什么话啊！“孩子省得受罪，大人也省钱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胡说！我跟你没完！”“那这样吧，看病的钱我不要啦！你们赶紧埋孩子，咱们两便吧！”本家能让他走吗？“吭嚓”一把就把他揪住了：“你还想走？你跟我去吧！你得打人命官司！”街坊也进来了：“你是什么先生，你是卖野药的！”“拽着他上县衙门，打官司！”小徒弟吓坏了：“师傅，这可怎么办哪！”“没关系，跟他们走一趟！”还打肿脸充胖子呢！拉拉扯扯到了县衙，县官升堂问案，听原告说明情由，县官这气大啦：“把这个庸医给我带上来！”他跟徒弟商量：“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拿着串铃，看住了咱的药箱子。打完了官司咱们还得干这个。”“哎。”到了堂上，县官问他：“你是把人家孩子扎死了吗？”“是我扎死的！不，不是我扎死的，这孩子晕针，我保他下地……”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站在旁边！来！把死孩子抬上来！”县官要亲自验看，抬上来一看县官就为难啦。这孩子本来就瘦得皮包骨，那么大的肚子，不扎也得死啊！“哎，这个江湖庸医确有失误，本当严惩，怎奈你子病在垂危，不扎这一针也料难活命，所以还不能说是他给扎死的。”“是啊，我知道这孩子不扎也得死，可是谁让他赶上了呢！他非说能治嘛！”“谁说能治啦，我是说保他下地，你看，这不是从炕上下地了吗！”就这么下地啊！县官说：“干脆，本县给活人出出气，警戒这个庸医以后别再骗人，罚他背着孩子游街，我派人跟在后面，让他自己高喊：‘我不会看病，装会看病，把孩子扎死啦！你们谁有病可也别找我啦！’凡是本县管的地方都得游到了！”“游街？这可够呛！都游到了就放了我吧？”“你自己认罪，让全县都知道了，就放了你！”“哎呀，看起来这个县我是呆不了啦！”那可不呆不了吗！他这一游街不要紧，徒弟还得在后面跟着。县官派了几个人，喤！喤喤！给他敲着锣，这月份也够呛，正是夏景天儿，这个卖野药的背起孩子来没走几步汗就下



## 扎　针

他这一游街不要紧，徒弟还得在后面跟着。县官派了几个人，嘡！嘡嘡！给他敲着锣，……



来了："我说众位啊！你们有病都别找我啊！我是卖野药的，我骗人哪！……"噎！噎噎！背了没有俩钟头，浑身衣裳都让汗湿透了，他一看，跟身后的徒弟商量："我说徒弟啊，你可别见死不救啊！""怎么啦，师傅？""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背了半天，背不动了，你替我背一会儿吧！"徒弟看他累得那样儿心里也不落忍："好，我替你背一会儿。"这会儿可不好了，为什么呢？刚才死孩子身上还不那么僵呢，这会儿可不行啦，死沉死沉的，小徒弟一猫腰，这哪是背啊，简直是扛着。"众位啊，这个死孩子不是我扎死的，是我师傅扎死的……"怎么这个味啊？他是连累带怕！衙役一看：行啦，站住吧！再背下去这儿又得死一个！干脆，把他们放了得啦："我们看这小徒弟儿怪可怜的，我们俩做主把你们放了，以后你们还干这个不干？""哎呀，只要您放了我们，以后我这一辈子也不敢干这个啦！""那好，你们把孩子扔这儿，回头我们让本家来埋。快走吧！"这爷儿俩一听赶紧走。可是没过几个村子，小徒弟就闹饿，这位先生让小徒弟把串铃拿出来一摇晃，哗楞……他又吆喝上了！

"百年不遇，机会难得啊！鄙人是天下第一针，能治百病啊！什么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积我是全治啊！"小徒弟看不下去了："师傅，您怎么还治病啊？""不治病咱吃什么呀？挣俩钱回头给你买好吃的。"这工夫就听见有人喊："先生，请过来！""好，你家里有病人哪！""没病人就不请您了。""好！走！"跟着进了一个小院，来到屋里，往炕上一看，躺着个大胖子，得的是气臌，肚子这么大（手势），得这病也没掉膘，体重足够二、三百斤。"先生，这病您能治吗？""没关系。'弹打无命鸟，病治有缘人'。给别人治不敢说，给他治管保下地！""那得怎么治呢？""这病得扎针哪！"刚一说扎针，可把小徒弟吓坏了："师傅，可别扎针啦！这个再扎死我背不动啊！"

（赵佩茹口述　须　华整理）

# 杨　林　标

我有个表叔，姓杨啊，名字叫什么？叫杨林标。嘴，他那个嘴呀比我们说相声的还能说，真正叫“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死汉子说翻了身，吃铁蚕豆似的，叭嗒叭嗒山响！可就是这样儿，交朋友特别奸！他找便宜呀，你还瞧不出他找便宜来，喝茶、坐电车、洗澡、吃饭，无论干什么他都不花钱！要是喝茶哪，到给茶钱的时候儿呀，他往别的桌上点头儿：

“几位！一块儿给吧！”

跟这几个人不认得呀，这几个人必说：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人家一说不客气，他再多说两句哪，他这朋友这儿把茶钱就开啦！这是喝茶。

坐电车哪？他先上去，上去他往里挤，挤到里边嚷：

“我这儿买票！”

掏出钱来，

“卖票的，过来过来！”

您想：他这朋友没往里边挤，挨着门儿，正挨着那卖票的，就得掏钱买票；再说卖票的也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挤到里边儿去呀！闹一身汗再出来，这边儿全耽误啦，回头好些人到站下来再买票更麻烦！这儿有拿钱的，得啦，就省事啦。这一来，他就不花啦！

洗澡哪？洗澡哇，他脱得快，穿哪穿得慢——穿完衣裳先走不是得给钱嘛！进门脱了就洗去，不但洗，他做全活呀——剃头哇、搓澡哇、修脚哇、刮脚哇，全来着，做全活！叫点儿什么点心在澡堂子这么一吃，萝卜、烟卷儿的，全要。回头要穿衣裳啦，人家都穿好啦，他那只袜子穿呀穿七回，穿上把它脱下来，抖落抖落，翻个个儿，瞧瞧这儿，看看那儿，再穿，穿上，啊，有不合适的地方再扒下来，老穿不好！洗澡堂子里热呀！他这朋友都穿完啦，直抹汗哪！

"嗬！没结没完啦，快穿哪！"

"怎么今儿老穿不合适哪！"

这朋友说：

"屋里太热，我门口儿等你吧！"

门口儿等！这位朋友先出门儿，由柜台旁边过，把钱给啦，他这份儿省下来啦！

吃饭哪？顶缺德是这一手儿，他漱口！早不漱晚不漱，多咱伙计把吃了多少钱的那个条儿往这儿一举，他先含口水，嘴里呜噜呜噜，掏出皮包来呀，连瞪眼带摆手，带跺脚，那意思：你可别给呀，我给。他这皮包老不打开，这儿含着漱口水，这儿掏皮包：

"哎，别价，嗯，嗯嗯，嗯——又你给啦！"多新鲜哪，你老漱口，人家还不给？

他就是这么一路人！

杨林标跟几位朋友一块儿拜了一盟把兄弟。大爷、二爷、三爷都是做事的人，挺规矩。大爷姓苗，苗大爷。二爷姓葛，葛二爷。三爷姓萧，萧三爷。杨林标最小，行四，杨四爷。他老这么甩开腮帮子吃朋友，一文钱不花，这哥儿仨也不好说什么！这一天这哥儿仨在一个饭馆子吃饭，这萧三爷呀多喝了点儿酒。萧三

爷就说：

"大哥、二哥，今天我可多喝了点儿酒，我有两句话憋了有好几年啦！咱们哥儿个脾气相投，都好，就是咱们老四，跟着一块儿吃一块儿喝没关系，他老要偏门儿，这个事情让人瞧着不好看！他拿谁当傻子？这是什么道理哪？"

这葛二爷说啦：

"萧三弟说得对呀，我也有这意思，我不好说呀，今儿你提起来啦，咱俩是一个样的心气儿。"

苗大爷说呀：

"你们哥儿俩不必这样儿，让别人一听啊笑话，想当初怎么拜的把兄弟哪！不错，他是这脾气，老占人便宜，我是做大哥的，我能说什么呢？你们哥儿俩呀这么办，多咱弟兄四个人遇到一块儿呀，无论怎么说，让他请回客，咱们哪怕喝他一碗水哪，吃他一个烧饼哪，仨人来他一碗豆腐浆喝哪，都成啊！总得让他花回钱；赶上一块儿上电车，说什么也得让他买回票，就算成啦！往后哇别提这个。"

把这哥儿俩的话压下去啦！

这工夫杨四爷杨林标来啦，怎么回事呀？老跟朋友一块儿走不花钱哪，吃馋啦，在家里家常饭吃不下去，不知道这哥儿仨上哪儿啦！借电话，打电话满市街找，嗯，一打打到这儿啦，一听说这哥儿仨在这儿吃饭，赶紧就来了。伙计往里让：

"来啦？哈，您往里请吧，那几位在楼上四号。"

杨林标上了楼，伙计这么一打雅座的门帘子，他进来点头：

"大哥、二哥、三哥，巧啊！我这儿呀有应酬，上这儿呀应酬来啦，到这儿啦不是，敢情是我日子记错啦！差十天，我要走哇，听说你们哥儿仨在这儿哪！来吧来吧，一块儿聚会聚会！伙计，添份儿杯筷。"

添上杯筷这就要吃呀！苗大爷没说什么，葛二爷、萧三爷肚子都要气破啦！这两位都瞧着大爷，苗大爷实在绷不住啦，说：

“这么着吧，老四呀，你先别喝酒，你来了最好，今天哪，咱们哥儿四个是席前有酒无令不成欢，咱们说一个字令儿，说完了再喝酒再吃饭，说上来的哪，白吃白喝，说不上来的那个人请客，谁说不上来呀谁掏这个钱，花多少钱也是他做东道！就这么办。”

杨林标反对，杨林标说：

“大哥，不用，那有什么意思呀？最好咱们划拳。”

他愿意划拳。愿意划拳是怎么回事呀？划上拳他好又吃又喝呀，输了他喝！他净喝？他不得吃菜吗？赢啦，赢了是人家喝，他也挂挂红啊，一挂红也得吃也得喝呀！他要划拳，萧三爷摇头：

“不成，就依大哥这个主意！二哥哪？”

葛二爷也说：

“依着大哥！”

这回他拧不过去呀，哥儿仨都一致，杨林标也得随着，说：

“好吧，怎么个说法儿呀？”

苗大爷说：

“咱们呀写六个字呀，这六个字呀，前三个让它是一样的头，后三个字呀是一样的旁儿，叫仨字同头、仨字同旁，还得合辙押韵哪，把这六个字连在一起，得像一档子事情，说这么六句。我先说一个啊！”

跟跑堂的要过笔来，要过纸来。纸笔墨砚往这儿一放，苗大爷写了这么六个字，前三个字写的什么哪？“芙蓉花”。“芙蓉花”这仨字都是草字头儿；后三个字哪？写的是“姐妹妈”，“姐妹妈”这仨字都是女字旁儿。“芙蓉花，姐妹妈”，很合辙。怎么说呢？苗大爷说：

“仨字同头芙蓉花，仨字同旁姐妹妈，要戴芙蓉花，必是姐妹

妈，不是姐妹妈，不戴芙蓉花。”

大爷说：

“这算我说上来啦，你们哥儿仨都按我这个说。”

苗大爷说完了，葛二爷来，葛二爷写了这么六个字，前三个字是“常当当”，后三个字是“吃喝唱”，说：

“仨字同头常当当，仨字同旁吃喝唱，皆因我好吃喝唱，没钱我就常当当，要是不好吃喝唱，何必常当当。”

也说上来啦！该萧三爷了，他写了这么六个字，前三个字是“疮疥疔”，后三个字是“哎哟哼”，说：

“仨字同头疮疥疔，仨字同旁哎哟哼，长了一身疮疥疔，疼得我就哎哟哼，要是没长疮疥疔，我也就不哎哟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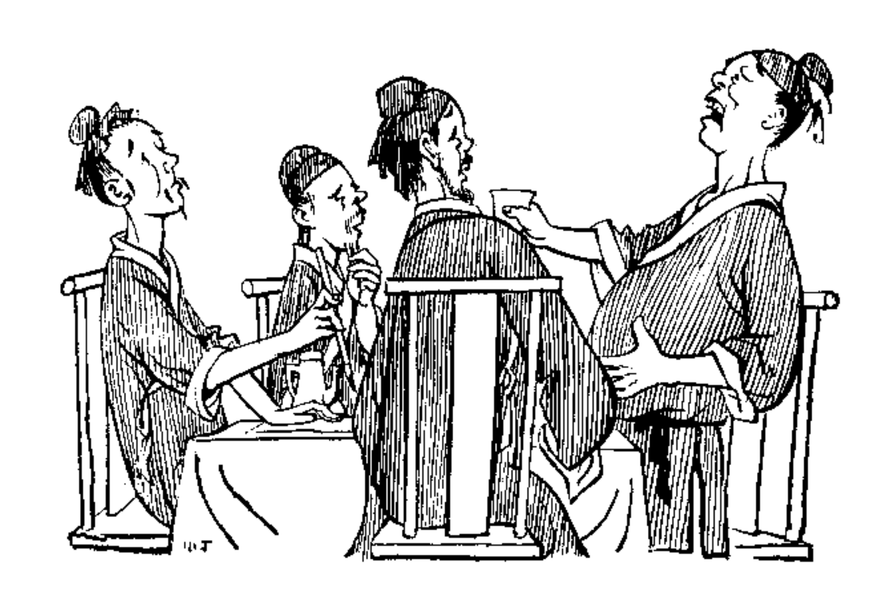
说上来啦！

到杨林标这儿没词儿啦！急得直出汗。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即便想起来啦，这仨字不是一个头儿，好容易想起仨字都是一个头儿，仨字一个旁儿想不起来，想起仨字一个旁儿的来了，又不合格，跟前仨字说不到一块儿。仨字同头是什么字哪？他在大街上走哇，常瞧见铺户的匾，他想起来“茶葉莊”这仨字是同头儿哇，“有这仨字就成啦，先有一半啦！”仨字同旁哪？仨字同旁他想起来啦！“游泳池，茶葉莊，这挨不上，游泳池改茶葉莊可不像话，茶葉莊改游泳池也不行！”想了半天脑筋也绷啦，急得直流汗哪！苗大爷、葛二爷、萧三爷直乐！苗大爷说：

“老四呀，别着急啦，别出汗啦，你想不起来呀，这么着吧，咱们喝酒吃饭，今天由你请客就完啦！”

杨林标说：

“别忙，我想一想。大哥、二哥、三哥，你们也知道我这字上马虎，比文盲强不了多少，写是写不好，这是你们知道的，这不是叫我为难吗！”



杨　林　标

“……不是我杨林标哇可吃不了你们的葛藉。”



苗大爷说：

“不要紧哪，你写不好你说呀，你说我们给你写也行啊，只要有六个字，说出来合辙押韵像句话，就成啊！”

“好！”

冷孤丁出来一句呀，这哥儿仨听着都愣得慌。杨林标说：

“仨字同头哇苗、葛、萧。”

“这是怎么句话？”

“苗、葛、萧就是你们哥儿仨，大哥姓苗，二哥姓葛，三哥姓萧哇，都有草字头！”

这哥儿仨一听：

“真巧哇！那么仨字同旁哪？”

“仨字同旁啊是我杨林标。杨林标这仨字都是木字旁儿！”

这哥儿仨心里说：这可寸哪！

大爷说：

“苗、葛、萧，杨林标，倒是合辙；合辙可是合辙，你说不到一块儿！”

“怎么说不到一块儿呀？仨字同头就是你们苗、葛、萧，仨字同旁啊是我杨林标，要吃你们苗、葛、萧哇就得我杨林标，不是我杨林标哇可吃不了你们苗、葛、萧。”

他吃定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 巧 嘴 媒 婆

说媒的嘴可能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死汉子能说翻了身，媒婆儿的嘴呀，嗬！天花乱坠呀！张家长李长短，仨和尚五只眼！说得你点头咂嘴儿！如今不行啦，这个行业没饭啦！现在姑娘们都自己找对象，媒人是一点儿路儿没有。老年间是包办婚姻哪，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媒婆儿呀满市街一串，就凭两片嘴，到时候又吃又喝：说成了能白说吗？到我们那儿——北京——的规矩，说停当之后，送四对猪腿、四对羊腿，都这么预！吃得媒婆儿一个个都肥头大耳的！干吗谢猪腿羊腿呀？有个理由哇：当媒人的说亲事来回一跑，把腿都跑细啦，谢这猪腿羊腿哪，让她吃这个腿补她的腿！

当媒婆儿的一年能肥肥实实吃十个多月！有一个来月差点儿，哪个月呀？就是由打腊月一进门儿直到正月十六，没事！为什么呢？旧社会有这么个讲法：“正不娶，腊不定”。那么这一个来月没地方说媒去就挨饿吗？不！这一个来月吃得更肥实。人家家里有几个儿媳妇哇，有几个闺女呀，全仗这一个多月的收入换季呢！怎么？这媒婆儿呀就下这么一块来钱的本儿买点儿东西就得，买什么哪？买条红带子，剪成一骨节儿一骨节儿的！再买点儿花生、栗子，小枣，一过腊月二十三她就出来啦，直到正月十六。哪儿去哪？哪儿都去！穿着新蓝布褂儿，没有新蓝布褂儿，把旧的洗洗。不管认得不认得就上人家院里去，愣拉门，愣往屋

里去，进屋抓把红带子、花生、小枣、栗子，往炕上一洒！干吗呀？找吉庆啊！花生、小枣、栗子，搁在一块儿好听啊！枣儿跟栗子叫"早立子"，早养儿子早得济呀！花生哪？更好啦！净得儿子想姑娘，净得姑娘啊想小子，她这一把全扔出来啦——花生、枣儿、栗子，花搭着生，姑娘小子全养。兜这么一兜，进门就唱：

"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儿哇，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儿哇！"唱完往炕上洒这么一把花生、枣儿、栗子唔的！

要是进了门儿一瞧，嗬！男的没在家，就有一个少妇，一看屋里：红炕围子，红窗户帘儿，得啦，逮着啦！新婚。这位太太结婚不到半年就腊月底过年啦！扔这么一炕枣儿、栗子、花生，"明年来个大胖小儿"，多好听啊！给两块现洋。归了包堆扔这一把不值仨子儿，那阵儿两块钱一袋儿面！要再争竞争竞哪，又来一块，三块。这屋出来那屋进去，一个大杂院儿十好几家儿，到哪一家儿都赚钱！末了儿进了一家儿的屋子也唱："给你栗子给你枣儿，明年来个大胖小儿。"这位太太给媒婆儿俩嘴巴，临完踹出来啦！怎么回事？这位太太是寡妇！要命！倒霉啦！媒婆儿巧嘴呀可也有输了眼瞧错了的时候儿！

当媒婆儿没有不骗人的，她怎么骗人哪？嗬！她要是受谁的贿赂就帮着谁骗人！男的给点儿贿赂她就骗女的，女的给点儿贿赂她就骗男的！我怎么知道呢？我有家儿街坊——逢这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街坊——是个媒婆儿，姓酸哪，叫酸梅，那两片子嘴跟小刀子似的！我们那儿有个大地主儿，家里财产挺厚，这老太太呀六十来岁，没有儿子，就一个闺女，这姑娘二十一岁，这姑娘要嫁谁呀，这份财产就跟着过去啦！打十来岁就给这位姑娘说亲，直到二十一岁没人要，为什么？这姑娘把手搁在鼻子底下您瞧，一百八十分人材！这手一抬开再瞧，敢情姑娘有残疾，什么残疾呀？豁嘴儿——到天津叫偏缝，南边叫花嘴子。老太太疼

姑娘，给说主儿啊，年纪得相当，相貌得好，有一点儿毛病啊她还不给！让媒婆儿给说去，说停当了哇，谢媒婆儿一所四合房儿，五千块现洋。这媒婆儿贪这个就满市街说去，跟谁说谁摇头，说了半年多没一个成的！后来遇见一个小伙儿呀，这小伙儿也让媒婆儿给说门子亲事，说停当了也有重谢。这小伙儿要漂亮人，有残疾的不要。这小伙儿可也有残疾——没鼻子，这儿一个大坑。两边儿都是这个条件，这头儿有残疾的不给，这头儿有残疾的不要。虽说两边儿都有残疾，哎！这媒婆儿还真给说停当了！要不怎么管媒婆儿叫"撮合山"哪——两个山头儿她都能给捏合到一块儿去！搬山倒海的能耐！她把这档子还真给说成啦。说成是说成啦，她得把这豁嘴儿、没鼻子说到头里，不说到头里，瞒着盖着不成。怎么说呢？跟男的说这个：

"大爷，这门亲事说停当了，往后后半辈子什么也不用干啦，您娶的这位大奶奶，娘家老太太跟前就这一位姑娘，明儿这份儿财产您赡受，银行存多少多少，趁多少多少房产，那都不用说，就这姑娘本人儿的储蓄呀您四辈子花不完！"

这小伙儿说话哪，没有鼻子，这个味儿：

"我告诉你，她六个金山我不爱，别看我没有鼻子，这姑娘有点儿毛病，不要，你千万给说到头里！"

"要不要在你呀，我瞧着都好。要是瞒你，往后不是落埋怨吗！这姑娘没别的毛病，就是嘴不好！"

这小伙子认为是什么呢？口敞！嘴不好是好说好笑。

"噢，那倒不在乎！嘴不好不算毛病，慢慢儿劝说她吧！"

怎么劝说呀?！这毛病劝说不好哇！

这头儿说成了，上那头儿说去。

"老太太，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两岁，身量儿，长相儿哪儿都好，这个亲事要是还不停当啊，您小

姐后半辈子甭出阁啦！”

老太太说：“可是这么着，你也别瞒着，我们姑娘可是有残疾，这男的有一点残疾我不给，你别瞒着，别盖着！”

她还得把没鼻子说到头里：

“老太太，甭说您还谢我那么些钱，还有房子；这是您小姐一辈子大事，我不能缺德，您就算是一个钱不花，我也不能作那种缺德事。小伙子哪儿都挺好，就是眼下没有什么！”

告诉你啦，没有鼻子，眼下没有什么嘛！眼下没有什么就是没有鼻子啊！这老太太哪也想左啦，以为是没有产业哪！

“那不算毛病啊，眼下没有什么怕什么啊，我陪送得多呀，再说往后过着过着不就过有啦！”

他怎么有哇?！有不了哇！

“我这儿富裕，我添补。”

你添补！你拿什么添补哇！你不也就有一个吗？把你的挖下来搁他那儿？不合适呀！

停当啦！停当可停当啦，要糟！怎么？要相相。要命啦！这一相不吹了吗！媒婆儿主意高，她跟男的说这个：

“你相可不好，人家是老家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瞧瞧相片儿，我把相片给你拿来，合适呀你把相片留下，不合适退给人家，别耽误人家事，往后娶过来不是本人儿，算我骗你，你到法院告我去！”

跟那头儿也是这话：

“男的没在本地，在外省哪！事由儿忙人家不能告假，人家来了要不成哪就耽误人家事啦。您瞧瞧相片儿得啦！”

瞧相片儿吧！两头儿都有残疾，这相片儿怎么照哇？照相片儿五官挡不住哇！就说是照半截身儿，半截身儿是照上半截儿，没有照下半截儿的呀！哎呀，这媒婆儿主意太高哇！男的照相，

女的照相，她带着照去，到那儿她给摆弄。男的不是没鼻子吗？他要一堂花园儿的布景——远景，近景是假山石头上头搁花盆儿，花盆儿里有芍药花儿，这尺寸哪跟小伙身量拉好了，让他站在花盆旁边儿，拿着那花朵闻花儿，就仿佛逛花园儿瞧见芍药啦，香！他一闻，照！照得了看看，不好重新另来！不是没鼻子吗？没鼻子，这花儿不就盖上了吗？照得了挺俏皮。女的哪，豁嘴儿怎么办？她叫她打电话！站在这儿把耳机子往这儿一搁，就挡住了！这媒人哪，好缺德啦！

有人说这是看相片儿容易受骗，要面对面地对相对看大概就没有事啦！谁说的？听媒人话对相对看，受骗受得更厉害！这也是酸梅的事——酸梅这一辈子办的缺德事多啦！

这档子更新鲜！也是两边都有残疾，有残疾的不娶，有残疾的不嫁，还是对相对看，她愣给说停当啦！男的是什么残疾？男的是瘸子！您别瞧他瘸，他要说个漂亮人，有点儿毛病的不要！女的哪？女的是一只眼！瞧什么得吊线，也要嫁个漂亮人！嗯，媒婆给两边儿说停当啦！说停当是说停当啦，最后对相啦！这怎么相啊？定规好啦！姑娘啊站在门口儿跟媒人说闲话儿，好像往外送串门儿的人，又留这儿说两句闲话儿似的；叫男的打女的门口走一趟，男的哪不认得女的，瞧谁跟媒人在一块儿站着谁就是，女的不认得男的，媒婆儿跟她嘀咕：

"瞧，来啦，进口儿啦，穿什么衣裳，戴什么帽子，瞧瞧成不成，不成作为罢论，成就放定。"

那位说："她枉费心机呀，成不了！男的打女的门口儿走，瘸子！女的瞧不上；女的在门口儿瞧人这么瞧，吊线！男的瞧不上。两边儿都不愿意，那不就吹啦！"

媒婆儿这主意高哇！她叫男的骑着马，男的不是瘸子吗？他骑着马哪！手里拿着马鞭儿，打门口儿一过，一瞧媒婆儿跟谁站



**巧嘴媒婆儿**

男的不是没鼻子吗？没鼻子，这花儿不就盖上了吗？照得了挺俏皮。女的豁嘴儿怎么办？她叫她打电话！……



在一块儿谁就是：

"嗯，行！"

女的哪，在门口儿里头哇，开一扇门关一扇门，使门掩上点儿脸，把这点儿毛病就满挡上啦！

一相相停当啦！放定。老年间哪，放定，过礼，不见面儿；什么事儿没有。拜天地的时候儿女的盖着盖头，新娘也瞧不见他是瘸子，新郎也瞧不见新娘是一只眼。一入洞房，打起来啦！怎么？入洞房以后盖头撤啦！新郎一走道儿，"哟！"俩人都吓一跳：

"哟！你怎么是瘸子？你骗人是怎么着！我相你的时候不瘸，这会儿怎么瘸啦？说实话！"

男的会解释——媒婆儿早教给他啦：

"是呀，相的时候不瘸呀！不是骑着马哪嘛，刚出你们胡同，洋车放炮，声音挺大，马惊啦，跑出十几里地把我摔下来啦，腿也摔瘸啦！先前不瘸，这腿是摔瘸的！你这一只眼怎么回事？说实话！"

女的也会遮说：

"是呀，我听说你摔瘸啦，我一着急，把这只眼也哭瞎啦！"

多巧！

巧是巧，这媒婆儿的腰包可装满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 五　人　义

要说交朋友可真不容易！朋友有互助之义。可是在旧社会里，有些朋友，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找不着他啦——他躲起来啦！

旧社会里还有这样一类朋友，整天哥儿几个在一块儿泡。今儿他请您吃饭，明儿您请他喝酒，后儿他又请您看戏，大后儿您又请他看电影。这不叫交朋友，这叫摽穷哪！酒肉朋友嘛。但这还有一说，有来有往嘛！这种朋友呀，多半儿还不算坏！

唯独有这样的人，那可不能跟他交朋友。哪样儿人呀？喝酒装醉，买电影票不排队，坐黄包车拿大票找，坐电车往里挤，洗澡后穿衣服……就为了不掏钱，这样的人可不能跟他交朋友。如果要跟他交上了朋友，那日子甭多，仨月就得卖裤子——他"吃人心"呀！

今儿这段五人义呀，就从这交朋友说起：

解放前在我们北京有这么几位交上朋友啦！是干什么的呀？一位是教四书的先生——小孩头儿；一位是说评书的，专门说"聊斋"；一位是江湖医生——大方脉，仨手指头往人手腕上一摸，死活他不管啦；一位是江湖上看相的，外号"赛诸葛"；一位是土财主，家里有俩钱儿。这五位也不知道怎么认识的，忽然交上朋友啦！还是越交越投缘，就磕头拜了把兄弟！教四书的岁数大，是大爷；说评书的是二爷；江湖医生是三爷；看相的是四爷；就数土财主年纪小，是五爷。磕头的时候还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

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自从他们这哥儿几个一磕头，大爷也不教书啦，二爷也不说评书啦，三爷也不瞧病啦，四爷也不看相啦，天天跟老五泡。老五吃，他们也吃；老五喝，他们也喝；老五玩，他们也玩。不是进饭馆，就是上戏院。三天两头儿还得借两块。起初老五不觉得，交朋友嘛，是得花钱！日子一长，就有点儿明白啦：

“唔！这……这不对呀！这不是交朋友呀！是吃秧子呀！”

要想不叫他们吃，又办不到。怎么？天一亮，他们哥儿四个就来啦！除非你不吃。只要你吃呀，他们就跟着吃。随便你说什么讽刺话，他们哥儿四个装做不懂，外带还不多心。第二天照样来，跟着吃。

过了一个多月，老五实在忍不下去啦！这天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呀？起了个早，天没亮就起来啦，带了俩零钱儿，跟五奶奶说：

“我到东来顺去啦，等会儿他们哥儿四个来啦，你可千万别说啊！就说我上天津啦！问我什么事呀？你就说为点儿生意上的事。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呀？你说少则十个月，多则一年。他们一听要一年，等不得啦，自己就找饭门去啦！就把他们躲开啦！”

五奶奶说：“好吧，你去吧，路上可别让他们碰上啦！”

五爷说：“知道！我绕着走。”

五爷刚走一会儿，这哥儿四个就来啦！

啪啪一打门：

“老五，老五！”

开门啦！四位一看不是五爷，是五奶奶。

大爷说啦：

“哎！五弟妹，老五还没起来？去把他叫起来，我们一路吃点心去。”

"大哥，老五没在家！"

"哪儿去啦？哪个饭馆去啦？告诉哥哥，我们找他去。"

"大哥！老五没上饭馆。"

"哪儿去啦？"

"上天津啦！"

"啊！上天津啦！昨晚上还在一块儿哪，没听见说呀！"

"昨晚上回来才接到电报，说什么生意呀，我一个妇道人家的也不懂。"

"几天回来呀？"

"不一定。他走的时候说：多则一年，最少也得十个月！"

大爷、二爷、三爷一听：糟啦！管饭的走啦！十个月，等不了啊！全着急啦！他们哥仨着急啦，四爷可不着急。怎么？他看出来啦！他是看相的呀！久跑江湖，善观气色。一看五奶奶说话吞吞吐吐的，脸上的气色也不正常，就明白啦！

他走过来啦：

"大哥！你让开点！五弟妹，其实今儿我们找老五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就是上海有位朋友给老五寄来了三千块钱，汇票寄到我们那儿啦！反正大哥那儿有五爷的图章。大哥，咱们先把它取出来用喽，有什么话等老五回来再说！"

五奶奶一听：什么！三千块，要是到了他们手里，还想拿得回来吗！

"四哥，三千块钱数儿不小呀，您还是跟老五商量商量再用吧！"

"我们哪儿找老五去，他上天津啦！"

"没去天津，在东来顺哪！"

"噢！东来顺呀！好，咱们东来顺去吧！"——他给诈出来啦！

到了东来顺，一问跑堂的五爷来了没有？都是熟人呀，间天

就来，跑堂的都把这四位认清楚啦！

今儿伙计一见这四位，就知道是吃秧子的来啦！他可不知道五爷是故意躲他们，还以为约好的哪！

“四位，五爷在二楼二号雅座哪！”

对，上楼！”

到了楼上，伙计喊：

“二号雅座看座儿！”

五爷在里边一听：我这屋里看座儿？我到这儿来，没人知道呀！这是谁呀？

门帘一打开，这四位进来啦！

五爷一看：

“嘿！有的，真找来啦！”

心里甭提多不高兴啦！两手一抱头，往桌上一趴，装睡着啦！这哥儿四个可不在乎！照坐。

“伙计，添上杯筷来。扇个锅子，羊肉、粉条、冻豆腐跟着来！”

大爷说：“老五！怎么啦，喝醉啦？”

老五没理他。

四爷说啦：“老五，这可别怨我们，是五弟妹叫我们来的呀！”

五爷还是不抬头。随他们说什么，就是不答理。

大爷沉不住气啦：

“老五，这可不对；叫人家看着多笑话。不就是吃你几顿饭吗，你就这样子！太不对啦！起来，锅子来啦，喝酒！”

五爷实在忍不住啦，把头一抬，说：

“四位，我要说几句话！”

大爷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自从咱们哥儿五个交朋友以来，可两个多月啦！”

“是呀！”

“这两个多月，你们四位的吃喝花销可全是我供给？”

“对呀！咱们哥儿们有交情，这谁不知道呀！”

“这叫交情呀，我看这叫吃秧子！”

“老五，这是什么话？你把咱们磕头时候说的话忘啦：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嘛！”

“有福同享你们哥儿四位倒是办得到。有祸同当呀，可就很难说啦！不要说别的，要是我出了点什么事，保险打锣都找不着你们哪！今天咱们少说废话，你们四位不是来了吗，正好！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从今天起，不叫你们四位吃我的大概你们绝不能甘心；再叫你们老是白吃我的，我也不是小孩子！这么办，我出个哑谜，说的是我心里的事，你们哥儿四个要是有一位猜中啦，让你们哥儿四个跟我吃一辈子。死了我发丧，情愿当孝子。如果你们四位都猜不对，该怎么办？”

大爷一听：这手儿可麻烦啦，他心里事我怎么猜得出来呀！猜对啦就甭提啦，要是猜不着，这下半辈子交给谁啊？——他拿不准主意呀！

他拿眼直看二爷、三爷、四爷。二爷、三爷也没把握呀！都没说话。四爷开腔啦！他是看相的呀！他想：街上走路的人，认不得，我都有办法猜出他们的心事。能把他口袋里的钱说到我的口袋里来。何况老五呢！天天在一块儿，我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他想什么！叫他心服口服，吃他一辈子！

他说啦：“老五就这么办啦！咱们可是一言为定，驷马难追。你出哑谜吧！猜不着哥儿四个抖袖一走。往后走在街上碰见了都别打招呼，算咱们不认识。要是猜对啦……”

“您哥儿四个吃我一辈子！”

“好，就这么办！”

大爷、二爷、三爷一听老四答应啦，胆子也壮起来啦！为什么呀？哥儿四个就数他机灵呀！他“断事如神”呀！

马上齐口同声说：

“对对！你出哑谜吧！”

五爷一看他们哥儿四个愿意猜啦，站起来啦！也没说话，把二拇手指一伸，往上指了指，往下指了指；指了指前边，指了指后边，左一指，右一指；伸了伸三个手指头，又伸了伸四个手指头；捂了捂嘴，摸了摸心口，最后用筷子一戳酒杯，说了声：

“你们猜吧！就是这个。”

老五刚说完，大爷说啦：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先来！”

五爷说：“对！大哥你先猜，猜对了吃我一辈子。”

大爷说：“别后悔！听我的。”

大爷是教书的，他一猜呀，都是四书上的句子：

“老五，你往上一指是‘天之所覆’，往下一指是‘地之所载’。往前一指是‘瞻之在前’，往后一指是‘忽焉在后’。左一指是‘所恶于左’，右一指是‘毋以交于右’。伸了伸三个手指头是‘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伸了伸四个手指头是《论语》上有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捂了捂嘴是‘不啻其口出’，摸了摸心口是‘心广体胖’。筷子一戳酒杯是‘中立而不倚’呀！怎么样，猜对了吧？老五。”

“大哥，您没猜对，您知道我没念过四书呀！”

大爷心想：得，我算完啦！“老二看你的啦！”

二爷说：“大哥，您放心，我跟老五最投缘，老五的心思非我猜不行！老五，哥哥要是猜对了呢？”

“没话说，吃我一辈子！”

“好，你听着！”

二爷是说"聊斋"的呀！他猜的全是《聊斋志异》的目录！

"老五往上一指是《天宫》呀！往下一指是《冤狱》。往前一指是《丁前溪》，往后一指是《侯静山》。左一指是《浙东生》，右一指是《西湖主》。伸了伸三拇手指是《荷花三娘子》，伸了伸四个手指是《林四娘》。捂了捂嘴是《口技》，摸了摸心口是《新郎》。筷子一戳酒杯，你要点一段《瞳人语》呀！"——嘿！他读了别字，把"瞳"字读成"钟"字啦！

老五说："我虽然听你说过几段"聊斋"，目录我可没记得那么全哪。没猜对！"

二爷一听：完啦！

三爷站起来啦，说：

"老五！别人猜不到你的心思，我可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对！"

"那您猜吧！猜对啦照样哥儿四个吃我一辈子。"

三爷是干什么的呢？江湖上卖野药的先生，他一猜呀，当然离不了药名啦！

三爷说："老五往上一指是'天门冬'，往下一指是'地骨皮'。往前一指是'前胡'，往后一指是'厚朴'。左一指是'东阿胶'，右一指是'西洋参'。伸了伸三个手指头是'三味地黄丸'，伸了伸四个手指头是'四小保元汤'。捂了捂嘴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摸了摸心口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筷子一戳酒杯，噢！你不爱吃汤药，我给你炼蜜为丸。"——他卖起药来啦！

五爷说："我没病吃药干吗？就是有病，也不来找你看呀！我还想多活几年哪！"

三爷一听，脸都红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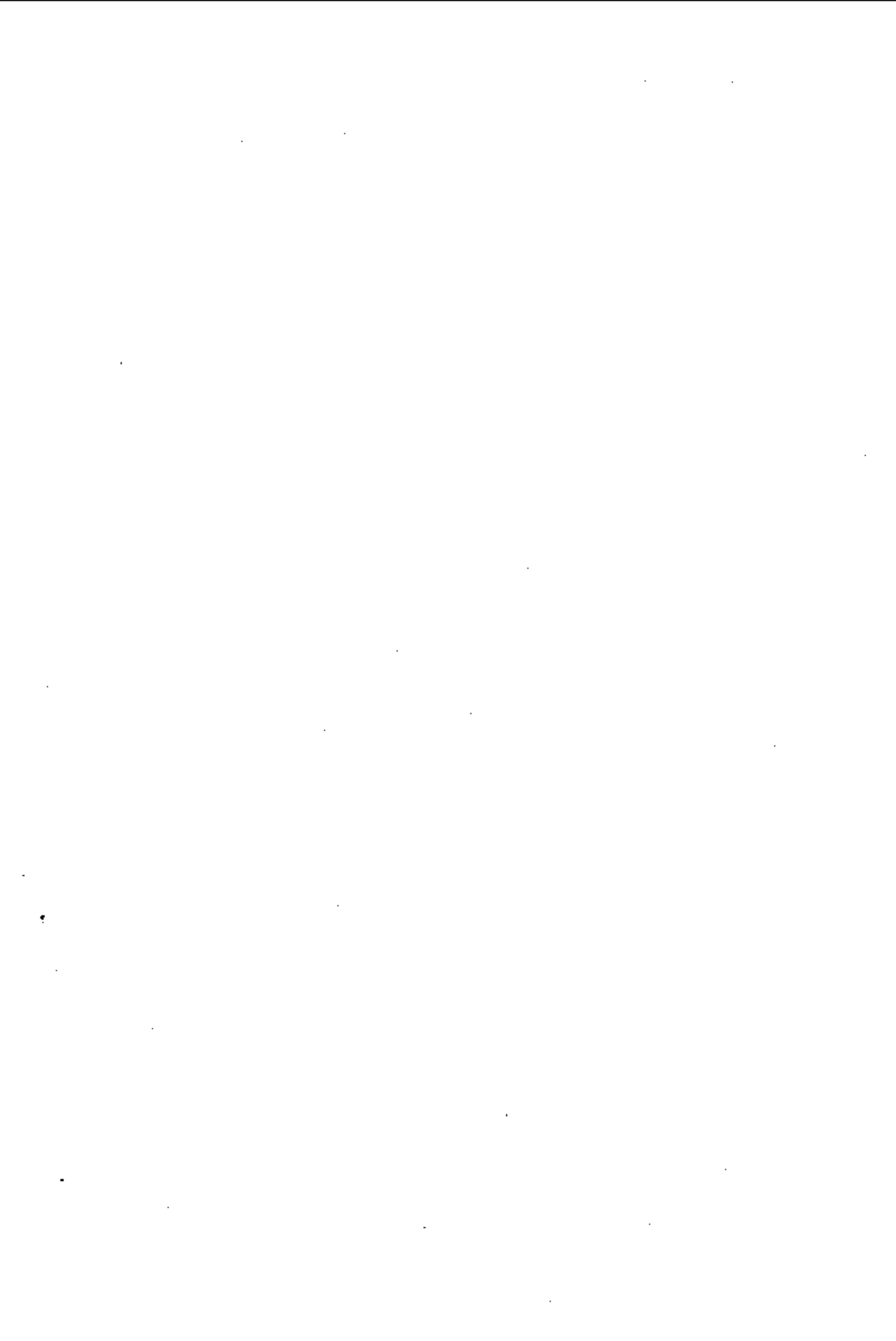
这时候，大爷、二爷、三爷汗可就下来啦！对四爷说："老四，咱们有饭没饭可就都在你这一猜啦！"

四爷说："三位哥哥，您放心，交给我喽！老五，哥哥要一猜，



### 五　人　义

五爷哭哭啼啼地说："往上一指呀，我是给你们逼得上天无路呀！往下一指，……



大概就八九不离十啦！”

“您猜对了，还是吃我一辈子！”

四爷是看相的呀！他--猜呀，全成了看相的行话啦：

“老五，往上一指（作看相状），唔，是你生得‘天庭饱满’呀！往下一指你长得‘地角方圆’。前一指你的‘前辈根基深’，后一指你得‘后辈倒比前辈强’。左右一指是你的左右边深入额。伸了伸三个手指头，你‘三山得配’，伸了伸四个手指头，你是生得‘四字海口’。捂了捂嘴，‘你这人嘴快’，摸了摸心口，你这人‘心直’。筷子一戳酒杯，抽根签，算个卦，上上课，大吉大利。”——嘿！他给老五看开相啦！

老五说没猜对，这四位急啦，说：

“老五，这可太难啦！哥儿四个都猜不到你的心思，这是成心呀！这么办吧，你说说，你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说出来大家评评。如果合情合理，哥儿四个马上就走，连凉水都不喝你一杯；要是不合道理呀，哼！老五呀，可得加倍吃你！”

五爷说：“既然你们非要我说出我的心思呀，那我就说说。”

“你说吧！”

五爷未曾开口眼泪就掉下来啦！

“你哭什么呀！又不是三岁孩子，没人欺侮你。”

五爷哭哭啼啼地说：“往上一指呀，我是被你们逼得上天无路呀！往下一指，是叫你们赶得我入地无门。往前一指，我前怕狼，往后一指，我是后怕虎。左一指，右一指，我是左右为难哪！伸了伸三手指头，我再三不叫你们吃，伸了伸四个手指头，你们是再四非吃不可。捂了捂嘴，你们吃是吃呀，戳了戳心口，你们于心何忍，良心何在呀！筷子一戳酒杯，咱们是沙锅捣蒜，就这一回的买卖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 贼 说 话

作贼的有说话的吗？这个贼上了房，等人睡着了他好偷哇，人家老不睡，他在房上着急啦："我说你们怎么还不睡呀？睡了我好偷哇！"没有那么一个。

闹贼，旧社会有这事，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没有贼可是没有贼，您睡觉的时候对于门、窗户可也要留神，您要是不留神，丢了东西，您让我负责我也不负责！"张寿臣说的没有贼，我丢东西啦！"我不管这档子事。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到什么时候留神哪？下雨天儿，刮风天儿，睡觉的时候得特别留神。这一下雨，唏哩哗啦，"好，外头下雨啦，挺大的动静，在屋里忍了吧，早点儿睡，凉快！"天热，"嗬，今儿可凉快啦！"一觉睡得踏踏实实的，醒来一瞧：全没啦——下雨得留神。

刮风，外头有动静，呱喳一响，是下来人啦，屋里人这么想：这风大呀，把什么给刮下来啦？不出去啦——不出去丢东西啦！

"点灯人未睡"呀，"咳嗽心必虚"。这怎么讲哪？外头一有动静，屋里这位呀直咳嗽，贼不走啦！"咳嗽心必虚"，他知道你胆儿小哇，外头一有动静，你屋里一咳嗽，如同你告诉那贼："你可别闹哄啊，我可胆儿小，我这就睡觉，我睡着了就不管啦，东西全是你的！"醒了全没啦！外头有动静，你开开灯，坏啦！你这一开灯啊，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哪，你屋里是怎么个人，有几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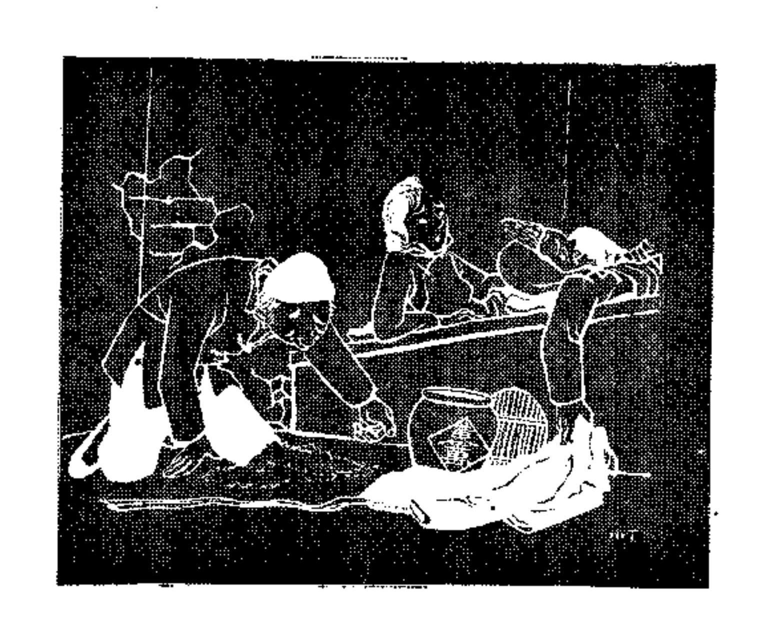
有什么防备，抵得住抵不住，他全知道啦。外头一有动静，我告诉您一个好法子：屋里这儿说着好好的话儿，不说啦，电门奔儿关啦，这贼抹头就跑，他知道您憋着算计他哪！

贼不说话，可也有说话的时候，这叫贼说话。怎么贼说话哪？嗬，什么事都特别！有一年哪，我们家闹贼，那位说："你们家还闹贼？"它分什么社会呀，这是在日本闹混合面儿那年，我们家里闹贼！那位说："怎么闹贼呀？"那阵儿跟现在不一样，您瞧我们的生活，拿我张寿臣个人说吧，如今哪您瞧我这身肉，吃得饱，睡得着哇！穿什么衣裳都能上台呀，就穿这身制服，就能上台，见谁都成，制服就是礼服哇，就行啦。那年月不行，那年月要穿这么一件上来，台底下能嚷！你得架弄着。在旧社会，我们作艺的哪怕借加一钱哪，也得架弄着！夏天大褂儿就得有好几件儿，罗的，绸的。为什么哪？您想啊，上一场啊它就溻啦，再上一场，哎，溻了半截儿，您瞧多寒碜！干干净净，至少得有两件儿。到冬景天儿，皮袄，大衣，水獭帽子。一出来，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真着急，借加一钱来的！那是衣裳吗？那衣裳用处可大啦，这一件衣裳兼了好些差事，分到哪儿：走到街上，这就是便服；上哪儿去有应酬，这就是礼服；上台，这就是行头；睡觉，这是被卧；死啦，它就是装裹，全在身上哪！出来进去的就这一身呀。家里着急，光炕席，任嘛儿没有！

这贼呀，他瞧上我啦，"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嘛！"张寿臣一定富裕，他要不富裕，出来能皮袄、大衣、水獭帽子吗？"嗯，他哪儿知道哇，我们家里住一间房，屋里四个旯旮空，一领炕席，睡觉压着，连被卧都没有！我是我那身儿呀浑身倒；我女人哪是她那身儿——棉裤、棉袄、大棉袍儿，浑身倒！枕头都没有哇，枕着我这双靴头儿，我一只呀，我女人一只，我女人那双靴头儿她得穿着，怎么？她那双袜子都没有袜底儿啦！就那么难。

哎，闹贼！我怎么知道闹贼呀？我们住一间北房，后山炕，头冲外睡，我哪，脑袋正对着个门，戴着我那帽子，把带儿一系，省得凉啊！这天后半夜儿，就觉着凉风一吹脑门子，我睁眼一瞧哇，蹲着进来一个人，又把门关上啦。我知道是闹贼，我可没嚷，因为什么没嚷？回头我一嚷，他这么一害怕，贼人胆虚，手里拿着家伙给我一下子，中伤啊！反正我没得可丢的，你屋里摸摸没有，你走啦，不惦记我就完啦。我这么瞧着他，他过来摸，一摸我这身儿呀全穿着哪，扒呀扒不下来；揪帽子，一揪我醒啦——其实我早醒啦——靴头儿，枕着哪！我女人也那身儿，炕上就有炕席。还摸，我心里说：你还不走吗？你走了就完啦，你走了我好睡觉哇！他摸来摸去呀摸到西南犄角儿去啦，吓我一跳！怎么回事？西南犄角儿哇那儿有我的存项，是我的粮台，那儿有一个坛子，里头装着四十多斤米。日本的时候不是买米买不着吗？托人哪弄了四十多斤。我这么一想啊：没有错儿，他绝不能抱着坛子上房，连坛子带米一百多斤，一来也笨，二来走到街上准犯案。多一半儿贼都迷信，贼不走空，取个吉利——抓一把走，抓一把也就是熬碗稀饭，连干饭都吃不了，我何苦得罪你呀；你不惦记我就完啦！

我瞧他到那儿啦，一摸呀是个坛子，上头盖着一个秫秸杆儿锅盖，把锅盖搁地下啦，摸了摸里头是米，我心里说：你还不抓点儿吗？他站在我眼头里叉着腰想主意。贼可狠啦，狠心贼嘛！他这主意太损啦：他把他那二大棉袄脱下来啦，脱下棉袄往地下一铺哇，又抱坛子。我明白啦，我心说：好小子啊，你可损啦！你那意思把棉袄铺到这儿，把坛子抱来往那儿一倒，剩个坛子底儿，顶多给我留四两半斤的，你全弄走，这我可对不住你啦！他铺完棉袄一抱坛子，我这手顺炕边儿下来啦，把袄领子逮着啦，往上一拉哪，就压在我身底下啦。我喜欢啦：成啦，我身底下多一个



**贼 说 话**

我沉住了气啦，我说："睡觉啊，没有贼。"

一说没有贼，贼搭碴儿啦："没有贼？没有贼我的棉袄哪儿去啦?!"

褥子啦，我还瞧你的！

他不知道哇，抱着这坛子往我脑袋头里哗地这么一倒，我心里痛快啦，心说：小子，你算拿不了走啦！我吃的时候呀费点儿水！他把空坛子又搁那儿啦，他摸——他摸着大襟袖子一扽不就走了吗！一摸没摸着，他心里纳闷呀：怎么倒错地方啦？把米扒拉扒拉，一摸是地，他纳闷呀：一间屋子半拉炕，是铺这儿啦？又一摸："嗯？"他出声啦！摸这头也没有，"咦？"

他这么一"嗯"、"咦"，声音挺大，我女人醒啦。女人胆小，拿脚直踹我："快起来，快起来，有贼啦！"我沉住了气啦，我说："睡觉啊，没有贼。"一说没有贼，贼搭碴儿啦：

"没有贼？没有贼我的棉袄哪儿去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 钢 刀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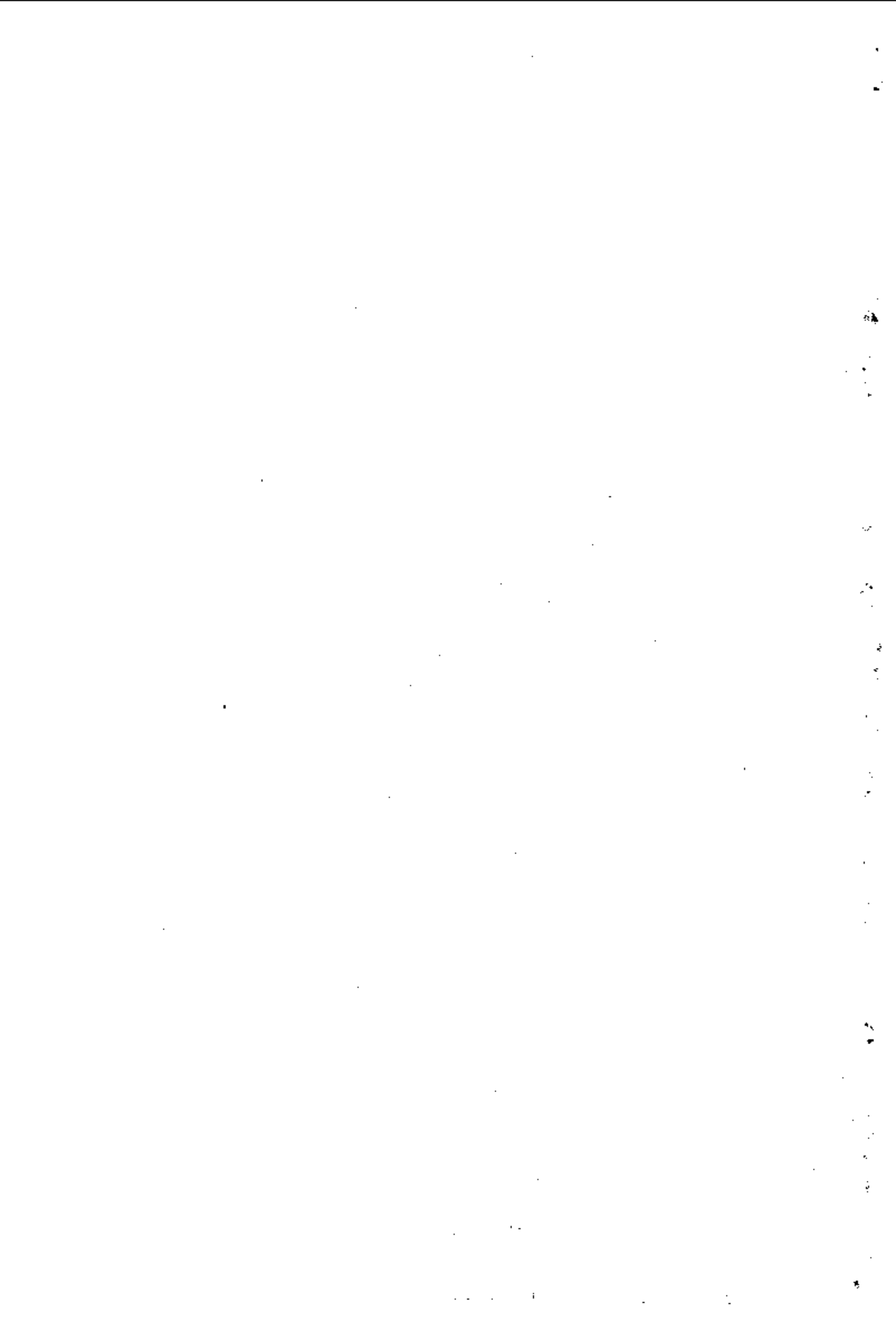
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哪行有哪行的特征。有的人一说话就可以听得出来他是搞什么工作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嘛！要是在旧社会，无论是干哪行哪业的，还甭用说话，一看穿什么衣服就知道他干吗的。您看这位穿着长袍外面套着小坎肩，六褶缎子帽头儿，这个准是买卖家跑外的；您看这位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纱帽衬儿——瑞蚨祥的先生，大饭庄子的掌柜的；您看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劳动人民穿这个的居多；您看这位，背头，穿着西服，皮鞋照得见人儿，这一定是哪行眼儿的经理，再不然是银行的先生；您看那位，穿西服，留小辫儿，大油靴头，拄着文明棍……这位是四不像子。

还有的人也甭用看穿衣服，也甭说话，也可以知道他是干吗的。怎么知道的呢？他坐在那儿带动作。您看这曲艺界的弹三弦的师傅们，练功夫怎么练哪？手里拿这么一个小弓子，就是一个藤子杆，拴这么一根二寸长的老弦，您看，到哪儿这两个手指头老这么练。有时出去一忙，把小弓子忘带了，您看他坐在那儿啊，那大拇指跟二指他老这么哆嗦着(做动作)，甭说，准知道这位是弹三弦的。您看这位坐在那儿(做动作)，三个手指头来回动弹，这位是会计，坐在那儿他老拨拉算盘。您看(做动作)这位五个手指头来回倒着动，这是弹钢琴的。您看这位先生坐在那儿(做动作)五个指头也动弹，连手腕全颤，您甭问，这位是半身不




**钢 刀 子**

“先生甭睡咧，你这眼眉是留着，是刮了去？”
“啊？眼眉别动呀！”“别动你早说呀，刮了一个去咧！”



遂！

在旧社会，那理发师练功夫怎么练哪？拿刀子刮梳子背儿，或者是拿根镇子练，有时候坐在那儿，那手腕也是这么活动着（做动作），三个手指头也是捏着，习惯了嘛！您看理发师为什么老这么练功夫哪？活座儿不忙还没什么关系，要赶上忙的时候，一连气儿要剃十个八个的头，手腕一酸，手指头一软，就许出错拉口儿，活座儿不愿意。在早年间，我们家门口儿就有一家理发馆，我跟掌柜的不错，常上那儿串门去。有一天，我正在那儿坐着哪，二位大师傅说话把我给逗乐啦！怎么回事呢？一位手艺好，一位手艺不好，手艺好的这位骄傲，瞧不起这手艺次的，说话带着老家的口音："我和你说，老三，你这手艺啊，也就是在这屋混饭吃，你离这屋到哪儿都没饭。""老二！你甭瞧我，我不干这个我回家耪地去，你行不！你不就这两下子吗？你甭瞧不起人！""就这两下子你还不行啊，我露一手你看。"拿这刀子在手心这儿啪啪钢两钢，怎么这样钢刀子哪？您看在早年剃头钢刀子全这样，刀子使快了，可手心出来这么一块皮子。这刀子要是使钝了，啪啦！这么一钢，又灵便，又省事。他钢完刀子，一掂这刀子把嘛这么一转："你看这手儿你行不？""这有什么呀？我刮完了脸再说。"他正给人家刮着脸哪，回头这么一看，眼眉给刮了一个去，这位还睡觉哪。他把这位叫醒了跟人家商量："先生甭睡咧，你这眼眉是留着，是刮了去？""啊？眼眉别动呀！""别动你早说呀，刮了一个去咧！"手艺好的大师傅更有了说的了："你看！我说你不行吧！还是不行，你还得学呀！"干哪行全不容易！

今天我说的这笑话叫"高眼"。高眼是怎么回事呀？在早年哪，南市大舞台对过有一家酒馆，夫妻两个人干的这小买卖儿，男的看柜台，这女的卖座儿，为什么这女的倒招待酒座儿哪？因为她打小跟她父亲在这个酒馆长大的，精明，能说，脑子也快，

来的酒座儿是什么人她全说得上话。在旧社会，一个酒馆，一个茶馆，这买卖是最难干，尤其这酒馆，喝酒的人什么脾气的全有。要是有抬杠拌嘴的，她过去三、五句话就能劝开，招待酒座儿她特别有能耐，这酒座儿要是喝得少，她能叫他多喝点；这酒座儿要是喝得多，她能叫他少喝点儿。要是有喝醉酒的，她几句话能把这酒座儿给劝走。有一次，有一个酒座儿喝多了，一劲儿说醉话，就跟这内掌柜的说："我告诉你，掌柜的，你甭害怕，我没喝多，我这酒量你是不知道，喝个四斤、五斤，反正咱醉不了。这酒我能喝到人肚子，我不能喝到腿肚子。大嫂，我嘴在哪啦？"

这还没醉哪？"你嘴在脑袋上啦！"哗！一盅酒满倒脑门子上啦。"我告诉你掌柜的，你打听打听，关上关下，河东河西，不认识我的少，你这小买卖儿缺点儿嘛，你就找我去，你把劝业场给我送家去。""好！你头里走，随后就给您送去！""好了我走了！"

您别看内掌柜的能说，眼力还好。凡是上她那儿喝酒的，她要是跟你说上不过十句话，她就知道你是干吗的！有时候不用说话，看您穿什么衣裳，她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从穿衣服上她要是看不出来，她看你的动作也可以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常去喝酒的，都知道她眼力好，送她一个外号叫"高眼"。

有一天，我们街坊李二哥跟我说："我请你喝酒去。"我说我酒量不行不能喝。"咱不为喝酒为逗个笑儿，我常在南市那儿喝酒，内掌柜的外号叫高眼，凡是上她那儿去的酒座儿，说几句话她就知道是干吗的，要是看不出来，这酒钱她给。我跟她打赌了：明天我同个朋友来，你就看不出来他是干吗的！你那穿着打扮，说话挺沉稳，不像个说相声的，像一个买卖人，到了那儿，她准看不出来你是干什么的，明儿去你说话可留点神。"我说："好吧！"第

二天我就跟他去了。走到南市牌坊那儿我买了双鞋，提着这双鞋，我们哥俩就上酒馆去啦！到那儿我这么一看，一明两暗，三间，挺干净："李先生您来啦。往里面请吧。""大嫂，都说你眼力好，今天我同个朋友来，你看看他是干吗的？""二位请坐吧！"我们哥儿俩坐在那儿，她拿两壶酒端四碟小菜儿来："李先生，您这个朋友贵姓啊？"我搭碴儿啦："您看着办吧！""哟！这姓哪有看着办的！""我姓郭。""郭先生您拿那个是什么？""鞋！""您在哪儿买的？""鞋铺！""嗯！您喝我们这酒好不好哇？""不错，这酒是辣的！""噢！您是说相声的！""啊？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说相声的哪？""瞧你说话多哏儿呀。打刚才我就要乐，没好意思的。问您贵姓，您说瞧着办吧！问您鞋在哪儿买的，您说鞋铺，鞋铺可不卖鞋嘛！当然点心铺不卖鞋啦！您是不是说相声的？"我说："对啦！我是说相声的。"

喝完酒我们哥儿俩走了。回来，李二哥直埋怨我："让你说话留神，你一个劲儿跟人家逗，那人家还不知道你是说相声的！"我一想，她脑筋真够快的："没关系，明天我给介绍两位朋友，她准看不出来是干吗的！"我就想起我们门口那理发馆吴师傅来了，叫吴锡彪，还有一位唱京戏的武生张德奎，我给他介绍了这二位。第二天人家来了，我这么一引见："这位是吴先生，这位是张先生。这是我李二哥。你看这二位怎么样？"他这么一看这位唱戏的张先生就跟我说："荣起，不行，甭说是让人家高眼看，我这么一瞧都瞧得出来，这位张先生准是唱戏的。你看，眼睛瞪着，太阳穴鼓着，胸脯儿腆着，就仿佛要唱武松打虎似的！"我一瞧可不是嘛，我说："你怎么老挂相儿呢？"张先生说："我装着点儿得了，我毛点儿腰，闭点儿眼行了吧？""反正要是去到那儿你留点神得啦。二哥，你再看这位吴先生。"吴锡彪年轻爱刀尺，留着背头，穿着西服，戴着眼镜，好象一个文墨人，真好象银行经理似的。"李

二哥你看这吴先生像干吗的？”“我看不出来。”“这位是理发师。”李二哥这么一瞧：“嗬！可真不像个理发师，像个洋行的先生。”这吴师傅不禁捧，一说话砸了：“我和你说，李先生，到哪儿也看不出我是剃头的来呀！”我一听啊，麻烦了，要是看你这穿着打扮，真像一个文墨人，你这一说话带口音：“到哪儿也看不出我是剃头的来呀”，这人家还不知道。我说：“你说话这口音能不能想想办法，你在天津呆这么些年了，说天津话行不行呀？”我这么一提醒，当时他就改天津话：“说天津卫话这味行吗？”我一听蛮好：“千万可别两掺儿，说着说着天津话，你把老家味给带出来啦。‘到哪儿也看不出我是剃头的来呀’，那可就麻烦了。”“嘛玩意儿？两掺儿？说天津卫话跟你立合同，说三年带出我们老家味算我栽！”李二哥一听，高兴啦！

第二天，李先生同着我们三个人又上酒馆去啦，到那儿，把我们让在里屋里头：“你们几位请坐吧。”李二哥说：“大嫂，全知道你眼力好，昨天我同着这小兄弟，你看出来是说相声的，今天你看看这二位是干什么的？”“哟，您这二位朋友贵姓啊？”“这位姓张，这位姓吴。”“张先生您请坐吧！”“不客气。”“您喝点什么酒哇？”“我酒量有限，什么酒全行，什么白干、竹叶青、状元红，什么酒全行，凉热酒菜随便给掂配点吧。”内掌柜的这么一看，怎么啦？眼瞪着，太阳穴鼓着，可说话象个大姑娘，怎么连底气都没有啦！一会儿给我们拿了几壶酒，端了几碟菜，我们几个人就喝上啦。内掌柜的就问：“您喝这酒怎么样？好不好哇？”“噢！您问这酒哇，我喝口尝尝。（韵白）‘这酒么……’”我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拉着：“吃菜！吃菜！”差一点露出来。这内掌柜的出来进去老注意他们两个人，就是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什么也怕工夫长，喝着喝着，这张先生出去买烟卷，回来露啦。怎么露的哪？他进里屋的时候，有一位往外走，张先生往里面来，屋门窄，他这么一

斜身，扭脸一垫步，肩膀一晃站住啦(做动作)。内掌柜的回头一看："嗐！张先生您是唱戏的。""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唱戏的？""看您上里屋来还四击头上场哪，您扭身的时候还跟着家伙点儿走，呛呛崩噔呛，您是唱戏的吧？""对了，我是唱戏的。别装着了，吴先生可看你的啦！"

"没关系，坐那儿吧！咱哥儿俩划划，哥儿俩好！五魁！六六！"这内掌柜的过来这么一让酒，吴先生也露了。"吴先生您酒量可真不错，我敬您一杯您喝吗？"一接酒露了："大嫂，您太客气啦！"(做动作)谁接酒全得这么接，一个手接酒杯，一个手行礼："谢谢您，谢谢您。"他不是，这手接酒杯，这手这样，就仿佛拿剃头刀子似的。内掌柜的这么一瞧："吴先生，敢情您是剃头的？""嗨！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剃头的？"(不由自主地拍手心)"您那儿不是钢刀子吗！""噢！这儿还钢着哪！"(做动作)

(郭荣起整理)

# 渭 水 河

刚才呀，应当我表演，为什么没表演哪？来晚了吗？不是。没来晚怎么没表演呢？今天有个晚会，紧赶慢赶，赶到这儿来上气不接下气，进门一看正该我上场。这是同志们照顾我，让我呀在后头喘喘这口气儿。要是不照顾我哪？跑到这儿来嘘嘘带喘地就上台，回头上台一说就许说忘了，说错了。

那位说："你们久干这个的还能说忘了，说错了？"这可保不齐。无非是我们说相声儿的要说忘了不老显的。为什么哪？相声原来是招笑儿的，忘了哇，观众们不说是忘啦，说这个："哈哈，张寿臣哪，为招大伙儿一乐，他成心装的。"其实倒是真忘啦。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推一辈子小车儿没有不翻车的。变一辈子戏法儿碰巧也许变露啦，上台表演的时候撒手不由人。说这手戏法儿是功夫，今儿赶巧了啊，一抽筋儿，就许错了，这可保不齐！

唱大鼓哪？唱大鼓也有忘了的时候呀。说："我们常听大鼓，没听见他忘过啊？"他忘了啊您不理会。我告诉您这地方儿您注意，一有这种地方儿，那就是忘啦：他唱完一个"甩板儿"，就是行腔儿，行完了腔儿呀，弦子弹过门儿，打鼓，把这鼓套子打完了，张嘴就唱，那是没忘。有这时候儿：这鼓套子打完了哇还接着打，那就是忘啦。打两回鼓套子，有这俩鼓套子的工夫想词儿，就想起来啦。有这时候儿：只要忘了词儿就着急呀，一着急脑袋就大

啦，就更想不起来啦，要再连着打鼓套子，打仨，观众们就听出来啦，要一叫倒好儿多寒碜哪？这时候就得弹弦儿的帮助他。他已经打了俩鼓套子啦，还要打，这弹弦儿的就不能让他再往下打啦。这弹弦的跟他说话可不成，怎么？小声儿说他听不见——脑袋都大啦；大声儿说，他倒听见啦，可观众也听见啦，这么一来，倒给泄了气啦。那么怎么办呢？弹弦的一听已经打俩鼓套子啦，这弹弦儿的手指头一使劲儿就行啦，就帮他的忙啦。怎么呢？手指头一使劲儿，奔儿！弦就断啦，弦一断就不能唱啦，他得接弦呀。他这一接弦，唱的人放下了鼓板，喝口水，松快松快，脑筋去点儿负担，一低头，俩人一嘀咕，这就成啦。

唱大戏也常有忘词儿的时候。大戏里头有些不通的词儿，有错了的词儿。这种词儿有打原本儿上就错了的，这不能怨演员，得怨编戏的人。这怎么回事呀？旧社会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唱戏的人多半儿是文盲，打七、八岁就进科班儿，他哪儿有工夫念书啊？本子上的词儿抄得太糙，里头有不少错字，教戏的也是演员出身哪，文化水平太低呀，也就按错的念，一辈传一辈，就那么传下来啦。戏里常有这句词儿——“阳世三间”，这是大错。“阳世三间”怎么讲啊?!“阳世”俩字有讲儿，阴间阳间嘛！这“三间”哪？这“阳世”上就“三间房，连三间半都没有？那么多人往哪儿住哇?!那么是怎么回事呀？抄本子的时候快，那个人一边说词儿他一边儿抄，是“阳世之间”，那个“之”字呀连着笔下来啦。等到别人再念这个词儿呀，他不认得这是连笔写的“之”，就念成“三”啦，把“阳世之间”念成“阳世三间”，就这么传下来啦。

《乌龙院》，阎婆惜给他妈妈做红鞋穿，宋江问她为什么做红的？“马二娘的生日。”阎婆儿她不姓马呀，阎婆惜怎么叫她马二娘哪？那是那个“妈”字儿，也许当时写得快，没写“女”字旁儿，也许当时写了“女”字旁儿，后来念本子的人不认得，就念成“马”

啦！这句话原本是“妈妈娘的生日”。“妈妈娘”头一个“妈”字本来就不清楚，这个“妈”字底下点了两点儿，是“妈〃娘”，这位教戏的教师不认得，就认为是“马二娘”啦！

这些个错儿呀不是演员的错儿，这是抄剧本的和教师的错儿。

唱戏的演员哪，精神不集中就出错。有这个事吗？我亲眼见过几档子，咱不必提他的名儿，就提这件事吧。这件事出在北京，这天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这出戏，有这么个演员给唱错啦，还是个名角儿呀。哪点儿错啦？范仲禹一出场，唱：

“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名叫葛登云。”

“适才樵哥对我论”，这句唱得挺好，“那老贼名叫”这几个字也唱出来啦，到“葛登云”忘啦，把这个人名儿给忘啦！这接不下来呀，怎么办呢？他会让听戏的听不出来。怎么呢？忘是忘了，可脑筋清楚，心里头明白，在台上掉了能捡。一出门儿：

“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

忘啦！怎么办哪？心里头清楚，他这仨手指头这么一凑合，听戏的不知道，内行都知道，这叫“掐”，鼓也不打啦，弦儿全都不动啦。他这儿哪？加两句道白。原本这儿就是唱没有白呀，他加了两句白：“……那老贼……呜呼呀，适方才那樵哥对我言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老贼的名字，怎么一时之间我想他——不起！”

你忘了嘛，你还想得起来！他倒说实话！

到这儿一投袖，投袖干吗呀？又把家伙叫来起啦。叫什么家伙哪？叫“乱锤”，呛呛呛……就这个点儿。这干吗呀？他在台上低头摸脑袋 想这个人的名字。

“这……”在台上转弯儿。转了半个过场，跟这打鼓的接近啦，问打鼓的：

“叫什么来着？”

这位打鼓的跟他玩笑，拿着鼓槌儿：

“哎呀，我也想不起来啦！”

“哎呀，不凑巧哇！”

转了四个弯儿：

“嗬嗬，想起来了哇！”

那还想不起来！转了五分钟啦还想不起来！仗着当时灵机快，没让人听出来。

还有这么档子事，别人在台上闹笑话儿，他给找回来啦。谁呀？杨小楼。这出戏呀配角唱错了，他把这错儿给找回来啦。什么戏呀？在北京第一舞台演《青石山》，杨小楼去关平，钱金福去周仓。钱金福那天有点儿事情，告假。临时一告假怎么办哪？就叫别的花脸替啦。这位唱花脸的呀，早晨给人家出份子去啦，喝了好些酒。一听钱老先生告假，后台老板说：“你来这个啊！”别的戏他不能唱啦，他得陪杨小楼唱这出《青石山》哪，在后台呀，他老早就把脸儿勾上啦，扮好了装，靠大衣箱往墙上一倚，先眯个盹儿。他眯盹儿的时候可没戴着胡子——周仓戴那个叫“黑扎”呀，他没戴。心说：“等上台再戴吧。”他这一睡睡着啦，大伙儿也没叫他，容他睡到演这出戏的时候才叫他：

“哎，上台啦，上台啦！”

“哎，哎！”

醒啦，迷里迷登就上台啦，还是没戴胡子。

他没戴胡子，后台没瞧见，看戏的也没瞧见。观众怎么也没瞧见哪？那阵儿唱《青石山》台上有个大幕，王老道捉妖请神仙在幕外头。幕后头是摆场子——摆的这场子正跟老爷庙一样，中间是关公，这边儿是周仓，这边儿是关平，还有四个武行扮的马童儿，没拉开幕这些人得在那儿准备着，各人站到各人的地位上；

等到一把送神火，王老道一喊：“开山！”把幕一扯，观众一瞧正是老爷庙——“开山！”，幕一拉，听戏的都往台上看。

“哎！什么戏呀？”

旁边那位说：“《青石山》哪！”

“《青石山》？不对呀！这是谁呀？”

“周仓啊！”

“周仓怎么刮脸啦？！”

大伙儿都瞧。

杨小楼捧着印往那边儿一瞧：坏啦，他没戴胡子！头里一起哄，一叫倒好儿怎么办！杨小楼灵机一动——原本这戏里没有这句，他给加了句词儿：

“呔！对面站的何人？”

周仓这儿扶着刀，心说：“这什么词儿呀这是？戏里头没有这句呀，你怎么添这个呀？再说你忘了题啦，你怎么不认得我，让我通名哪？咱俩人是伙伴儿呀，周仓、关平啊，老爷庙这儿就咱们仨人哪，天天脸对脸儿站着，你怎么不认得我呀？我是周仓啊！到这儿说“我是周仓”不行，得摆身段，戏台上嘛！摆身段的时候儿拿手捋胡子：

“俺是周仓……”他这么一捋呀，没逮着，这才明白：哎哟，没戴着！可已经把周仓说出来啦，再说别的也不成啊，他的灵机也快，一攥拳头：“……的儿子！”

杨小楼那儿：

“嗐，要你无用，赶紧下去，唤你爸爸前来！”

“领法旨！”

周仓下去戴好了胡子，又上来啦。

出这种错儿，哪儿都有。那年哪我在河南——这话民国十来年——在河南开封听河南梆子，河南梆子闹错儿啦。什么戏呀？



## 渭 水 河

“俺是周仓……”他这么一捋呀，没逮着，这才明白：哎哟，没戴着！



这出戏叫《黄河阵》。咱们这地方不常唱这个戏。《黄河阵》是怎么个剧情哪？是武王伐纣，姜子牙带着八百诸侯走到半道儿，出来一个赵公明。赵公明摆了一个阵，挡着武王的大队不让过去，这阵叫"黄河阵"，很厉害。姜子牙打不开，正着急哪，燃灯道人来啦。燃灯道人跟赵公明俩人是道友，一见面儿哪，劝劝。赵公明不说理，说什么我得摆这个阵，你来啦，你打打我这个阵。俩人越说越戗啊，打起来啦，就这工夫儿，唱错啦！

原来俩人都是朋友嘛，都下了脚力——就是骑的牲口。赵公明骑黑虎，燃灯道人骑梅花鹿，赵公明把马鞭儿放下，好比这是黑虎；那边燃灯道人把马鞭放下，好比下了梅花鹿啦。俩人说着说着打起来啦，一打，他得上自己的脚力呀，这儿有两句唱词儿，唱词是什么哪？这边儿："赵公明把黑虎跨"；那边儿哪："燃灯道人上梅花"，俩人打起来啦。

这赵公明闹错啦，头一句他唱：

"赵公明，骑梅花。"

他把梅花鹿骑上啦！回头燃灯道人再骑梅花鹿？就俩梅花鹿！燃灯道人没词儿唱啦，他给来了这么一句，一指赵公明：

"你骑梅花我骑啥？"

你骑梅花鹿，我骑什么哪？

赵公明不错，还算有词儿：

"我的老虎你骑吧！"

俩人换换！烧灯道人唱：

"我骑老虎我害怕。"

那这出戏还怎么唱啊！

我二十来岁那年哪，在北京，梆子正时兴，金钢钻儿、小香水儿呀，他们在三庆戏院表演。谁闹错儿呀？开场戏。可不是名角儿。哪出戏？《渭水河》。这位演姜子牙的闹错儿啦。原词儿是

这么几句："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这么个词儿。他呀，把"道号叫飞熊"忘啦！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唱到这儿忘啦！落不下腔儿来，这儿也不能行腔儿呀，没词儿呀。没词儿怎么办？还重这句：

"字子牙……"

胡胡儿："冬龙根儿龙"。还想不起来：

"字子牙……"

唱了五、六句，台头里一听："怎么回事啊？"有位挨着台的观众给他来个倒好儿：

"好！"

这一叫倒好儿哇，他跟这位一对眼睛："你别叫倒好哇，我想一想啊。"他嘴里可不能住，老这句呀："字子牙……"胡胡儿："冬龙根儿龙"。又一位观众：

"好！"

"字子牙……"

"好！"

"字子牙……"

谁叫好儿，他冲谁"字子牙"，来了二十多句。

挨着台的这位观众实在绷不住，站起来啦！

"你还字子牙哪？你当我们爱听这句是怎么着？这不是叫好儿，这是倒好儿！"

一提"倒好"俩字儿，他想起来啦：

"道号叫飞熊。"

合着这位给他提了词儿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 三 近 视

今天这个节目叫什么？《三近视》。那位说："我们听过这出戏——《四进士》，没听说过三进士呀！"这"近视"跟那"进士"不一样，这个"三近视"是三位近视眼。这三个人都不是外人，都是我本家叔叔。我这三位叔叔都是近视，我大叔那种近视叫"清睛"。那位说："什么叫'清睛'啊？"一早儿哇什么也看不见，叫"清睛"眼。我二叔的近视也有名儿：叫"热涌"，一到晌午哇，哎呀！能叫骆驼绊一个大跟头。我三叔那叫"雀蒙"，一到晚上什么也瞧不见。

我这三位叔叔呀，嗬！闹的那笑话儿多啦！还是我小的时候儿哪，有一次我大叔上南顶——在北京永定门外头，五月初一开到五月十五，有庙会——逛去啦，走到半道儿他不知道还有多远，他要打听打听。一瞧，路西里站着个人。其实不是人，是什么哪？是坟地里的石头人——石人、石马嘛！我大叔跟石头人打听起道儿来啦：

"先生，劳驾劳驾，这儿离南顶还有多远啊？"

他问了四五句，那石头人能说话吗？还在那儿站着。

"哎！你是聋子？"

这石头人脑袋上落着个乌鸦，他这么一晃摇手哇：

"哎！聋子？"

乌鸦飞啦！他也乐啦：

“嘿嘿，这人多死呀，问你道儿你不告诉我，哼，你的帽子让风刮去啦，我也不告诉你！”

您瞧这眼睛耽误多大事，这是我大叔。

我二叔啊？也有笑话儿呀，有一天，我二叔走在街上，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一个鹅——买鹅干吗呀？到我们北京是这个规矩：给儿子定亲啊，定亲之后要通信，男的这头儿给女的那头儿得送个鹅去，大白鹅——夹着。我二叔瞧着挺白呀，眼神儿不老强的：

“嗬，这棉花不错啊！我说，您这棉花多少钱一斤啊？”

他说棉花。这老太太还只当是别人买了棉花，他跟别人说话儿啊，没理他。我二叔走到跟前一边儿拿手摸，一边儿问：

“老太太，这棉花多少钱一斤？”

他顺着毛儿一摸，挺滑溜。

“哎哟，瞧错了，猪油哇！”

他又当是猪油啦。

“这猪油多少钱一斤啊？”

他往这头儿一摸呀，把鹅脖子攥住了，挺长。

“哎呀，藕哇！”

藕！他一使劲，鹅这么一叫唤，他撒手啦。

“啊，喇叭！”

什么他也没说对。

我三叔哪，有一次人家请他听夜戏回来，夏景天，才下过雨，有块炉灰地冲得挺干净，地里有根针，在地里头埋着半截儿，针尖儿在外头露着，电灯一照，挺亮。我三叔犯了财迷啦：

“钻石！钻石！哎呀！这玩意儿值钱！”

到跟前儿，伸手想捡起它来。一按，针尖儿冲上啊，扎了他一下子。

"哎呀喃！蝎子！哎呀！蝎子！"

到电灯底下一瞧，流出一个血珠儿来，软忽忽。

"哎呀不是蝎子，珊瑚子，珊瑚子！"

他拿手一捻，一片血。

"嗐！臭虫！"

全没说对呀！

我这三个叔叔是分家过，他们亲哥儿仨呀，一宅分三院，前后临街，大爷、二爷住在前头那趟街，我这三叔住在后边儿那趟街。夏景天儿，哥儿仨凑在一个院儿里，沏上茶，一块儿说话儿，凉快。说来说去呀就说到眼睛这儿来啦。怎么哪？一个人哪，他要是有个缺点，他就单护着这点儿，他不说这点儿差，老说这点儿比别人强。大爷坐在躺椅上：

"喃！哎呀，老二、老三，你瞧我这眼睛啊近来好多啦，这蚊子在我眼前一飞呀，我就分得出这蚊子是公的是母的！"

我二叔一撇嘴：

"得啦您哪，得啦您哪，上回您出门儿让汽碾子给绊了一个跟头！这图吗儿？连汽碾子都瞧不见，还瞧得见蚊子哪？"

"我是夜眼哪，越到晚上越瞧得清楚！"

三爷说：

"大哥、二哥，你们也别吵，也别说谁眼神儿好，咱们这胡同口儿外头有一座关帝庙，这关帝庙明天挂匾，咱们上那儿瞧这块匾去，瞧瞧这匾什么词儿，咱们哥儿仨赌顿饭。瞧完了词儿，瞧清楚的吃饭白吃，谁瞧不清楚谁请客。二位哥哥，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大爷、二爷说：

"好啦，就这么办啦，明儿咱们瞧匾去。"

哥儿仨定规好了，到十二点来钟凉风也下来啦，二爷、三爷

都回家睡觉去啦。

我大叔躺在炕上睡不着:"不行，不行，明儿早晨一瞧匾，他们俩眼神儿都比我强，我一定瞧不清楚，请他们吃顿饭那没什么，还落个眼神儿不好，让他们留话把儿!"已经打赌了，怎么办哪?想了半天想起来啦:"关帝庙的和尚知道这匾是什么词儿啊，我事先跟和尚打听打听，问明白了怎么个词儿，心里有根，对!"起来呀，上和尚庙。到庙门口儿拍门。

"和尚，和尚!"

叫了两三声，和尚出来了。怎么哪?每天到十二点和尚要上回香，一听外头叫门，赶紧出来开门。

"哪位?"

开门一瞧:

"喃，张大爷，您请里面!"

"不价，不价，给您添点儿麻烦!"

"什么事，您哪?"

"我听说明天是给关老爷挂匾吗?"

"对啦，施主给挂的。"

"跟您打听打听，这个匾文是什么词儿呀?"

和尚知道。和尚说:

"是给关老爷挂的，四个字:义气千秋。"

"噢噢噢，义气千秋!哈哈哈……劳驾劳驾!"

打听完了走啦，和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关门回去睡觉。

庙门口儿上我二叔来啦。我二叔跟我大叔一个心思，也怕瞧不清楚，饶着请人吃饭还落个话把儿，也上这儿打听来啦。他出胡同儿我大叔进胡同儿，哥儿俩走对脸儿会谁也没瞧见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啦!到这儿叫门。

"当家的，和尚!"

和尚出来啦，开门一瞧是张二爷。

“嗬，施主，请里边坐！”

“不价不价，明儿这儿挂匾吗？”

和尚说：

“不错，给关老爷挂匾。”

“什么词儿呀？”

“义气千秋。”

“义气千秋！”

我二叔比我大叔心细：

“这匾是什么颜色呀？”

“蓝地儿金字。”

“噢噢，蓝地儿金字！哈哈哈……明儿见，明儿见！”

二爷走啦！和尚关门回去睡觉，庙门口儿上三爷又来啦。三爷也是睡不着觉哇，一个心思呀！打后街上这儿来啦！

“和尚，和尚！”

和尚说：

“今儿晚上别睡啦！”

和尚出来一瞧是张三爷。

“嗬，张三爷，您里边儿请！”

“不价不价，明儿您这……”

刚说到这儿，和尚就说：

“明儿这儿挂匾！给关老爷挂的，匾上是：‘义气千秋’。蓝地儿金字。”

就是我三叔年轻不是？他的心比谁都细。

“噢噢，有上下款儿吗？”

“有啊。”

“上下款儿是什么？”

“上款儿啊，是年月日，红字，下款儿是‘信士弟子某某某恭献’，那个‘献’字儿是红的，剩下的是金字。”

“是啦是啦，劳驾劳驾！”

他也走啦。他走啦，和尚也睡啦！

天一亮，大爷起来啦，漱口，正在攥着牙刷子漱口哪，二爷、三爷来啦：

“大哥！”

“啊，老二，老三，屋里去，喝水。”

“喝水？喝水干吗呀？回来再喝得啦嘛，咱们看匾去吧！”

“走走走。”

把牙刷子往这儿一放，哥儿仨手拉手儿奔关帝庙来啦。一出口儿，其实这庙啊，山门在这儿，我这位大叔往那儿指：

“得啦得啦，到啦到啦，别上跟前儿去，上跟前儿去谁都看得见，哈！赌这眼神嘛！你瞧！”

其实离着庙还远哪！

“这匾好啊，‘义气千秋’！‘义气千秋’！”

我大叔是文盲，他还要逞能：

“你瞧这‘秋’字儿写得多好！这‘秋’字儿的三点水儿多好！”

秋字儿哪儿有三点水儿？这不是瞎胡闹嘛！二爷说：

“大哥，你这眼神儿是好多了，原先瞧不清楚，现如今瞧得挺明白，‘义气千秋’。可有一节，大哥，那么大的字再看不见不是太难了吗！您瞧是什么颜色儿？您瞧字是什么颜色儿，匾什么颜色儿？”

大爷愣啦！心说：“坏啦！昨儿晚上忘了问啦！”

二爷说：

“你看不清了吧！蓝匾，字是金的！哎，我瞧得多清楚！”

三爷说：

“二哥比大哥眼神儿强，可是呀，‘义气千秋’那么大的字好看，蓝匾金字，叫太阳光一照，那再瞧不清楚，不是眼睛太坏啦！您把上下款儿念念吧，上下款儿您念念。”

二爷没词儿啦，没问哪！三爷说啦：

“你们哥儿俩都不成，我念给你们听听，上款儿呀年月日，红字，下款儿‘信士弟子某某某恭献’，那个‘献’字儿是红的，剩下的是金字。哎，怎么样您哪？一字不差！我瞧得最清楚，你们哥儿俩谁请客，反正我是白吃呀！”

大爷说：

“这么着吧，老三一定白吃，‘义气千秋’是我先瞧的，我也白吃，让你二哥花钱。”

二爷说：

“我不能花钱哪，我比您多瞧见点儿颜色啦，您得请客呀！这么着得啦，您拿八成啊，我拿二成，老三白吃！”

“我可不能拿，一定我得白吃。”

哥儿仨呀越说声音越大，差点儿打起来。

这时候儿和尚出来啦，和尚一瞧是张家哥儿仨。

“嗬，老三位来得挺早！”

“好，好，当家的，好啦好啦！”

把和尚揪过来啦。

“今儿您这儿挂匾对不对？”

和尚说：

“不错，挂匾。”

“给关老爷挂的？”

“是呀。”

大爷说：

“‘义气千秋’，对不对？”

和尚说：

“对呀。”

二爷说：

“蓝地儿金字儿，对不对？”

和尚说：

“对呀，没错儿。”

三爷说：

“上下款儿是什么什么，对不对？”

和尚说：

“全对呀。”

“成啦，我们仨人拿这事儿赌顿饭，和尚您也跟着吃，听您一句话，您说，谁输谁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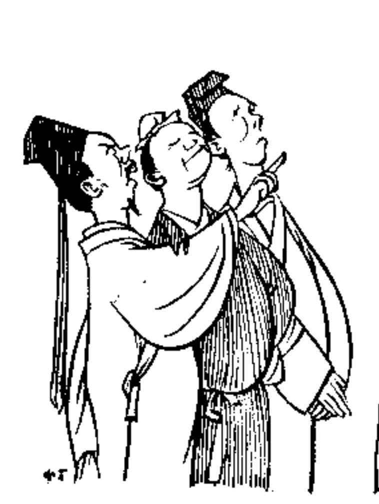
和尚一听，乐啦！

“我说你们哥儿仨呀请客吧，全输啦，我一个人赢啦！我白吃，你们哥儿仨拿钱。”

“你怎么赢啦？”

“你们来得太早，我这匾还没挂哪！”

（张春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三　近　视**

和尚一听，乐啦！……

“你们来得太早，我这匾还没挂哪！”



# 读 祭 文

我是说笑话儿的，我给您作大报告，行吗？哪位也比我有学问，我要是作报告您非退票不可。要说我的学问，是连一知半解也不够，九牛一毛都不是呀！说学问哪我没多大学问，我说我是文盲，这话亏点儿心，比文盲啊强不多，斗大的字认得两车，认得几个字啊，马马虎虎。

现如今认字的人多啦，差不离儿的都拿一张报纸看，原先认字的人太少，有个认字的，这就是“圣人”。好比马路旁边儿贴张告示，围着好些人看，看的人全认字吗？不是。不认字他也看什么哪？他那意思让别人念念，别人念念他好明白明白呀，这就是不认字的痛苦。赶巧啦有人念出来啦，这他算没白瞧；要赶上这位认字的怕念错了叫人笑话，心里明白不敢往外念，这位不认字的瞧着干出汗！

说这人嘴里嘟嘟囔囔，您可别问他。因为什么？别看他嘴里嘟囔，他未必认字。我怎么知道哪？在解放以前的前二年，在官银号那儿贴了张告示，有一位嘴里直嘟囔，可不认字，不认字怎么会嘟囔哪？他买了个烧饼，一边吃烧饼啊，一边儿嘴里直嘟囔！他嚼烧饼，嚼烧饼得啦，他偏出声儿装像，这儿呀拿烧饼咬一口：

“喃，喃，可以，不错！”

“不错”呀是材料不少，里头麻酱啊搁得多！

"了不得呀!"又咬了一口。"了不得"怎么回事，烧饼个儿小啦，"了不得"!

旁边儿站着一位也不认字，打听打听啊，跟别人打听也好，单跟吃烧饼的打听，怎么？他嘴里嘟囔啊!

"嗯，了不得呀，可以，哈哈……"

"什么呀?"这位紧着问。

他不认字，怎么说呀！他把手伸出来啦!

"写的是什么，您哪?"

"烧饼，你吃吗?"

"嘈！我说那上头的。"

"上头是一层芝麻。"

"我说那黑的。"

"黑的是火大点儿，烙煳啦!"

"我说那有红圈儿的那个!"

"有红圈儿的你自己买去吧，那是豆沙馅的。"

俩人哪抬了半天杠，驴唇不对马嘴!

说还有这么种人，什么样儿人哪？认字马虎。这个字他瞧着它像什么他就念什么！街上常有这种事：糖炒"栗"子呀他念糖炒"票"子，北京"午"门他念"牛"门，"医"院念"酱"院……这是常见的事。

我眼见过这么一件真事，什么事呀？这话在七七事变以前啦，在官银号老铁桥一拐弯儿呀，那儿有一个霓虹灯——我一说，天津老住户都想得起来——霓虹灯是佛教会安的，晚上挺亮。那一行字是什么哪？"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天有一位先生走在那儿呀，正赶上我上园子打那儿路过，他站在那儿高声朗诵："嗬，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赔产。""菩萨"他念"赔产"，观世音赔谁的产哪？！这是真事!

还有一档子。在北京有个五牌楼，就是前门大街的五牌楼。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五牌楼南边儿路东有个关闭的酒店，门上贴了个条儿，这条儿贴了好几年也没人来倒他这买卖，他写什么哪？按说应该写："此铺出倒，家具拍卖。"这"拍"字儿不是一个"提手儿"一个"白"字吗？这位先生啊，写了个"竖心儿"一个"白"字："此铺出倒，家具怕卖。"——怕卖就别卖啦！

还有写信。这个字不会写，一问人，问得不清楚，出了错儿啦！这位老太太呀叫他儿子给他娘家兄弟写封信，合着接信的这个人是这位写信的舅舅。他舅舅出门儿到上海啦。他舅舅到秋天儿爱吃茄子，可是一吃茄子就发眼。姐姐关心兄弟，这天晚上让自己儿子给兄弟写封信，这学生马马虎虎，归了包堆就几个字："大舅，勿吃秋茄子，恐其发眼。"他写茄子这"茄"字儿忘了怎么写啦！他问街坊，院里有一个二大爷，都睡下了。

"二大爷！"

把二大爷叫醒啦！

"什么事呀？就起来。"

"您甭起来啦，我写信，这茄子的'茄'字儿怎么写？您告诉我。"

"'茄'字儿不会写？'草'字头儿一个'加'字儿。"

这个"加"是加减的加，他给写了一个住家的"家"。写到发眼的"眼"字又忘啦！

"二大爷，眼字怎么写呀？"

"'目'字旁，一个乾坎艮震的'艮'字。"

目字旁是眼目的"目"啊，他写了金木水火土的"木"，这就不念眼啦！这封信他舅舅接着啦，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舅勿吃秋蒙子，恐其发根。"勿吃秋什么呢？没这么个字儿呀！发什么根哪?！莫名其妙。

我们街坊还有一档子事，念祭文给人家念砸了。在旧社会，嗬！念祭文的人派头儿可不小，本家儿孝子孝妇——就是本家大爷大奶奶穿着孝服往地下一跪，亲友在四外这么一站，这位先生捧着祭文高声朗诵。我们这位街坊本来斗大字不认得二升，可他偏要充像儿。这祭文上写的是谁上祭哪？就是这孝子孝妇哇夫妻俩。他一念："孝子"，"孝子"俩字念得挺清楚。本家儿呀姓潘，名字叫良顯——潘良顯。他把孝子念完啦，这仨字儿一个也没念对！

"孝子，翻跟頭！"

他念完了，这本家儿子一听："怎么啦，翻跟头?！这叫什么礼节呀？怎么让我翻跟头？"

他没动弹。茶房过来啦，茶房听先生指挥，一拍本家儿子肩膀儿：

"大爷，您翻吧，这不先生让您翻的吗，您翻！"

这本家儿大爷跪着跟茶房嘀咕：

"我没练过！"

"没练过不要紧，先生让您翻的，我抱您腰，您翻。"

这儿一抱腰，本家儿三十多岁，还真灵，奔儿翻了个跟头，完了跪那儿啦！他往下念："孝妇"，孝妇是本家儿大奶奶呀！旧社会时候女人不写名字，娘家姓什么呀是什么"氏"，这位大奶奶娘家姓乜，就是之乎者也那"也"字儿没有那竖儿。

他一念："孝子翻跟头"，翻完啦！

"孝妇，也氏。"

本家儿大奶奶跪在这儿一听："也是？！我也翻跟头吗？"

茶房不能过来呀，老妈子过来啦：

"大奶奶，您翻吧，这不，大爷都翻啦，您也翻！来，我抱您腰。"




## 读 祭 文

本家儿呀姓潘，名字叫良顯——潘良顯。他把“孝子”念完啦，这仨字儿一个也没念对！“孝子，翻跟頭！”……“孝妇，也氏。”



这位大奶奶为难啦，六个月身孕！你说翻跟头吧，又怕小产；不翻跟头吧，又怕失礼！没法子，翻吧！老妈子不敢使劲儿抱，这位太太跪在地下抬起一条腿来，跟先生商量：

“先生，跟头我可翻不了，这么着吧，我拿蝎子爬得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塀记）

# 抬 杠 铺

说一段笑话儿。

笑话是什么呀？逗您一乐。怎么就乐啦？瞎话儿呀按实话那么说，瞪着眼睛撒谎。这一行最难的是什么哪？不能笑，不害臊，这是说相声儿的宗旨。那位说："这怎么讲啊？"什么叫不害臊哪？说的这个话呀不对，不对得瞪着眼睛愣说对，我们心里也知道是不对，脸上表情得表现出对的样子来，别害臊。原本是假的，回头说出来又怕人责备，一边儿说一边儿害臊，这您乐不了！第二个是不能笑，不能笑怎么讲啊？由头至尾一位乐的没有，那可不行。得让您听着可乐，我们不能乐，让您乐；您们各位还没乐哪，我这儿乐得说不上来啦，这个不行。

说相声儿还得学吗？得学。头一个，我们说话得滔滔不断，您还得乐。乐，怎么个乐法儿哪？乐不乐瞧哪儿哪？瞧眼睛，眼犄角儿一发现鱼尾纹——仿佛鱼尾似的那种纹，这就乐啦！您瞧，这位老皱着眉，那他乐不了。我这儿说您得帮忙；我这儿说，您那儿冲着我生气，老瞧我别扭，您永远乐不了。难哪！

说话有什么难？难在要学什么人说什么话。您瞧见二位正谈话，您在旁边儿这么一听，听不过五句话就知道他们作什么事。都听得出来，那话里都带着哪！说话得学，有地方话，有时间话。那位说："什么叫地方话，什么叫时间话？"您跟街坊说话，一早儿有一早儿的，晌午有晌午的，晚上有晚上的。一早儿上见人：

“您刚起呀？”

“刚起。”

到晌午啦，午前：

“您吃饭啦？”

“偏了您哪。”

到晚上啦，掌灯以后再见人：

“您还没睡哪？”

“还没睡。”

它分时间哪！要是不按时间说，随便说，想说什么说什么，不成，说出来不受听。一早儿，这位刚一推门，一见面儿说晚上的：

“嗬，还没睡哪？”

这位说：“还没睡？我这一宿干什么去啦？”

这是时间话。地方话哪？街上见着人说街上的话。在街上见着人：

“买东西呀！”

那位说：“可不是嘛。”

“我给您雇车。”

“不用啦，前边就到啦。”

“回见。”

“回见回见。”

这是在街上。要是到饭馆子哪，一进门儿：

“嗬，几位您哪？我给。”

这位：“给过啦。”

这位坐着的站起来啦：

“来不及啦，一块儿吃吧！”

这位：“我同着人哪。我给您添几个菜。”

“不让啦，吃饱啦。”

“回头咱们算一块儿。”

“不客气啦，吃完啦。”

您要是把这套话拿到茅房去说，那满拧！这就是在饭馆子的话。说话都得有规矩。

说话，一问一答，往一块儿一和，越说越对劲儿；不往一块儿和，两下就要抬杠。说抬杠哪，我有个大爷专爱抬杠，在北京啊开的杠房——抬杠铺。那位说：“你大爷开杠房，那是应出殡的买卖呀？”不应，出殡他不应，他这抬杠不是那么抬杠，是说话爱抬杠，抬杠啊能把人说倒了。怎么抬哪？求真理呀。好比说吧，不管谁跟他抬，不能白抬，得赌点儿什么，就跟耍钱似的。反正每回抬杠啊他总赢，这么一来，我这大爷呀享名啦！在旧社会时候，他有个外号儿，叫什么？叫“杠头”。谁也抬不过他这杠头！他一享名啊，又收了四个徒弟，这四个徒弟都叫杠头，怎么分别哪？大杠头、二杠头、三杠头、小杠头，那么我大爷哪，他叫老杠头！嗬，这五个杠头在北京享了大名啦，就在东四牌楼灯市口儿开的杠房！

杠房在北京这么一享名，旧社会的时候，来了一位跟他抬杠的，谁哪？旧社会那个圣人——孔圣人。孔圣人这么一想：杠头在北京享这么大名，又收了四个徒弟都叫杠头，他叫老杠头，他怎么抬，也抬不过我去呀，我得访访这杠头去。

孔圣人来啦！孔圣人到门口儿，杠房伙计往里边儿一让，说：“您里边儿坐，喝茶。”

“我到这儿找你们老杠头。”

“您找他有什么事？”

“跟他抬杠。”

“您是哪一位？”

一报名，某人某人。嗬！这四个杠头，打大杠头哇直到小杠

头，不敢跟他抬。圣人，名誉大！赶紧把老杠头请来，就把我大爷请去啦！

我大爷一进门儿，见了孔圣人一作揖："嗬，哎呀，您今天光临，实在使草舍生辉呀，倒茶倒茶！"

圣人说呀："也不要客气，我今天特地来找你抬杠！"

"好吧，按说不敢跟您抬呀，可是我开着杠房，要是不跟您抬，我这买卖就瘪啦，为我的营业我得跟您抬，是不是？这么着，咱们抬着玩儿吧！"

圣人说："那何必哪，赌十块钱吧！"

"好吧。"

我大爷叫小杠头拿十块钱来。打柜房拿十块现洋搁这儿啦！圣人哪打腰里也掏出十块钱搁这儿。我大爷说："怎么抬法？"

圣人说："我也明白，这是赌钱。我要是把你问短了哇，临走的时节，你这十元钱我拿着；你要是把我问短了，我这十块算你的啦！"

"好吧，请坐。"

这圣人就坐下啦。

"我跟您抬是怎么个抬法？"

圣人说："你呀跟我抬杠，我要是把你问短了，那不算新鲜，你是平常人，我是圣人！你问我，我回答你，回答得理由充足，那就是你输了，回答得理由不充足，那就是你把我问倒啦！"

"好吧。"

俩人这儿坐下。我大爷说：

"按说可不敢跟您抬呀，今天我可要对不住，跟圣人要抬杠啦。怎么抬法儿哪，我就拿圣人说过的一句话咱们抬抬吧！"

"哎，好好好，哪句话你不明白，我告诉你！"

"是，是。"我大爷说呀："老圣人，想当初您说了这么句话：

敬鬼神而远之。咱就拿这个鬼神哪抬抬！”

“好吧，什么意思？”

“敬鬼神而远之，恭敬它为什么又要远之哪？这怎么讲啊？”

圣人说：“这个事情极容易明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鬼神哪原本是没有，信则有，不信则无啊，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我大爷说：“这个不对啦！您说敬鬼神而远之，信则有，不信则无，这话呀不对您哪！”

“怎么哪？”

“圣人哪，您得给我们一个道儿。两条道儿您全占着不成。您要让我们往东啊，回头又往西指，说打那边儿绕也过得去，那就不对啦！这鬼神倒是有倒是没有？您说又有又没有，两边儿您全占着，那怎么算圣人说话哪！信则有，不信则无，倒是有，倒是没有哇？那么到底有没有？您说呀！”

圣人说：“鬼神这档子事呀谁也没瞧见哪，没瞧见就是空虚的，空虚的就是无，它就没有哇！”

“是，您这话对，这是您承认没有鬼神啦！说既然没有，为什么有鬼神这俩字哪？就说没有，为什么有这俩字？”

圣人说：“瞧不见就不能说有！”

“噢，瞧不见就是没有。我跟您说话，这话您听见啦，这话在哪儿哪？您瞧见这话了吗？您能说这话没有吗？这一把香草，闻着挺香，这香在哪儿哪？香味儿什么样儿？谁瞧见啦？这都得说有的。这个小事不用提，您在空气里活着，谁能说没有空气？没有空气人就憋死啦，这空气什么样儿呀？怎么鬼神您就说没有哪？怎么空气有哇，香有哇，声音也有哇？”

圣人说：“那么说——鬼神就得说有！”

“有鬼神，什么模样？鬼神究竟多高的身量儿，怎么个长相

儿，在哪儿住？我们给它去封信，它能给我们来回信吗？”

圣人哪，没词儿啦！圣人站起来，把十块钱撂下，走啦！

嗬，我这位大爷——这老杠头可了不得啦，享了名啦，把圣人都问短啦！又过了半年多，圣人不成不是？来了一位比圣人还高的！什么人哪？神仙。这神仙是谁呀？中八仙哪有个瘸拐儿李。这瘸拐儿李呀抱不平，一听杠头这么大名誉，他把圣人都抬回去啦，我得给圣人找找场！瘸拐儿李来啦。背着大葫芦，拄着拐，一瘸一颠的穷老道相儿，往门口儿那么一站。小杠头哇认为是化缘的：

“大师父，这儿僧道无缘，不打发。”

瘸拐儿李说：“谁跟你们化缘哪？找你们抬杠！”

“噢，您是哪位？”

“瘸拐儿李！”

哎哟嗬，名誉很大，小杠头不敢抬，赶紧找老杠头！老杠头来啦，到门口儿一抱拳：

“哎呀，李大仙，您里边儿坐。”让到里面儿，“倒茶！您今天光临，有什么贵干……”

“甭客气，光临不光临咱们甭提，听说你把圣人赢啦，你能抬呀，今天我特地找你抬杠！”

我大爷说：“按说我可不敢跟您抬，您是神仙嘛！我要是不跟您抬，我这买卖就得关门儿，您既然来啦，我就跟您抬抬，赌钱哪……”

“你跟圣人赌十块钱，我也跟你赌十块钱得了嘛！倒不在乎输赢，我得转转这个场！”

“好吧。”

拿十块钱现洋搁这儿，瘸拐儿李也搁这儿十块钱。

“这规矩……”

“我知道哇，我要问住了你，钱归我拿走哇，你问住了我，干出身儿呀！”

“打这儿就要抬杠啦！”

“抬吧！”

“您说我说？”

“我要把你问短了，你让神仙问短了还算新鲜吗？你不明白的事你问我呀，我回答你呀，我是神仙哪！”

“好吧，打这儿可要抬杠了啊，咱就拿您本人抬吧！”

“好吧。”

“您是谁呀？”

“瘸拐儿李呀！”

“卖什么的呀？”

“什么也不卖呀！”

“那么您是神仙哪——中八仙哪，您背那葫芦干吗呀？”

“葫芦是我的一个宝贝呀！”

“您这葫芦里头是什么呀？”

“丹哪，金丹啊。”

“金丹？”

“金丹哪，是我们出家人炼的丹。”

“炼它干吗？”

“干吗？这金丹能起死回生啊，死人吃了这金丹能复活呀，专治内外两科各样的病症。”

“您别说，您别说，您这金丹能治内外两科的病症，为什么不把您的腿给治直了哪？您怎么是瘸子哪？不能治己，还能治人？”

把瘸拐儿李给问住啦！

（张寿臣口述　何　迟整理　张奇墀记）



**抬 杠 铺**

"……你能抬呀，今天我特地找你抬杠！"……

拿十块现洋搁这儿，瘸拐儿李也搁这儿十块钱。



# 山东斗法

今天我说一段笑话，这是明朝宣德年间的事情。这年正月十五大放龙灯，北京前门外头五牌楼，贴出一张皇榜，有半个月啦，一直没人揭榜。什么事哪？外国派来一个老道，他会三十六手儿哑谜，来中国寻访能人，要是能破他的哑谜，照样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要是破不了他的哑谜，那就免称下邦，从此永不进贡。嗬！这口气真不小。皇上一听着急啦，要是破不了他的哑谜可有失国体。一问文武大臣，谁也没有这能耐。这可真是欺我中原无能人哪！来，张贴皇榜，招贤纳士。如有能人破了老道的哑谜，高官得做，骏马任骑。榜是贴出去了，可是事关重大，谁也得掂掂分量。没有金钢钻，不敢揽瓷器活。

“二哥，你不是会打哑谜吗？”

“别嚷兄弟，我压根儿就不会。”

走到没人地方这才说实话：

“会也不能说呀！你知道老道出什么哑谜呀，一手儿答不上来就捅漏子啦。”

“咱们试试！”

“快走，这可不是试着玩儿的！”

所以一直没人揭榜。

这天，大家正围着看哪，打南边来了这么一位，是前门外一个肉铺的掌柜，此人姓孙叫孙德龙，原籍山东人。过了年肉铺里挺

忙，到了正月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天，他们正歇工，龙灯节嘛！孙掌柜平常爱喝酒，喝完就爱睡觉。赶到十五这天喝得特别多，喝完可不敢睡了，到十六肉铺得开张啊，他准备去买猪。这个人个头儿有七尺多高，长得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黑红脸膛，大连鬓胡子，往头上看，拢发包巾，往身上看，肩宽背厚，穿一件青布棉袍，紧紧绷绷，这件青布袍子啊，可有年头啦。割肉的时候手脏了就往袍子上抹，日子长啦，胸口这地方锃光瓦亮，青布的面儿拿灯一照都成缎子啦，净是油泥啊！腰上系着褡裢，别着把酒壶，胳肢窝挟着一根钩竿子，晃晃悠悠地过来啦！那位说：挟着钩竿子干吗？钩猪啊！八尺来长，上边有两个铁钩儿，对准了猪往怀里这么一带就钩住啦！这也得是行家，一般人不行。孙德龙走到五牌楼，一看围着好多人，打算看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就站在人群外边，翘着脚尖往里看。他个头儿比别人高一块呀，看了一会儿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呢？他不认识字。孙掌柜的当时把钩竿子拄在地下，撇着个嘴直运气："哼！"把旁边看热闹的吓一跳：这人什么毛病！

"我说，你生什么气呀？"

"实话告诉你说，我不认识字！"

"不认识字你生的哪门子气啊，我念给你听啊！"

"那好，劳驾你说说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

"连这个都不知道，这叫皇榜。"

"什么叫皇榜咱不懂。"

"皇帝出的告示就叫皇榜。"

"那你念念我听听。"

这位给他一念："听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你先等等，什么叫'皇帝诏曰'？"

"就是皇上说的话。"

“噢，皇上说的话就叫‘皇帝诏曰’。”

“对喽！”

“那么我说的话呢？”

“你成心捣乱怎么着？还听不听？”

“听听，你快说吧！”

“干脆告诉你：外国来了一个老道，会三十六手哑谜、一部《道德经》，要求我国的能人跟他打哑谜。如有能人破了哑谜，他们愿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无有能人破哑谜，从此永绝邦交……”

孙掌柜听到这就急了：“这个老道好大的口气，那咱们的文武百官，就没有会打哑谜的吗？”

“甭说没有，就是有也不敢冒这个险。”

“这是为什么？”

“为保纱帽翅，为保脑袋别搬家。”

“这么胆小，那么贴皇榜是什么意思？”

“招贤纳士呀！”

“什么叫招贤纳士？”

“就是出榜访求我国的能人来破他的哑谜。哎，你会打哑谜吗？”

“会不多，这个老道会多少手？”

“他可会三十六手呢！”

“我会八百多手。”

“嗬！真看不出来，能人在这儿哪！”

孙掌柜说的不是瞎话，他真会打哑谜，可他会的是买卖猪肉的哑谜，像什么肥的、瘦的、下水、猪蹄儿、片子……凡是买卖猪肉的哑谜没有他不会的。

“你既然能破哑谜，为什么不揭榜呢？”

“这……揭榜？”

“对啊，为了给咱们国家增光，你不揭榜谁揭榜啊？”

“对，对！我不揭榜谁揭榜！”

“揭呀！”

“这有什么。”他真愣，过来嗤地把皇榜给撕了，这下儿漏子捅大啦！

看榜的兵丁过来一看，以为他撒酒疯啦。“来，绑上！”孙掌柜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哎，别捆人，我能打哑谜啊！”

当时早有兵丁禀报了看榜的王大人，王大人过来一看：“哎，怎么捆上了？休得无礼，壮士既敢揭榜必有奇才，待老夫亲自松绑。”过来就给他解开了！

“这倒不错，刚绑上又解开啦，这可是跟俺老孙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啊，我们王大人来啦！”

“噢，你们大人来了，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王大人一看孙掌柜这个个头儿、相貌，断定他不是等闲之辈：“这位壮士，可是你揭榜吗？”

“对，是我。”

“你会打哑谜吗？”

“会，我会八百多手儿。”

“请问壮士贵姓高名，何处人氏？”

“俺姓孙，叫孙德龙。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人，今年三十五岁，还没娶媳妇儿呢。”

“壮士不必笑话，快随下官一同面君吧。”

“什么叫面君？”

“见皇上去。”

“那好啊，我们哥儿俩老没见啦。”

王大人一看，这人真诙谐："壮士，你是骑马还是乘轿？"

"咱乘驴。"

大人一听：罢了，不骑马，不乘轿，反要骑驴，处处跟别人不一样，准是有能耐的人。张果老不就是骑驴嘛。可哪儿找驴去呢？还好，路上找了一头驴，就骑着驴去见皇上吧。工夫不大来到了朝房，大人吩咐："准备点心，好好招待孙壮士。"王大人心想：要按照常规，一个平民百姓见皇上很不容易，得到礼部演礼，那可就麻烦啦。不如奏明圣上，降旨让他马上跟老道斗法。要赢了就不必演礼啦，要输了得问他个欺君之罪，由我带回发落。

王大人上殿面君，奏明情由。皇上闻听，点头称是。马上宣召外国使臣进殿。就听金殿下一声："领旨！"真是声若铜钟。手拿拂尘，口念"无量佛"——老道来啦！这个老道长得是个怪相，先说这个头儿，高不过五尺，可宽里就有二尺五，都横啦。身穿黄道袍，黄道冠，满头黄色的长发。往脸上看，说黄不黄，说紫不紫，真象个倭瓜。在他们国家里，这是有名的法术家，道号"柳毅真人"。咱们就管他叫"倭瓜老道"。皇上问他："法师，今天我国有人与你斗法猜谜，不知需用何物？"

"我已说过，要搭法台两座，各高三丈三。两边要一样的设备：一张桌子，一把太师椅，还有香炉、蜡扦儿、黄表纸、朱砂、笔砚外带凉水一碗。"

"这些早已准备了。"

"法台相隔不要超过八尺。"

"下殿候旨吧！"

旨意下来，营造司就在皇宫内搭好法台。法台的对面就是养心殿，皇上就在帘子里边呢，他得看得见、听得清，好开开眼界呀！准备完毕，传旨斗法开始。我国法官在东法台，他国法官在

西法台，各用法术上台。老道早有准备，屏心静气，就看见他嘴里一动，念念有词，不大的工夫就上法台啦。为什么啊？他有气功，有轻功。上法台以后，把宝剑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放，盘膝打坐，闭目合睛，净等着斗法啦。老道上去啦，我国的法官呢？再看孙掌柜，靠着墙直打呼噜。这是什么法术啊？王大人亲自催请："法师，赶快上法台吧！""呼——噜——"噢，睡着啦，睡得还真够香的。急得王大人直喊："孙法师，哎，孙法师！"连喊了几声还没叫醒他，过来几个兵丁连推带搡这才醒。

"法师，快快醒来！"

"老道你跑不了。"他还做着梦哪。

"孙法师，孙法师！"

孙德龙连醉带累睡了一觉，在梦里就跟老道斗上了！醒了以后，他心里也纳闷儿："这是什么地方啊？大哥，这是哪儿啊？"

"谁是你大哥，什么事叫大哥呀。"

"这是什么地方啊？"

"孙法师，你在前门揭了皇榜，不是自己说会八百多手儿哑谜吗？现在外国使者已经上了台了，没别的，孙法官，快去斗法吧！"

孙德龙一听：坏啦，我哪儿会哑谜，哪能上法台啊！刚才我是喝醉了，对外国法师出言狂妄，从心里不满，所以揭了榜，也答应了破他的哑谜，可要是真上台斗法我可就不灵了。"我说众位，我可上不了法台，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另请高明？"王大人可急坏了，"我已经替你奏明圣上，旨意下立即登台斗法，你要反悔，咱们可都有欺君误国之罪！"

"这么一说，咱俩都活不了哇！"

"对！可是死呀也不能这么死啊！这么死是白死，外国欺我无能。光他一国不进贡倒也罢了，如果各国乘虚而入，狼烟四

起，纷纷进犯我国疆土，到那时黎民百姓可都要经受刀兵之苦啊！”

“要那么一来，我的买卖也就玩儿完啦？”

“你的买卖啊，连江山社稷都保不住啦！”

“那我要是死也不能这么死，宁可死在法台上，我高低斗他一下，煞煞老道的威风。”

“哎，这就对了，不但要上法台，而且要斗赢了，赢得了赢不了，这可关系重大啊！”

“是关系重大，老大人，您等着，我一定斗赢了，赢不了就揍他个孙子。”

“揍他不行，要紧的还是得破他的哑谜，快上法台吧。”

“好，上就上吧。”

上法台怎么上啊。赶到了台座下往上看，好嘛，三丈多高，这得会腾云驾雾。“法台有多高？”

“三丈三。”

“嗐，九丈九也没关系。来人哪，搬梯子。”

文武百官一听：搬梯子啊！这叫什么法师。要乐也不敢乐，还是王大人冲他说：

“孙法师，你得用法术上去。”

“什么法术？我蹦上去就行。”

“蹦？你能蹦多高？”

“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

“高兴呢？”

“一蹦就是五丈多高。”

“那要是不高兴呢？”

“没准儿。”

“没准啊，那可坏了！”

“怎么也得蹦三丈三哪！三丈三蹦不了也能蹦三寸三。”

三寸三谁不能蹦啊，那又管什么用呢？可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啊！当时王大人叫来一位殿前武士，这个主儿个头儿跟孙掌柜的差不多，金盔金甲，器宇不凡。胳膊都这么顸(手势)，力气也大。又找了这么一个武士，俩人商量好了，让孙德龙坐在朝天镫上，俩武士叫着号“一、二、三——起！”往上一扔不就上去了吗？这法子行。俩人商量好了，随后报告了王大人，大人告诉他们要看准方向，往上扔准了。为什么扔准了呢？扔不准摔死了。还没斗法呢，法师摔成柿饼子啦！那不是让外国看哈哈吗。俩武士问孙掌柜：

“孙法师，你有胆量吗？”

“有！没有胆量敢揭榜？”

“那就坐在朝天镫上，我们哥儿俩一使劲，保你能上去。来，坐上吧。”

“行，可是这钩竿子我还得挟着。”他挟着钩竿子坐下啦。

“咱先试试，看他有多大分量。”

“嗯。没有三百斤，也有二百七。”

孙德龙还真不含糊：“有意思，人往高处走嘛。”

俩武士一叫号儿：“一、二、三——起！”这一下就扔出四丈五去，要掉地下非摔死不可，四丈五要比三丈三差一丈多，等往下一落正落法台上，没摔着。那位说，掉台上也摔得够呛啊。不，那个钩竿子把他救了。拿钩竿子把儿一支台板，人顺势往下一出溜，这下泄劲啦，所以没摔着。

要说外国老道也够窝心的。他闭目合眼，没睁眼睛，往上扔孙掌柜的时候，他没看见，赶到从上往下掉的这个节骨眼，他倒翻了翻眼皮儿。“啊？”可把老道给吓坏啦。“哎呀，我用法术缓缓上台，怎么中国法官竟然是从天而降？”其实是刚扔上来，他没看

见。打这儿起老道就害上怕了。孙掌柜一看他那模样儿心里直想乐，这不就是那种化小缘、要香钱的出家人嘛，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高招。想着想着就坐下来了。这时候太阳就要落山，老道借着落日余辉一打量孙掌柜，当时就是一惊："啊，中国法师看穿衣打扮非僧非道，他怎么金光护体，锃光瓦亮呀？"怎么那么亮呢？其实是猪油放光。

老道先打招呼："无量佛！"

山东儿这么一听，他回答了一句老家的话：

"好家伙！"

这一声可不要紧，把皇上吓了一跳："什么，招家伙，这就斗上了！"

老道虽然听不懂这个"好家伙！"可是一看对面的中国法师有威风、有气派，他得礼貌当先。一抖这拂尘："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山东儿一听：好啊，加字啦，你加字儿我也加字儿："一大堆破烂家伙！"

文武大臣一听：行，短兵相接，一来一往，看不出来这山东儿还有两下子！

老道一听更不懂了，一想，赶紧打哑谜吧。当时伸出一个指头来。山东儿一看，老道伸出一个手指头来：嗯，你伸一个，我伸俩。当时是戟指怒视（伸二指）。老道心中暗暗佩服：对呀，我说"一佛顶礼"，他回答"二圣护身"，哎呀，可不能大意。想到这儿又伸出三个手指头来。山东儿一看他伸三个我就别伸四个啦，干脆我都伸出来（手势），看你怎么办。老道一看大吃一惊：哎呀！我说"三皇治世"，他回答"五帝为君"，真乃高人也！

忽然老道冲着对方拍了拍胸口，孙掌柜这一看哪：嘿，不含糊。你拍胸口，我给来个拍脑袋。这一拍脑袋又把老道吓坏了。我说"佛在心头坐"，他回答"头上有青天"，这可是来者不善，善

者不来呀！一着急，干脆我把他打下法台。我引火烧他，他必定得躲，那时他一脚蹬空，就得摔下法台，就是摔不下来，也得趴在法台上，那我就胜啦。想到这儿就拿过来黄表纸，用毛笔蘸硃砂，在纸上画了一道符，用宝剑尖挑起符纸，在腊烛上点着了晃，嘴里是念念有词。他以为对方一定得害怕，没想到山东儿可不怕这个，心说：老道呀老道，这么大岁数怎么还玩火呢，他一边看一边乐。老道更毛咕了：中国法师好胆量。

"敕令！"一喊"敕令"，风就起来了，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老道一甩剑正把火吹到山东儿跟前。一下把头发烧着啦。"嗬！真热乎。"他拿手一挡，这手下来正碰在桌子上，寸劲儿，正好看见桌子上的那碗凉水，赶忙端起来往脑袋这一扣：哗，火灭了！老道一看，心里这个窝火，当时又把第二道符纸点上了，口中念念有词。孙掌柜的一看：你没完了，烧着了我这边儿还想烧那边儿。噢，你是老道，想让我当和尚，咱俩一块化缘去。好小子，我跟你拼了。他把钩竿子拿起来，把把儿倒过来横着一扔："你着家伙！"噌！过去了！可把老道吓坏了，正想看看是什么家伙，钩杆子在空中这么一转，这俩钩子正好搭在老道的腮帮子上。"哎哟……"

老道这么一疼，宝剑撒手啦，火也灭了，钩竿子也掉台上了。老道一看钩竿子连连稽首："哟，无量佛，我当是何宝物，原来是佛祖的如意紫金钩！"这是如意紫金钩啊？

孙掌柜一看，老道腮帮子破了，宝剑也掉了，一副狼狈相。干脆，我把你打下法台。噌！他把随身带着的酒壶摘下来往上一举，意思是要打老道。这把酒壶在他身上带了十几年啦，也那么锃光瓦亮的。老道一看，当时吓得魂不附体："哎呀，不好。适才用的是如意紫金钩，怎么现在又要祭翻天印，这可了不得。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走吧。"他得下台啊，一着急就心慌，法台三丈

三，下到半截腰儿，还差一丈多，就掉下来啦，连滚带爬跪到皇上面前。皇上看着老道一声冷笑："老道，这次斗法你是输了还是赢了？"

"那还用说吗？贫道实在是输了，臣去回报国主，一定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那我问你，一上台你说'无量佛'是什么意思？"

"是祝福的意思。"

"我国法师说的'好家伙'呢？"

"这……贫道才疏学浅，实实不明白这个'好家伙'是什么意思。"

"你又说'无量寿佛'是什么意思？"

"我是试探着问贵国法师都有什么法宝。"

"他回答'一大堆破烂家伙'呢？"

"想必贵国法师法宝太多了吧，都一大堆一大堆的。"

"哼，你知道了就好。那你伸一个手指又是什么意思？"

"打哑谜，'一佛顶礼'。"

"我国法师伸两个呢？"

"'二圣护身'。"

"你伸三个呢？"

"'三皇治世'。"

"我国法师伸五个手指呢？"

"了不得！那是'五帝为君'。"

"嗯，你一拍胸口？"

"佛在心头坐。"

"他拍头顶呢？"

"头上有青天。"

"你这腿帮子是怎么回事？"

“贵国法师用如意紫金钩给钩的。”

“你为什么不还手？”

“不敢，贫道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为什么？”

“贵国法师又祭起了翻天印，这要打上可是如雷轰顶！”

“所以你就败下来了？”

“贫道情愿领罪。”

“哼！你往下跪。”

皇上一听这个高兴啊，马上传旨：“搭梯子，迎接我国法师下法台。”这句话可把山东儿救了，要不然他可怎么下来呢。可是也合乎情理，走梯子下来，文武百官也好站在那儿迎接他，立了大功啦。孙掌柜下来一看老道跪在皇上那儿，心说：坏啦！这小子一定是在皇上面前把我告了，可一看王大人以礼相迎，他又放心了。

“孙法师，辛苦啦。”

“不辛苦。”

“您看老道的法术如何？”

“跟咱比差多啦！”

“现在，您可以去见皇上啦！”

“那是，我得见见老大哥。”

“那您行个大礼吧！”

皇上一看，这人个头儿高，身形魁梧，面带忠厚，心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

“我国法师，你姓甚名谁？”

“咱大名叫孙德龙，山东登州府人，小名叫喜儿。”

谁问你小名啦！

“孙法师，你跟老道斗法是输了还是赢了？”

这话还真不好回答。在皇上面前回话，一字重千斤，哎，这

山东儿可回答得很好。

“您问我斗法是输了还是赢了？这话我还真不好回答。”

“怎么不好回答呢？”

“输赢我自己不好说，反正这么说吧，我要输啦，我是干什么来的？我要说是赢了吧，那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再说，我要是输啦，老道这腮帮子是谁打的，他为什么败下了法台？谁输谁赢，让老道自己去说吧！”

“我已经问过他啦！”

“他要说我输了，没大关系，我们俩二次上台，再比划比划！”

这一说，老道在旁边儿听见了，吓得混身哆嗦，赶紧大声说：“可别来啦，我输啦，我输到家啦！”

皇上一听乐了：“来，把外国老道带回馆驿，听候发落。”

把老道送走了，孙掌柜也站起来了：“众位，咱也该回去啦！”

王大人上前拦阻：“你可别走，壮士，万岁见你斗法有功，还要另有封赏。”

“什么另有封赏，我一不当官儿，二不要钱，把老道斗败了就完了嘛！”

一不求官，二不贪财，挺身而出，为国增光，真是好样儿的。文武官员暗挑大指，皇上更舍不得让他走啦！

“孙壮士，既然斗败老道，何必去心太急，朕有几句话要问问你。”

“有什么话就说吧！”

“这次斗法你赢啦，我来问你，他国老道说‘无量佛’是什么意思？”

“他是个化小缘的，一上台就找我要钱。”

“你说‘好家伙’呢？”

“这是我们山东的土语‘好家伙’，你咋这么讹人呢！”
“无量寿佛呢？”
“他那是耍贫嘴，变着法子折腾人！”
“你说‘一大堆破烂家伙’是什么意思？”
“我说：要钱没有，有一大堆破烂家伙，问他要不要。”
“那么他伸一个手指是什么意思？”
“这个老道不学好，他这是说他要娶老婆的事儿。”
“嗯，怪不得上来就要钱呢？娶老婆得用钱哪，出家人不守清规，岂有此理。那他伸一个手指头干吗？”
“办喜事，要买一口猪。”
“你伸俩个指头呢？”
“我是说一口没有，就剩两片子啦！”
“噢！两个片子，他伸三个指头哪？”
“他要三十来斤的小猪。”
“你伸五个手指头呢？”
“我说：顶少的也有五十多斤儿。”
“他一拍心口呢？”
“老道还要一挂心肝肺。”
“你拍头顶哪？”
“我说：连猪头全给你得啦！”
满拧！

（常连安口述　颂　华整理）




**山 东 斗 法**

“他要三十来斤的小猪。”……

“我说：顶少的也有五十多斤儿。”



# 黄 半 仙

说起算卦来，有这么一个故事。

想当初，哪朝哪代可不记得啦，离着京城不远的地方，有个姓黄的，小名儿叫“蛤蟆”，因为他长得小圆眼睛，翻鼻孔，大嘴岔儿，说黑不黑，说绿不绿，是个蛤蟆脸儿。别看模样儿怪，内秀！家里也有个亩儿八分地，全指着杂抓。喝！善能察言观色，又能说会道，认识几个字，没事儿就翻翻皇历，不论娶媳妇，聘闺女、上梁、动土，谁家要择日子，他全管。合村儿男女老少都拿他当伏地圣人。他说句什么话，真有人信他的。

他媳妇儿可是个累赘。怎么？有个病根儿——寒腿。每逢阴天下雨，她腿疼，天气要变，她也腿疼，叫人急不得恼不得。日久天长，老黄倒摸着这病的脾气啦。只要他媳妇儿一腿疼，多半儿是要阴天；疼得厉害，得，非下雨不可！

这一天，晌晴白日，热！闷得人出不来气儿。老黄披着蓑衣要下地干活儿去，他媳妇儿拦他：

“疯啦？大晴天披蓑衣？快脱下来吧！”她往前一探身儿：“哎哟！”

老黄乐啦：“你看，你不是早就说腿疼啦嘛，今儿个得下雨呀！”

他媳妇儿也乐啦：“嗜，一着急忘啦！”

老黄出来，村儿里的人都瞧着挺新鲜，大伙儿一阵哈哈大

笑：

“老黄，什么毛病，大晴天披蓑衣？”

“啊，没毛病，今儿个有雨啊！”

大家伙儿也没拿这当回事儿，就分头下地啦。不到一顿饭的工夫，阴天啦，乌云密布，一个劈雷下来，暴雨下得瓢泼似的！大家伙儿都淋了个落汤鸡。老黄呢，他披着蓑衣啊，没淋着！

又有一天，从早晨起天就阴，老黄问他媳妇儿：“腿疼不疼？”他媳妇儿说：“不疼。”老黄没披蓑衣就下地去啦；可是，村儿里的人都披着蓑衣呢！大伙儿瞧着老黄直纳闷儿：

“老黄，不怕挨淋吗？”

“挨淋？今儿个没有雨呀！”

上回老黄说下雨，真下了，这回他说不下，大家伙儿半信半疑。下了地，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云散日出，晴天，蓑衣白带啦！

有这么几次，回回有准儿，大家伙儿可服了。问他：“老黄，你怎么知道哪天有雨，哪天没雨？”

“啊！我就知道嘛！”

他不好意思明说。要是说从媳妇儿的腿疼不疼知道的，那多不好意思！可大伙儿非死乞白赖地问他不可：

“那你怎么就知道有雨没雨呢？”

挤对得老黄没辙啦：

“我这是……啊，诸葛马前课，算出来的！”

喝，算出来的！这下子，一村儿的人都知道啦，说他是：未卜先知，阴晴有准儿，会算诸葛马前课。

张家儿媳妇儿丢了个耳环子，找老黄：“黄大叔，您给占个课。”老黄装模作样一掐手指头：

“没丢！锅台旁边儿呀，水缸后头哇，一找就找着。”

人家一找，真找着啦！怎么？老黄有个穷琢磨劲儿。他想得好：儿媳妇儿整天打水做饭的，耳环子丢了，可不就上这些地方找去嘛！

李家二哥出外仨月啦，没捎家信，也不知道回家不回家。李二嫂找老黄算，老黄闭着眼掐着手指头，嘴嘀嘟囔了一阵儿：

“甭着急啦，这月准回来！”

没出十天，李二哥就回来啦。怎么？老黄琢磨得到家：李二嫂该这月里添孩子，李二哥心里有数儿，那还不回来！

来算卦的想不到这个，当事者迷嘛！就因为他算得灵，常有人找他算来。大家伙儿送他一个外号，叫“黄半仙”。名气是有，可没挣着钱。来算卦的非亲即友，要不就是左邻右舍，有钱的也找不到他这儿呀！可是事逢凑巧，赶上个机会，这黄半仙发了财啦。

怎么发的财呢？这里头有个因由儿。京城里头皇宫内院失盗啦。丢什么啦？东西不大，桂圆那么大一颗夜明珠。皇上把心爱的东西丢了，还有不恼的吗？命满朝文武寻找夜明珠，找不着的话，一律罚俸降级。

文官武将都满市街找珠子，哪儿找去？这珠子是皇宫大总管偷的，看守自盗，谁敢疑惑他呀！老找不着。

这一天皇上坐殿，瞪了眼啦：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吃着我的俸禄，办不了事呀！哼！无能之辈，不用你们！寡人自能找到偷珠之人。皇宫大总管！”

皇宫大总管吓得机灵的一下子。心说：“这事儿没人知道哇？”赶紧答应：“臣在！”

“命你三天之内找来能人占算夜明珠的下落！”

大总管一听，沉住气了，敢情是找人算卦，说声：“遵旨！”领旨下殿。到了宫门以外，叫从人备过马来，亲自带着人去找算

卦的。

来在大街以上，远远望见一个命馆，门口挂着招牌，上写“刘铁口”。大总管下马进了命馆。

刘铁口一见赶紧行礼：“这位老爷，您算一卦？”

“啊，你的卦灵吗？”

“小的我名叫刘铁口，铁口钢牙，卦卦有准。”

“灵啊？”

“啊。”

“我不算！”

大总管扭头带着人骑马走啦！刘铁口倒直纳闷儿：“这个官儿撒呓症是怎么着？”

简断截说，这位大总管见命馆就找，谁也说灵，他谁也不找——他有心病啊：找个灵的，一算出来是我偷的，我还活得了哇！算卦的哪，谁也得说灵，不灵，这碗饭还吃不吃啦！

头天没找着合适的算卦的，第二天，大总管不上命馆啦，专找卦摊儿，他带着从人沿街串，见着摆卦摊的就问灵不灵，当然还是看着谁也不中意。

到了第三天，天都晌午啦，这个不灵的算卦的还没找着！他不明说，从人们也摸不着他的心思呀！只好上前回话：

“禀总管大人得知，城里的算命打卦的都找遍啦。”

“是啊！那……”

“听说城外头还有个黄半仙，会算诸葛马前课。”

“好，一齐前往！”

黄半仙正在家发愁呢，他媳妇腿又疼啦，躺在床上直哼哼。这么个工夫，门外呱啦呱啦一阵马蹄声响，跟着就闯进一伙子人来，为首的正是皇宫大总管。

大总管进了门，用手一指：

“你就是黄半仙吗?”

“是,……小人姓黄,半仙是别人送的外号儿。”

“黄半仙。”

“老爷。”

“咱家要找个算卦的,你的卦灵不灵?”

黄半仙一听,吓了一跳,心说:我平常给邻居算卦,那是闹着玩儿,真算,我也得会呀!赶紧说:

“回大人的话,小人算的卦呀,不灵!”

啊!大总管心说:有点儿意思。又问:

“准不灵吗?”

“一点儿都不灵!”

“嗬哈哈哈哈哈!”大总管可心啦,“宫中失落夜明珠一颗,圣上宣你进宫算卦,快快随我前去!”

黄半仙心里这份儿别扭哇:给皇上算卦?甭说不灵,就是说错一句话,脑袋就得搬家!我说我不灵嘛,还叫我去,大概他是听错了,这回我再说清楚点儿。

“回大人的话,小人不敢去,小人算的卦不灵!”

“哎,要的就是不灵的,灵的我还不要哪!”

“那……小人算的卦很灵。”

“怎么灵法?”

“您等着瞧吧,回头准下雨。”

“噢,这么灵哪,更得去啦,跟我走吧!”

大总管心说:你这是抓词儿想不去啊!找了三天啦,好容易才找着你这么一份儿不灵的,你还满嘴里胡说,冒充灵的!嘿!没有比你再合适的啦。

好损哪,扣准了他啦!

黄半仙无法,临走之前叫过媳妇儿来,偷偷地嘱咐:

“我这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到了那儿我也就是见机而作，看事行事，万一能回来也未可知。三天之后，我要是不回来，你在家里就把柴火垛点着，我好假装算出来家中失火，借这个碴儿回家。”

简断截说，黄半仙跟大总管进了城，住到馆驿之内，单等明日早朝见驾算卦。

晚上，下起雨来啦。黄半仙住在馆驿之中，哪儿睡得着哇，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屋里转磨。心想：下雨啦，我媳妇在家里准腿疼哪。我让大官儿给拉出来，她不定怎么着急呢！……唉，我这罪过更难受哇！明天给皇上算卦，我说什么呀？夜明珠？见也没见过！上什么地方找去？炕洞里头，牲口棚，柴火垛后头……嗐，皇宫内院里也没有柴火垛呀！……

黄半仙是走投无路哇，恨死了这个贼啦。心里话，嘴里就念叨出来啦，用手比划着，咬牙切齿地：

“你偷谁不行，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呢！”

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又想起大总管来，心里埋怨，嘴里也说出来啦：

“我说我不灵，就得啦，非叫我来！我来了于你有什么好处？你呀，得不了好死！”

他这儿自言自语，哪儿知道哇，隔墙有耳，门外头真有人偷听。谁呀？大总管。大总管干吗来啦？大总管把黄半仙送到馆驿，自己挺痛快，净等明天上朝交旨啦。回到府里，天色黑啦，摆上饭来，一边儿喝酒一边儿琢磨：这回可好啦，夜明珠的事儿犯不了案啦。明天上朝，黄半仙算不出来，皇上一恼，杀了他，没我的事儿啦……看他那长相儿，小圆眼睛，大嘴岔，翻鼻孔，土里土气，其貌不扬，准没有什么能耐……

正琢磨哪，听着窗户外头有响动儿，往院里一瞧，下雨啦。

“啊!”大总管心里打上鼓啦：黄半仙说来着：“回头准下雨。”了不得，敢情他的卦真灵啊！这可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明天他要是算出来夜明珠是我偷的，我就有掉头之罪……哎呀！

急得大总管饭也吃不下去啦：干脆，我再找黄半仙谈谈去，摸摸底。马上吩咐从人备马，一个人黑灯影儿里奔馆驿去啦。到了馆驿，大总管没让门上传话，偷偷来到黄半仙的房门外，侧耳细听，想探探黄半仙的动静。

他早不来晚不来，来到这儿一探头儿，正听黄半仙嚷：

“你偷谁不行，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呢!”

大总管一听，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这是说我哪吗？他怎么知道我来啦？

再一听，黄半仙又嚷：

“我说我不灵，就得啦，非叫我来，我来了于你有什么好处？你呀，得不了好死!”

这一句话，差点把大总管的真魂给吓走喽！这是说我啊！得不了好死，可不是我有掉头之罪嘛！哎哟我的妈，神机妙算啊！

大总管赶紧推开门，进来冲黄半仙跪下就磕响头，崩，崩，崩，嘴里还直央告：

“半仙饶命，半仙饶命，我说，我都说!”

他不是摸底来的吗？不，成了泄底的啦！

黄半仙总算胆子大，沉得住气，大总管进来连磕头带告饶儿，他大吃一惊，摸不清怎么回事，可是还装模作样的，一边往起搀大总管，一边儿使诈语：

“何必行礼，起来，甭害怕，我都知道啦!”

他知道什么？他什么也不知道！

大总管哆哩哆嗦地往起站：

“您知道了我也得跟您说，饶命吧，您不是半仙，您是神仙。

夜明珠在御花园里芭蕉树底下埋着哪；只要您不说出来是我偷的，我孝敬您五百两银子。"

黄半仙本来急得要命，这儿不打自招啦。他又怕大总管势力大，又高兴事情有门儿了。乐呀，声音难听，就跟哭似的：

"嘿咿嘿咿嘿咿……"

大总管听着声音不对：这是嫌少哇！腿儿一软，又跪下啦：

"一千两行了吧？明天准给您送来！"

这回黄半仙才算定住了心，伸手相搀：

"明天我按卦断事，给你瞒着点儿就是啦！"

合着这卦还没算哪，就有价儿啦——卦礼一千两银子！

第二天，黄半仙四更起床，五更随大总管上朝。皇上升坐金銮宝殿，大总管叫黄半仙在宫门外头候着，他上殿面君交旨，皇上传旨召见，黄半仙才遵旨进宫。上殿来行礼已毕，黄半仙爹着胆子假装疯魔地掐指一算：

"万岁，但不知御花园中可有一棵芭蕉树？"

皇上高兴，别看黄半仙其貌不扬，还真有两下子，他居然算出御花园里有棵芭蕉树！皇上说：

"芭蕉树倒有一棵，寡人问的是夜明珠何在？"

"启奏万岁，夜明珠就在树下埋藏。"

皇上赶紧吩咐：

"摆驾御花园。"

众文武大臣随驾来到御花园，早有人预备下锹、镐。一刨，真找着夜明珠啦，献上来。皇上可就纳闷儿了，问：

"黄半仙，此珠何人所盗，何人所埋？"

"这个……这个……"

大总管在旁边听着，黄半仙说话一结巴，大总管心差点儿没打嘴里蹦出来！就听黄半仙那儿说：



## 黄半仙

大总管听着声音不对：这是嫌少哇！腿儿一软，又跪下啦：“一千两行了吧？明天准给您送来！”



“万岁，夜明珠乃是国宝，日久年深，得到日精月华，自己就会走！”

黄半仙这么一扯，大总管心里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皇上还真信，要不怎么人们都管皇上叫昏君哪！

夜明珠找出来，皇上赏了黄半仙黄金百锭，彩缎十匹。接着，黄半仙就要告辞，可是皇上不准，一定要留他在京城里呆几天。

宝贝找着了，留个算卦的干什么？皇上有皇上的心思啊：找了多少日子夜明珠，谁也没找着，黄半仙手到擒来，可称高人。我还得试他一试，假如他能耐真是大，我就把他留下，保着我，有他给我算卦，任凭什么事也就瞒不了我啦！

皇上憋着留下黄半仙，黄半仙可憋着走哪！他跟他媳妇儿约好啦，第三天一早把家里的柴火垛放火点着了，他好借碴儿回家。

这天一早儿，他刚要请总管大人带他去见皇上，这么个工夫，皇上派总管大人召见他来啦。去吧。到了皇宫，朝见皇上，正行礼哪，偷眼往上一瞧，皇上正冲着他攥着个拳头。黄半仙心说：哟，这是什么毛病？要揍我？哎，管他呢，我说我的。赶紧行完礼，口称：

“万岁，小人大清早儿就算出来了……”

黄半仙是想告诉皇上，我一早就算出家里着火了，请求准许回家，没想到刚说了半句“小人大清早就算出来了”，那半句“家里着火啦”还没说出来哪，就见皇上把伸出的拳头放开啦，一张手，冲他哈哈大笑：

“黄半仙，你真是未卜先知。寡人想让你算算手里藏的是什么东西，嗯！没等寡人传旨你就知道啦！啊……哈……哈……”

黄半仙留神一看，敢情皇上手里攥着一个大青枣儿！合着黄半仙说的是“大清早”儿，皇上听成“大青枣”儿啦！

黄半仙瞧着这个大青枣，刷的一下子，周身出了一身冷汗：哎呀！又逃出一场大难！敢情皇上还让我算卦呢！

他想着碴儿后怕，直发愣。皇上喜爱黄半仙哪，问：

“爱卿，有何心事在怀？”

黄半仙借着这台阶儿，赶紧启奏：

“刚才小人忽然觉得心惊肉跳，发似人揪，马上袖占一课，才知家中失火，望求圣上开恩，准许小人回家，重整家园。”

皇上一听他要走，那哪儿能放他啊！心里说：他家离这好几十里地，那边一着火，他这边就知道了，这可新鲜！这么着吧，派人去看看，如果真有这事，我就马上封他个官儿，把他留下……想到这里，便叫黄半仙：

“你家失火乃是小事，不必着急。来呀，酒宴摆下，寡人与众位爱卿同饮！”

皇上说一句是一句，别人不能驳回。黄半仙只好谢恩，随同满朝文武大臣陪着皇上饮酒，心里这份儿烦就别提啦！

皇上当时派内侍飞马出宫，上黄半仙家打探去啦。内侍到黄家一看，果然失火，黄半仙的媳妇正在火场上哭哪。放火点的是柴火垛，有风，连房都着啦！

内侍飞马回来交旨：

“果然黄半仙家中失火！”

皇上一听，拍手称赞：“真神人也！”紧跟着叫黄半仙：

“黄爱卿，失火之事，不必多虑，寡人自有安排。寡人看你颇有才学，打算封你为护国军师，在朝为官，与寡人同享荣华富贵，你意如何？”

黄半仙一听，心说：就这样的荣华富贵呀？天天老让我算卦，我受得了吗？赶紧推辞：

“小人乃山野村夫，怎能在朝伴君，望万岁另选贤能吧！”

“卿家不必推辞。”

“小人并非推辞，实有难言之隐……”

"卿家有什么为难之处？"

"小人自幼命里注定，不能为官，如若为官，祸在眼前！"

"唔……"

皇上犯啦，暗自沉吟："啊！如若为官，倒祸在眼前，你这是不愿意保我呀！你要是保别人去，寡人的江山岂不断送你手？"

皇上心里这份儿毒哇，来了个翻脸无情：

"既然不愿为官，好，大总管附耳过来！"

大总管过来了，皇上小声告诉他如此这般，快去准备。大总管转身走去。回来的时候，手拿一个捧盒，在皇上旁边一站。皇上冲黄半仙说：

"寡人有一件世上少有的奇珍异宝，放在捧盒之内，限你一炷香的工夫，算一算这是什么宝物。算出来，放你回家；算不出来，我要问你欺君之罪！"

捧盒里是什么？放着一件宝贝——周身镶嵌绿宝石，闪闪放光，黄豆大的两颗珍珠配成一对小眼睛，翻鼻孔，大嘴岔，肚大腰粗——是个黄金打造的黄蛤蟆！黄半仙哪儿知道去！这下黄半仙可懵啦！他抓耳挠腮，想蒙事都没门儿！随便猜一个吧，好，皇宫里奇珍异宝多着哪，叫也叫不上名儿来，猜什么哪？万一猜错了，就是个死，一个人一辈子就死一回，谁也没长俩脑袋，不能猜！不猜？照样儿，时辰一过也得死！

眼睁睁一炷香快烧完啦，这时候，大总管、文武大臣们都瞪着眼看着他，单等皇上旨意一下，就要把黄半仙绑出午门，开刀问斩。急得黄半仙满身大汗，一低头，一跺脚：

"哎，这捧盒闷坏了黄蛤蟆啦！"

皇上大吃一惊，大总管两眼发直。敢情黄半仙一着急，想起小名儿来啦！

（冯不异、孙秀汶编写）

# 知县见巡抚

旧社会的怪事最多，尤其是在官场中，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有，净闹笑话。那时候的官儿有两种：一种科班出身的，是考中的；一种捐班出身的，是花钱买的。科班出身的，从小摇头晃脑地念："子曰：学而时习之……"十有八九不是念成个书呆子，就是一盆糨子；但是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就可以中举人，中进士，弄个官儿做。捐班出身的，更是鱼虾混杂，什么人都有，只要有钱，大字不识也可以买个官儿做。晚清时候，捐例大开，还设有专门卖官鬻爵的机构，而且是按等论价，明码标售，童叟无欺。就跟现在卖东西的一样，鸡蛋一个价儿，鸭蛋一个价儿，保证一分钱一分货。有个刚落草儿的孩子，因为家里有钱，脑袋上就能顶个四品衔，照样有顶戴花翎，差点意思的是：这位未来的知府还骑着尿布呢！可见这个官儿也太不值钱了。

今天说个笑话儿。

在光绪十九年，南京夫子庙有个茶叶铺，字号叫"大发"，掌柜的姓钱，叫钱如命。很会做生意，十几年的功夫，就开了好几个分号，还在安徽买了座茶山，坐庄收茶，大发财源。就是有一样差点儿，斗大的字，他不认识半升，是个大文盲。

钱如命的钱是越来越多，可越多他越嫌少，整天琢磨着发财之道。他觉着做买卖虽说能赚钱，可手中没有权势，有买才能有卖，赚钱总有个限度。这十几年的功夫，他看出来做什么买卖也

不如做官儿一本万利，又威风，又能赚大钱，所以就动了做官儿的念头，花了八千两银子捐了个实缺知县，交上银子之后，立刻领凭，到浙江某县走马上任。

钱如命做官儿就是做买卖，所以别看他做官儿的规矩一点儿不懂，可是弄钱的本事一点儿也不含糊，跟别的知县没有两样，照样贪脏枉法，鱼肉百姓。不到一年的功夫，地皮被他刮下去足有三尺，连土地爷都被他赶罗得没处藏没处躲的，到处打“游飞”。因为土地爷知道自己是泥做的，待在地底下，怕被钱如命一耙子戳个稀巴烂，撮走了。

可是钱如命对待龙王爷却是另眼看待。他这个县里有条河，堤坝失修，河道淤塞，一下大雨就不得了，差不多年年泛滥成灾。钱如命借着修河治水，拚命地加捐加税，其实一锹河泥没挖，银子全入了他的腰包。所以钱如命对龙王爷的恩典感激不尽，天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求龙王爷保佑，多发几回大水，他好大发财源。这样一来，弄得土地爷和龙王爷直闹不团结，说：“同是天上神仙，为什么我打‘游飞’，你受香火，完全是两种待遇呢？”

钱如命做了一年来的知县，八千两银子的本儿早已滚了几翻，官儿瘾也就越来越大，又想弄个知府做做。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为了活动个知府，钱如命带上大批银两，进了省城。

到了省城之后，第二天，钱如命托人给巡抚重重送了一份厚礼，还内夹一张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巡抚收到礼物一看，实在不轻，乐得当时就派人传唤。钱如命一听巡抚居然立即召见，心里是既高兴，又嘀咕。高兴的是巡抚这样另眼看待，说不定能闹个明保，银子真没白花；嘀咕的是自己虽说做了一年来的县太爷，说良心话，实在还一窍不通，官场的规矩全都不懂，这又是头一

次拜见巡抚，心里真有点打怵儿。有心花钱向人学点规矩，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又来不及，不去还不成，再说自己干吗来啦！后来钱如命一琢磨，拿定个主着：见了巡抚要客气，多说奉承话，有问有答。

钱如命换了身新衣裳，来到巡抚衙门，见巡抚行完礼，落了坐，差人献上茶来——这里得交代清楚，在当时的官场上，上司招待下属的茶，只是一种礼仪，那是样子货，渴死也不能喝。什么时候大官儿一端起茶来让客，那就是告诉你该走了。象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他接见下属的时候，只要一端茶杯，底下的差人马上喊"送客"，你有多重要的事情没谈，哪怕是话说到半截，也得起身告辞。这个规矩还美其名曰"端茶送客"。可是钱如命不懂这套，而且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对巡抚要多客气，所以差人献上茶来之后，他心想：他是巡抚，我是知县，他的官儿大，我的官儿小，这地方得客气客气，他立刻双手端起茶杯，冲巡抚说：

"大帅，您喝茶！"

巡抚一愣，心说：怎么回事？你上我这儿"端茶送客"来啦！你打算把我轰哪儿去啊?!

钱如命并没有明白过来，他见巡抚没答理他，也有点发讪，就把碗送到嘴边真喝了一口。你喝就喝吧，他还咂了咂嘴，接着又奉承了一句：

"大帅，您这茶叶真不错，实在是纳鞋底不使锥子——真(针)好！"——他跟巡抚大人说上俏皮话儿啦——"嗯！我一口就尝出来这准是地道的西湖龙井。"

噢！你上我这儿品茶来啦！巡抚心说：这人怎么这样不懂规矩，跟我要什么贫嘴，谁问你是不是西湖龙井啦？巡抚心里不高兴，脸上可没露出来。这倒不是这位巡抚大人格外宽宏大量，实在是看在了那张银票的分上了，要不然早就发作了，就这点事，

他能把知县撤职。这时候巡抚心想：不能再让他说话了，现在他就说上西湖龙井了，再让他说下去，就该毛尖、雨前、云雾、大方了，他开茶叶铺，我这巡抚衙门改茶馆儿！巡抚想到这儿，打算跟钱如命说几句官场话，头次接见就算完了。巡抚说：

"贵县！听说你那里河道历年成患，今年情景如何呢？"巡抚是说，你们那儿的河道年年闹水灾，今年的水情怎么样？这是句普通话，不过，他这么一咬言嚼字，钱如命没听懂，把"河道"两个字弄拧了。

"回大帅的话，卑职那里的和道成患嘛——这个和道嘛……嗯……这个和尚倒是好和尚，很守清规，就是有几个老道吃酒行凶，常常滋事。现在卑职已经派人抓捕了。"

"啊?!"巡抚一听，"河道"就是和尚老道啊！我要问你河泥哪，那就是和尚、尼姑啦，糊涂之至！这是巡抚的心里话，嘴上可没说出来。

"嗳！不是。贵县，河道成患，我问的是水！"

"水啊？卑职那里都是甜水，没有苦水井，泡茶好喝极了，多咱您去，我请您喝一杯。"他老离不开茶叶。

巡抚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心说：这人怎么这样糊涂，"河道"听不懂，说"水"也不明白，老惦记着开茶馆儿，干脆随便说几句，打发他走吧！

"贵县！请问你那里的风土如何呢？"

巡抚问的是风土人情，钱如命又弄拧了：

"大帅，您问风土啊？卑职到任也有一年了，倒是没见刮大风，尘土也不多，就是天天下雨。"他把风土弄成大风、尘土了。

巡抚这次一边听一边直皱眉，还瞪了他一眼，又问了一句：

"不是。我是问贵县的民风如何呢？"

"大帅，您问卑职那里的蜜蜂啊……这个……卑职到任一年

来的，从没见过蜜蜂，马蜂可是不少，有手指头那么粗，蜇人可厉害啦!”他把民风弄成蜜蜂了。

巡抚这次可真动气了，胡子都撅起来了，您想，谁有那么大的耐性呢？巡抚心说：他这个知县怎么当的，初次为官不懂规矩，还则罢了，怎么连几句场面话都不懂呢？要不是那张一万两银票，他甭说想当知府，连豆腐我也让他做不成！真是岂有此理！巡抚本想当面训斥他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回去了，干脆我也别转文了，就说大白话得了。打算再敷衍两句，有个台阶，让他走吧！

“贵县！你那里的百姓好不好？”这是句大白话，百姓好不好？您再听县太爷钱如命的：

“白杏啊？——卑职那里的白杏不好，又苦又酸，卑职没找到好的，要是找着，就给您带两筐来啦！”

这次巡抚可真气急了，脑袋后边的小辫气得都直哆嗦，蹭一下子就站起来了，用手一指钱如命：

“我问的是小民。”

钱如命也赶紧站起来了，把头一低：

“回大帅的话，卑职的小名儿叫二狗子。”他把小名儿都说出来了。

（金　铠编写）




## 知 县 见 巡 抚

“我问的是小民。”……

“回大帅的话，卑职的小名儿叫二狗子。”



# 大师兄闹衙门

今天给您说个故事。在六十年前，就是光绪二十四年，那年正闹义和团。义和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农民暴动，专和洋人作对。因为洋人欺侮中国人哪！连清朝的皇上都得听他们的。那时候为首的洋人是德国人，叫克德，他手下有一个专跟皇上打交道的人，皇上得听他的，这人叫"比石"。叫别了就是"闭十"。要不怎么常说：别看皇上，他连闭十都管不了！这话把儿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您想，连皇上都怕洋人，那做官的能不怕吗？可是老百姓并不怕，仨村俩村的联合到一块，有的是一县一县的联合起来杀洋人，也杀那些给洋人办事的二毛子。后来洋人跟中国皇上一交涉，出了一部分军队，那叫大辫子兵啊。义和团听着信啦，大伙一商量，怎么办？打吧！还能怕他们吗？好几个县联合起来成立个大队伍，又选出了头目人，他们叫大师兄，下边是二师兄，各有各名。编好了队伍就打仗去啦！

头一仗在落垡打的。落垡就在天津到北京的当中间儿。一下子就把官兵给打垮啦！这时候洋人又调来一批洋枪队，这下子可坏啦！义和团使的都是大刀、花枪啊，再说洋枪队的人也多。常言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一仗义和团可吃亏啦，把个二师兄王德胜给抓去啦！大师兄率领大伙儿退下来，准备商量以后怎么办。

大师兄是个有能耐的人，足智多谋，人称赛诸葛，胆子也大。下来以后他问大伙儿：

“现在咱们打了败仗，二师兄让他们给抓去啦，咱们要是怕事呢，就散伙回家；要是接着干呢，就得想想怎么个干法儿。”这时候你一言我一语就嚷开啦。这个说：“不能散！”那个说：“咱们还得扩充队伍！现在得想法儿救人。”

大师兄一看大伙儿劲头挺足，就说：

“弟兄们！不是这么着了吗，咱们先各归各家听信儿，大家听到什么消息，也赶快来告诉我，咱们得先打听被官兵抓去的人怎么样啦！”正在这工夫，外边跑进来个人，冲大伙就嚷开啦：

“弟兄们！二师兄现在武清县押着哪！因为受刑不过，全招啦！县官出了告示，凡是义和团的人都得去自首投案，不然他们就按着口供挨门抓人。怎么办吧！”

大伙儿一听，全炸啦！七言八语，闹翻了江啦！这个说：“不行！咱们不能去投案。”那个说：“这个二师兄可不对啦！他怎么会招供了呢？”这时候大师兄往那儿一坐，手捻长髯，一言不发。他琢磨事哪。他想：二师兄的性子我知道，他绝不会招供啊！嗯，说不定是县官的诡计。

“弟兄们，别着急，依我看这事不定真假，咱们得沉住了气，想法儿把事弄清楚。我看二师兄不一定招供，说不定这里边有什么花招儿。这事交给我吧，我有法子。他要招了，咱就不管他了；他要没招，咱们想法把他救出来。你们看怎么样？”

大伙儿齐声说：“好！”

“行啦！大伙儿回去听信儿吧！”

大伙儿走了之后，大师兄越琢磨越不对：二师兄绝不会招供，这一定是县官贴的假告示，想骗人去投案。您猜怎么着？还真让他给猜着啦。

二师兄被抓以后，送到了武清县。那时候落垡属武清县管。武清县县官听说抓来了义和团，马上升堂审案。二师兄上堂之后满面怒容，仇恨填胸，当时破口大骂，好！来了个大闹公堂。得亏堂上人多，不然县官非让二师兄给揍下来不可。县官没问案就先挨了一顿骂；他是又怒又急，脸色直变，二话没说就叫上刑。不管怎么折腾，二师兄一点儿口供也没有。县官没法子，只好暂时退堂，把二师兄掐监入狱啦。

县官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坏主意：出张假告示，就说二师兄全招了，限期五天让义和团的人自首投案，不投案，抓住定斩不饶。他想：这办法准行。告示贴出去，他们在衙门一呆，净等着人来投案哪。

一晃三天过去啦。这天县官正在书房喝茶，从外边噔噔噔跑进一个差人来：

"禀报老爷，老爷子来啦，正在门口儿发脾气哪。叫老爷快去接老爷子去，去早了还则罢了，去晚了叫老爷回家抱娃子。老爷快去接老爷子，要不去接老爷子，把老爷子惹翻了，老爷这个老爷就要悬哪，我的老爷！"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回事呢？敢情这天早晨，听差的正在门口儿说话哪，这时候从北边来了一辆轿车，这轿车就别提多讲究啦！车把式到门口，"唷！"把牲口勒住，打车上下来一个老头儿，五十多岁，絮白的胡子挺长，满面红光，穿戴得也挺讲究，戴着一顶青绒帽头儿，珊瑚的帽疙瘩，前边一个帽正是玫瑰紫的红宝石，周围镶着小珠子；穿一件漳绒的马褂是琵琶襟的；右手挑着一个大搬指；左手拄着一条龙头拐杖，上边还拴着一个大葫芦；胸前挂着鲨鱼皮的眼镜盒，有一个胡子梳，还有象牙的牙签、耳挖勺；看这意思老头许"在礼"儿。穿一件青洋缎夹袍，古铜色的夹套裤，白布袜子，足穿一双福字履。看着穿著打扮可像有来头的。下车之后，

大摇大摆就往衙门里走。这是谁呀？大师兄。好大胆子！化装救二师兄来啦。门口儿听差的不知道哇，过来就拦：

“老爷子！您到这儿有事吗？”为什么这么客气啊？他不是穿得阔吗。要是破衣罗嗦，早就骂上啦！当差的这一问不要紧，老头儿不愿意啦：

“啊？废话！没事上这儿干吗来呢！”

“您有什么事？”

“跟你说办得了吗？挣钱不多，管事倒不少哇！”

“这……”听差的一乐：“您说清楚了我好回禀去啊。”

“混蛋！”老头骂上啦，“凭我进衙门还用回禀？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好，你去回吧，就说老爷子来啦，让你们老爷出来接我！迎接早了还则罢了，迎接晚了叫他回家抱娃子去！”

当差的一听“老爷子”，嗯，反正不是县太爷的老爷子，因为老爷子他见过呀，这得问清楚了才行啊。硬着头皮问吧：

“老爷子您可别生气，这么大年纪可别气个好歹的。您说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衙门口都得紧着点，恕我们眼瞎，不认识您；可又仿佛在哪儿见过，又想不起来啦！您提个醒儿吧，我的老爷子。”瞧这个费劲儿。

老头儿眼珠一转：

“好，告诉你吧，我是安次县县官的爸爸。”

“噢！怪不得我看您面熟呢！”他知道安次县和这武清县是盟兄弟，论起来安次县的爸爸是他们县官的干爹，可不是老爷子嘛！可是这个老爷子什么样儿，他可没见过。“您等着，我马上去回禀。”说完话一直跑到书房，连累带吓，闹得心惊肉跳、口干舌燥，见了县官，胡说八道。

等问清楚之后，县官一想：“安次县的爸爸我还没见过哪！既然来了，接进来吧！”

安次县县官跟武清县县官既是盟兄弟，怎么会没见过他们家里的人呢？其实他们这个盟兄弟也就是那么回子事，因为作官都走天津道的门子，又都有点癖——爱古玩，又是连县，所以拜了把子，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情。再说他们俩人的爸爸都不随任，所以没见过。今天既然来啦，就见一见吧！

到了门口，直叫："老爷子。"让到了内书房，沏茶、切西瓜，足这么一张罗。他拿义和团大师兄当了至亲了。

"老爷子，您这是从哪儿来啊？"

"从家里来。"

"您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

"跟你兄弟！"

"嗐，亲父子有什么谈不开。回头我去说说，让他给您赔个不是就完啦！"

"不行！我先问问你，你们俩交情怎么样？"

"我们交情可太好啦！真是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伤心我掉泪，他高兴我咧嘴，他吃饱了，我都觉着撑得慌！"瞧这份儿出息。

"他要是不孝呢？"老头钉了一句。

"这……我也有罪啊！"

"行啦，我就朝你说啦！"知县吓了一跳！"我问问你，这儿是不是押着一个叫王德胜的？"

县官一想：哎，那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王德胜吗？赶紧回答说："有哇。"

"四十多岁？大高个儿？""对。"

"左眉上有个小疤拉？"

"对。"

"你知道他是谁？"

“义和团的二师兄啊！”

“你怎么知道呢？”

“他自己招的呀！”

老头儿一听就急啦：“他都招什么啦？”

“除了承认他是二师兄，什么都不招。”

“你出的告示不是说招出很多人来了吗？是真的是假的？”

“假的。”

“怎么是假的？”

“您先坐下，听我慢慢说。王德胜是洋人交来的，说他是义和团。我这么一问哪，他说是二师兄，接着问他们有多少人，都跑哪儿去啦，他是一点儿口供也没有。用刑吧，什么跪铁锁，压饸饹、老虎凳、单双跨……干脆说吧，刑法都使绝啦，他也没招。怎么办哪？我只好出张假告示，就说他招啦，好让别人投案来，弄点口供，再审他的时候就有人证了。这事可千万别对外人说，您知道就行啦！”

好嘛！全端出来啦！

老头捋着胡子，心里很高兴。怎么高兴哪？二师兄没招啊。

“那么到今天为止，有多少来投案的？”

“一个也没有，犯人也没口供。”

“有不了！”老头嗓门真大，把县官吓了一跳。“告诉你吧，你抓的那个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是我的表弟，你的表叔，那他怎么会有口供呢？义和团的二师兄不叫王德胜，叫王德升，叫你兄弟给抓去啦，也有口供，全招啦！他们正抓人哪。你表叔从前几天就不见啦，昨天才听说让你拿着当义和团给抓来了！我让你兄弟找你要人，反正真的也有啦，还押着好人干吗？他就是不听，说那是外国人抓的，你这儿不能放。我不懂，你们做的中国官怎么单听外国人的话呢？我们爷儿俩为这事闹了别扭，把我气坏

啦！我已经给天津道我大哥那儿去信啦，非把他这个县官给撤了不可。不然，我到天津道台衙门找我大哥去。”

县官一听：敢情老头儿跟天津道也是盟兄弟，这要是写封信，可就够呛。赶紧和颜悦色地说：

“老爷子！别着急，要是那么一来，甭说我兄弟，连我也受不了！听这话，您是要人来啦？”

“对啦！你能放吗？不怕外国人哪？”

“这……”县官也挺为难：“您听我说，我兄弟说的不算不对，您想，洋人把人交给我啦，打我这儿要放了，可不好交代。”

“那怕什么？洋人要的是义和团的二师兄，你兄弟已经抓住了，你这个是假的，放了怕什么？有干爹我担保，还有错儿吗？”其实错儿还不小。“你要是怕担责任，不要紧，你先把人放了，等我给天津道去封信，让他给你来个公事，有什么沉重让我大哥担着，怎么样？”

县官一听：他是非要不可啦，我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反正这个又没口供，真的在安次县押着，我落得送个人情；真要是不给，老头儿给天津道去封信，我也得放，那可就把老头给得罪啦！

“得啦，老爷子您不是要人吗？别人来了不行，您来还能不放吗？您等着，我就派人把表叔放出来。”

“哎，你这才真明白了！”

其实是真糊涂了。老头儿说：

“好吧！赶紧派人去找，我等着跟他一块回去。”

县官说：“好。”赶紧到外边喊：“来人哪！赶快把我表叔放出来。”

差人说：“这……监狱人多了，我们知道谁是您表叔啊？”

县官一想：我也糊涂啦，忘了把名字告诉他们啦！

“就是义和团的二师兄王德胜。”

“是。”听差的答应一声，马上到狱里把二师兄领到书房。老头儿一看他一瘸一愣的，就知道受刑不轻。二师兄进门看见老头儿，当时一愣，刚要说话，老头儿过去一扶他：

“表弟，你受委屈了！这是你表侄不知道是你。”回头对县官说：“看把你表叔折腾的，还不过去赔个礼！”

县官一想：这都是哪儿的事呀？也只好过来赔不是。二师兄听老头儿这么一说，也明白啦。刚要说话，就听见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一个差人来：

“报！安次县到。”

老头儿一哆嗦，心说：要坏，怎么他也来啦！我们一见面，那不是猴吃核桃——满砸吗？老头儿有能耐，随机应变，脸一沉：

“哈哈！他来啦！好，让他脱去官服一步一拜到这儿来，我要当着你的面管教他。赶紧派人把家法取来！”

武清县一听：这老头子火儿还不小，怎么这么巧，爷儿俩碰一块儿啦，要是在我这里一立规矩多不合适啊。马上告诉听差的：

“先让安次县在外客厅等一会儿，就说老爷子正火儿着哪，回头我就去。”

“是！”

老爷子还不答应，武清县过来央求：

“老爷子您先领着表叔回去，我再劝劝我兄弟，让他回家认罪，您看怎么样？”

老头还假装不依不饶，一边儿嚷，可一边儿往外走：

“好，那我就朝你说啦！”说着话拉住二师兄就往外走，武清县在后边送，老头儿走得还挺快，可是嘴不饶人：“不行！表弟你先走，我非见见这个畜生不行！你把他找来。”



## 大师兄闹衙门

……武清县在后边送，老头儿走得还挺快，可是嘴不饶人："不行！表弟你先走，我非见见这个畜生不行！……"



武清县一个劲儿对付：

“得啦，爹，您走吧！有话家里说吧！”

说着话到了前边，老头儿偷眼直往外客厅里看，他知道安次县在客厅哪；转眼出了大门，扶着二师兄上了车，把式一摇鞭，他们可就走啦！

安次县也是为二师兄来的。因为他那里抓义和团抓不着，听说武清县抓住二师兄，有了口供，所以想来问问，招出来的有没有安次县的人，有的话他好按着名单去抓。顺便还带来两件古玩：一个鼻烟壶，一个搬指。鼻烟壶是乾隆套料，藕粉底，山楂糕的盘龙，祖母绿的盖儿，别提多讲究啦。论银子值个两、三千。搬指是黄杨绿的，也值个千儿八百的。是个大地主送他的，也算是贿赂吧。他想在武清县面前炫耀一番。来到门口，听差的都认识他，过去一请安：

“大人您等等，我给您回禀一声，老爷子在这儿发脾气哪。”

安次县一听：

“好，那先在外客厅等一会儿吧！”他可也没问明白是谁的老爷子。正等着呢，就看见一个老头儿拉着个大高个儿，指手划脚，不依不饶似的，武清县那意思象是直赔礼，眼看着送出了大门，不一会武清县耷拉着脑袋回来啦，甭问是让老爷子给训了一顿。看他奔客厅来啦，安次县赶紧迎出去，到屋里不提老爷子这个碴儿，先说古玩，为的是解解盟兄的烦劲儿，回头再提义和团的事：

“盟兄，你看我这鼻烟壶跟搬指怎么样？”

武清县正烦着哪，一看这东西，伸手就接过来了，可没看：

“嗐，这会儿哪有心思看这个。你看见啦？老爷子把义和团二师兄要走啦。”

“哟，这是怎么回事？我正为这个来的。”

“完啦！没事啦！老爷子把人领走啦。”他以为安次县也是来要人的哪。

“怎么叫老爷子领走呢，那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吗？”

“说的是呀！可老爷子说是他表弟，我能不放吗？”

“你不是都有口供了吗？”

“谁有口供啊？”

“不是你出的告示吗？”

“嗐，傻兄弟，那是假的，骗人投案的。”

“那也不对啊，有错拿没错放的，就算没口供，也不能随便放了哇！”

“那老爷子来要人，我能不放吗？再说我们爷儿俩又是初次见面。”

“这就不对了，您都四十多了，跟老爷子才初次见面？”

“不是我劝走了，他跟你没完！”

“跟我？……”

“他说真的二师兄在你那儿押着呢，这个假的我还能不放吗？”

“老爷子说的？他老人家根本就没到我那儿去，我们爷俩今天才隔着窗户头一次见面。”

“这个……”武清县也糊涂了：“你先等等，我刚送出去的那个是谁呀？”

安次县一听，这不象话！

“那不是你们老爷子吗？”

“谁说的？他说是你们老爷子。”

“那是我爸爸？”

“对喽！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

安次县可急啦：

“我爸爸那样？”

武清县一听也急啦！

"那不是你爸爸？到底是谁爸爸呢？"瞧这份儿乱劲儿！

安次县说：

"盟兄，别着急，慢慢说是怎么回子事？"还不着急哪！

"告诉你吧兄弟，那个老头儿来得挺厉害，他说是你爸爸……"如此如彼，把刚才的事重说了一遍。

"嗐！盟兄你上当啦！我那儿根本没抓住义和团，听说你们这儿抓住个二师兄，我是来问问你，他都招什么啦，这个老头儿怎么会是我爸爸呀？依我看，他准是义和团冒充的！"

武清县一听有理：

"对！老头一定是义和团！"（"对"字用重音，两掌一击，动作要明显）

安次县听见叭的一声：

"哎哟！哥哥呀，这回可要了我的命啦！"

"怎么啦？"

"你看哪！"

哎哟！武清县一着急，把鼻烟壶跟搬指给砸碎啦！

（项　俎编写）

# 解 学 士

这是在明朝时候发生的事。

在南京水西门大街，有一座豆腐坊。掌柜的姓解，叫沛然，山东人，五十多岁。只有一个老伴儿，没儿没女。

有一天，这老两口子全病了。也没人推磨了，也不能作买卖了。老解就跟老婆说：

“你看看，有个闺女就有半子之劳，我都五十多了，还没儿没女，以后可怎么办呢？你不会赌气养一个吗！”

这事儿哪有赌气的。

赶到老解五十五岁，竟然得了个又白又胖的儿子。老两口子这份儿高兴啊，就不用说了。对这孩子爱之如同掌上明珠。时间过得快，一晃儿就到了六岁。孩子倒是透着机灵，看见人家念书他就看，看见人家写信他也瞧。可有一桩，这孩子不会说话。老解可烦了，心想：命中没儿别强求，有了儿子是哑巴。

这天，老解请人帮着算豆腐账，这孩子照例过来看个没完，老解急了，给这孩子一个嘴巴，啪！

“瞧什么呀？”

孩子一着急，张了嘴了：

“我瞧人家写字儿。”

老解一听，怪哉，怪哉，孩子说话了。

“嗯，好！你喜欢念书，我给你买书，送你上学去！”

一高兴，账也不写了，挑起两个豆腐桶就走。怎么?送这孩子上学带卖豆腐。路上买了三本书，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直奔书房去了。书房的老师姓罗。到罗老师的门口，老解就叫门，可又怕耽误作买卖，他一边吆喝，一边叫门：

"豆腐老师，豆腐老师……"

老师一听，怎么，我成了豆腐老师了。开开门一看，是老解。

"老解，我短你的豆腐钱哪?"

"不短。我送孩子上学来了。"

老师一看这小孩：五官清秀，看样子还挺聪明，就很爱惜。

"好吧，进来吧!"

老解把豆腐桶挑到院里头放下，跟着也进了书房。老师说：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叫哑巴。"

"人有叫哑巴的?"

"他不会说话可不就叫哑巴。"

"这不是起哄吗！哑巴能念书吗？你快领走。"本来嘛，那时候又没有聋哑学校。

"他现在会说话了。""好！我问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没念过书，没给起名字。"

老师一听，这孩子不但不哑，说话还挺合情合理，就高兴了：

"我给你起个名字，叫解缙，大号叫鸿魁。"①

老解在旁边急了："先生，别让这孩子泄了劲哪!"

"什么呀，你走你的吧！到月头儿，你给送两吊束修钱来。""先生，咱是个穷人，交不起那么多的学钱。""那么，我就白教

---

① 这是民间传说里的名字。解缙(1369—1415)是明代的人，字大绅，江西吉水人，父名开。

吧。"老师还是真喜欢这孩子，愿意白教。"那也不能叫您白教，这孩子在您这儿念一天书，我给您送两块豆腐来。"

老师一听，我这教学都换豆腐吃了："你呀，别在这儿捣乱了，我什么也不要，三节两寿，你来看看我，就全有了。"老解高高兴兴地走了。

老师叫小孩："解缙，你过来，我给你上书。"

头一本念《百家姓》。老师说："上三趟，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念去吧！"

解缙说："您给上三趟，我不念。""那上两趟吧！""两趟我也不念。""上一趟啊?!""一趟我也不念。""那你甭上学了，回家去吧！""老师，让我在您这儿上学，为什么又让我走哇?""是呀！一趟才八个字，你都不肯学，难道说你还上半趟?!""不！老师，您给上的太少了，多了我才念呢。"

老师一听：我教了这些年的书，还没遇到这样儿一开头就嫌少的呢。"少，好办。我给你上四趟。""四趟我也不念。"那就上半篇儿，八趟了！""半篇我也不念。""依你呢?"老师有点纳闷儿。"您给我上一本，我才念。""一本儿?!回头你还得背哪?"

那时候念书就是念、背、打，念完了背，也不讲，背不上来就打。老师怕小孩不知道，还直给提醒。小孩说："背不上来，老师打我，我不埋怨。""好，给你上一本儿！过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司徒司空，百家姓终。念去吧。"

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不快，我在这儿背一本儿《百家姓》，大家全睡着了。

这孩子拿着书本儿，回到自己书桌那儿，把书本儿往桌上一放，他不念——那时候小孩儿念书，上身得晃，这叫"忙其身，忘其累。"怎么呢？那时候念书不知道怎么讲，一个劲儿死背。念的时候，上身儿要是不动，俩眼睛死盯着书，念着念着就听不见

了。怎么？睡着了。——这孩子，拿个手指头，蘸点水在桌子上写。先写赵、后写钱，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写。

旁边的小学生一看，嗯？这家伙怎么不念呢？就偷偷叫他："解缙，快念，背不下来，一会儿老师可打你。"

解缙也不理他。这个小学生就叫那个小学生："哎！师哥，你瞧，他也不念。""哎！师弟，你瞧，他不念。"

这个叫那个瞧，那个叫这个看。不一会儿，书房里六十多学生，全不念了，都瞧他一个人儿了。老师正在那儿看《诗经》，看着看着，一听书房里鸦雀无声，抬头一看，怎么！全不念了！好，不管你们念不念，到时候背书，背不上来，就打。过了一会儿，小学生们还在瞧解缙，老师把戒尺往桌子上一拍："背书！"

小孩吓了一跳，背什么，一句还没念会哪。老师不管，这儿叫："王文元，过来背书。"

这孩子已经念《三字经》了。就上了三行。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他呀，净顾了看解缙啦，就记住头两句，往下全忘了。他想了个主意：书不合上，就放在老师面前，露着他念的那个地方，背不下来，好偷着回头看。哪知道，他一转身，老师就把书给合上了。他还不知道哪，就背："人之初，性本善……"刚一回头，老师就喊："往下背。""人之初，性本善，翻过去，看不见。""往下背。""翻过去，看不见，不能背，没有念。"

他这儿找辙来了。

老师这个气呀："去！跪那儿念去！""苟不教，性乃迁……"早干吗来着。

简断截说，六十来个小孩子，全都没背下来。老师想：今天解缙一来，大伙儿都没背下书来，他要再背不下来，罪魁祸首，我就重重打他。"解缙，快来背书！"

小孩拿着书本，冲老师一作揖，把书本往桌上一放，转过身去："赵钱孙李……百家姓终。"他背下来了。

老师说："你这孩子，要是不说实话，我打你，你在别处念过书吧？""老师，我刚会说话，实在没念过。"

天下爷娘爱好的，老师一看这孩子那么聪明，特别高兴："你们大伙净看他了，全没背下来，他可背下来了。都回家吃饭去吧，下午好好念，背不上来，我可要挨个儿打。"

到下午上学以后，解缙把《千字文》拿过来了，到老师跟前："老师，您给我上这本儿。""啊，一天念两本呀！我没法教，念得多忘得快，贪多嚼不烂。你还背你上午学的吧。"

打这儿起，老师教这孩子念书，总比教别的孩子细致，上的书比别人多。这孩子不知道怎么讲就来问，念到一年，这孩子就念《诗经》了。到第二年，这孩子就开笔作文章，能作诗，对对子了。

他这作诗净惹祸。有一天下雨，他下学回家，正走到曹丞相的府门口，他想上门洞去避避雨，一上台阶，滑了个大跟头。府门洞里两边懒凳上坐着曹丞相府的家丁、佣人，一看，大伙儿全笑了。小孩一想，我摔倒了，你们怎么还笑？上台阶冲大伙一作揖："众位叔叔大爷，你们都在这儿凉快哪。""可不是嘛。""那你们笑什么呢？"

大伙一听，这话没法儿回答，怎么说呢？你摔倒了，我们笑了，不像话。就说："你摔倒了，没哭，我们笑了。"其实这也不像话。"各位叔叔大爷，你们闷的慌吗？""闷的慌怎么样呢？""我给你们作一首诗，好不好？""这么大孩子能作诗，好，你说说！"

小孩张嘴就来：

"春雨贵如油，

下得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

笑煞一群牛。”

“这孩子骂咱们大伙哪！”“这是谁家的孩子？”“咱们后花园对过豆腐坊老解家的。”“走，找他们家大人去！”

揪着这孩子到了豆腐坊。“老解，你们这孩子骂人。”

老解出来一瞧，丞相府的，不敢惹——宰相门前七品官。就问这孩子：“你为什么骂人呢？”

“爹，我没骂。”“你没骂？！把你刚才作的那首诗，念出来让你爸爸听听！”

“刚才我作的是：

春雨贵如油，

下得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

笑坏众朋友。”

“嘿！你这孩子，真能编瞎话，你不是说笑煞一群牛吗？”“爹，我说‘笑坏众朋友’，我是拿他们当朋友。他们自己愿意当牛，咱们管不着。”“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呀！老解，这孩子你要是不管，明儿可要惹大祸。”

又有一天，老解卖完豆腐回家，半道上正碰见解缙，爷俩一块儿走。走过一家粮食店门口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和尚，都披枷戴锁，有俩公差押着，找粮食店要茶喝。解缙一瞧，这俩和尚，怎么会犯罪的呢？出家人应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嗯，不是好人！小孩一生气，就过来了，向和尚一抱拳：“二位大师父，你们脖子上戴的这个叫什么呀？”

和尚说：“不知道。”“我知道，这叫枷。”“知道你还问？”“我给你们作首诗好吗？”“这么点小孩儿会作诗，好，你说吧。”

小孩用手一指，说：

“出家又带枷，

落发还犯法，

两块无情木，

夹着大西瓜。”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讨厌！”

老解赶紧过来：“大师父别生气，这孩子不会说话，脑袋怎么会像西瓜呢？西瓜什么颜色，脑袋又是什么颜色？”

俩公差怕他们吵：“行了，行了，你也走吧。”

老解到家，就说这孩子：“我再听见你作诗，我可打你。”

可是这孩子习惯了，张嘴就来。老解让这孩子扫地：“你把这地扫扫。”小孩说：“慢扫庭前地。”“你把鸡罩上，鸡都跑了。”小孩说：“轻罩笼内鸡。”“怎么回事，你又来劲儿，又作上了！”“分明是说话，又道我吟诗。”好！一句也没少说呀。

这孩子念书念到了九岁，到了腊月二十六这一天。老师说：“放学了，明年初六开学。”

解缙说：“老师，我明年初二来吧。”老师说：“都来，你别来了。”“老师，您怎么不让我来了？”“废话，明年来了，是我教给你呀，是你教我呀！”“您教我。”“我教你什么呀！凡是我念的书，你都念了。我就问你这么一句吧，你如有发达之日，把为师我放在什么地方？”

这孩子多会说话：“老师，弟子倘然发迹，绝不忘我师教养之恩。”“好！明年你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没事咱们爷俩就吟个诗答个对儿的。给你两吊钱，回家过年去吧。”白念三年书，还拿两吊钱。

这孩子夹着书包儿、拿着书桌儿就回家去了（这书桌子就是三块板儿，用合页一钉，比小板凳大不了多少。那时候上学，自己就带这么个小桌儿）。到家一瞧，正在炸豆腐呢。因为到年下

了，做素菜的多，就添上炸豆腐卖。小孩进门就叫了一声："爹，我帮您烧火吧。"

老解一瞧："你怎么把书桌子拿回来啦？""放年假了。""明年还得去，拿书桌子干吗？""明年老师不让我去了。""为什么？""老师说：明年去了，是他教给我呀，还是我教他呀。""别胡扯了，只要你能写两块豆腐账就得了。等着，咱把豆腐炸得了，我领你上街，给你妈买两朵花，给你买点儿炮放，再买点儿鱼，买点儿肉，好好的过年。再买两副对子贴上，象个过年的样儿。""贴对子，不用买了。""不买怎么着？""您买纸来，孩儿我写得了。""怎么着？你都会写对子了！哎呀！咱们家里头，连我这辈子已经是八辈子没有认识字的了。轮到小子你这儿，会写对子了，小儿呀，小儿呀！你简直是开水浇坟——你欺（沏）了祖啦。"他还净是俏皮话儿。

"好！我买纸去。你写得好好的，贴到大门上，让人看着是老子我的光彩，也是小子你的体面。"

不一会儿就买回来了。"小儿，你写吧，我去买菜去。"

这孩子一想，我要写，得写一副像样儿的对子。不能又写什么"汉瓦当文延年益寿"，什么"周铜盘铭富贵吉祥"，什么"洪范九畴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的，这多俗气。对，出去找个题去。

出了大门一看，对过是曹丞相府的后花园，丞相好养竹子，一片青竹茂盛，长得挺高，由墙外往里看，真好看。小孩一瞧，这个题挺好哇。回到屋里，提笔就写：上联是"门对千棵竹"，下联是"家藏万卷书"，横披是"大块文章"。字写得苍老有劲。写完了就打糨子，到外边就贴上了。回到屋里，坐那儿又写屋门对、财神对儿、灶王对儿、佛字儿、横披、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春条……，这孩子可就折腾上了。

他哪儿知道，贴上大门对子，惹了祸了。

他刚贴上对子，正赶上曹丞相下朝回家。坐着个八抬轿，他的管家曹安在前边当引马轰散闲人。丞相让曹安把轿帘儿打开，要看看过年街上的热闹景象，特意绕到后街来看看两边儿的匾额，买卖铺的对子。一看这副对子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哦，油盐店，俗气。再看另一副对子，是：“苏季子当金钗六国封相，张公义还宝带五世其昌”，横披是“裕国便民”，哦，当铺，俗气！再看：“进门来乌衣秀士，出户去白面书生”，这是剃头棚，俗气。再看：“驮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卖黄金金满金门”，这是煤铺哇，老套子。

丞相为什么注意这个呢？因为他是南书房的御老师（南书房就是皇上念书的地方），这朝的皇上就是跟他念的书，很有学问，所以，他要瞧匾看对子，瞧人家写得好坏。

瞧着瞧着，就到豆腐坊这儿了。因为豆腐坊这副对子是五言的门心对儿，字儿大，所以丞相老远就看见豆腐坊贴了对子了。他可还没瞧见什么词儿就乐了，心里说，怎么豆腐坊又贴上对子了，听说豆腐坊八辈子没有认识一个字的，还年年要贴对子。那年贴那副对子多叫人乐呀！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人家写对子的知道他不认识字，下联就给他写了个“财源茂盛打三枪”，他呢，也不知道，就给贴上了，而且是上联贴到下边儿了，下联贴到上边了，横披倒着就贴上了。今年又这么早就贴上了，不知又成什么笑话了。

轿子到豆腐坊门口不远，丞相捋着胡须就预备乐，可字也看明白了。上联是“门对千棵竹”，哟！改词儿了。捋着胡须一看下联“家藏万卷书”，“啊?!”一着急，胡子揪下四根儿来。豆腐坊出了能人了！“门对千棵竹”是拿我竹子为题，这下联儿可不像话，“家藏万卷书”。小小的豆腐坊，敢说家藏万卷书！我是南书房御老师，当今万岁跟我念书，这么大的丞相府也没敢写家藏万

卷书哇！岂有此理！再一看横披，更火儿了，“大块文章”？胡说！豆腐坊应当写“大块豆腐”。

丞相越想越生气，就叫管家：

“曹安，去问问豆腐坊，这副对子是何人所写，把他抓来见我！”

“是！”

曹安刚一转身儿要走。丞相心里一想：不对，我要是把人抓来，把他对子给撕下来，人家说我以大压小，以官欺民。也罢，回家再说。他就改了话了：

“曹安，打道回府。”

丞相回家，坐在自己书房一想：有了，这对子他怎么写的，怎么贴的，我让他自己怎么撕下来。上联不是“门对千棵竹”吗，我让你“门对墙头儿”。“曹安，来呀！到花园子，找着花把式王三，挑水的赵四，门房的老刘，加上你，你们四个人，把后花园的竹子削下半截去，光留下半截，竹子帽儿给我隔墙头扔出去，要让外边一棵竹子都看不见，快去！”“是！”

曹安到后花园找到了王三、赵四、老刘，四个人就削竹子。曹安这个不愿意呀，大年下的歇会儿多好，没事儿给竹子剃头玩。都削完了，唏哩哗啦，就往墙外扔，都扔完了，就去回复丞相：“跟爷回，竹子帽儿都扔出去了。”“外边一点儿都看不见啦？”“看不见了”。“去，到豆腐坊看看去，看门上那副对子撕了没有？”

丞相是想这个：你“门对千棵竹”才好“家藏万卷书”哇，你这门对墙头儿，还要“家藏万卷书”，就对不上了，他一定会把这副对子撕了。

曹安出了相府，直奔豆腐坊。快到豆腐坊啦，老远一看，对子还在那儿贴着哪。临近了一瞧，嗯？相爷说是五言对，怎么这副对子是六言的啦？

这是怎么回子事情呢？

小孩儿不是还在屋里写着吗，写着写着一想我那副大门对多好，现在外头一定有很多人看。外头瞧瞧去，到门口一看，一个人儿都没有，再抬头往对面一看，哟！竹子都哪儿去了？正在这儿纳闷儿，就听唏哩哗啦，唏哩哗啦，从墙里头往外扔竹子帽儿哪。这么好的竹子怎么给削下半截来？多可惜！这是怎么回事？小孩一转眼珠儿，明白了，心说：哦！为我这副对子呀。常言道："宰相肚内能撑船"，可是这个宰相的肚子呀，甭说撑船，连扎个猛子也不行。一琢磨，一准是为我这下联生气了。本来嘛，我这么个豆腐坊，敢写"家藏万卷书"，那他那丞相府多难看哪。他把我这对子撕了呢，怕落个仗势欺人，所以把竹子削下半截儿，让我这对子不落实地，要我把对子撕了。好，你度量小，不怨我，气气你。对子呀，不但不撕，再添俩字。丞相，我要不让你这竹子连根刨，那才怪呢。这孩子回到屋里，裁了两块纸，写了个"短"字，写了个"长"字，刷上糨子，到外边就贴上了。

贴完一看，地上扔着好些竹子，到里头叫他爸爸："爹爹，丞相知道咱们年下做得豆腐多，怕咱们柴火不够用的，把竹子帽儿都削下来，给咱们当柴火烧，赶紧往里捡吧。""别胡说了，丞相家那么好的竹子，他舍得给人吗？""不信您跟我看看去。"

老解到外边一瞧："真给咱们啦！"爷儿俩往院儿里就抱，堆了小半院子。老解说："丞相对咱们可太好了。"小孩心说：您也不知道我这祸惹的多大了。捡完了把门关上，曹安可就来了。

曹安一瞧，呦，没撕！好嘛，抹头往回就跑，跑回相府书房："跟爷回，奴才奉命到豆腐坊看对子……""对子没了吧？""有，不但有，好象又长出一块来。""胡说，对子有往外长的吗？""可不是，六言了。""什么词儿？""上联是'门对千棵竹短'，下联是'家藏万卷书长'。"

“上联多了个‘短’字，下联多了个‘长’字。好哇！我这竹子短了，他那书倒长了，实在可气！曹安，到后花园，找上王三他们，还是你们四个人，把竹子连根刨了，隔墙给我扔出去。”“是！”

曹安到花园里，四个人就刨竹子。一边刨一边埋怨，大年下的，刚给竹子剃完头，又给竹子修脚来了。把竹子刨完了，都扔到墙外去了。

曹安跑到书房：“跟爷回，竹子可连根儿刨了。”“一点没剩吗？”“一棵都没剩。”“那好，你到豆腐坊瞧瞧去吧，那付对子许没了。”“是。”

曹安出了丞相府，来到了豆腐坊门口一瞧，哟，怎么又多出俩字来，丞相，看你这回怎么办？竹子您是连根刨了，对子没撕下去，再要跟他怄气，就该拆房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小孩不是跟老解把竹子帽捡进去了吗，就又回屋写福字什么的去了。这孩子正写着，就听街上唏哩哗啦唏哩哗啦的，小孩子就明白了。就叫老解：“爹爹，丞相怕咱们柴火还不够烧的，竹子连根刨了又扔出来了。”

“不能吧！”“不信您瞧瞧去。”

爷儿俩出来一看，可不是吗。小孩连他妈也叫出来，仨人就往院子里抱竹子，小院都堆满了。老解说：“相爷心眼真好，从来没这么大方过。”小孩儿心说：这回祸惹大了，现在要把对子撕下去，也就什么事没有了，不撕，就是一场是非。又一想，这么大人跟我斗，偏不撕。小孩斗上气儿了。回到屋里，又裁了两块纸，写了一个“无”字，一个“有”字，写完了就贴到大门对儿底下了。刚贴完，曹安正好来了，一瞧，嘿！有意思。抹过头来往回就跑，来到书房：“跟爷回，豆腐坊那副对子呀……”“撕啦！”“还贴着哪。”“没撕？”“不但没撕，又长出一块来。是‘门对千棵竹短无，

家藏万卷书长有'。”

“好哇！我这竹子短了，没了，他这书还长有，实在可气！这可不能怪我仗势欺人。曹安！赶紧到豆腐坊，先撕对子，然后把写对子的人拿锁链子锁来见我！”“是”！

宰相门前七品官，主人多大，奴才多大。曹安也火儿了，大年下的，因为一副对子，我跑了好几趟豆腐坊。倒要问问这副对子是谁写的，我一定得出出气。到豆腐坊门口，叭叭一叫门，老解出来开门，一瞧：“我当谁呢，原来是相府管家大人，管家到此，一定有事。”

“当然有事。”“我猜着了，年下了，相爷要做点素菜，打算照顾照顾我。您说吧，来多少块豆腐，多少块豆腐干儿，多少豆腐丝儿，您来多少炸豆腐？”

“你全卖给我啦！我问你，这门口儿这副对子是谁写的？”“我儿子写的。”“好！”“管家大人太夸奖了。”

“谁夸了。你知道他写这副对子惹多大的祸吗？我家丞相因为这副对子，连去青竹两次，要他撕对子，他不但不撕，反而三番两次地添字，耍笑我家相爷。我家相爷恼了，让我来撕对子，锁写对子的人！明白了吗？叫他去！”

老解一听，吓得直哆嗦：“管家大人，您受点累，回去跟相爷说，就提他没在家。”“不行，没在家他上哪儿去了？”“在屋里写对子哪。”“废话，别麻烦，赶快叫出来。”“是。”

老解进了大门，把大门哐当关上了，一插，又把门栓也上上了。跑到屋里一瞧，这孩子还写呢。老解这个急呀，又急又气，过来就给这孩子一个嘴巴：“你还写哪！我说的相爷哪能这么好心眼呢！挺好的竹子给咱烧火。闹了半天，是你写对子写的，丞相恼了，让管家上这儿锁人来了！你赶紧跳墙跑吧！”“爹爹不用害怕，他发来多少人马？”“净人，没马！就来一个管家，咱们也受

不了哇！""您甭管了，我把他打发回去。""怎么着，你一打发，他就回去！我看你怎么打发！"

小孩儿往外就走。外头曹安因为老解插上了门，气更大了，一个劲儿砸门："快开！快开！"小孩儿不慌不忙："门外何人喧闹？"曹安一听，怎么这么酸哪？"快开门，是我。"

小孩儿把门开开，见了曹安，深打一躬："我当何人，原来是相府管家大人驾到，学生未曾远迎，还请恕罪。"

"我家丞相因为你这副对子，连去青竹两次，你不但不撕，反倒一再添字，要笑我家相爷，我家相爷恼了，派我用锁链子锁你来了。来，上锁！"

"咗！不得无理！下去！"

曹安叫小孩这么一喊，给唬住了："啊——怎么回事？"

"管家大人，我来问你，我学生可是杀人的凶犯？""不是呀。""可是响马强盗？""也不是""还是的！别说我学生不是杀人凶犯，响马强盗；即便是杀人凶犯，响马强盗，还有本地父母官，碍不着你家相爷。你家相爷要看我这副对子词句佳，字体妙，想跟我讨教，可以拿拜匣，下请帖，我学生以文会友，可以进府一谈，怎么，锁我？你这大胆的奴才，可恶的东西，在我这豆腐坊门前大声喧哗，无理取闹，真是可恶之至！你怎么来的？"

"我走着来的。""走来的，滚回去，可恶的东西！"

曹安叫他骂得晕了，赌气回头就跑。心想，好哇，我让豆腐渣骂了我一顿。一进书房："跟爷回，可恶的东西！""你骂谁？""不！人家骂我呢！""说明白点儿，谁骂你来着？""豆腐渣骂我。""豆腐渣会骂人吗？""豆腐坊少掌柜的不就是豆腐渣吗？""该！人家豆腐坊少掌柜的，你愿意叫他少掌柜的就叫一声，不愿意叫他少掌柜，叫他声学生，无缘无故叫人家豆腐渣，那还不骂？""嗐！真倒霉！您听我说。我不是一见面就管他叫豆腐渣。我到豆腐坊一

叫门，老解先出来跟我耍一套贫嘴，问我买多少豆腐干儿，豆腐丝儿。我照您的话说了，他回头就关上门了，我又一叫门，就听里面有人问：'门外何人喧闹？'我说：'你开门吧，是我。'开门一瞧，出来个孩子，他说：'我当何人，原来是相府管家大人驾到，学生未曾远迎，还请恕罪。'""这是骂你呀？""您听着，骂我的话在后头呢！""别罗嗦，快讲！"

曹安把小孩的问话和要丞相拿拜匣请的话都照说了一遍。丞相一听：这孩子够厉害！不善，好！"曹安，拿我的拜匣，搁一张请帖，请他去！"

曹安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跟爷回，您要吃豆腐，咱到油盐店去也赊得出来……"

"谁赊豆腐？""不赊，干吗拿请帖请豆腐渣呀？""你知道什么，他是一个白丁，我是当朝一品，拿请帖，他要是收下，就叫以小犯上，轻者是'发'罪，重一重就活不了，懂吗？"

"哦，这么回事！我去。"曹安赶紧拿拜匣，装了一张请帖，就奔豆腐坊了，老远看见豆腐坊，心里就直哆嗦。心说：这回我可得留点神了，别再挨顿骂。到门口不敢叫门，俩手捧着拜匣，喊"回事"："回事！回事！"

"回事"是官府互拜的礼节。过路人一看，这家伙是疯子吧？官府门外有喊"回事"的，豆腐坊门外你喊什么？老解在屋里一听也急了："怎么啦！吃饱了撑的！拿我们豆腐坊开什么心哪？"

小孩一听就明白了："爹爹，这是相府管家下请帖请我，不信您跟我看看去。"

爷儿俩开开大门一看，果然，曹安托着拜匣在那儿站着哪。小孩过去说："管家为何去而复返？""哎呀，学生！不对，豆腐坊少掌柜的。我都吓出毛病来了。跟您回，刚才我去回复相爷，相爷申斥了我一顿，说我不会讲话，把您招惹了，我家相爷要我给

您赔礼来了。一来是赔礼，二来是我家相爷爱惜你的文才，命我下拜帖来请您。您可以赏脸过府一谈吗？”“拿来我看。”

曹安把拜匣递了过去。心里这个乐呀，我说点儿好话，你接了拜帖，不杀也得发。哪知道，小孩打开拜匣看了看又给了曹安，他只怕用空拜匣把他冤了去。一看有，就说：“多谢管家，跟丞相回，就说我学生原帖璧回，现在我衣帽不整，即时更衣过府拜会。”“学生，你把帖子留下吧，不然丞相说我没来。”“管家，你家丞相乃是当朝一品大员，我学生是身无寸职，岂敢留他的请帖，以小犯上，那我不就发了吗！”

曹安一听，白说了半天好话，这回发不了啦，他全懂，只好说：“学生，您可快点来呀。”

曹安赌气往回就走，到书房把拜匣往桌上一扔：“发不了人家！”“怎么？”“回相爷，他全懂呀。他说了：‘原帖璧回。衣帽不整，即时更衣，过府拜会。’我再让他留请帖，他说他怕以小犯上。我没主意了，只好回来了。”

丞相一听，这孩子可真是什么都懂。“好！你到门口等他去吧，回头来了，就把他领进来。”

曹安来到大门洞，一屁股坐在懒凳上：我可歇会儿了，半天的功夫，豆腐坊就跑了足够七趟。等着吧！哎！左等也不来，右等还没来，唉！还不如来回跑哪，这么呆着冻脚哇。站起来直溜达。刚下台阶，往东一看，这孩子来了。临近了一瞧，曹安这个乐呀。一看这孩子这个穿著打扮，太可笑了：绿裤子、绿袍子、绿靴子、绿帽子。这不成了蛤蟆崽子了吗。不过可不敢笑出来，赶紧上前迎接：“学生，您来了。相爷叫您进去，您跟我去吧！”

曹安头里就走，到二门口这儿回头一看，嗯？人没了。赶紧又出来，一看这孩子，正往回走哪。曹安就嚷：“学生！不对，豆腐坊少掌柜的，您怎么又走啦？”

小孩一回头："管家，你家丞相叫我进来吗？""是啊！""你家丞相既然拿拜匣下请帖，把我学生请来，就该大敞仪门，吹三通、打三通，出府迎接。就这么一叫就算了，我学生不那么听话，咱们再见吧。""您先别走，我再给您问一声去行不行？您等会儿。"

曹安跑到书房："跟爷回，他来了。""叫他进来。""他又要走了。""为什么？""挑眼了。他说'既然用帖请了，就该出府迎接'。要不是我拦他，他就走了，现在他在那儿等着呢，爷，您说怎么办呢？"

"哦！这孩子多大岁数了？""也就是八、九岁。"

丞相正在看《春秋》，书中夹着一张纸条儿。他抽出来交给曹安："曹安，你把这张纸条拿出去。这是个对子上联，如果他能对上下联，我就出府迎接，他要是对不上来，叫他自己走进来。"

丞相这个上联是早上写的，书童扫地弄了一屋子土，信手写了上联，可下联没想出来，等上朝回来就忘了，这会儿想起来，想难难小孩。

曹安拿着纸条往外就跑，把丞相的话告诉小孩，又把纸条递了过去，小孩接过一看，上头写着七个字，是"小孩扬土土飞空"。小孩一想，哦，拿我当抓土扬烟儿的小毛孩子，好，让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儿。"管家，笔墨伺候！"

"这！忘了拿了。"赶急往回跑，到书房拿了笔墨，往外就跑："给您。""纸哪？""哟，再来一趟。"曹安又把纸拿出来："您不用别的了吧？"

小孩也不理他，拿笔就写，三笔两笔，写完了交给曹安："管家，拿进去，让你家相爷咂着滋味看。"

曹安心想，看对子咂滋味干吗？跑到书房："爷，对上了，还叫您咂着滋味看。""这都是新鲜事儿，干吗咂着滋味儿看？拿来！"接过来一瞧，写的是"大人有气气难生。""嗯，我这气是没法生。

曹安，他怎么个穿著打扮？”“哈！您别提了。穿了件绿棉袄，还戴绿帽子，您说多可乐。”

相爷一听，提笔就写，写完了交给曹安：“曹安，拿出去，再对上这个下联，马上出府迎接。可有一节，到他那儿可别多说话，他要问我穿什么衣服，更不许说，如果要说了的话，回头我把你的狗腿砸折了。”

曹安直嘟囔：“人嘛，狗腿。”到了外边：“学生，这儿还有个上联，您要对上来，丞相马上出府迎接。”

小孩接过来一看：“管家，你怎么那么爱多说话呀！”“我哪儿多说话啦。”

“你家相爷没问我的穿戴吗？”“问了。我说你穿的是绿袄，戴一顶绿帽子。”“你这不是多说话吗？你瞧这上联‘出水蛤蟆穿绿袄’！”“那我不知道。”“你家丞相穿什么衣服？”“我家丞相穿……嗯，不知道。”“你说吧，不要紧。”“你不要紧，我狗腿要紧。告诉了你，丞相准把我的狗腿砸折！”

“管家大人……”“甭‘大人’了。告诉你，我不知道。”

小孩一笑：“其实呀，你不说，我学生早已知道。”“知道？你说，我家丞相穿什么？”“他是当朝宰相，不就是一品官儿吗，还不就是穿个金镶边儿呀、花裤腿呀……”“别胡说了，那是女的穿的。”“要不就是凤冠霞帔、石榴裙……”“那也是女人穿的！你不懂，相爷，是穿大红袍！”

“是喽，下联有了。”马上就写，写完了交给曹安：“管家，让你家相爷出府迎接，我这下联儿可对上了。”曹安心想，这回我可没多说话。

他还没多说话哪！

一进书房：“给您下联。”

丞相接过来一瞧：“大胆的奴才，你这么爱多说话！”“我没多

说话呀?”

“没多说?! 他怎么对上这下联的!”“不知道。”

“胡说，他问你什么了?”“他……问我您穿什么衣服，我不说。后来他说:‘你不说，我学生早已知道。你家丞相官居一品，也就是金镶边儿，花裤腿儿，要不就是凤冠霞帔，石榴裙。’我说:‘你还是学生呢? 什么都不懂，宰相都穿大红袍。’爷，我就说了这么一句，没多说。”

“无用的奴才! 你还没多说话哪?! 让他给骗了去了。你看! 这下联写得多厉害! ‘落汤螃蟹披红袍’，我拿他比蛤蟆，它倒是活的呀! 他拿我当螃蟹，还给煮了!”

“那……那怎么办呢?”“废话! 出府迎接吧!”

曹安往外就跑，到大门洞儿这儿:“学生，我家相爷出府迎接你来了。”解缙一看，丞相真出来了，眼珠一转，憋了个坏主意。想着，赶紧往前走了一步，说:“哎呀，学生有何德能，敢劳动老相爷出府迎接。”

相爷心说，废话，我不迎接行吗! 你挤对的! 事已至此，只好说:“不知学生驾到，未曾远迎，还请原谅。”“老相爷这样看重学生，岂不折煞小人，待我大礼参拜。”

说着话，一撩袍，那个意思是要跪下磕头。丞相一想，他要磕头，我还得往起搀，可是搀吧，还得跪一条腿。不搀吧，显得我堂堂宰相不懂礼节，搀吧! 一边搀，一边嘴里说:“免!”话说完，腿也跪了，可是没搀着。就听小孩那儿说:“相爷，免礼。”

嘿! 把我给冤了! 我倒给他跪了一下。

“啊! 这……学生到此，学生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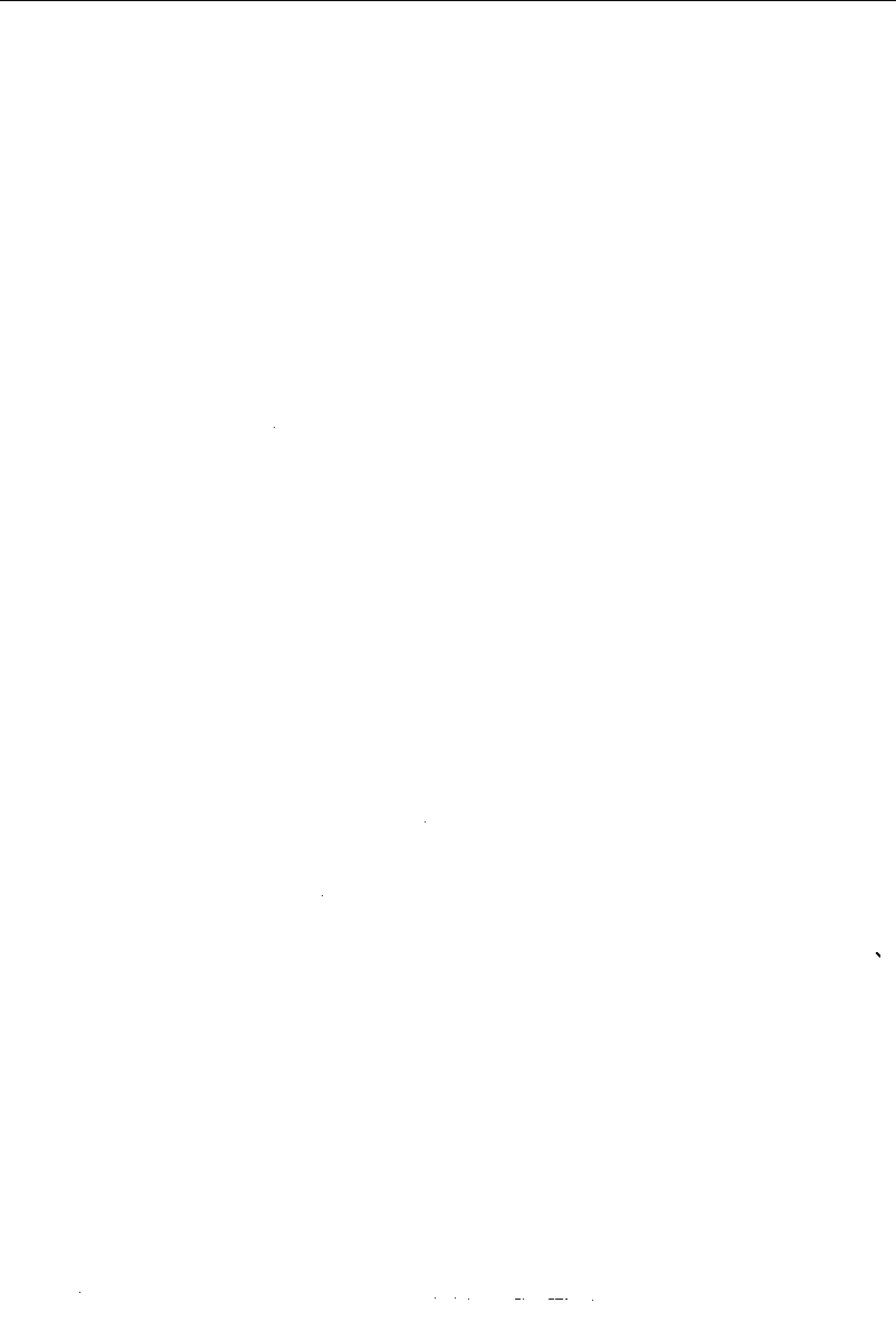
“不，相爷请。”“学生先行。”“还是相爷先行。”“如此说，我不恭了。”“好，头前带路。”

丞相一听，好，我成了丫环了。



解 学 士

一边搀，一边嘴里说："免！"话说完，腿也跪了，可是没搀着。就听小孩那儿说："相爷免礼。"



走到二门，一看，四扇屏风就开了一扇。小孩扭头就走，曹安在后面赶紧拦住："哎，学生，您怎么又走哇？""既蒙相请，想是大敞仪门，为何这屏风门只开一扇？"

曹安一听，得，又挑了眼了。丞相也听见了，赶紧叫曹安："曹安，为何不大敞仪门。"

曹安一听，心想你多咱让我敞啦。丞相说："学生请。""相爷请。""如此说，不恭了！"

"好，头前带路。"

丞相一听，合着我非当丫环不可。可恶。令人生气。哎！有了：

"学生，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儿，请你对个下联儿。是：小犬乍行嫌路窄。"

小孩一听，这是说我哪，我让他敞屏风，这就拿我当小狗了。好，嫌路窄，我还嫌天低哪！"有下联儿，我对：大鹏展翅恨天低。"

丞相没话，往里走。走穿廊，过游廊。丞相府，能不漂亮吗，小孩直抬头看檐子上的花卉图。丞相一看，说："我这儿还有个上联，是：童子看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对：先生讲命，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我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儿：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

"我对：丫头啃鸭头，鸭头咸，丫头嫌。"丞相一听，真行啊！一看鱼缸缸沿上还留着头两天的雪没化。见景生情，说："有上联请对：雪落缸沿，天赐一条白玉带。""有对：烟熏火判，地产半幅皂罗袍。"

丞相说："这怎么讲啊？""我家门口不远，有个城隍庙。破庙。庙里住着个要饭的，天天抱着个小砂锅，里头烧的是锯末，老在这判官底下烤火，把判官下半截儿都熏黑了。这就叫'烟熏火判，

地产半幅皂罗袍'。"

绕着弯儿来的。"这儿还有个上联，是：蒲叶桃叶葡萄叶，草本木本。"曹安在旁边搭了碴儿："爷，我对这下联吧！"相爷一听，这份儿高兴啊。心想，曹安说得是时候，小孩儿你甭逞能，连我的佣人都能对出来下联儿。"好！你说，你说。"

"相爷，小人对'干筲水筲泔水筲，您倒我倒，'好不好？""出去！快滚！""喳！""岂有此理，让我跟你倒泔水筲去！岂有此理。学生，还是你对吧！"

"有对：梅花桂花玫瑰花，春香秋香。"

说着话，过了大厅，来到书房门口，丞相说："我这书房门口想贴一副对子，有上联没下联，请对，是：闲人免进贤人进。""有对，是：盗者休来道者来。"

刚要进书房，丞相想起他那竹子来了："学生，这儿还有一副对子，是：庭前种竹先生笋。""有对：庙后栽花长老枝。"

"我这上联的意思是说：庭院前面种上竹子，竹子没出来，先生出笋来啦。""我这下联是说：庙后头栽上花，已经长出老枝子来了。"

"我这上联另有批语。""我这下联别有讲章。"

"我这庭前种上竹子，竹子长得不好，教书的先生把它撅折了，就是把它给损坏了。""我这庙后栽上花，风把花儿刮倒了，庙里的长老看见了，拿棍儿给支起来啦。这就叫'庙后栽花长老支'。"

"嗯！我另有批语。""嗯！我还有讲章。"

"我这庭前种上竹子啦，竹子长得不好，教书的先生说：'你怎么长的？'这是拿话损它哪！所以说'庭前种竹先生损'。""我这庙后栽上花了，小和尚告诉长老去了，长老说：'我知道了。'这就是'庙后栽花长老知'。""知道？好！"

到书房里边，小孩儿一看：迎面摆着丈八的架几案。案前摆

着一张紫檀的八仙桌子，镶石心，配螺钿。左右两把花梨太师椅。架儿案上摆着碧玺的九陶、珊瑚的盆景、风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磬，旁边多宝格上摆着周鼎、商彝、秦砖、汉瓦等等。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是宣纸、端砚、湖笔、徽墨。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当中是宋朝宣和年间的御笔鹰，两边配了一副对联，是岳飞亲笔所写；还有四扇屏风、一幅挑山；还有什么《夏景图》，画的是雨打荷叶，很清秀；《行更图》画的两个更夫，也是维妙维肖。正看着，就听丞相说："学生请坐。""相府里哪有学生的座位。""不必客气。"

二人落坐，曹安献茶，茶罢。相爷说："学生，你很聪明，有这么个上联，是：书童磨墨，墨抹书童一脉墨。这就是前天的事，我让书童磨墨，墨溅到他胳膊腕儿上了。"

小孩这回可为了难了，还没词儿哪。曹安叫丫环添煤："梅香，炉子不旺了，该添煤了！"

梅香端了一簸箕煤来，往火里一倒。小孩一看，说："有了！我对的下联是：梅香添煤，煤爆梅香两眉煤。"嘿！巧劲儿。

"我这儿还有上联儿，是：铜盆冻冰金镶玉。"小孩现找词儿，看墙上的名人字画，看到《夏景图》，就说了："我对下联儿：荷叶洒雨翠叠珠。"

"我还有上联，是：一盏灯四个字，酒酒酒酒。酒铺的幌子不是四面都有个酒字嘛。"小孩还是现找题，看画儿，看到《行更图》，就说："下联对：二更鼓两面锣，噹噹噹噹。"

丞相难不住他，又有点急了，下不了台阶儿，怎么好叫他走。想了半天，噢，你看东西找词儿，好吧！叫曹安："找王三、赵四、老刘，再叫几个丫环，把客厅里这些东西全给我搬出去！"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快！墙上的画儿也都摘了。不过，西墙上那四扇屏和挑山留下不动。不许剩一点别的东西！学生，请这边儿坐。"

两个人坐到屋子当中两把小椅子上，中间留了个小茶几儿。曹安和几个人忙着抬东西，东西都搬完了。丞相一指留下的画儿：

“学生，你看这四张小画儿好不好？是风雷雨雪。你再看这挑山，是刘海戏金蟾。这就是一副对子上联儿，是：风不摇，雨不扫，蟾不叫，钱不掉，一大仙张嘴笑。对吧！”

小孩要对下联儿，得找词儿呀！刚才有《夏景图》、《行更图》可抓，这回，屋里东西全搬光了。就剩下这四扇屏和一幅挑山了，又叫他都说了。可急出汗来了。你说，这曹安也是倒霉催的，他忽然看见茶几底下有个棋盘，想起丞相说不许剩一点东西，赶紧过去拿了就走。小孩一看说：“有啦！我对：车无轮，马无鞍，相无权，炮无烟，二人走红占先。”

丞相这个气呀！心说，曹安哪曹安，这阵儿你可显的什么魂哪！一气又想起来了：“还有上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我对：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丞相一听，哦，我说他人小不懂事，他倒骂我腹中空，合着我是草包。好！“听这上联：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锯是句的谐音）。”学生也沉不住气了，张口就来：“我对：一马失足淤泥内，老畜生怎能出蹄（蹄是题的谐音）。”

丞相一听，我说他是小猴子，也不为过，他骂我是老畜生。这孩子可损透了。没词儿了。忽然听见外边铜锣开道，鞭炮齐鸣，门口在过娶媳妇的。丞相说：“学生，我这儿有首诗，你给酬答一下：

忽听门外一声叭，

花红小轿把人搭，

今晚洞房花烛夜，

明日双方做亲家。

怎么样？学生，请对。”小孩想：这叫什么诗呀！可是还是真难应答。正这时候，曹安端着茶盘子来了。曹安看到丞相下不来台了，

想给丞相解围，来个端茶送客，把小孩送走就算了。要不丞相非气死不成。刚才连丈八条案都搬了，呆会儿还不得把房子拆了？他一番好意，小小心心地端着茶进来，也不知道是怎么没留神，叭嚓一下，茶盘子掉地下了。小孩一看："相爷，学生酬答：

忽听屋内一声叭，
原是曹安来端茶，
茶盘掉地茶水洒，
当时气坏老冤家。

相爷，怎么样？"

"送客！走！"

（刘宝瑞整理）

# 刘墉参皇上

清朝乾隆年，在乾隆皇帝驾前有两位中堂，一满一汉，满官中堂姓和名珅字士隆①，他是武英殿大学士，兼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正黄旗满洲都统。汉官中堂是刘墉刘石庵，他是文华殿大学士，南书房行走，太后的御儿干殿下，左都御史。他跟和珅是面和心不和，和珅看不起刘墉，刘墉也瞧不起和珅。因为刘墉是两榜进士出身，初任山阳县知县，州丞府道，全做到了才入阁，这叫科班出身。和珅呢，是御前侍卫出身，在皇上面前打金锁提炉的，因为皇上喜欢他，才一步一步把他提拔起来，他不过是八个字的批语：上人见喜，官星发旺啊。所以刘墉看不起他。和珅呢，也看不起刘墉啊，别看你是科班出身，现在咱俩的官职一般大，可是皇上不喜欢你，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了。在满朝文武当中你没有我的人缘好。刘墉这个人非常耿直，不会顺情说好话，所以满朝文武给他起了不少外号，什么刘转轴，刘坏包，刘疯狗，刘三本，刘罗锅。他心眼来得快，什么事你都问不住他，都叫他转轴。谁要是设圈套叫他上当，他准叫你吃他的亏，也都叫他刘坏包。他说话不让人，你怕什么他偏说什么，单往你痛处说，咬上一口就叫你喘不过气来，又都叫他刘疯狗，那个意思是说逮谁就咬谁。他是左都御史，他一天就参过三、四个人，所以叫

① 和珅的字应该是致斋。

他刘三本。刘墉有很大的驼背，是念书念的，不是真的罗锅。要是真的罗锅也入不了阁。也叫他刘罗锅。

刘墉这个人非常有学问，在当时是有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写得好，可惜留下来的太少啦，因为他不写呀。满朝文武谁要是求他写个扇子面那可难啦。有一回皇上的兄弟九王爷叫刘墉写个扇面，他答应啦，王爷非常高兴，打发人买了个宣纸发笺扇面交给了他，三年都没给写，气得王爷也不问他啦。别说满朝文武，就连皇上叫他写他都不写。当然皇上明着说叫他写，他可不敢不写，皇上说话叫旨意，不听就叫抗旨不遵，有掉头之罪，他敢不写呀?!是说你要转着弯叫他写，他就不写。

有一次散朝之后，皇上把刘墉跟和珅都留下啦，南书房赏宴。就是叫他们俩陪着皇上吃饭，吃完饭陪着皇上说闲话。皇上问和珅："和珅。"和珅赶紧站起来说："奴才在。"当时汉人在朝为官称臣，满官称奴才。"国事办完，回到府中做何消遣?"和珅这个人会迎合人的心理，他知道皇上最喜欢的是文字，赶紧说："奴才在家没事，也就是练练字。"皇上说："好哇！好！"皇上又一回头问刘墉："你在家里做何消遣?"和珅说练字，皇上夸好，他要说练字，皇上也得夸他好。可是皇上有皇上的想法，如果刘墉也说练字，皇上就问他，你练得怎么样啦，写几个我看看。刘墉就得写。可是刘墉不上这个当。他站起来回答说："臣在家没事光睡觉啦。"皇上一听心说，吃饱了睡觉，老实可靠。就问："你就不练字了吗?"刘墉说："臣的字不用练啦?我成啦!"成啦！谁敢说写字写成啦?皇上问："刘墉你写什么字写成啦?"那意思是问真草隶篆那一种写成啦。刘墉他跟皇上转圈："您问大个儿的，还是小个儿的?"皇上一听，怎么写字还分大小个儿呀，那就问问吧："大个儿的你能写多大?""大个儿的可着北京方圆四十里我能写一个字。"皇上想：我叫他写，写不上来我办他个蒙君之罪。又一想：不

能叫他写，我叫他写他叫我给他找笔去，哪有那么大的笔呀？就是白塔寺的白塔绑上杉篙他也抡不动呀。别问大的啦，问小的："那么小的你能写多小哪？"刘墉说："在一个苍蝇脑袋上能写四十七个。"皇上想：这回叫他写。又一想：不行，我叫他写，他叫我给他逮苍蝇去，我是皇上，满处抄苍蝇啊？皇上主意来啦："刘墉！你也不用说一个苍蝇脑袋上写四十七个，朕这里有五分宽一寸长的个小纸条，在上边写一万个字，你跟和珅你们两个谁要是写得上来，朕当有赏。小太监裁纸！"小太监赶紧裁纸，裁好纸给和珅面前一张，刘墉面前一张，皇上不理刘墉，对和珅说："和珅！你写。"和珅心说：写什么呀？甭说写，就是叫我点点儿，点不了一万，这纸就成黑的啦。"奴才我写不了。"皇上又对刘墉说："刘墉你写。"刘墉说："臣，遵旨"。皇上一听：真写呀！心说：我要叫你写得了，我就不叫皇上。皇上一伸手把笔拿起来啦，往墨水壶里蘸，往外一提，墨水顺着笔尖滴答滴答地往下流。皇上一翻腕子："刘墉给你写！"刘墉一看，心说：甭说写呀，只要掉在纸上一个墨点儿，这纸就变成黑的。别跟我来这手儿，他反着腕子把笔接过来，一转身使劲一甩，把墨水全甩在地下啦。拿起纸条藏在袖口里，背着身子不叫皇上看，没有五分钟写完啦，把笔一放，两手捧纸条往过一递说："刘墉交旨！"皇上接过来一看哪，差一点儿把鼻子气歪了。他写了一万个字吗？那哪儿写得了哇，一共写了十二个字，把一万个字包括啦。他怎么写的？他写了四句《三字经》："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皇上一看，这个气呀，心说：我要说不够吧，我是皇上，连一个至十个，十个至一百，百个至一千，千个至一万都不懂。要说够吧，明摆着是十二个。气得皇上说了个"好！"刘墉说："您赏我什么哪？"皇上心说：叫好就得赏东西，刚才说啦，写上来有赏啊，可是我赏给他什么哪？皇上在大拇指上戴着个搬指，祖母绿的，是无价之宝，他摘

下来啦，说："刘墉，朕把搬指赏给你。"皇上没安好心眼，寻思：我把搬指给你，只要你接过去一戴，我就办你个欺君之罪，我的搬指你也敢戴？就把他杀啦。刘墉要是不要呢？就办他个抗旨不遵，也把他宰啦。干脆说，他活不了。刘墉可没想到哇，伸手就接："臣，谢主龙……"这"恩"字还没出口，心说：坏啦，这搬指是要脑袋的。他心眼儿来得特别快，说："谢主龙……恩启奏万岁。"皇上心说：有这样说话的吗？"您的搬指臣我不敢戴，我要是一戴是欺君之罪。"皇上说："你是不要哇？""臣要是不要，是抗旨不遵。"皇上一听，这两句话全听他说了，我没词啦。他反问道："依你之见？"刘墉说："依臣看来，我把它请回家去，供在祖先堂，一日三次烧香，见物如见君，臣谢主龙恩。"他把搬指拿过去啦，可没往手上戴，把顶子拧下来，把搬指往顶心轴上一套，又把顶子拧上啦。皇上一看，得！归他啦。心说：刘墉你可真王道。想到这儿，顺手拿起笔来，在桌子上写了个三横一竖的王字，那意思是说你太王道啦。刘墉看见啦，心说：我要了你个搬指，你说我王道，我问问你，看你说什么。"万岁您这是什么意思？"皇上怎么说？能说你要我的搬指，我心疼，你太王道啦，他不能说呀。乾隆皇上也有学问，听刘墉这么一问，主意来啦："你问这个字呀，是个对子上联。"刘墉说："万岁请讲。"皇上说："你听：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为主？"十一言的对子上联。国家乱老百姓就发愁，王子不出来谁做主哇？您从字形看也就是这意思，王字不出头就不念主。这个对子可不好对。这个上联是"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为主"。刘墉说："臣给您对：天寒地冷水无一点怎成冰？"天再冷，没有水就冻不了冰。你从字形看也对，水字没那一点就不念冰。皇上一听说："好！"刘墉说："您赏我什么？"皇上一听还得赏啊，赏什么哪？搬指没啦，一低头看见自己穿的八团龙的黄马褂，一堵气脱下来啦，说："朕把马褂赏给你，穿上，不许供起

来！"这回刘墉敢穿啦，当时就穿上啦。刘墉心里高兴，暗想：和珅你行吗？搬指，黄马褂都归我啦。什么叫八团龙啊？就是黄云缎子面的马褂上有八个金线绣的团龙。都绣在哪儿？前襟两团，后襟两团，两个袖口上两团，两个肩头上两团，若是垂手一站，前边的四团龙一般齐。这时皇上的上联又说出来啦，借着刘墉的冰字说的。"刘墉你听：水上冻冰冰积雪。"上下三层。刘墉说："臣给您对：空中腾雾雾腾云。"皇上说："好！""您赏我什么？"皇上把大褂脱下来啦："把大褂赏给你穿。"刘墉把大褂就套在马褂的外头啦。皇上的上联又说出来啦："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又多了一层。刘墉说："臣对：空中腾雾雾腾云云开见日。"皇上说："好！""赏什么？"皇上把小褂脱下来："给你穿。"刘墉把小褂就套在大褂的外头啦，皇上光脊梁啦。皇上还说哪："钝斧击冰冰粉碎。"斧子不快，可是砸冰能把冰砸碎了。刘墉说："钢刀劈水水难开。"钢刀多快，要是劈水可劈不开。皇上说："好！""赏什么？"皇上说："裤子不能给你，给了你我就光屁股啦。"

皇上一摆手叫他们走，刘墉、和珅各自回府。皇上坐在南书房生气。皇上还光着膀子哪？没有。实际皇上当时赏东西都有太监拿来赏给，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呀？我要是不这么说，您能够乐呀？皇上生谁的气呀，他生和珅的气。因为刘墉对一回我赏一回，你和珅就不会对对子！刘墉拿走那么多的东西，你呢？一样也没有。你脸上好看吗？不行，明天我得给和珅转转面子。第二天早朝，国事完毕，皇上叫和珅："和珅。"和珅赶紧出班跪倒，口称："奴才在。"皇上说："朕这里有个纸条，上边有六句话，你拿回府去明日早朝回奏，要是答复上来，我赏你三年俸禄，要是答不出来，罚你三年的俸禄。下殿去吧！"皇上把纸条交给太监，太监递给和珅，和珅可不敢当时看，把纸条放在袖筒里磕头谢恩下殿啦。他坐轿回府，在轿子里打开纸条一看哪，上边写着六句话，

这么写的："什么为高？什么为低？什么在东？什么在西？什么为瘦？什么为肥？"和珅也没往心里去，等到家吃完饭，他坐在书房拿出纸条越看越为难。什么为高哇？什么为低呀？他越看越看不懂。就在这时候，管家和喜进来啦。和珅叫和喜："来！你帮我解一解这六句话。"和喜一看也不懂，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和珅就把今天早朝的事说了。和喜听了一笑说："这个您答不上来，我更不行啦。对于这样的问答，有一个人准行。""谁呀？""东四牌楼礼士胡同刘中堂。"和珅摇了摇头说："不行啊，咱们跟他面和心不和。咱们求他，他能管吗？"和喜说："没关系！咱们不会给他送点儿礼吗？但是您不能送贵重的东西，他不爱那个，您得送他爱好的东西。""他爱好什么呢？""他爱好的是关东烟儿，白干酒，烧羊肉。您要是送这些，他准收。"和珅叫和喜准备礼品去送礼："我随后拜客。"和喜叫人去烧锅买了两坛子好酒，自己到门框胡同烧了一只全羊，又到裕丰号买了几斤关东烟叶，开了一份礼单。两个人抬着礼物，和喜跟随。和珅住在顺治门外米市胡同，刘墉住东四牌楼礼士胡同，叫别啦都说驴市胡同。刘墉府中有两个管家，一个叫张成，一个叫刘安。这时张成、刘安正在门房喝茶，就听府门外有人喊回事，两人出来一瞧，原来是和管家。张成、刘安一拱手说："和管家。"和喜一抱拳说："张管家，刘管家，我们中堂给您们中堂送礼来啦，这儿有份礼单您给呈进去吧！"张成接过礼单，刘安陪着和喜在门房喝茶，张成拿着礼单遛奔书房。刘墉下了朝，脱去了官服，换上了紫花布裤褂，山东皂鞋，白袜子，吃完饭叼着个长杆烟袋正在书房喝茶哪。张成进了书房，请安说："回禀中堂，和中堂给您送礼。"说着话，把礼单往上一递。刘墉接过礼单，心中暗想：和珅为什么给我送礼？我们俩素来面和心不和。噢！他一定有办不了的事，想叫我替他办一办，我要是不收礼，他一定也就不来啦，我们俩的疙瘩就解不开啦。我把礼物

收下，他来了我听他有什么事，我要能办的，我给他办一办，俗语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刘墉说："把礼物收下，拿十两银子压礼盒！"张成答应了一声出去啦，一会儿把礼物抬进了书房。刘墉一看，心说：他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些东西呢？叫张成把烧全羊拿到厨房切一盘子来，把酒灌一壶尝尝，张成去啦。刘墉拧了一袋关东烟一抽还真不错。张成把烧羊肉端来啦，刘墉喝着酒吃着烧羊肉，抽着关东烟，没有多大一会儿的工夫就醉啦。就在这时候和珅来了。刘安进来回禀："禀中堂，和中堂来拜。"刘墉一听，往起一站说："有请。"醉得舌头都短啦，站起身子来直晃荡，嘴里说着出迎就是迈不开步。刘安已经把和珅请进书房啦，和珅一抱拳说："刘中堂！"刘墉说："和中堂！来，一块喝吧！"和珅一看，心说：我送来你就喝上啦。和珅坐好，刘安献茶，刘墉这才问："和中堂，驾临舍下有何见教？"和珅欠身说道："今日早朝，万岁给了我一个纸条，上有六句话，学生不解，请刘大人指教。"刘墉一听，心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有事嘛！"怎么六句话呀？"和珅把纸条往上一递："大人请看。"刘墉接过纸条一看："什么为高？什么为低？什么在东？什么在西？什么为瘦？什么为肥？"他喝醉啦，满嘴胡说呀："这个您哪儿知道啊！这都是菜园子里的事。"和珅一听，心想：刘墉是有学问，我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菜园子里的事，我得问问："什么为高哇？"刘墉醉啦，胡说："什么为高哇？黄瓜为高。"和珅问："怎么黄瓜为高呢？"刘墉说："你看那黄瓜架搭多高，黄瓜秧就爬多高。"和珅问："什么为低？"刘墉说："茄子为低，不管什么茄子都是头朝下来，没有仰脸儿往上长茄子的。""什么在东？""冬瓜在东。""什么在西？""西瓜不是在西吗？""什么为瘦？"这一下把刘墉给问住啦，菜园子里什么能叫肥瘦呀？他一眼看见烧羊肉啦："羊犍子瘦。""什么肥呢？""尾巴油肥！"和珅一听心里高兴，告辞回府啦。刘墉喝醉啦，躺在竹床

上，一觉睡到三更多快四更才醒。他坐在竹床上想啊，今天谁来啦？和珅！他拿来六句话，是什么为高？什么为低？什么在东？什么在西？什么为瘦？什么为肥？我告诉他：黄瓜高，茄子低，冬瓜东，西瓜西，羊犍子瘦，尾巴油肥。这不像话呀，这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还不恼哇！我们俩这仇不就大了呀！不行，我得赶紧上朝，到朝房我再告诉他几句。想到这儿，他就叫张成、刘安："张成、刘安！"俩人听见赶紧跑来说："中堂，什么事？"刘墉说："赶紧传轿夫顺轿，上朝！"张成、刘安赶紧叫抬轿子的。刘墉这四个抬轿子的，都是抬过他爸爸刘统勋的，岁数都大啦，走不动啦。刘墉换上官服就四更多啦，等他来到金殿见驾以后，往自己班中一站，他放心啦。因为他和和珅面对面地站着，一看和珅，就知道还没说哪，刘墉就朝着和珅又打手势又挤眼，那个意思是（做手势）：我跟你说的那个，你别说，等会儿我再告诉你几句，再跟皇上说。和珅看见了，他琢磨了半天可就琢磨错啦，他以为刘墉催着他快说啊！心说：刘中堂，虽然是你教给我的，干吗一个劲儿地催我快说呀？好，那我就说吧。他出班就跪下啦，把刘墉吓一跳，心说：这回要糟糕！皇上一瞧和珅跪下啦，就问："和珅，有何本奏？"和珅赶紧磕头："启奏万岁，您昨天给奴才的那六句话，奴才我给您答上来啦。"皇上一听，心中高兴，用眼一看满朝文武，见刘墉也在那儿站着，心说：刘墉，叫你看看，和珅也有学问。就问："和珅，我来问你，什么为高？"和珅你倒是想想说得说不得呀！他是张嘴就说："启奏万岁，黄瓜为高。"皇上一听，哼！怎么黄瓜出来啦？和珅还解释哪："万岁，您看黄瓜架搭多高黄瓜秧就爬多高！"像这样儿，皇上就别问啦，他还问："什么为低？"和珅说："茄子低。""什么在东？""冬瓜在东。""什么在西？""西瓜在西。""什么瘦？""羊犍子瘦。""什么肥？""尾巴油肥。"皇上一听这个气呀："和珅。跪在一旁。"他又叫刘墉："刘墉！"

刘墉赶紧跪倒："臣在。""我来问你：什么为高？什么为低？什么在东？什么在西？什么为瘦？什么为肥？"刘墉不碰钉子，赶紧磕头说："启奏万岁：君为高，臣为低，文官在东，武将在西，严霜瘦，春雨肥。"皇上一听哈哈一笑，用手一指和珅说："你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和珅心说：我这六句也是他教给我的。皇上说："朕说得明白，答得上来的赏给三年俸禄，答不上来的罚三年俸禄。刘墉答上来啦，你没答上来，你们俩的官职一般大，罚你三年俸禄，赏给刘墉。"和珅心说：瞧我这礼送的，白给他干三年。和珅能够不恨刘墉吗？和珅心想：刘墉啊，走对了脚步，我若是不要了你的脑袋，我就不姓和！

这一天六月三伏，天气很热，大家正在朝房坐着说闲话。猛然间，和珅对着刘墉一笑说："刘中堂，这几天您可真老实。"刘墉心说：我不老实又该怎么样啊？就听和珅接着说："您有个外号儿叫刘三本，一天就参过三、四个人，这些日子您可老没参人啦！"刘墉心里不高兴，心说：我参人是应该的，我是御史嘛。你这叫给我种毒，叫满朝文武都恨我，就是我爱参人。满朝文武一听也都骂和珅，当时那些做官的，哪个没点儿弊病啊！都在心里说，刘墉这几天好容易老实点儿，和珅你又给他提醒儿，一会儿不定又把谁参喽！刘墉说："和中堂您说什么？我老没参人？我是左都御史，专管参人的。我参的是文官贪脏，武将受贿，我不参他我参谁呀？现在是文忠武勇，我参着谁来？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啦，今天还真得参几个。"说到这儿，他冲着满朝文武一抱拳说："诸位大人注意，今天我不一定把谁参下来。"刘墉心说，你给我种毒哇，我叫大伙儿都骂你，是你叫我参的。满朝文武都暗骂和珅，你又把他的疯劲抬上来了，不定谁倒霉。和珅一笑说："刘大人，您参的那些人我见过，都比您的职位小，您能参他，他不能参您，这叫按着帽子坐矮子。真要是比您官职大一点的，您就

不敢参啦。"刘墉一听，说："您说谁我不敢参?"和珅说："刘大人，我说出个人来，您要是敢参，那我就拜您为师。"刘墉说："你说出来，我要是不敢参，当着满朝文武，我拜你为师。"他们俩就在这句话上越说声音越高，"你敢参我拜你为师！""我不敢参我拜你为师！"在旁边坐着三位王爷，六王，七王，九王。九王爷是个大胖子，上秤称有二百多斤，没能耐，是个大草包。他不高兴啦："行啦，行啦！你们两个中堂说话就大惊小怪的，街上的小民说话，还不得拿着刀哇，要是惊了驾，是你们担哪，还是我担哪？刘墉你说敢参，和珅你就说他不敢参，说了半天什么是凭据？这么办吧，我给你们做保。"他给做保啦！"我一个王爷也不能保两个中堂，我要保刘墉看不起和珅，我要保和珅瞧不起刘墉，这不，"他一指六王，七王，"这不我六哥，七哥都在这儿，我们三个王爷保你们俩中堂。和珅你说谁？刘墉要不敢参他拜你为师，他要是敢参，你拜他为师。"刘墉心说：有你这样的王爷吗？我们俩闹僵啦，你不给了事，倒给挑起来啦。刘墉说："王爷给做保，你说吧，谁我不敢参？"和珅一看，心说：行啦，我把圈套摆好啦，刘墉也把脑袋钻进来啦，王爷也给勒紧啦，刘墉你跑不了啦。他倒不说啦，反而一笑。这叫笑官打死人哪！说："看看，你我不过是一句戏言，劳动三位王爷做保，真是不敢当，算了吧，不用说啦。"刘墉一听急啦，他的犟脾气上来了："什么？一句戏言？君子说话如白染皂，板上钉钉，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出尔反尔是擦粉的妇人！你说谁我不敢参！"九王爷在旁边说："和珅，你就说谁，他要是不敢参，他拜你为师，说吧！"和珅说："刘中堂，我说的不是别人，就是当今万岁，他老人家你敢参吗?"刘墉万没想到叫他参皇上啊！刘墉倒吸了一口凉气，罗锅腰差一点儿没直喽。他对和珅咬着牙一笑："你说谁?""当今万岁，你敢参吗?""嘿，嘿……嘿，你说晚啦，我前三天就要参他哪。还告诉你说，今天参皇上，明天参娘

娘，后天参太后，大后天我焚表参玉皇！”大伙一听都躲开他啦，以为他要疯哪。刘墉在屋里也坐不住啦，搬了个马扎子来到朝房外边一坐，心想：怎么办，我要是不把皇上参了，就得拜和珅为师，就凭我两榜进士的底子，能够拜他为师吗？可是我参皇上什么哪？我上殿说，皇上，我参你来啦，皇上说，你参吧，可我参皇上哪款哪条哇？急得刘墉直拍脑袋，“哎呀……这这这这这……”他这一拍脑袋，“嗳，有啦！我就这么办。”他想好啦，也不着急啦。

这时候小太监传旨——说到这可得交代一下，在清朝的时候没有小太监传旨，大臣们在朝房写好奏章，叫折子，由小太监收，然后递到皇上那儿去。皇上看，不用的，皇上用手在折子皮上一划，奏折皮上打着有黄蜡，一划就是一道白印。这叫批驳。皇上留下来不批驳也不交议的叫留中。有需要问的再传旨叫某大臣面奏，叫回话。那么说着不热闹，咱就按戏台上的办法，叫太监传旨——“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散朝！”刘墉答话：“臣刘墉有本！”满朝文武一听啊，他还真去啦。今天皇上有点儿不高兴，想早点儿散朝，小太监一回奏，皇上想：“怎么刘墉这么多的本哪？他一来就没完啦，我今天叫他说不出话来。皇上吩咐，叫他随旨上殿。刘墉来到金殿是三拜九叩，肘膝敬礼，跪起八拜，口呼：“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皇上问道：“刘墉上殿有何本奏？今天是参文不准，参武不依，有本章我不看，有国事也不论，朕的身体不爽，我要起驾还宫。”刘墉一听，这可麻烦啦。要是别的做官的，一听这话找个台阶就走啦。可是刘墉打算参皇上呢，他不走。他还有说的：“臣上殿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本章奏上，也没有国事议论。”皇上心说：全没有，干什么来啦？“那么你上殿何事？”“臣有一事不明，望万岁指教。”皇上一听高兴啦，你刘墉也有不明白的事啦，还得来问我，看来我比你有学问。就说：“刘墉，你有什

么事情不知道，说出来，只要朕知道，我就告诉你。"刘墉说："臣对大清律有些不明白。"大清律也就是清朝的法律。皇上一听说："你哪条不明白，朕……"刚要说告诉你，还没说出来，一想不对，他不明白，他们家是干什么的？他爸爸刘统勋是刑部尚书，是管律条的，他本人从知县到入阁，兼着左都御史，也是一天到晚研究法律的，他能不明白吗？这里边有事吧！皇上又往下看哪，知道了，他今天要参人。皇上怎么知道他要参人呢？有一天皇上在宫里闲溜达，走到一道宫门前，刚要出去，就听门外有两个太监说话："张老爷。""干吗，李老爷？""刘墉有个毛病。"皇上一听到刘墉有毛病，就站住啦，要听听刘墉有什么毛病。就听李老爷说："我在金殿当差，刘墉一上殿，我就知道他参人不参人。""你怎么知道的？""你看他的罗锅腰，只要他那罗锅一动弹，今天他准参人。"皇上把这事记住啦。今天皇上往下一看哪，不但动，而且动得特别厉害。他今天想着参皇上哪。皇上一看哪，把话也变啦："你哪条不明白，朕……上了几岁年纪，也都忘啦。"刘墉一听，心说：今天我们君臣坏到一块儿啦。刘墉说："臣不明白，问君，君也不明白，你我君臣都不明白，街上小民就更不明白啦，依臣之见，干脆取消了就完啦。"皇上说："你不明白，我不明白没关系，慎刑司内有十大本章，可以拿出来念哪，哪一条不明白，念到那里不就明白了嘛。"皇上是想，不定是哪条法律制定得不合理，被他查着啦，他找我来抠字眼儿来啦，我叫你念，念到哪儿你说不对呀，我就说这是老祖宗进关时定的，就那样吧。刘墉一想：当然得念，不念我怎么参你呀？"请万岁传旨开库，臣好念。"皇上传旨叫慎刑司掌库的开库，把十大本章抬到金殿。掌库太监心里这个骂呀，心说：刘墉，我没招你惹你，你折腾我干吗？多少年不开库，里边的尘土老厚，这一折腾，把掌库太监给呛得直咳嗽，把十大本章抬到金殿。刘墉打开本章，皇上吩咐一声赐绣墩，可

不是叫他坐着，在皇上面前没有第二个座，只能用胳膊挎一挎。刘墉开始念啦。一开头是十大恶，清朝法律最大是个剐罪，一开头的都是剐罪。象什么儿子害死父母立当剐，侄子害死叔父母立当剐，害死伯父母立当剐，外甥害死舅父母立当剐，害死姑父母立当剐。说得快，念着可就慢啦。因为十大本章都是翰林院写的，那上面是满汉并行，一条满文，一条汉文，念的时候是先念满文，后念汉文，念半天来一个剐。刘墉跪在那儿就念，这也剐，那也剐。皇上一听，心说：得啦，他跪在那儿念，我坐在这儿听，今天一天他也念不完，他也甭回府吃饭啦，我也别回宫用膳啦，干脆叫他念吧。皇上不理他啦。一回身胳膊一挎龙书案，当时在皇上面前没有桌子，那龙书案在哪儿哪？在皇上的宝座旁边。就好象咱们现在用的条几似的。靠皇上这边的桌腿矮，可是卷梳朝上，那边的桌腿长，卷梳朝下。皇上要看本章哪？有小太监跪在皇上前面，头顶铜茶盘，里面铺着红绵纸，上放本章，皇上拿起来回手就放在龙书案上啦。皇上用胳膊一挎，手一拄太阳穴，眼睛一闭装睡觉，那意思是你念吧，我不理你，你多会念够了我多咱走。刘墉跪在那里念着念着偷眼一看，见皇上睡啦，心说：你睡啦，我怎么参你呀？不行，我得把你叫醒喽。刘墉这时念到谋害亲夫，他声音特别高："谋害亲夫，没事！"皇上一听把眼睛瞪起来："刘墉！你念错啦，谋害亲夫明摆着是剐，你怎么念没有事呀？"刘墉说："臣说的是跑了没事，逮回来还剐。"这不是废话嘛！皇上不敢睡啦。他心想，我再睡，他能念出刺王杀驾连升三级来。刘墉念来念去，念到了一条就不往下念啦。那一条哪？就是偷坟掘墓这一条。刘墉念到这儿，总念这一句："偷坟掘墓，偷坟掘墓，这偷坟掘墓（学京剧念白）！"皇上一听：你要唱啊？"刘墉往下念！"刘墉把本章一合说："启奏万岁，臣上了几岁年纪，眼力不佳，再加上这上边的字不清，我不敢往下念。"皇上说："这还用

念，偷坟掘墓哇，下边是斩立决。”刘墉说：“什么叫偷坟掘墓？哪个又叫斩立决呀？”皇上一听，他怎么全糊涂啦：“偷坟掘墓哇，动人家坟地的一草一木就是偷坟掘墓！斩立决呀，就是杀！”刘墉说：“这个条款是就办小民哪，还是也办旁的人呀？”皇上说：“哎！有道是王子犯法与民一律同罪。”刘墉说：“启奏万岁，什么叫王子犯法与民一律同罪呀？”皇上心说：他今天吃多啦，撑糊涂啦！怎么全不懂了哪！皇上说：“王子犯法与民一律同罪呀！就拿朕说……”皇上要倒霉，干吗拿自己打比方啊？“我要是偷坟掘墓，也得杀。”刘墉赶紧磕头：“臣该万死！”他把皇上吓一跳，心说：这是怎么啦？“刘墉有本奏来。”刘墉说：“臣有一本不敢冒奏，万岁开恩！”皇上说：“恕你无罪。”刘墉说：“您恕臣一人无罪不行。我怕抄家封门，祸灭九族。”皇上心想：他偷坟掘墓啦？又一想，不能，准是他的亲戚朋友，他怕把他牵连进去，先跑到我这儿占个理儿。就说：“我恕你全家无罪。”刘墉磕头：“谢主龙恩！”皇上一听，心说：我要上当！这个恩谢得急呀。皇上问：“有本往上奏来。”刘墉这会儿不慌不忙地说：“万岁！我国大清得的是哪朝哪代的社稷江山？”皇上说：“是明朝末帝崇祯。”“请问万岁，崇祯有道无道？”皇上说：“崇祯是有道无福。”刘墉说：“臣启万岁，崇祯有道无福，丧失江山。老祖宗汗王进关，建国号大清。建国后修造明代各帝陵寝，就是十三陵。朱明后代封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看明家的坟，吃清家的俸，乃是老祖宗的德厚于天。”刘墉这是捧着皇上说，清朝这么做是邀买人心。刘墉接着说：“万岁！您还记得前三年火烧乾清宫吧？一把火把乾清宫给烧啦，当时想盖还没有那么大的木料，我主心中烦闷，去京北十三陵打围。您看见十二陵的宫殿好，您要拆了十二陵修盖乾清宫，明王奏道：十二陵的宫殿木料不够尺寸，高矮差三尺，长短差着五尺，您派营造司去量果然不够，第二年您就拆了十三陵修盖乾清宫。您这不是偷坟掘墓吗！”皇上一

听：好嘛！今天参到我头上来了。皇上也机灵着哪，当时把手一摆："哎！刘墉啊，我那个不是偷坟掘墓，我那是弃旧盖新。我不是又给他盖了吗！"刘墉一听，心说：你要跑哇？万岁，要是弃旧盖新，你就应当运来木料先修十三陵后盖乾清宫，您是先拆十三陵修的乾清宫，后运来木料盖的十三陵，您这个不能叫偷坟掘墓，可也不能叫弃旧盖新。"皇上说："我那叫什么？""您那叫盗皇陵，罪加一等"。皇上一听：得！我得剐喽！当时把脸一沉："刘墉，朕偷坟掘墓啦！你拿刀来，把我杀了吧！"皇上来不讲理的啦，哪儿有杀皇上的刀哇？再说刘墉也不敢哪，刘墉有办法。"我主万岁，龙意天裁。"那意思是你看着办吧，别跟我要主意。皇上想了想说："刘墉！我把这一条改为两条，改为见尸者杀，不见尸者发。"那意思就是把人家坟刨开啦，白骨见天的杀，要是锯了坟地的树木，没有把尸骨刨出来，就发配。大清律这条是从乾隆年改的。"明年我自己发我自己一趟。我打一趟江南围，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文武百官免接免送。派两名大臣保驾，明着保驾，暗是解差。明天交军机处大臣议论此事，你看如何？"刘墉一听啊：行，我把皇上也参啦，皇上自己也把自己发啦，和珅我也赢啦，我呀，赶紧走！等皇上想过这个滋味来，他饶不了我。刘墉磕头"万岁真是明如尧舜，德厚于天，谢主龙恩。"说完了站起来就走。皇上把他叫住啦："刘墉！"刘墉赶紧又跪下啦，心说：我知道饶不了我。"你把我参啦，你就没罪了吗？"刘墉说："臣有一行大罪。"皇上心说，你叫我自己给自己定罪，我也叫你自己说："刘墉你应得何罪？"刘墉想：我才不像你似的哪，你叫我自己定罪呀，我是定得越小越好。"臣应当革职留任。"说完他把帽子摘下来往那儿一放。皇上说："等等儿，你把帽子摘下来就完啦？你是以小犯上，臣欺君，我把你杀喽！"刘墉说："您不能杀我。""怎么哪？"你先恕的我全家无罪，我后参的您！"皇上一听，他在这等着我哪。皇上

说："你这个做官的，我用不起你，限你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急离北京，不准在北京逗留，下殿去吧！"刘墉放下帽子，站起来给皇上请了个安："您在这坐着，回头见！"他把皇上气得够呛，还不能把他怎么样了。他是太后的干儿，有官职是君臣，没官职是干兄弟。刘墉下殿遄奔朝房。九王这会儿正在抱怨和珅呢："你有叫他参皇上的吗，啊？他要是真的参皇上，那脑袋不就没了吗？"和珅说："王爷您放心，刘墉他也不敢参皇上。他长着几个脑袋……"和珅刚说到这儿，刘墉进来啦，满朝文武一看就都吓了一跳，帽子没啦，就知道他把皇上参啦。刘墉来到三位王爷面前一请安："给王爷请安。刚才是您三位做的保，我把皇上参啦，叫和珅拜我为师。要叫和珅在这儿拜师，当着满朝文武也怪不好意思的，明天您们三位王爷同和珅到我那里去，叫和珅给我磕头拜师。您这坐着，我走啦。"说完了他出来啦。

他来到午门，张成、刘安吓了一跳，张成说："刘安，咱们中堂的帽子又没啦！"刘安说："咱们中堂的帽子这一个月里就没了十七回啦，不知道怎么着又都弄回来啦。"俩人过去请安："给中堂请安！"刘墉说："别叫中堂啦，没看见帽子没啦！"刘安说："您这帽子这月就没十七回啦，没了还弄得回来。"刘墉心说：这回呀，弄不回来啦。他坐轿回到府中，把所有的佣人都叫来啦。刘墉说："我的官职没啦，万岁叫我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离京回山东为民，我也用不了这么多的人啦。张成、刘安，赶车的王顺，伺候夫人的李妈妈，这是跟我回家的；其余每人给俩月的工钱，你们再去找事儿吧。"众家人到账房去领工钱。刘墉又把张成、刘安叫来说："你们俩把府里的东西都搬到府外边去，摆在道路两旁，有人问就说我回家没路费卖抄家货。可是好的别搬出去，把破的烂的都搬出去。你们把书房收拾收拾，等会儿要是有人来看我，好让到书房坐。"张成、刘安答应，刘墉又问："你们会收拾吗？"刘安

说："会，把地扫干净了，把字画挂好了。"刘墉说："不是那么收拾。把好桌子、好椅子搬出来放到后边去，把厨房的那破油桌摆在那儿，两旁边放上支床用的窄板凳，当中放上马号的那个破马扎儿。"张成说："那马扎儿不能坐呀，都快烂啦，还是三条腿。"刘墉说："没关系，绑上根秫秸。字画全摘喽，把顶棚扯下半拉来，尘土落满了，土要少哇，再撮两簸箕来扬到里头。收拾完了你们俩上门道里喝茶去，我在门房坐着，要是人来呀，不管是谁来拜，你们俩朝着影壁喊三声，我见不见你们甭管，就走你们的。我要说请书房坐，你们就给我往书房里让。我说沏茶去，你们只答应可别真沏去。我要说使好茶壶，你们就用大瓦壶。我要说用好茶碗，你们就拿黄沙碗。我说好茶叶，你们就用茶叶末。我说开开的水，你们就用壶开水一沏，再对上半壶凉水。"张成、刘安说："中堂您想害谁呀？"刘墉吩咐完了到门房去啦。张成、刘安叫佣人搬东西，他俩收拾书房。收拾完啦，弄得这一身土哇。俩人来在上门道，张成一边撣着土一边抱怨："还有人来看咱们中堂？多有人缘呀，外号叫疯狗，逮谁咬谁。"刘安一努嘴："在门房哪。""哟！忘啦。"刘墉说："又在背地里说我哪！""没有！"

还真有人来看他来啦，谁呀？就是六王爷、七王爷、九王爷跟和珅。他们怎么来啦？刘墉走后，和珅那个脸哪，就象茄子皮似的。九王爷说："怎么样？他真把皇上参啦，和珅你不能叫保人为难啊。"和珅说："不对吧？这里边有事，我去问问皇上去。"和珅上了金殿，往那儿一跪，往常皇上看见和珅就高兴，今天不行啦，都叫刘墉给气糊涂啦。皇上问道："和珅？有何本奏？"和珅倒着霉哪，你别跟刘墉说得一样啊！他听皇上一问，赶紧说："奴才上殿，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折子奏上，也没有国事议论，我有一事不明，在万岁面前领教。"皇上一听，说："等等，刘墉来领教，把我发啦；你再领教领教，就把我杀啦！"和说珅："不知我主

为何龙颜震怒?”皇上说:“刘墉把我参啦。”和珅一听，还真参啦。“启奏万岁，刘墉参我主何来?”皇上说:“他参我偷坟掘墓。”和珅要乐，皇上什么时候刨人家的坟地啦?“万岁您什么时候偷坟掘墓啦?”皇上说:“前三年火烧乾清宫，我拆了十三陵修盖乾清宫，这不是偷坟掘墓吗?”和珅说:“万岁，您那不是偷坟掘墓，您那是弃旧盖新。”皇上说:“我知道！他说我是盗皇陵罪加一等，你知道呀!”和珅说:“他把您参啦，他就没罪吗?”皇上说:“这不是把帽子留下了吗?”和珅说:“万岁您太恩典啦，他是以小犯上，您应当把他杀喽。”皇上一听，这气大啦:“我杀不了他！我先恕他全家无罪，他才参的我。我有办法，我早把他杀啦!”和珅借这个机会，在皇上面前说刘墉的坏话:“万岁，我有办法杀刘墉!”皇上一听，心中高兴:“和珅，你有什么办法能杀刘墉?”和珅说:“万岁，刘墉他向来称他自己为官清正，家中无钱，您贬他回家为民，得赏他三万两银子。”皇上说:“你们俩勾搭好啦来算计我呀！他把朕参啦，你还给他讨赏，”和珅说:“万岁，您的旨意写三万，到户部提银四万，这叫栽脏一万。他走时您派人在城门那儿等着称他的银子，一称是四万，这叫贪脏过万，抓来就杀。”皇上说:“刘墉他要是不要哪?”“您当时就把他杀了，他那是抗旨不遵。”皇上说:“好！朕就派你去给刘墉送银子去!”和珅一听:坏啦，我给他送去他就不要啦。可是他不敢说不去，他要说不去，他先抗旨不遵。和珅赶紧说:“我一个人去不行，您派六王、七王、九王爷跟我一起去。”皇上当时传旨，叫三位王爷跟和珅给刘墉送银子，并说道:“朕不退朝，在金殿等你们回来交旨。”和珅跟三位王爷领旨后去户部提银子，三位王爷坐轿，和珅坐车，押着银子来到礼士胡同，一进胡同轿子就走不了啦，道路两旁摆得跟破烂市似的，只好下轿步行。九王爷是个大胖子，天又这么热，把九王爷给热得直喘，累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来到刘墉府门口，张成、刘安一

看赶紧过来请安："给三位王爷与中堂请安。"九王一看，就问："张成、刘安，你们府门口这是干吗呀？"刘安回话："王爷！我们中堂回家为民，没有路费，卖点儿抄家货。"和珅心说：他真这么穷吗？九王说："别卖啦！告诉你们中堂说，我们给他送银子来啦！"和珅说："二位管家给回禀一声吧。"张成、刘安一想：回禀吧。两个人一转身，对着里头影壁就喊："回禀中堂，六王、七王、九王跟和中堂给您送银子来啦！回禀中堂，六王、七王、九王跟和中堂给您送银子来啦！"俩人每人喊了三声，一瞧，刘墉没出来，俩人就走啦。三位王爷跟和珅就在门口晒着等着。九王爷直用手擦汗，问和珅："他这府深不深？"和珅说："不深。""怎么还不出来呀？""就是呀。"九王又说："咱们进去看看去，别是他在里边憋坏主意吧？"刘墉在门房里正听着，心说：坏主意现憋还来得及？早憋好了等着你们哪。九王爷跟六王、七王、和珅一商量："走！咱们进去！"他们就进来啦。到了二门一看哪，可把王爷气坏啦。张成、刘安正在那儿喝茶哪。九王爷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东西，叫你回禀你们中堂，为什么跑在这里偷闲躲懒？"张成、刘安说："我们中堂出去迎接您去啦。""我们怎么没看见？""那我就不知道啦。"正在这个时候，刘墉在九王爷身后边说话啦："给王爷请安！"把王爷吓了一跳，一回头看见了刘墉："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刘墉说："我早就出来啦。"王爷说："我怎么没看见？"因为我过去头上有顶戴是个中堂，您就看见我啦；现在我没有前程啦，您就看不见啦！"王爷说："别说废话，你在哪儿来着？""我在门房哪。"和珅一听，心说：我们说话他都听见了。九王一指刘墉："你真是不尊品，门房是下人呆的地方。你是中堂，也上那里去？"刘墉说："我也不愿意上那儿去，因为我回家没路费，卖点儿抄家货，我怕张成、刘安这俩小子赚我的钱，我在那儿听着他们讲价哪！"刘安心说：我们赚他的钱？他睡着了都比我们明白。九王说："别卖

啦！我们给你送银子来啦。"刘墉说："这银子是哪儿的？""是皇上给的。"刘墉说："是皇上亲自给的？还是有大臣保的本哪？"九王说："皇上爱你，是和中堂保的本。"和珅一听：坏啦，这回他不要啦。刘珅说："谢谢和中堂。"一转身又问九王爷："万岁赏我多少？"九王爷是个直筒子，张嘴就说："赏你四……"刚要说四万两，和珅一拽王爷衣襟，伸了三个指头。王爷一看："四……三万两。"刘墉心说：什么叫四三万两啊？这银子有毛病。"王爷请里边坐一坐，我把银子收了。"王爷说："你快着点，万岁还在金殿等着交旨哪！"刘墉一回头："张成、刘安！书房打帘子，请！"张成、刘安一听，噢！这书房是给他们预备的！来到书房，刘安打起帘子，刘墉往里让："王爷请吧！"九王爷真热坏啦，心想到书房凉快凉快吧。他连六王、七王都没让，迈步就进去啦。刚迈进一条腿，就又抽回来啦。那屋里呛鼻子。不进去吧，怕刘墉说闲话，进去吧，这味儿还真受不了。没办法，用袖口堵着鼻子就进来啦。九王爷一瞧桌子上净是油泥，再看那条窄板凳，王爷害怕了。他是个大胖子，坐窄板凳往肉里煞得疼啊，王爷一眼看见那个马扎子啦。你倒是瞧瞧坐得坐不得，九王说："六哥、七哥，我可不客气，你们哥儿俩跟和珅坐板凳，我就坐这儿啦。"九王爷一转身往马扎子上一坐，就他那个块儿，二百多斤，那马扎子禁得住吗？咔嚓一声马扎子就碎啦，把王爷就摔倒啦。一个王爷摔在地下，他脸上不好看。刘墉要是过去把王爷搀起来说，王爷没摔着吧，快给换把椅子来，王爷的面子也过得去。刘墉没有，他不但不搀王爷，反倒抱怨张成、刘安："张成暧，刘安哪！你们俩是我的要命鬼！我回家没路费卖抄家货，刚才来了三个打鼓的要买这个马扎儿，给了一吊五你们不卖，说什么花梨的，紫檀的，非要卖两吊，看！叫王爷坐碎了，一吊五谁给呀！"王爷一听这个气呀！站起来说："刘墉！不用抱怨你的奴才，一吊五没卖呀，我给你一百五十两！"

刘墉说："王爷要，您拿去吧。"王爷一听："噢！卖给我啦。"刘安搬了把椅子来叫王爷坐下，刘墉叫张成、刘安："张成、刘安！"俩人答应："在！""沏茶去！""是！"光答应可不去，刘墉说上啦："用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要开开的水！"俩人答应一声转身就走。找了一把瓦匠用的大瓦壶，四个黄沙碗，抓了有半斤茶叶末，用开水一沏，又对了点凉水就给提溜上来啦。把茶壶、茶碗往桌上一放就躲开啦。和珅一看，心说：有什么主人，就有什么奴才，连倒茶都不管。和珅伸手把茶壶拿起来啦，那意思是要倒茶，被刘墉给拦住啦："放下！你献什么殷勤？不是我的佣人不懂事，沏上茶不给王爷倒，是刚沏上，得闷一闷。"其实甭闷，这茶也没法喝！刘墉拿过茶壶来，给三位王爷和和珅每人倒了一碗。九王爷还真渴啦，端起来就喝，喝了一口直咧嘴，不是滋味。王爷把碗放下啦："刘墉啊！你快点银子吧，我们好回去交旨。"刘墉说："王爷您坐一坐，我去点银子。"刘墉出了书房，冲着张成、刘安使了个眼色，把他俩叫出来。张成、刘安来到外边，刘墉跟他俩说："张成、刘安，这银子是要我脑袋的，我得找皇上去问问。我走了你们俩给我看守着三个王爷跟和珅，这四个人要是走了一个，我可就活不了啦。"张成、刘安说："不行啊！这三位王爷跟和珅都是活的，他们非走我们有什么办法？再说王爷也不能听我们的。"刘墉说："没关系，你们俩找挂锁链，再找把锁，你们不会把王爷都锁起来吗！"张成、刘安吓得直哆嗦："啊！锁王爷，往哪儿锁呀？"刘墉说："都给锁屋里呀。"张成说："那不成！王爷生了气要踹门哪？"刘墉说："你拿根擀面棍，王爷踹门，你就用擀面棍敲他的踝子骨！""那王爷要拧锁呢？""你就敲他手脖子。"张成说："中堂！那我还活得了吗？"刘墉说："没关系，都有我哪！"张成说："有你就没我啦！"刘墉说："你们只管照我说的办，有什么都包在我的身上。"刘墉嘱咐完了就要走。刘安说："中堂！那王爷要问你上哪去

了，我们怎么说呀？"刘墉说："你们就说，我们中堂感谢王爷来送银子，炒几个菜，买点酒让王爷吃完饭再走。说我去打酒去啦。要问我上哪儿打酒去；你们说我上烧锅。"说完刘墉去马号备马，他是骑马进宫。这也就是刘墉，别人可不行。因为刘墉有皇上赐给的穿朝御马，所以他能骑马上朝。刘墉走后，刘安找了一挂锁链一把锁，张成拿了根擀面棍。张成说："咱俩怎么锁门哪？"刘安说："咱们把东西都藏在袖口里，进去跟王爷说话，他只要往外一轰咱们，咱往外走的时候，把门倒着带上就锁。"俩人商量好了，张成把擀面棍往袖口里一褪，刘安把锁链、锁头都藏在袖口里，俩人进了书房，跟王爷说闲话。刘安说："王爷您喝茶吧。"王爷说："不渴。"刘安说："王爷您抽烟吧，我给您拿烟袋去。"王爷还真有点闷得慌，说："好吧！你把烟袋拿来。"刘安说："是！王爷，我那烟袋使不得啦。""怎么？""杆裂啦，我给您借我们老妈子的那个吧。"王爷说："也成。"刘安说："不行，老妈子的烟袋没嘴！"王爷一听那气大啦，说："出去！"他俩就等这句哪！"是！"俩人转身就走，一出门，回手就把房门给带上啦，锁链一穿门鼻子，哗啦，咔！把门锁啦。王爷没主意，和珅心眼多，一听哗啦，咔！和珅吓一跳："王爷，哗啦，咔！"王爷说："什么叫哗啦，咔呀？"和珅说："我听着是把门锁上啦。"王爷说："敢！本爵我犯了罪，圈入高墙也不能门上上锁，除非他们反啦。"和珅说："没准儿呀，他们中堂敢参皇上，奴才还不敢锁王爷吗？"九王说："我就不信，他们敢锁！"和珅说："您要不信，您叫他们俩。一叫他们就进来，证明没锁。"九王说："好，我叫他们。"九王朝着门外就喊："张成！刘安！"张成、刘安听见啦，张成一捅刘安："王爷叫咱哪。"刘安摆摆手没说话，就听里面还叫："张成！刘安！"刘安答应："伺候王爷，什么事？"九王一想说什么哪，瞧见桌子上的茶壶啦："这茶我们不喝啦，赏给你们喝吧！"刘安说："王爷！这茶是我们中堂孝敬您的，我们不敢

喝!"王爷说:"你们不喝也把它拿出去!"刘安说:"王爷您不喝就在那放着吧。"王爷说:"进来!""进不去。""怎么?""门锁啦。"和珅说:"怎么样，是锁门了吧!"九王爷生气说:"这两个东西，你敢锁王爷!"刘安说:"王爷您别生气，不是我敢锁您，是我们中堂见您大热的天来送银子，心中过意不去，叫您吃完饭再走。府中又没有酒，我们中堂给您打酒去啦。"王爷说:"为什么不叫你们去打酒?""我们中堂怕我们打酒赚他的钱。"王爷说:"你们中堂上哪儿打酒去啦?""上烧锅打酒去啦。"王爷说:"北京没有烧锅!""上通州打去啦。"和珅一听说:"王爷咱搭铺睡觉吧，他今天回不来啦。"王爷说:"开开门叫我们走!"刘安说:"不能开门，我们中堂临走时说啦，要是叫您走了一位，回来把我们的狗腿砸折。"王爷说:"没关系，我们不都走，留下一个，等你们中堂回来给你们讲情，不叫中堂打你们就是啦。"刘安说:"王爷!您不知道我们中堂的脾气，您讲情当时我们中堂答应啦，等您走啦，还是把我们的腿敲折喽。"王爷说:"我还管你们一辈子?开门!"刘安说:"不开。"王爷说:"你敢说三声不开?"刘安说:"王爷，这门不能开，就是不能开，谁说也不开，反正是不开!"和珅说:"王爷!您说三声，他来了个四个不开。"那王爷还不恼哇，王爷的脾气谁敢惹?九王说:"你要是不开，我踹门!"张成顺着窗户框把擀面棍捅进来啦，说:"王爷，您瞧见这根擀面棍没有?您要踹门我就敲踝子骨。"王爷说:"我拧锁!"张成说:"我敲手脖子。"王爷说:"你敢?我就拧锁，我看谁敢打!"说着话，王爷把手往窗户外边一伸，张成还真愣，瞧准了王爷的手背就是一擀面棍哪!王爷把手往回一缩:"啊!真打!"和珅说:"王爷!您别跟他们生气啦。"六王、七王也说，等着刘墉回来，咱跟他算账!

先不说三位王爷跟和珅，单说刘墉。他骑马直奔东华门，进了东华门就是谢恩桥。这座桥是外省官员进京召见的时候用的，

在当时的外省官员奉召进京，有时见不着皇上，就在谢恩桥这儿候着，太监传旨，外省官跪在桥外边磕头谢恩就算见着皇上啦。这座桥很高，刘墉骑马上桥，俗话说，罗锅上山——前紧，赶情罗锅要是上桥也不松快。再往里走，就是内城禁地啦，不是做官的不能走。今天刘墉穿的是紫花布裤褂，山东皂鞋，白布袜子，头上戴的是草帽。他把草帽沿往前一拉，恨不能把眉毛都盖上啦。他正走着哪，有个地方，也叫看街的，在老远就看见啦，手里提着鞭子，一边往这边跑一边喊："嗨！哪儿来的？你这儿逛庙哪？回去，别走啦！"刘墉听见啦，连理也没理，还是往前催马，然后把草帽又往前拉了拉。看街的可急坏啦，追到马前一伸手，那意思是想把骑马的人抓下来："嗨！我说你哪？"那个"你"字还没出口，刘墉把帽子往后一推："你说我哪？"看街的一看是刘墉。认识呀！手伸出去了可拿不回来啦，在半悬空直画圈："哈，刘中堂！"刘墉说："你要抓我呀？"看街的不敢说呀，看街的现编瞎话："不是，中堂，因为这个月的饷铜叫我们老爷克扣啦，我没钱吃饭，饿得在抓蚊子吃哪！"刘墉说："把你们老爷叫来！"看街的说声是，回到厅儿上把老爷叫来啦。老爷来到这儿给刘墉请安："给中堂请安！"刘墉说："你是老爷，为什么克当兵的饷，叫他抓蚊子吃？"老爷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中堂，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要把您抓下来，细一看是中堂您，他还敢抓吗？您一问他，他没得说啦，他才胡说。中堂您上哪儿去？""我进宫。""我给您喝道吧。"刘墉说："不用啦。"老爷说："还是喝道好，要不然前边那个看街的也得抓蚊子。"厅儿上的老爷前面喝道，刘墉来到朝房外边。就听有两个太监在那儿说闲话："王老爷。""干什么，赵老爷？""我看刘墉这回活不了啦。"刘墉一听就站住啦，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王老爷问："赵老爷，刘墉怎么活不了啦？"赵老爷说："刚才我在金殿当差，和珅在主子面前给刘墉讨了三万两银子的赏。"王老爷

说："好哇。""好什么，这里有鬼！旨意写三万，户部提四万。"那是干什么？""和珅他说是栽赃一万。刘墉只要一收银子，皇上就派人去称，一称多了一万两，这叫贪赃过万，就把刘墉杀啦。"王老爷说："刘墉是个聪明人，他准不要。"赵老爷说："他若是不要，就是抗旨不遵，也得宰喽！""这么说刘墉活不了啦。"刘墉心说，多亏来了一趟，不然的话，还真危险。就听王老爷说："咱们还得少说这些事，千万别叫刘墉听见。"刘墉心说：我全听见啦！假装咳嗽一声，进了朝房，把两个太监吓了一跳，心说：他全听见了吧？刘墉说："有劳二位，哪位给我启奏一声，求见万岁。"太监们也不敢惹刘墉，赶紧上殿："启奏万岁，刘墉候旨。"皇上一听，心说：送银子的没来，收银子的倒来啦。吩咐叫他随旨上殿。刘墉来到金殿，跪倒磕头，口称："万岁在上，草民刘墉见驾。"皇上说："刘墉你来啦，三位王爷跟和珅哪？"刘墉说："三位王爷跟和珅都在我家吃饭喝酒哪。"皇上一听，这个气呀，我等你们回来交旨，你们跑那儿吃饭去啦。皇上哪知道都叫刘墉给锁起来啦。皇上问："刘墉你干什么来啦？"刘墉说："万岁，您你赏我多少银子？"皇上没说过瞎话，张嘴就说："朕赏你四……"刚要说四万两，一想不对，旨意上写的是三万，皇上把话又改啦："赏你四……三万两。"刘墉寻思，皇上也说瞎话呀！刘墉说："万岁您为何也说谎言？"皇上说："朕何时说过谎言？"刘墉说："和珅都跟我说啦，明明是四万两。其实先前我也不知道，是和珅把我叫到一旁，跟我说：'刘墉啊，这银子里有鬼，皇上想要你的脑袋，旨意写三万，户部提四万，其中栽赃一万两。你要是收下，临走的时候，皇上派人查你的银子，一查哪，多出一万两来，这叫贪赃过万，就把你杀啦。'我一听就害怕啦，我说：'这银子我不要啦！'和珅说我要是不要，是抗旨不遵，也得把我杀喽。当时我可为难了，和珅对我说：'刘墉啊，你也别为难，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多出来的银



## 刘 墉 参 皇 上

皇上见他一抢帽子戴，生气地说：“刘墉！你这就官复原职啦？“刘墉说：“谢主龙恩。”

子先存我这儿，你走你的，以后我再给你送家去。’万岁您想，他救我一死，这银子我还能往回要吗？就得白送给他。我又不敢送[illegible]，因为这银子不是我的，是您的。所以我来问问您，这银子送给您不送？”皇上一听，心说，好你个和珅，你两头出主意从中搞一万两。皇上说：“不！刘墉，这四万两银子都是给你的。”刘墉赶紧磕头：“谢主龙恩。”皇上说：“为什么上殿时不来谢恩？”刘墉说：“刚才那银子不够数！”皇上一听：他上这儿凑数来啦。皇上这会儿面子上怪不好意思的，在大臣面前说谎，多不好哇。他想要往回找找面子，说：“刘墉你不应当上殿来参我呀，哪里有臣子参皇上的？”刘墉说：“不是我要参您，是和珅叫我参的。他说我要敢参皇上您，他就拜我为师；我要是不敢参您，叫我拜他为师。您想我这岁数，能拜他为师吗？所以我没办法才参的您。”皇上这个恨和珅哪！闹了半天拿我打赌哇！皇上说：“刘墉，他叫你参，你也不能参哪，你要是不参我，你的中堂能丢吗？你爸爸入阁是中堂，你也入了阁又是中堂，你们家是铁帽子中堂……”刘墉没等皇上说完就磕头：“谢主龙恩。”皇上说：“你谢什么恩？”刘墉说：“您封我是铁帽子中堂。”他站起来到龙书案拿起帽子就戴上啦。可是跟往常不一样，过去他的帽子红顶子花翎是在脑袋后头；今天哪，他把大花翎戴在脑袋前头啦。这帽子是倒着戴的。皇上见他一抢帽子戴，生气地说：“刘墉！你这就官复原职啦？”刘墉说：“谢主龙恩。”皇上问：“你又谢什么恩？”“您叫我官复原职！”他把帽子向前一转就算官复原职了。皇上说：“得！他又讹回去啦！”

（节选自《君臣斗》）

（张春奎口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单口相声传统作品选 插图本
作者=张寿臣等
页数=329
SS号=10124431
出版日期=